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

梁羽生全集通行版



－－－－传播汉语文化，重拾民族精华！－－－－

出品：四月桃物工作室/ 开发设计：风凉子/ 电子书版源：老广旅版

第一回　杯酒论交甘淡泊　玉钗为聘结良缘

“恭喜恭喜，新年大吉！”

这一天正是大唐天宝七年的新年初一。

离长安六十里外的一个山村，有一家人家，主人姓史，名逸如，曾在开元二十二年中过进士，却不愿在朝为官，未到中年，便回乡隐居，乡人敬他是个饱学君子，一早来给他拜年。

他循俗与乡人互相贺喜一番，送客之后，却摇了摇头喟然微叹：“如此世道，何喜之有？”

“呜哇，呜哇！”房内传出小儿的啼声，与僻僻啪啪的“爆竿”声闹成一片，（按：唐人风俗，元旦以真竹着火爆之，称为爆竿。与后来的“爆仗”不同。来鹄早春诗：“新历才将半纸开，小庭犹聚爆竿灰。”即咏此也。）史逸如脸上掠过一丝笑意，想道：“要说有喜，那就是从今天起，多添了一个婴孩，家中可以热闹一些了。”

他吩咐阶前烧爆竿的书童：“你收了供品，给我拿四盒果品，到段大爷家去，并请他过来喝两杯。”心中颇为有点疑惑：“每年元旦，最早来拜年的必定是他，今年却何以这样迟迟其来？”

书童应了一声，却忽地笑道：“老爷，不必去请了，你瞧，那不是段大爷来了？”

只听得有人朗声吟道：“节物风光不相待，桑田碧海须臾改。昔时金阶白玉堂，即今惟见青松在。寂寂寥寥史子居，年年岁岁一床书。幸有故人长相聚，黄鸡白酒醉相知。”

史逸如哈哈道，“卢照璘的诗给一改，倒成了即景之作了，段兄，黄鸡白酒，早已备好，待兄一醉，何以如今始来？”

史逸如所招呼的“段兄”，名唤段珪璋，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相貌粗豪，是个武师打扮，史逸如则是个温文儒雅的书生，从外貌看来，两人似乎不应如此熟络，但事实上这两个人却是朝夕过从的好友。原来这个段珪璋不但通晓武艺，诗文的造诣也很不错。他本来是个外乡人，搬到这儿还不到十年，史逸如也未深知他的来历，只是敬他胸襟磊落，文武全材，两人气味相投，遂成知己。

段珪璋听史逸如有埋怨他的意思，一笑说道：“史兄，小弟今日来迟，有个道理。”史逸如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段珪璋眉开眼笑地说道：“内人昨晚添了一个娃娃。”史逸如大喜道：“哈！哈！那真是无独有偶了。你的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段珪璋道：“是个臭小子。咦，你这么问，敢情嫂夫人也已分娩了？”史逸如道：“我却是添了个不中用的女娃子。”段珪璋大笑道：“哈哈，是个姑娘，那我更要加倍向你贺喜了！”史逸如微微一愕，不解其意。

段珪璋笑道：“史兄可曾听得长安近事么?皇上夺了他的儿媳寿王李瑁的妻子杨太真做贵妃，这是天宝四年之事。杨贵妃得宠非常，至今不过三年，她的三个姐姐都被封为夫人，上月从京中传来的消息，连她的从兄杨国忠也拜相了，当真是一门贵显，无与比伦。因此都中风气大改，一听到有人生女，戚友便争来贺喜，人人都说如今的世道是：‘不重生男重生女’了。吾兄添了一个千金，岂非当加倍贺喜！”

史逸如怫然不悦，说道：“我若想求功名富贵，这十年来也不会甘心隐

居乡下了。我就是因为看不惯小人当道，奸邪满朝，这才掼了乌纱的。难道我还会学杨国忠这类卑鄙小人的行径么？”

段珪璋忙道：“你我相交十载，小弟岂尚有不知吾兄的为人之理？这话不过是说说笑罢了。”接着叹口气道：“我们把都中风气当成笑话来讲，其实适足以令有心人同声一哭呵！风气日坏，国事日非，将来真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！”

史逸如也叹气道：“笑话，笑话，简直是越来越不成话！来，来，来！我们且乐得醉个糊涂，管他闹成什么样子！”

两人对饮了几杯，史逸如牢骚满腹，取了一柄如意击桌歌道：“岑夫子、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，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：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用醒。哈哈，但愿长醉不用醒。李太白这首《将进酒》真是深得我心，当世的诗人，我只佩服他与老杜而已，听说他现在长安，可惜常被皇帝留在宫中，要不然真想到长安去见他一见。”

段珪璋似有所触，忽又笑道：“史兄，我说你添了千金，值得加倍贺喜，却也不是笑话。你所佩服的老杜，不是写过一首《兵车行》吗，这首诗写成之后，洛阳纸贵，传诵一时，其中便有这样几句：‘信知生男恶，反是生女好，生女犹得嫁比邻，生男埋没随百草！’如今国家连年用兵，而且大乱的迹象亦已显露，生一个臭小子的确不如生一个女娃儿呢！”

史逸如满满的喝了一杯，将酒杯重重一顿，说道：“儿女的事情，我们哪还管得这么多？倒是你刚才所念的老杜那几句诗引起我一个念头。”段珪璋道：“怎么？”史逸如道：“生女犹得嫁比邻。我们虽非比邻，亦是同村，难道又这样巧，两个小娃娃都是在除夕这一天生的，我们就此结为秦晋之好，你意如何？”

段珪璋大喜道：“我一听说嫂夫人添了千金，早就有这个意思了，只是不敢开口。你我肝胆相交，如今又做了亲家，真是最好不过。恰巧我身上带有一股玉钗，就拿来作订亲之礼吧。”史逸如一看那股玉钗，不觉一怔。

只见那股玉钗，晶莹温润，竟是上好的和田美玉，钗头嵌的一颗明珠，宝光夺目，看来亦是价值不菲。史逸如不禁心中想到：“他怎会有这等无价之宝？”要知道，段珪璋自从迁到这个村子之后，就靠教一些乡下少年习武为业，家道甚是贫寒，每每碰到艰难时节，史逸如还不时周济他，如今见他拿出玉钗为聘，自是觉得奇怪。不过，他深知段珪璋为人豪侠，磊落光明，虽然颇觉奇怪，却也不会怀疑到玉钗来路不正。

段珪璋似知其意，不待他问，便即说道：“先祖曾在贞观年间，随大将军李靖远征突厥，在和田得了一对玉钗，后来论功行赏，又得太宗皇帝赏赐一对南海明珠，先祖请巧手匠人，将明珠嵌于玉钗之上，永留作传家之宝。故此小弟不论家道如何艰困，都舍不得将这对玉钗卖掉。”

史逸如道：“原来段兄乃将门之后，怪不得十八般武艺，件件精通。”对这玉钗的来历再无怀疑，但心中却又起了另一个疑团：身为将门之后，乃是光荣之事，段珪璋却何以从来不讲？

段珪璋饮了一杯，接着说道：“小弟家无长物，只有这对玉钗是个贵重的东西，所以从不离身。这对玉钗，一支雕有龙纹，一支雕有凤纹，名为龙凤宝钗，如今我就将这支凤钗，作为给令爱的聘礼。”

史逸如道：“吾兄将传家之宝作为聘礼，如此郑重，小弟感激不尽。”他本来不敢受的，但一想将来女儿嫁到他家，这玉钗总是他家之物，所以也

就不再推辞了。

接过玉钗一看，只见五寸来长的玉钗上，果然雕有一只展翅高飞的彩凤，具体而微，神态生动，好像藏在玉钗之中，呼之欲出的样子，不过因为玉钗只有五寸，彩凤刻在中间，要很费眼力才能看得清楚。

史逸如啧啧称赏，段珪璋道："这支龙纹，亦请吾兄赏鉴。"史逸如看那龙纹，形式和凤钗一模一样，钗头亦是嵌着一颗明珠，只是当中雕的，却是一条张牙舞爪的金龙，雕得更为精致。

段珪璋道："目下奸人当国，乱象方萌，将来世道如何，谁也不敢逆料。小弟将龙凤宝钗拆散，把凤钗作为聘礼，其中还含有一层意思。"说到此处，稍稍踌躇，似有什么避忌似的，史逸如道："什么意思，倒要请教。你我既成亲家，还有什么话不可说的？"

段珪璋道："吾兄达人，元旦佳日，当不以小弟出言不吉为忌。我想，将来你我二家，若因世乱分离，他们这对未婚夫妇，也可以各执一钗，作为凭信！"

史逸如哈哈笑道："吾兄也顾虑得太长远了！"暗自想道："你我二家同住一村，纵然逢到世乱年荒，也定然是患难与共，岂能分散。"但见段珪璋说得甚为郑重，心中不禁隐隐感到不祥之兆，故此欢颜强笑，冲淡这沉重的气氛。一面说，一面将那股龙钗交还给段珪璋，那股凤钗，即珍重的收藏好了。

段珪璋道："小儿尚未取名，吾兄才高学广，便请代为起个名字如何？"

史逸如笑道："我的闺女也还未曾取名呢。"门外正飘着鹅毛般的雪花，庭院里几株腊梅，在雪中盛开，史逸如满满的喝了一杯，便即笑道："我最喜梅花欺霜傲雪，我的闺女，便叫做若梅吧。"顿了一顿，接续说道："仅仅欺霜傲雪，尚还不够。当今之世，奸邪满道，好男儿应能上马杀贼，下马草露布才是。好，我就以这个意思，斗胆代令郎起个名字，就叫做克邪如何？"

段珪璋抚掌笑道："好，好得很！段克邪，史若梅，这两个名字，你我的节操抱负都寄托其中了。但愿他们将来长大成人，莫忘父母对他们的期望。"

就在他们二人抚掌大笑，莫逆于心的时候，忽听得呜呜的号角声，喧哗声，杂着孩童们的尖叫声，史逸如诧道："咦，外面出了什么事？新年新岁，难道就有官差来拉伕征粮不成？咱们出去看看！"

史家离路边不过几十步路，两人出了大门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尘头大起，一队官军从村头疾驰而来，甲胄鲜明，人强马壮，当前一骑，挥着一面大旗，金线绣着斗大的一个"安"字，迎风飞舞。紧接着两骑，也各扯着一面大旗，上面绣的是官衔，一面是"平卢节度使"，一面是"范阳节度使"。"节度使"乃是唐朝的方面重镇，在他所管辖的地方内，军事民政，都归他一人掌管。就等如一个小王国一般，威赫无比。一人而兼有两个节度使的官衔，乃是从所未见之事。

史逸如怔了一怔，心道："原来是安禄山！"安禄山之名，在当时无人不知，史逸如却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只见他是像肥猪一般的大胖子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装模作样，威风凛凛地坐在高头大马上，在前呼后拥中扬鞭喝道："儿郎们，不必管路上那些猴崽子，踏死了就算数，快马疾驰，咱家今日要赶到长安给贵妃娘娘拜年呢！"

原来去年安禄山到长安，极力巴结杨贵妃，尽管他的年岁比杨贵妃大得

多，却得杨贵妃收他为养子。他得了甜头，所以今年又赶来给杨贵妃拜年，他一人兼领平卢、范阳两节度使还不满足，尚想钻营杨贵妃的门路，兼领河东节度使呢！他钻营心急，所以一路催军马疾行。

新年初一，农家都尽情欢乐，聚集在村头村尾的闲人甚多，尤其是儿童们，更像甩了绳的猴儿，到处戏耍，这时便有一群十岁左右的孩子，在大路上作掷钱的游戏。

安禄山的扈从疾驰而来，挥起皮鞭，噼噼啪啪地乱打，路边的闲汉，也有几人着了皮鞭，吓得纷纷奔逃，哪还敢到路上去救护孩子。

孩子们惊得叫爷喊娘，乱成一片，胆大的、机伶的急忙跑开。却还有三个年纪较小的孩子，大概是吓得软了，在大路上连爬带滚的，尚未来得及滚开，眼看就要伤在铁骑之下！

蓦地一条人影，横里掠来，疾如鹰隼，只见他双手一抓，抓起了路当中的两个孩子，一摔便摔出去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当头那骑已冲了过来，路上还有一个孩子，那人刚抱起孩子，那匹高头大马离他已不到三尺之地，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马背上的骑士一鞭挥下，那匹战马，给他一阻，人立跃起，两只包着铁掌的马蹄也向他踏下来。

就在这危险之极的一刹那，只见他抱着孩子，脚尖一撑，身子斜飞出去，皮鞭唰的一声掠过，裂开了他一片衣襟，却没有伤着孩子，那匹战马踏了下来，正是他刚才站立的所在，前后之间，相差不过一瞬！

史逸如只道这人是段珪璋，这时方才看清楚了，却是一个乡下少年，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，土头土脑的，想不到身手竟是这般矫捷！

转眼间这队官军已经过去，那少年放下了孩子，说道：“孩子们受伤了，请哪位叔伯送他们回家吧。”

这三个孩子的家人正巧在场，急忙跑来察看，只见路边一堆稻草堆中，爬出了两个孩子，尖声叫道：“妈妈，妈妈！”正是他刚才摔出去的那两个孩子，摔在稻草堆中，虽然受了惊吓，却一点没有受伤。

众人都抢着上来，看顾孩子，乱哄哄中，那乡下少年却已悄悄走开，待到孩子的家人想起要向恩人道谢的时候，那乡下少年已不知所在——史逸如在这村子里住了十几年，村子里的人个个他都认得，刚才在紧张之际，无暇辨认，这时回想这少年的面貌，方始觉出他不是本村人，史逸如大为诧异，问道：“段兄，你认得这人吗？”他怀疑自己看得不清楚，所以再问一问段珪璋，听不到回答，忽地发现段珪璋已不在他的旁边！

史逸如吃了一惊，把眼看时，只见段珪璋正在前面低首疾行，他把老羊皮袄的领子翻过来，蒙着了头，好像害怕寒风，显得瑟瑟缩缩的样子。史家离路边不过几十步路，这时他已走到屋子外边的一棵大树底下了。

史逸如本待大声叫他，蓦地心念一动，疑云大起：“段大哥平素好仗义扶危，绝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，刚才那几个孩子险些受到马蹄践踏，以他的本领，尽可以去救，他却不去，这已是一奇；如今又悄悄地离开，连我也不告诉一声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再者，他是个练武的人，不该如此怕冷，却为何把皮袄的领子翻起来，蒙着了头，显得那般瑟缩的模样？唔，莫非他是怕有外人认得他的面目么？”史逸如是个读书人，心思周密，疑云一起，便不再叫他，匆匆忙忙的也赶回家去。

段珪璋已进了史家的院子，待得史逸如一到，他立即把大门关上，低声问道：“官军都过去了么？”史逸如道：“都过去了。大哥，你——”段珪

璋道：“ 进去再说吧，提防隔墙有耳，漏了风声。 ”

史逸如满腹疑云，两人携手，进了厅堂，段珪璋又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。史逸如忍不住问道：“ 段兄，你莫非是以前犯过什么事么？ ”

段珪璋苦笑一声，斟满了一杯酒，一饮而尽，悄然说道：“ 大哥可是疑心我犯了皇法？皇法我未曾犯，只是曾经犯过一个无赖少年！ ”

史逸如越发诧异，说道：“ 大哥，你不是个怕事的人，即算曾经犯过一个无赖少年，你一身武艺，又所惧何来？ ”

段珪璋道：“ 说来话长，你道这无赖少年是谁，就是你刚才所见到的那个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安禄山！ ”

史逸如失声叫道：“ 哦，安禄山！ ”

段珪璋道：“ 许多年来，我从未曾告诉过你我的来历，现在可以告诉你了。我本是幽州人，迁到贵村，为的就是避开这个 安禄山！ ”

段珪璋再饮了一杯，继续说道：“ 先祖累积军功，做到幽州的兵马使，算得是个不大不小的武官，先父不幸早死，我继承祖父遗荫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结交了一班无所事事的少年，平日在里巷之间专管闲事，打抱不平，自命侠义。其实这班少年，有半数以上，就是无赖，为了索饮索食，和我结交罢了。其中有一个便是安禄山，哦，那时候，他还未姓安。 ”

段珪璋顿了一顿，往下说道：“ 安禄山是西域胡人，本姓康，母亲是突厥人，后来再嫁胡将安延偃，他才冒姓安氏。 ” 史逸如笑道：“ 不必管他本姓什么，既然大家现在都知道有个安禄山，就叫他做安禄山吧。后来你和安禄山之间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 ”

段珪璋道：“ 这安禄山通晓六番语言，当时在幽州做互市郎，幽州这地方汉胡杂处，互市郎就是在市集上专责管理汉胡商务的一种小官，碰到双方言语不通的时候，兼做传译。他常常从中取利，欺诈善良的商民，外表上却是个豪爽脱略，喜欢交朋结友的好汉。我因为他懂得儿路拳棒，又通晓六番语言，一时不察，认为他是个人材，和他交上了朋友。

“ 渐渐我发觉他的行为不当，也曾规劝过他，他却阳奉阴违，变本加厉，有一次他伪造证券，勒索一个商民，强迫人家送闺女给他抵债，这事情给我知道，一怒之下，把他重重地打了一顿。从此绝交。安禄山在市集中众目睽睽之下，被我痛骂一场，重打一顿，无颜再混下去，第二天就失了踪，不知去向。

“ 过了几年，忽然听说他做起了平卢军兵马使来，原来他靠着后父的援引，投到幽州节度使张友珪部下当‘ 捉生将 ’，边军重用胡将，他又善于钻营，兼之也立了几次功劳，所以升迁甚速，做了兵马使之后，不到两年，就升任平卢军节度副使了。而且将带兵回幽州驻屯。

“ 那时我先祖所遗留的一点薄产，已经被我挥霍得干干净 净，落魄不堪，往日所结交的一班朋友，也尽都散了。我知道安禄山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，他做了大官之后，作威作福的事情，我也听得不少。料想他回到幽州之后，一定放不过我，而我对故乡也已无可留恋，所以我便即远离故土，辗转流离了几年，方始在贵乡落脚。想不到今天仍然在这里碰到了他。史兄，只怕今日便是你我分手之期了。 ”

史逸如道：“ 我只道你闯了什么滔天大祸，却原来不过是少年时候，曾经打过一个无赖而已。事隔多年，安禄山也未必记得吧？ ”

段珪璋道：“ 安禄山把这件事情当作平生的奇耻大辱，只怕死了也会记

得。我若不走，定然身罹奇祸，我死不足惜，只是怕连累了妻子亲朋！安禄山如今气焰滔天，他的淫威，你今日不是也曾亲眼见了吗？”

安禄山的残暴无道，史逸如并非不知，但他却不认为事情有如此严重，他和段珪璋多年朋友，实是不舍得一旦分开，因此又劝慰他道：“今天在路边的闲人甚多，安禄山在前呼后拥之下，匆匆驰过，他未必便在人堆之中认出了你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：防患未然。事情总得往最坏处想。

万一祸患突如其来，那时我要躲也躲不及了。何况自从去年安禄山巴结上杨贵妃之后，将来必定常到长安，这儿离长安甚近，总有一天会给他发觉。”

史逸如道：“你我二人情同手足，如今又结成了儿女亲家，理该患难与共，要走，咱们两家一同走！”

段珪璋面有难色，半晌说道：“吾兄高义，可佩之至。只是嫂夫人刚刚生产，这，这如何使得？”

史逸如笑道：“嫂夫人不也是刚刚生产吗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内子略通武艺，身体强健，事到急时，要走不难。嫂夫人乃是名门闺秀，怎过得亡命生涯，受得风霜之苦？”

史逸如道：“依我之见，要走也不争在这时。想那安禄山前往长安，最少也得过了元宵，方回幽州。嫂夫人虽说身体强健，刚刚产后，到底不宜于远行。依我之见，不如再待过十天半月，那时两家同行，岂不是好得多？”

段珪璋听史逸如说得甚为有理，再想到儿女的亲事上头，若然两家就在今日分手，虽说有龙凤宝钗为凭，他年能否相见，却还是只能听凭天命。安禄山到了长安，免不了有许多官场酬酢，京中富贵繁华，他又新拜了杨贵妃做干娘，也自得大大亨乐一番。即算他认出了自己，要报昔日被辱之仇，大约也得等他在长安回来，再经过这个村庄的时候。

想了半晌，段珪璋终于接纳了史逸如的劝告，决定在元宵前一日，两家人一同远走高飞。

史逸如本来要问他认不认得那个乡下少年的，这时方有机会提起。段珪璋听了之后，甚为惊诧，说道：“有这样一个人吗？当时我一见安禄山的旗号，就蒙头溜开了。原来闹哄哄的是这一桩事情。”

史逸如见段珪璋神色有异，心想：“那少年的本领确是惊人，怪不得段大哥听了也觉讶异。”

段珪璋再坐了一会，料想安禄山那队官军已过了十里之外，便向史逸如告辞，约定史逸如明日到他家相见。

段珪璋走后，史逸如回到内房，看望他产后的妻子和初生的女儿，妻子甚为虚弱，精神尚未恢复；女儿则似粉雕玉琢一般，生得极为可爱。史逸如怕妻子忧虑，举家远走之事，准备待她调养好了，临行之时才告诉她。那股段珪璋拿来作为聘礼的凤钗，则先拿来给妻子看了。

史逸如的妻子姓卢，乃是河东大族，富贵人家，见了这股凤钗，亦自啧啧称异，忙问他是哪儿来的。史逸如道：“是段大哥的。”卢氏道：“是那段珪璋段大哥吗？”史逸如笑道：“还有哪位段大哥？”卢氏道：“咦，这倒奇了。段大哥竟有这等价值连城的宝钗。”史逸如笑道：“还有更奇的呢，段大哥也是在昨天大年除夕的晚上得了一个孩子，不过咱们是个女的，他们是个男的。”卢氏道，“有这样巧的事情！你们是好朋友，孩子又在同一天出生！大哥，我说句笑话，这两个孩子倒像是天生的一对呢。”史逸如哈哈

笑道：“ 不是笑话，婚事已经成了。这股凤钗就是段大哥给咱们女儿的聘礼呢。你该不会嫌他家道贫寒吧？ ”

卢氏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 段大哥、大嫂都是百中无一的好人，段大哥且是文武全材，我看目下的世道，只怕将来难免大乱，女儿嫁到他家，比嫁到什么书香门第、官宦人家更可靠得多。只是我却有点担心…… ” 史逸如忙问道：“ 你担心什么？ ” 卢氏道：“ 段大哥家道贫寒，却有这等宝钗，…… ” 史逸如笑道：“ 你莫非疑心他的宝钗来路不正？ ” 卢氏摇头道：“ 不是这个意思，以段大哥的为人，纵使是再值钱的东西，我也不会疑心他是不义之财。但从他有宝钗这件事情看来，他定非常人，若非先代曾作高官，他本身就必是荆轲、聂政这流人物。而他甘心在这小村子里默默无闻，依我看来，只怕他多半是惹了什么灾祸，避难而来的！ ”

史逸如暗暗佩服妻子的见识，心中想道：“ 我初见这股宝钗之时，也曾暗暗疑心，却没有她这样思虑周详，一猜便破。 ” 但他为了怕妻子产后过份担心，对段珪璋与安禄山结怨之事，还是瞒过不提。只是说道：“ 你猜得不错，他确是将门之后，这股凤钗是他先祖随李靖李大总管西征时候得的。段大哥为人好义，也许得罪过一些小人，想不至于有什么大灾大祸。 ” 卢氏道：“ 但愿没有就好。 ”

史逸如将宝钗交给妻子收好，出外给几个本家长辈拜年，又到村头村尾走了一转，村人都在纷纷谈论今早的事情，痛骂安 禄山的草菅人命，称赞那无名少年的本领不凡，史逸如在他的谈话中，知道事情过后，并没有陌生人到村子来过，放下了心。想道：“ 要是安禄山认得他，一定会派人打听的。既然无人来过，大可不必忧虑。 ”

他晚上回家，因为妻子在坐蓐期中，照习俗请有产婆陪她过夜，他吃过晚饭，看了妻子一趟，便到书房歇宿。那时已是将近二更，他踏入书房，点燃蜡烛，忽见一个陌生人坐在里面。

史逸如骤然见着一个陌生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面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烛光摇曳之中，但见此人乃是个满面虬髯，全身披挂的军官，这军官未待他开口，便即起立相迎，抱拳笑道：“ 不速之客，深夜造访，冒昧之至！好在段先生乃是江湖豪士，此类事情，当已司空见惯，想不会见怪吧！ ”

史逸如虽是个文弱书生，但胆气素豪，虽然由于意外，大吃一惊，待到看清楚来客是个军官，心中已明白了一半，这时又听得那军官称呼自己做“ 段先生 ”，事情更是完全明白，心中想道：“ 段大哥今早躲入我家，不问可知，这厮是把我当作段大哥了！ ”

史逸如定了定神，他心内虽然明白，却佯作不知，装出惊诧的神情问道：“ 尊驾何人，此来何意，尚请示知。 ”

那军官望了史逸如一眼，史逸如虽说心神稍定，惊慌的神色，到底不能完全掩盖，那军官心里想道：“ 安大帅说他精通武艺，本领非凡，却怎的是个书生模样，一见我就吓得发抖呢？莫非他是大智若愚，大勇若怯，身怀绝技，却故意装出这般模样？ ”

那军官坐了下来，说道：“ 小可在平卢节度使安大帅麾下当个骠骑将军，小姓田，名承嗣。田土的田，奉承的承，嗣位的嗣。 ” 他一口浓浊的山东口音，似是怕史逸如听不懂似的。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蘸了茶水在书桌上划，书桌上现出了“ 田承嗣 ” 三字，好像木工用凿子凿出来似的，入木三分。

这田承嗣本是江湖大盗出身，以前在黑道上可说是无人不知，他自报姓

名，并显露这手本领，用意就在要慑服“段珪璋”，使“段珪璋”不敢抗拒。

史逸如根本不懂武功，这时他心中已有了主意，也就不再恐惧，对田承嗣的装腔作势，只觉得可笑，当下淡淡说道：“原来是田将军，久仰，久仰了！有何见教，请明白说吧。”

田承嗣露了这手武功，见史逸如反而神色如常，毫无怯态，心道：“果然他是真人不露相，我几乎走了眼了。”越发认定史逸如便是段珪璋，因为摸不清他的深浅，心里反而有些发慌，当下又显露了一手“金钢手”的功夫，轻轻一抹，将书桌上这“田承嗣”三字抹去，强笑说道：“原来段先生早已知道小可贱名，咱们现在的身份虽有不同，但却都是在江湖上混过来的，红花绿叶，同出一源，田某绝不能得罪段先生，请段先生也不要令我难为，给我一点面子，和我一道走吧！”

史逸如仍然佯作不知，淡淡说道：“田将军，这可奇了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你可要我跟你去哪儿啊？再说，我也没有见过三更半夜来请客的！”

田承嗣霍地起立，神色紧张，沉声说道，“段先生，你也算得是个成名人物，田某已按武林规矩，以礼相邀，难道你当真要‘敬酒不吃吃罚酒”么？走与不走，一言而决！何必婆婆妈妈的推三阻四，佯作不知，这岂是英雄本色？”

史逸如笑道：“我本来就不是英雄，而且我确实是还未知道将军的来意啊！就是请客也总得有个请客的因由吧？”

田承嗣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因由么？请你问咱们的节度使安大帅去！”

史逸如道：“哦，原来请客的竟是安禄山么？”

田承嗣道：“是呀，安大帅吩咐，无论如何，都要请你先生驾到。所以你不去也得去！”顿了一顿，又转过稍为温和的口吻说道：“段先生，你是明人，不必细表。田某乃奉上命差遣，不得不然，请你不要再难为在下了。”原来这田承嗣对“段珪璋”也有几分怯意，要不然他早就动手了。

史逸如在尽量拖延时候，这时间他已转过无数反反复复的念头。要是去吧，后果如何，殊难预料。而且他平生讨厌权贵，像安禄山这种残民以逞、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尤其是他憎恨的人。若在平时，他是宁死也不会去见安禄山的。但现在却涉及段珪璋，要是不去吧，他就得说明自己的身份，让这个田承嗣明白，这是一场误会。可是，这样一来，段珪璋却就难以脱身了。

田承嗣迫到了最后关头，史逸如把心一横，暗自想道：“我去还不打紧，安禄山的手下捉错了人，他纵然蛮不讲理，也未必便敢把我杀掉。段大哥去，最少也免不了一场凌辱，他是个宁死不辱的响　　的汉子，我说出真相，那即是害了他一条性命！”

史逸如心意已决，立即打了一个哈哈，仰天笑道：“安节度使居然知道有我这个人，还派了一位大将军来请，当真是令我受宠若惊了！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，说不定我还可以混个官儿做做，哈哈，既蒙宠召，焉有不往！”

田承嗣的心情本来像绷紧了的弓弦，随时准备动手，听他这么一说，登时松了下来，笑道：“段先生果然是明白人，听安大帅说你和他本来是老朋友，只要你肯说几句好话，你想做什么大官，都是易如反掌！段先生，我早已备好了马，就请动身吧！”

史逸如却好整以暇的一笑说道：“这么急？我总不能说动身就动身呀！”

田承嗣面色一沉，哈哈说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事情？安大帅吩咐，要我在天亮之前，将尊驾‘请’到长安，要是再拖延时候，我可以等你，安大帅却

不能闲着在那里等你！”

史逸如道：“我总得和家人道别一声吧？”

田承嗣笑道：“要不是我早已知道你的身份，我真要把你当作一个酸秀才了。大丈夫做事，岂有这样粘粘滞滞的？你去和家人道别，一时之间，哪里说得清楚？万一你的婆娘哭哭啼啼的，闹到天明，只怕还未能动身！”歇了一歇，又道，“我看在你是武林同道的份上，丝毫没有惊扰你的家人，你又何必在这半夜三更将他们吵醒？”心里想道：“这段珪璋在有那么大的声名，却怎的简直不懂江湖规矩，也不像个江湖人物！”

其实史逸如也并不想去和妻子诀别，令妻子心伤，他这样说，乃是另有打算。而田承嗣的不肯答允，也早已在他意料之中。

他听得田承嗣并没有扰及他的家人，先放下了一重心事，当下说道，“话虽如此，但我此去，不知何时归来，总得留个字儿，免得他们疑神疑鬼，平白担忧。”

田承嗣甚不耐烦，但也只得说道：“好，你就留个字儿吧。不必涉及安节度使，胡乱找个藉口，只要让你家人知道你是平安就行了。将来你衣锦荣归，再令他们大大惊喜一番。”

史逸如笑道，“我懂得，当然不会涉及安禄山。”提起笔来立即写了一封短札，只说出外谋事，叫妻子若遇困难，可找亲友帮忙。田承嗣在旁看他写信，不作一声。

史逸如将信笺用墨砚压住，摆在书桌当中，心里想道：“我妻子比我聪明，她明天一早，见了这封信，当会料到我是遭遇了意外，立即便会派人告诉段大哥。那时她虽然伤心，总比现在夫妻诀别要好过一些。段大哥也定然会照料他们母女，保护她们远走高飞！”可怜史逸如虽然煞费苦心，他到底缺乏江湖经验，怎知田承嗣也早已有了安排，要不然怎能容许他写这封信，田承嗣悄声说道：“脚步放轻一些！”两人走出书房，田承嗣一个飞身上了屋顶，见史逸如没有跟来，连忙跃下，含怒问道：“怎么，又不想走了吗？”史逸如道：“我在自己的家中，要离家也不能这样鬼鬼祟祟，要走，我得从大门走出去！”江湖上正巧有这么一条规矩，有身份的武林宗匠，纵使受人胁迫，也定然要走大门离开，才不致有失身份。田承嗣暗自骂道：“这个时候，还讲这些臭排场！”但也只得依他，从大门走出去。史逸如一看，门外已经有了三匹上了鞍的骏马。

一个黑衣军官走了上来，抱拳说道：“这位是段先生吧？小弟薛嵩，以前也曾在幽州混过一些时日。段兄大名，如雷震耳，今日幸会。”安禄山手下，有几个得力的将领，薛嵩亦是其中之一，史逸如答礼道：“薛将军的大名，在下也是久仰的了。”薛嵩得意之极，哈哈大笑，史逸如不知他笑些什么，只听得田承嗣说道：“听说以前为了清河沟李家的事情，你们几乎要刀兵相见，有这回事吗？”薛嵩道：“是呀，连时间都约好了。后来那个自称是虬髯客弟子的出头，将事情化解，我与段兄也就各走东西，始终没有见过面。哈，哈，说起来这是十四年前的事了。”田承嗣笑道：“以后咱们都是同僚，你们两位也可以多多亲近亲近了！”

史逸如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清河沟的事情，好在他们忙着赶路，薛嵩按照江湖礼貌，叙了几句之后，立即催他上马，没有再说下去，史逸如才得免露出破绽。

田承嗣在前，薛嵩在后，他们两匹马将史逸如夹在当中。原来这薛嵩也

是江湖大盗出身，一手袁公剑法，出神入化，安禄山差遣这两个人来，乃是防备段珪璋抗命的。薛嵩刚才在外面接应，亦自准备有一场激斗，想不到田承嗣将事情办得这样顺利，他也是喜出望外。

史逸如的心情却是非常沉重，他跨上雕鞍，回头一望，心中想道：“她现在也许还在梦中，怎知已是夫妻离别？呀，不知以后还有没有夫妻重见之期、父女会面之日？女儿刚刚出世就失掉父亲，她将来长大，不知要如何悲痛？”同时，心中忽又起了一层疑云，田承嗣来到他家，在他的书房里缠了他将近半个时辰，卧房在屋子内进，距离较远，妻子产后虚弱，熟睡了就不易醒来这犹可说。他家中一个书童，一个婢女，另外还有一个请来的产婆，晚上是准备不睡觉来照料产妇和婴儿的，他们为什么都一点没有听到声息？他和田承嗣在书房里说了这么久的话，难道睡在书房后间的书童都听不见么？

可是这时己不容许他仔细思索了，田承嗣已经放马疾驰，在前带路，他只得紧紧追随，他虽然不精于骑术，但他那匹马却是久历疆场的骏马，不必他驱策，就安安稳稳地驮着他跟着前头那匹马疾跑。他家离长安不过六十里，这三匹马都是日行数百里的骏马，不过两个时辰，便到了一处地方，前面是一座山，山下有一幢大屋，史逸如认得那是骊山，原来这座大屋，便是安禄山在长安的府邸。

这时刚是五更时分，天还未亮，田、薛二人带他从角门走入，请他先到卫士聚集的白虎堂歇息。

薛嵩得意洋洋地说道：“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幽州剑客段珪璋，以后你们多多向他请教。”白虎堂里有十多名轮值的卫士，听说是段珪璋，都“啊呀”一声，站了起来，待看清楚了史逸如的相貌，却又不禁都怔了一怔，心中均是想道：“这曾经纵横河朔，大名鼎鼎的段珪璋，却怎的竟是一个白面书生？”

这班卫士虽然觉得“段珪璋”的相貌出乎意料，但段珪璋的威名，十多年前就已震惊河朔，哪个敢于轻视？因此仍是纷纷上前敬礼。史逸如也大模大样的，谁向他敬礼，他都是大马金刀的坐着，淡淡的点一点头。

一个卫士问道：“段大侠见多识广，目下咱们就有一件事情，想向段大侠请教。”

史逸如摆了摆手，道：“不必多礼，说吧！”那卫士道：“近年来有个名噪武林的妙手空空儿，段大侠可知道他的来历吗？咱们的大帅想礼聘他，不知段大侠可有办法？”

史逸如冷冷说道：“什么空空儿，俺从来没有听过！”

那班卫士们大吃一惊，做声不得。要知武林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十居八九，都是唯我独尊，目中无人。他们只道“段珪璋”是看不起空空儿，所以语气才这样轻蔑。那个向他请问的卫士更是心中想道：“一山难容二虎，他投到大帅帐下，当然不愿更有胜过他的人。我请他设法去找空空儿，实是失言，怪不得要碰他的钉子了。但他居然敢轻视空空儿，只怕确是身怀绝技，名不虚传！”

这个卫士碰了钉子，大家都不敢作声。田承嗣微微一笑，扭转话题，问另一个卫士道：“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”

那卫士道：“扎手得很，那个老的，武功怪异，咱们都瞧不出他的路数。还有一个小的，不知是否他的徒弟，土头土脑的似是一个乡下少年，手底却

非常狠辣，连张统领都给他伤了。”

田承嗣问道：“伤得重不重？”那卫士道：“侥幸或可免于残废，但最少也得卧床三月，田将军，我看还是你亲自出马的好。”

史逸如听他们说起那乡下少年的形貌，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莫非就是昨日在马蹄下救人的那个少年？”

田承嗣笑道：“段大哥来了，这件功劳正好让给段大哥作见面礼。段大哥，梅花针刺穴的功夫想来你定然可以破解？”

史逸如未及回答，忽听得牌官高声传令道：“大帅传田、薛二将军偕同段珪璋进见。”

原来这时天色大亮，安禄山已升堂了。正是：

肝胆照人真义士，不辞刀锯为良朋。

欲知史逸如性命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　无赖少年成贵显　高风义士陷囹圄

史逸如随着田、薛二人，未上台阶，只听得安禄山已在堂上哈哈笑道：“ 小段、小段，你往日骂我无赖。泼皮，没有出息，今日如何？是你有出息还是我有出息？”

史逸如故意低下头来，默不作声，田承嗣身材高大，比他高出一个头有多，安禄山未瞧得真切，又哈哈笑道：“ 段珪璋，你也知道害怕了么？念在故旧之情，你给我磕头认错，我这里正缺少一个养马的厮役，就赏给你这个差事吧！”心中想道。“ 且待你磕头认错之后，我立即命人把你的膝盖削掉，废了你的武功，令你终生受辱。强似把你一刀两段，倒便宜了你！”

安禄山正在得意非凡，史逸如猛地抬起头来，朗声说道：“ 区区不才，也曾中过进士，做过郎官，节度使要我做你的马伕，这与朝廷体例不合，恐怕你得先要奏请皇上准许，把我的功名革了才行吧！”要知科学制度起于唐朝，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，看见士子鱼贯进入试场，曾得意笑道：“ 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矣！”他为了要笼络天下读书人，让人重视科举制度，曾立下条例，入了学的便可免除官差劳役，中了秀才的可免官刑，中了进士的，那更不用说了。

安禄山吃了一惊，圆睁双眼，道：“ 你是什么人？怎么来到这里？”史逸如道：“ 我是大唐进士史逸如，怎么来的，请你问这两位将军！”

安禄山拍案骂道：“ 混帐，混帐！我叫你们去拿段珪璋，你们怎么拿了这个人来？”

田承嗣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，暗暗叫苦，急忙说道：“ 我们并没有认错地方，的确是到了段家，我们说得清清楚楚，大帅请的是段珪璋，这个人就跟来了！”

史逸如道，“ 我几时对你说过我是段珪璋？你们硬要说我是段珪璋，拿刀弄杖，凶神恶煞一般，我怎敢分辩，怎敢不来？你说你进的是段家，节度使可以再派人查问，我家在村中无人不知，看看究竟是史家还是段家？”

薛嵩上前禀道：“ 纵使我们进错了人家，白天里大帅你也看见，那个蒙着头的汉子是躲进他家的。那个汉子大帅既认得是段珪璋，而又躲进他家，不用说是和他有干连的，大帅要拿段珪璋，应该着落在他的身上！”

田承嗣和薛嵩是安禄山最得力的两个大将，安禄山只得给他们三分面子，小骂一顿，也就算了。回过来斥史逸如道，“ 你也不是好东西，你不要自恃曾中进士，在我眼中，进士也一文不值，杀死你只当踩死一个蚂蚁！说，段珪璋在哪里？”

史逸如大笑道：“ 你草菅人命，滥杀无辜，不必自吹自擂，我也是早已闻名的了！老实说，我要是怕死，也不会到你这儿来了！”

史逸如不过是个文绉绉的书生，安禄山的左右却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，但史逸如此言一出，这些魔鬼，无不骇然失色！试想安禄山手缩兵符，权倾朝野，几曾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此放肆狂言，毫无忌惮。

安禄山气得七窍生烟，拍案骂道：“ 拖、拖下去，打、打死了！”

他旁边的一员大将忽地起立说道：“ 元帅暂息雷霆之怒，可否听我一言？”这人是安禄山的结拜兄弟，平卢军副节度使史思明，职位仅次于安禄山，而智谋则在安禄山之上。

安禄山道：“ 史兄弟有何话说？”

史思明道：“这史逸如颇有文名，而且以强项著称，听说他当年中了进士之后，曾上‘治安十策’，又曾弹劾当朝的宰相李林甫，因此罢官。这种有名气的读书人，杀了恐招物议。我听说李太白曾在宫中使酒骂座，有一次酒醉之后，甚至曾叫高力士给他脱鞋，贵妃娘娘给他磨墨。这样的狂生，皇帝尚优容他，元帅，你若只想做到目前的职位，便心满意足，那么杀了他也无所谓，如其不然，何妨贷其一死，好让天下人也知道元帅是个礼贤下士的人？”

安禄山虽然粗鲁，却也是个小有聪明的。他一时之气，要杀史逸如，如今听了史思明的这番话，却不由得心念一转。原来他野心勃勃，早已想篡夺李唐的江山，史思明的话，实即是暗中提醒他，要他收买人心，尤其是对于士大夫，不宜太过得罪。

安禄山心念一转，哈哈笑道：“好，皇帝老儿可以容得一个李太白，难道咱家就容不得你么？好，好，我看你胆量不小，也像是个有用之材，你就做我的记室（官名，相等于今之秘书）吧！至于那个段珪璋嘛，你替我将他找来，我也一样给他一名武官做做。你总该没话说了吧？”

史逸如怒极气极，大声冷笑道：“史某不才，也曾读过圣贤之书，识得忠奸之别！史某连朝廷的官都不愿做，岂能屈志降心，事你这乱臣贼子！”

这一番恶骂，休说安禄山忍受不下，连史思明也吓得面都黄了，颤声叫道：“你，你，你，天下竟有你这样不识抬举的人！”

安禄山大怒骂道：“好，你们这些读书人看不起我，我就不要你们这班读书人。”

安禄山盛怒之下，史思明也不敢劝了。这时恰有一个卫士走进来，见此情形，不禁呆住。

安禄山喝道：“什么事？”那卫士屈下半膝，道：“禀大帅，这位段大爷的家眷已请来了。”原来田承嗣对史逸如所说的没有惊扰他的家眷，乃是假的，试想安禄山要捉拿段珪璋，如何能容得他的家人留下，让他们泄漏出去？不过，当时田、薛二人，忌惮段珪璋了得，若然要用硬功，将他的家人一并捉拿，生怕引起一场激斗，互有损伤，故此满口江湖义气，将“段珪璋”稳住，骗他动身。然后再由早已埋伏在他屋后的卫士，将他的家人尽数擒来。当史逸如和田承嗣在书房里说话的时候，薛嵩早已用秘制的毫无气味的迷香，将他的家人都迷晕了。

安禄山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呀，你看你还要不要妻儿？服不服我？”

笑声未停，猛听得史逸如一声大喝道：“无赖恶贼，我段大哥一点也没有说错你，朝廷用你这样的人做大将，当真令人痛心，我死为厉鬼，也不会饶过了你！”他听得妻儿被捕，一时急怒，竟然不顾一切，一面痛骂，一面就扑上堂来，安禄山倒吃了一惊，但不必待他吩咐，早已有卫士将史逸如挡住，可怜史逸如乃是一介书生，如何敌得住如狼似虎的卫士，被一个卫士当胸一推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登时倒在地上，晕过去了。

安禄山摇了摇头道：“读书人中，有这等硬汉，倒是少见。好，你要求死，我偏偏不让你死，待我慢慢将你折磨，看你服是不服？”

史思明也笑道：“这姓史的仗着一时血气之勇，胆大妄为，顶撞元帅，待他这股气一过，自然要想及妻儿，那时元帅再给他一点恩惠，不愁他不服。”

安禄山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便即吩咐卫士，将史逸如幽禁起来。

先头那卫士始知捉错了人，问道：“这姓史的妻子如何发付？”安禄山

道："啰哩啰嗦，囚进女牢里去，还用问么？"

那卫士应了声："是！"正待退下，安禄山忽道："他的妻子姿色如何？唤上来看看。"

薛蒿忽地抢出来答道："禀大帅，这妇人姿色平庸，且是刚刚产后……"未曾说完，安禄山已大怒斥道："晦气，晦气，你真是一个混蛋，怎么将个产妇拿进了府邸来！"那时官场甚多忌讳，安禄山害怕产妇的血光冲犯了他的"官星"，故此勃然大怒。

那卫士被他一顿痛斥，暗叫冤枉，心道："拿是你叫我拿的，你又没有吩咐是产妇就不拿。"同时，又觉得十分奇怪。

要知史逸如的妻子乃是名门闺秀，虽在产后，仍不掩其沉鱼落雁之容，这个卫士是将卢氏背上马车的人，当然看得清清楚楚，心中想道："这妇人十分美貌，怎的薛将军说她姿色平庸？"

薛嵩见安禄山发怒，又上来禀道："这姓史的妻子是个产妇，囚在府中，确是不便。卑将大胆向元帅求个情，便请将这个妇人交卑职处置吧。"安禄山笑道："你要她何用？"薛嵩道："卑职最小的那个儿子尚未断奶，这妇人刚在产后，奶水充足，卑职想要她做个奶娘，且她知书识字，犬子将来也好跟她认几个字。"

安禄山大笑道："薛将军你今日大发慈悲，倒也少见。好，好，你不怕晦气，就领她去吧。"

原来薛嵩是个好色之人，他故意将卢氏说得姿色平庸，将她领去，实是别有意图，心怀不轨，想待她满月之后，调养好了，便要占为已有的。

安禄山道："这段珪璋没有拿来，咱们总是放心不下，他的踪迹既然在那村子里发现，谅他还未曾远去，田、薛两位将军，今日还要辛苦你们一趟。"当即发下令箭，又添了四名得力的卫士，叫他们务必将段珪璋捉来。

且说段珪璋元旦那日与史逸如分手之后，回到家中，他的妻子窦氏，乃是隋末"十八路反王"之一窦建德的曾孙女儿，窦建德被李世民袭灭之后，后人仍然在绿林中做没本钱的生意，儿子、孙子都是名震江湖的巨盗，可说得上是个"强盗世家"。但窦线娘虽然武艺高强，却不欢喜打家劫舍的生涯，有一次她和段珪璋相遇，双方比武，不分胜负，互相爱慕，终于结成夫妇。窦线娘嫁夫之后，荆钗裙布，操持家务，尽敛锋芒，村子里相识的人都只道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，谁也不知她曾是名震江湖的女盗。因为她自幼便扎下坚实的武功，所以虽在产后，身体依然强健。

段珪璋见了妻子，先把史家的亲事对她说了，窦氏亦是甚为欢喜。段珪璋深知妻子是个女中豪杰，多大的风险也敢担当，接着便把碰到安禄山的事情，以及他与史逸如约定，只待过了元宵，便即两家一齐出走等事都对她说了。

窦线娘道："两家同走当然是好，但却也不能不提防在元宵之前，安禄山便会派人拿你。"段珪璋道："依你之见如何？"

窦线娘道："若在平时，安禄山帐下纵然高手如云，也未必拿得着咱们。此际，我刚刚产后，武功最多及得平日三成，又添了这个孩子，只怕大难来时，我母子俩反而成为你的累赘。"段珪璋道："这是什么话？咱们生则同生，死则同死，我还能抱怨你吗？"窦线娘微笑道："不是这等说，我得与你同死，固然无憾，但你就不想保全咱家这点根芽吗？所以依我之见、依我之见……"

段珪璋说道："咱们夫妻还有什么不好说的，依你之见怎么？说下去吧！"

窦线娘道："我说了你可不要生气。依我之见，你不如让我先走一步。"段珪璋道："不等史家兄嫂吗？这、这、这怎么使得？"

窦线娘道："不是撇下他们，我的意思是你留下来，待元宵之后，史家嫂子调养好了，你就保护他们到我家来。"段珪璋双眼一睁，失声叫道："什么，你要先回母家？"

窦线娘微笑道："我虽在产后，对安禄山帐下的高手或者敌他不过，对沿途的小贼，我还未放在心上。因此不如让我带了孩子，到我兄长那儿暂避些时。你与史家兄嫂随后便来，这岂非两全之计。"

段珪璋怫然不悦，说道："娘子，你当年随我出门，说过些什么话来？"窦线娘道："当年我的叔伯兄长要你入伙，你誓死不从，我也因此与他们决裂，出门之时，曾经说过，若非他们金盆洗手，我绝不回来，绝不再做强盗！"段珪璋道："那么，现在他们金盆洗手了吗！"窦线娘道："现在是危难之时……"段珪璋截着她的话道："一个人的志节，不该因为遇到艰难险阻，便即变移。再说，咱们在危难的时候才去投靠他们，纵使他们不加耻笑，我也觉得没有面子！"

窦线娘知道丈夫傲骨棱棱，小事随和，碰到有关出处的大事，脾气则是十分执拗，知道劝他不转，叹口气道："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算了吧。"

段珪璋怕妻子难过，又安慰她道："安禄山巴结上杨贵妃，此刻正在京中享乐，未必便会来与我为难。纵使要来，也未必便在这几天，且待我想想办法。你身体虽然强健，刚刚产后，还是不要操心的好。你早些安歇吧！"

段珪璋家贫，请不起服侍产妇的"稳婆"，段珪璋服侍妻子睡了，拿出了他以前所用的宝剑和暗器，到院子里将宝剑磨利，喟然叹道："剑啊，剑啊，我将你弃置了十多年，今日又要用到你了！"

正自心事如潮，忽听得屋外有"嚓嚓"的声响，声音极为微细，但落在段珪璋这样的大行家耳中，立即便知道是有极高明的夜行人来了！

段珪璋心道："好呀，来得好快呀！看来，我今晚只怕要大开杀戒了！"正月初一的晚上，天边只有儿颗淡淡的疏星，院子里黑沉沉的，段珪璋躲在墙角，一手执好宝剑，另一只手伸到暗器囊中，首先摸出两枚喂毒的三棱透骨镖，想了一想，又把毒镖放回，换过两颗无毒的铁莲子。

铁莲子刚刚扣在手心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得猎猎的衣襟带风之声，两条黑影已自飞过墙头，段珪璋蓦地长身，一声喝道："咄，给我躺下！"他是武学名家身份，虽然遭逢劲敌，迫得使用暗器，却也不肯毫无声息的暗中偷袭。

哪料两颗铁莲子打出，竟如泥牛入海，无影无踪，既没有打中敌人，也没有听到落地的声音。段珪璋方自一怔，他本来已听出这两人并非庸手，但还未料到他们的本领如此高强，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哈哈笑道："姑爷，你的暗器功夫越发了得了！"

段珪璋道："呀，原来是三哥！"那老者笑道："难为你还记得这门亲戚，一别十载有多，怎么连个信儿也不捎来？"

窦线娘有兄长五人，这个老者排行第三，名为窦令符，段珪璋虽然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，但亲戚之情总还是有的，当下便邀他们进入内堂，燃起蜡烛，只见窦令符身有血污，另外一个则是十七八岁的少年，一身灰布衣裳，从外貌看来，像个农家孩子，一声不响地站在窦令符身边，对段珪璋神情冷

淡。段珪璋甚为纳闷："他深夜前来，不知所为何事？看他衣裳上的血渍，似乎是受了一点外伤。"

窦令符道："傻孩子，一点礼貌都不懂，见了长辈，还不磕头？"

那少年只好给段珪璋磕了三个响头，叫了一声："姑丈。"

段珪璋将他扶起，心想："我离开他们的时候，三哥只有一个女儿，这个孩子若是他后来生的，不该有这么大。"

那少年甩了甩手，不要他扶，便站起来，手掌平伸，" "的一声，一颗铁莲子从他指缝间跌下来，那少年冷冷说道："姑丈，这颗铁莲子交还给你！"

段珪璋大吃一惊，要知他刚才怀疑是安禄山派来捉他的高手，虽然在没有问清楚之前，不敢使用喂毒暗器，但他发出这两颗铁莲子，却是运了七分内力，用的是重手法暗器打穴的功夫，窦令符能够接下不足为奇，这少年只有十七八岁年纪，却也能够硬接他的暗器，那就不能不令他大为惊诧了。

窦令符"哼"了一声，斥责那少年道："真是个蠢材，你在江湖道上也走了两年，怎的还似个新出道的雏儿！"

那少年退过一旁，直瞅着段珪璋，只听得窦令符继续说道："以后在黑夜里切不可妄自逞能，用手来接对方的暗器，幸亏你姑丈的铁莲子没有淬过毒药，要不然，凭着你的这点功力，焉能封闭穴道，毒气内侵，纵然不死，你这条臂膊也残废了。"随即在衣袖里摸出了一颗铁莲子来，交还段珪璋，一面教训那少年道："听风辨器的本领你是早已学会的了，以后在黑夜里碰到暗器，你从暗器的破空之声，当可以听出对方的劲力，自己审度，要是能够接下的话，应该学我一样用袖子来卷，否则就该赶快避开。"

那少年道："谢三叔的教训！"段珪璋心道："这番教训，也只说对了一半。要是碰到了绝顶的内家高手，根本就不容易听出对方的劲力。"他一眼瞥去，只见那少年的中指瘀黑，急忙掏出一包金疮散来，笑道："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，少年人吃点亏也有好处，话说回来，你我像他这般年纪的时候，只怕还没有他的本领和阅历呢！你手指痛吧？敷上一点药散就好了。"后面两句是面对那少年说的，那少年却推开了段珪璋的手，冷冷说道："用不着，也没有碎了骨头，稍微一点痛楚，就要用药，这还算得什么英雄好汉？"

窦令符笑道："姑爷不要理他，他要充好汉，就让他受点痛吧。"

段珪璋心想："这孩子的脾气也真倔强，难道他是因此怪了我？"这少年对段珪璋虽然冷冷淡淡，段珪璋却很喜爱他，猛地心念一动："今早在马蹄下救人的那个乡下少年莫非就是他？"正想动问，窦令符已先问道："我家妹子呢？"

话未说完，只听得窦线娘格格的笑声，从瓦背上跳下来，说道："三哥，什么好风，将你吹来了？"原来窦线娘在听到了夜行人的声息之后，知道段珪璋在院子里，从正面来的敌人有他抵御，料可无妨，因此她到屋后巡视了一遍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党羽，刚刚回来，就听到她哥哥的说话。

窦令符笑道："六妹，你还没有忘记绿林中那一套伎俩。咦，你的面色怎么有些不对，是生病了吗？"

窦线娘笑而不答，段珪璋笑道："不是病，是昨天除夕晚上，刚添来一个胖娃娃。"

窦令符道："恭喜，恭喜，可惜我这个做舅舅的没带有什么见面礼了。"

那少年上前叩见窦线娘，窦线娘听他称呼自己做姑姑，有点诧异，连忙

问道："是哪一位侄子，怎么我认不得呢？"

窦令符道："六妹还记得燕山的铁寨主吗？"窦线娘道："哦，敢情这位小兄弟就是铁家侄儿？小名唤作摩勒的？我记起来了，我和珪璋成亲那天，铁寨主也曾带了他的儿子来吃喜酒。"窦令符道："那个孩子就是他了。"窦线娘道："嗯，日子过得真快，屈指算来，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啦。那时这位小兄弟还流着两筒鼻涕,和一群大孩儿打架闹着玩,大约只有七八岁吧？想不到现在已长得这么高了，变成一位少年英雄啦！铁寨主好吧？"那少年眼圈一红，窦令符道："铁寨主就在你们离开之后的第二年过世，大哥收了他做义子，他学武的悟性最高，比咱们家的那些孩子都强，所以这次我什么人都不带，就带他来。摩勒，你想学梅花针的功夫，以后向你的姑姑多多请教。"

原来那燕山铁寨主名叫铁崑仑，乃是胡人，唐代的北方胡汉杂居，互通婚姻，汉胡之间的隔阂远不如后来之甚。铁崑仑的妻子便是范阳封季常老英雄的女儿，和窦家沾有一点亲戚关系。铁崑仑的武功极高，窦氏几兄弟与他惺惺相惜，结成了生死之交，所以铁崑仑在受到仇人暗算之后，便将孩子托孤窦家。段珪璋心道："怪不得他年纪轻轻，便有如斯造就。原来他是铁崑仑的儿子。"

窦线娘问道："三哥，你衣裳染血，这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在路上杀了什么人来？"

窦令符哈哈笑道："我平生杀得人多，今番却几乎给人杀了呢！"

窦线娘吃了一惊，道："三哥碰到了什么强敌？家里出了什么事情？"她心想要不是出了事情，她的哥哥断不会万里迢迢的来寻找她们。

窦令符道："我今晚到来，正是有两件事情要请你们相助。"

段珪璋道："请说。"

窦令符道："第一件事是请姑爷赠药。惭愧得很，我第一次吃了败仗，受了伤啦！"

段珪璋不觉一怔，心道："他只是受了一点轻微的外伤，怎么向我讨药？"心念未已，只听得"嗤"的一声，窦令符急不可待地撕下了一片衣裳，胸胛上有一点针头般大小的红点，说道："你是大行家，可瞧得出么？"

段珪璋骇然失色，道："这是白眉针？三哥是和剑南唐家的人结了仇么？"白眉针是一种剧毒暗器，入了人体，可循着穴道，攻上心房，便即死亡。现在窦令符胸胛上的红点，距离心房不到五寸，那是很危险的了。正是：

江湖风浪重重险，哪许荒村隐侠踪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　千里求援援未至　十年避祸祸难除

窦令符道:“伤我这个人，我还未知道他的来历，但可以断定，他决不是唐家的人。”窦线娘问道：“三哥是给那个人暗算的吗？”窦令符道：“不是。是双方光明正大地拼斗输给他的，虽然他用了这种歹毒的暗器，我也毫无话说。”窦线娘道：“这么说，的确不是唐家的人了。”要知剑南唐家，虽然号称暗器第一，但若论到真实的武功本领，却还不是窦氏兄弟的对手，武功到了窦令符这样的地步，除非对方出其不意的暗算他，否则明刀明枪的交锋，纵有极歹毒的暗器，也断断不能伤了他的。

但是段珪璋却还有些疑惑：“这个人既然用白眉针射中了他的穴道，还何须再用刀剑伤他？而且这仅仅是皮肉的轻伤，也不似高手所为，莫非他是前后受了两次伤？”只因绿林中忌讳甚多，冤仇牵连之事尤其不肯对局外人轻说，段珪璋既然不愿被牵连进去，所以虽有所疑，亦不愿多问，当下说道：“我家的灵芝法毒丸虽然不是对症解药，但以三哥功力的深厚，服了一丸，料想可以保得平安无事。”原来段珪璋的祖父在西征之时，得了一株千年灵芝，配成丸药，能解百毒，是以窦令符才向他求药。

窦线娘进去取了灵芝祛毒丸给哥哥，从卧室出来，笑道：“孩子很乖，睡得正酣，我可以陪你们多坐一会。三哥，第二件事呢？”

窦令符面色一端，望着窦线娘道：“六妹，不知你念不念咱们兄妹的情谊？”窦线娘道：“三哥言重了，一母所生，同胞情谊，焉能不念？”

窦令符道：“若是你肯念兄妹情谊的话，就请你和妹夫一同回家，救救我们的性命！”窦令符知道段珪璋出身将门，志行高洁，不肯与绿林中人混在一起，所以他虽然想请的是段珪璋，这番话却不直接向段珪璋说。

窦令符望着他的妹妹，窦线娘却望着她的丈夫，半晌说道：“三哥，你先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窦令符道：“平阳王家的人最近与我们激战了一场，说来惭愧，你这几个不中用的老哥哥全都败了阵啦！”

平阳王家的家世与窦家一样，是“十八路反王”之一王世充的后代，王世充被李世民袭灭之后，他的后人也成了强盗世家。王、窦两家乃是世仇，明争暗斗之事无代无之，本来甚属平常，但窦线娘这次听了，却极为诧异。

原来王家到了目前这代，人材已是远远不及窦家，窦家五兄弟个个武艺高强，门人了弟数十，在绿林中也都是响　　的角色。而王家只有一脉单传，当家的名唤王伯通，武功虽高，但若比起窦家五虎，却还略有逊色，即算单打独斗，窦氏兄弟任何一人也不会输给他，更不要说联手合斗了。王伯通仅有一子一女，尚未成人，门下弟子也远不及窦家之多，屡次争斗，都是窦家占胜，弄到后来，窦家的人，行踪所至，王伯通即远远避开，不敢与之争锋。所以这次窦线娘听得五位兄长全都败阵，不禁大为诧异。

窦令符道：“六妹有所不知，如今黑道上的形势已与往昔大大不同，英雄辈出，我们老一辈的都给压倒了！”

窦线娘出嫁从夫，早已决心退出绿林，但对于母亲究竟关心，连忙问道：“王伯通请来了什么厉害的人物助阵？其他几位哥哥可有受伤？”

窦令符道：“王伯通正是请来了一个极厉害的人物，名唤精精儿！”

窦线娘诧道：“精精儿？这名字我还没有听过。”段珪璋笑道：“我们在这村子里隐居了十年，真是快要变成聋子了！”

窦令符道：“ 近几年来，江湖上出了两个极厉害的人物，年纪轻轻，都不过二十来岁的模样，手段却狠辣无比，精精儿就是其中之一，另一个叫空空儿，我们没见过，听说比精精儿的本领还要高强得多，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了！ ”

窦线娘柳眉一扬道：“ 怎样不可思议？难道就凭精精儿一人，便能胜得过五位哥哥？ ”

窦令符知道妹妹外柔内刚，正要激起她的同仇敌忾，叹口气道：“ 不要说了，窦家这次是一败涂地，连大哥都受了伤，还有四弟也中了一根白眉针！”

大哥窦令侃是朔北绿林领袖，武功之高，即段珪璋也是佩服他的，起初他还不以为意，如今听说窦令侃也受了伤，方始吃惊！

窦令符道：“ 那天王伯通就只带了精精儿一个人来，精精儿长得又瘦又小，活像个小猴儿，我们都不把他放在心上。他却要一个人打我们五个人，我们当然不愿自坠威名，先是二哥上去接战，不过数招，全身便在他的剑光笼罩之下，四弟、五弟瞧见不妙，只好上去助阵，仍然给他迫得步步后退，最后我和大哥也只得加入战团，大哥仗着他那对‘ 天赐神牌 ’，不惧宝剑，拼力抵住正面，我们四兄弟两翼包抄，激战了半个时辰，好不容易将他困住，哪知正在我们占得上风的时候，他便立即使出白眉针来了！ ”

段珪璋心道：“ 你们以众凌寡，本来就怪不得别人使用歹毒的暗器。 ”

窦令符继续说道：“ 若然换了别人，白眉针也未必奈得咱何。

可恨那精精儿狠辣非常，一手剑法，实在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就在施放白眉针的时候，剑法也丝毫不缓，紧紧迫着我们，我们若要是闪避白眉针，就势必伤在他的利剑之下！两害相权取其轻，我们只好拼着毒针刺体之危，与他死战。幸亏有大哥的双牌防护，二哥五弟未有受伤，我与四弟动作稍慢，未及与大哥联防，却各中了一枚白眉针。我伤在上臂，四弟伤在脚踝，大哥接连挡了他的三招杀手，结果性命虽得保全，左手的两只指头，却已被他的剑锋削去！尚幸二哥五弟未有受伤，就在那双方以性命相搏的刹那之间，各自还了他一剑，也让他添了两道伤痕，这才双方罢战。 ”

窦线娘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 这还好，尚不至于一败涂地。 ”

窦令符道：“ 精精儿虽有受伤，却只伤了一点皮肉，咱们却伤了三个人，说来也算得是一败涂地了。 ”

窦线娘道：“ 四弟伤势如何？ ” 她知道大哥本领高强，仅被削去两根指头，谅无大碍，四弟功力较弱，中了白眉针，却是令人担心，所以先问四弟。

窦令符道：“ 四弟虽然功力较弱，幸而所伤亦非要害，白眉针要升至心房，最少还要一个多月。 ”

段珪璋一算日期，窦令符中了白眉针之后，到现在也已超过了二十天，白眉针方从他的上臂循着穴道升至胸胛，心中想道：“ 以他的功力而论，在武林中亦已是罕见的了，普通的人中了白眉针，最多不能活过三天。而大哥的功力，又最少比他高出一倍，但他们窦家五虎，联手合斗，却竟然给精精儿一人杀败，这精精儿的本领，也确实是足以惊世骇俗的了。 ”

窦令符沉声说道：“ 六妹，你是窦家的人，你该知道咱们窦家从来不曾求过外人，好在你们也不是外人，我这次求援，还不算是破了窦家的例。 ”

窦线娘好生为难，一阵踌躇，眼角睨着她的丈夫，不敢即答。只听得窦令符继续说道：“ 当今之世，恐怕只有妹夫的剑法可以与精精儿匹敌；六妹，你的本领，不是我们自己夸赞，在江湖上也是罕有伦比的了，尤其是梅花针

刺穴的功夫，只有你得了爹爹的真传，无人能及。大哥的意思，要我接你们马上回家，待精精儿再来的时候，由妹夫与他比剑，你在旁与他斗暗器，如此打法，想来可操胜算。六妹，咱们窦家就全靠你们夫妇俩了！”

窦线娘不敢作主，把眼望着丈夫，段珪璋早已有几分不快，说道：“三哥，你妹子刚在产后，只怕有些不便。”

窦令符道，“那精精儿也得养好了伤，才敢再来，六妹只是在旁用暗器助阵，也不必费什么气力，最多满月之后，总可以应战了吧？”

窦线娘道：“段郎，你意下如何？”言下之意，她已是不成问题，只等丈夫的一句后了。

段珪璋道，“你家里有了事情，你要回去，我不阻拦。我的武艺，已经搁下多年，那精精儿如此厉害，我自问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窦令符勃然变色，沉声说道：“你不愿去就爽爽快快说好了，你是英雄侠客，不肯认我们这门亲戚，我窦令符也不会厚着脸皮求你！”

段珪璋道：“三哥，话不是这等说，我有一言奉劝，听是不听，任凭于你！”

窦令符道：“说罢！”

段珪璋道：“我劝你们正好趁此时机，金盆洗手！想那王伯通不过要与你们窦家争霸绿林，你们隐姓埋名，消声匿迹之后，难道他与精精儿还会赶尽杀绝？”

窦令符冷笑道：“好一个金玉良言！你不是窦家的人，但你娶了窦家的女儿，想来也该知道，窦家的家训是：宁死不辱！百余年来，从没有给人欺负上门，却缩头不出的。纵使要金盆洗手，也得先报此仇！”

段珪璋心道：“若然说到报仇，你们欠下的命债大约也不少吧？绿林中人在刀口上讨生活，胜负死伤在所不免，若然冤冤相报，杀了一个精精儿，难保就没有第二个精精儿。”但他见窦令符正在火气上头，这番话说出无异火上添油，他本来不善辞令，想说的既然不便说出，就索性闭了嘴，由得窦令符大发雷霆。

窦线娘本想劝她丈夫，只帮兄弟这次，见丈夫如此神色，知道劝亦无用，也就不敢作声。

窦令符衣袖一拂，恨恨说道：“算我上错了门，自己丢脸，告辞！”

窦线娘忙叫：“三哥，三哥，且先坐下，有话好说！”

段珪璋道：“三哥定要报仇，人各有志，我也不敢再劝，这两颗灵芝祛毒丸你带回给四弟吧！”

窦令符已是拂袖而起，淡淡说道：“不用了！反正医好了也还得再伤在精精儿剑下！”

窦线娘道：“这么夜深了，三哥，你要走也明天再走吧！”

和窦令符同来的那个少年，一直在旁边冷笑，默不作声，这时却突然发话道：“住一晚不打紧，只怕姑丈做官的朋友到来，见到有绿林大盗住在你的家中，有些不便！三叔，咱们还是马上离开为妙！”

段珪璋怔了一怔，蓦地跳起来道：“摩勒，你说什么？”心中奇怪之极，暗自想道：“我平生从没有交过做官的朋友，难道他们说的是史逸如么？史大哥却是早已辞官的了。何况他们乃是第一次到这村庄，却又如何知道？”

铁摩勒闪过一边，大声说道：“你交的好朋友，却怕我讲出来么？你不放我走，敢情是要将我缚去送给官府邀功？不错，今 天在马蹄下救人的是我，

冲闯了安禄山的也是我，你待怎么？”

窦令符斥道：“你义父不早教过你么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多说什么？你惹了祸不打紧，我这几根老骨头也要给你连累，丧送在此了！”这几句话明里是斥责铁摩勒，其实却是针对段珪璋。窦绿娘吓得惊异不定，叫道：“三哥、三哥，你，你这是什么话？珪璋纵然不肯去帮你们斗那精精儿，他也不会翻脸成仇，要将你们缚去送官呀，你，你们把他当作什么人了？”

段珪璋身形一晃，拦着了门口，冷静说道：“三哥，把话说清楚了再走！”

窦令符冷冷说道，“你说得好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强，你要到安禄山帐下图个功名富贵，也怪不得你不认我这门亲戚！但望你顾全一点江湖道义，待我们走了之后，你再去通风报讯如何？不过，你若当真要将我们留下的后，我窦令符虽然不是你的对手，也断不能束手就擒！”

窦绿娘嚷道：“三哥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你不知道：安禄山正是段郎的仇人，今晚我还曾和他商量避祸之计，准备逃走的啊！”

段珪璋反而平静下来，说道：“三哥，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了。你说说看，你怎么以为我要到安禄山帐下求取功名呢？”

窦令符一听他们两人的说话，不似虚假，心中也是疑团莫释，便道：“安禄山手下有两个得力的将领，一个是田承嗣，一个是薛嵩，这两个人和你的交情如何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我听过他们的名字，以前为了清河沟李家的事，薛嵩要约我比剑，后来虬髯客的徒弟出头，将事情化解，没有打成。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没有和他们见过面。”

窦令符诧道：“你这话当真？那，那就奇怪了！”

段珪璋道：“你信不过我也该相信你的妹子，你问问她，我平生几曾说过假话？”

窦绿娘道：“这两个人确实是与我们丝毫无涉，三哥，你怎的会把这两个人和珪璋牵在一起呢？”

窦令符道：“那么这个村头有一家人家，门前有三棵松树的，家主是个年约四十左右、白脸无须的书生，这个人难道也与你毫无关连么？”

段珪璋道，“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名叫史逸如。不错，这个姓史的做过官，但早在十几年前，就因弹劾奸相李林甫而被罢官的了。哈哈，你说我交了做官的朋友，莫非就是说他？此人古道热肠，高风亮节，虽曾为官，却也是侠义中人呢！”

窦令符道：“他既曾为官，你可知道他和安禄山有无关系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史大哥与我十载深交，我素来知道他是痛恨安禄山的，更不要说和安禄山有什么牵连了。”

窦绿娘插口道：“有一件巧事你还未知道，史家嫂子也是昨晚得了一个女儿，我们和他已是对了儿女亲家。说起来，这姓史的也是你的亲戚呢。”

窦令符捋了捋须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这可令我越来越糊涂了。好吧，我且从头说起。”

“前几年有个朋友说在长安闹市之中，曾见过你匆匆走过，因此我猜度你大约住在长安附近，便和摩勒来找寻你们。三天前在凤翔山道，却和安禄山帐下的八名高手遭遇，恶斗了一场。”

窦绿娘问道：“你和安禄山也有仇么？”

窦令符笑道：“你离开绿林不到十年，怎的连这个也不懂了。咱们窦家，

就正是在安禄山管辖下的地区做强盗，要么就受他的招安，要么就要与他作对，这不是很简单么？”

窦线娘笑道：“这我懂得。不过，我离家之时，安禄山还没有做节度使。我尚未知道咱们窦家正在他所管辖的地方。”

窦令符道：“我们非但不受他的招安，在他兼范阳节度使那天，四弟还曾和他开过一个玩笑，偷了杨贵妃送给他的一件名贵狐裘，因此他早就想搜捕我们了。王伯通和安禄山帐下的田承嗣，以前是黑道上的好朋友，田承嗣投归安禄山之后，王伯通与他仍暗通声气。所以，据我猜度，这次我们在凤翔山道突遭安禄山手下的人围捕，大半就是王伯通这厮通风报讯的！”

段珪璋心道：“绿林中也有高下之分，我这几个舅子不屑同流合污、暗通官府，到底比王伯通胜过一筹。”

窦令符续道：“安禄山那八个卫士虽然算不上一流高手，武功亦非凡俗，其中有一个叫做张忠志的，以前亦是黑道中人，手使一对虎头钩，最为厉害。我右臂上的伤痕，就是给他的虎头钩划破的。”

铁摩勒笑道：“三叔，你总是欢喜把敌人说得厉害一些，若非你老人家故意卖个破绽，那姓张的如何近得你的身前？”

窦令符正色道：“摩勒，像你这样年纪，最容易犯轻敌的毛病。这个毛病不改，将来定吃大亏。须知绿林中的教训是：临敌之际，取胜第一，越快得胜越好，免至多生意外。纵使是狮子搏兔，也该用全力。何况咱们不是猛狮，对方亦并非兔子呢。

“就以那天的情形来说，我身上有白眉针的毒伤，对方合围之势已成，看得分明，他们是想拖垮咱们，若不是我故意卖个破绽，诱那张忠志上当，只怕还未必容易突围呢。像你那样强攻硬拼的打法，实在危险得很。”

教训了铁摩勒之后，窦令符回过头来说道：“我恨那张忠志以盗捕盗，同类相残，诱得他近身，立即施展霹雳掌的绝招，一掌打断他的肋骨，但他趁着我的破绽，居然能够扎我一钩，也算得是强悍的对手了。”

窦线娘道：“那八名卫士里面，没有田承嗣和薛嵩在内？”

窦令符道：“田、薛二人是大将身份，当然不在其中。也许是他们以为有八个人对付我这个老头子，足已够了吧。”笑了一笑，又道：“幸喜他们不是怎样看得起我，要是田、薛这两位将军亲自出马的话，我元气未复，断断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只怕今晚已不能和你妹子相见了。”

窦线娘有点诧异，问道：“三哥，那你刚才说的……”窦令符早知其意，立即把话接下来就道：“你是不明白我刚才何以要先提及这两个人吧？那天我无缘与这两位将军相会，可是今天晚上，却见着了！”

段珪璋也不禁吃了一惊，急忙问道：“今天晚上？你是在哪里见着他们的？”

窦令符道：“就是在这个村子里，还不到一个时辰。”窦线娘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窦令符道：“你别忙，且听我按着次序说下去。”

窦令符接下去道：“过了凤翔山道，恰好在元旦这天，我到了你们的村子，碰上了安禄山的大队人马，正赶着要上长安，给他的贵妃娘娘拜年。

“我老头子是惊弓之鸟，不敢多惹闲事的了。赶紧在山谷里藏起来。这小于却是初生之犊不畏虎，跑到谷口去瞧热闹。”

铁摩勒接着说道，“幸亏我出去瞧热闹，我一瞧就瞧见了姑丈，姑丈把老羊皮袄蒙着了头，脚不离地，步履安详，却走得甚快，一瞧就瞧出是个具

有上乘武功的人。”

段珪璋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这孩子好厉害的眼光。糟糕，我一时心急，走快两步，结果给他瞧破。他都能够瞧出我具有上乘武功，安禄山的随从高手，想来也会瞧得出的了。”

只听得铁摩勒续道：“后来就发生了安禄山的卫士马踏孩子的事，我忍不住把那几个孩子救出来。”

窦令符笑道：“幸亏他们忙着赶路，没功夫捉拿你。不过，也幸亏你瞧出了姑丈的武功，要不然我还不知道你们就住在这个村子呢！”

窦令符顿了一顿，继续说道：“摩勒一说，我就猜到是你。

摩勒见你走进村头那家人家，我以为便是你们的家。”

段珪璋道：“那么你们是到过史家的了？”

窦令符道：“不错，我们正是在史家门口，看见了田承嗣和薛嵩。”

段珪璋啊呀一声叫起来道：“你们有没有进去看？我那史家大哥不知如何？”

窦令符道：“我还瞧见一个年约四十，白脸无须的书生和他们在一起，谈笑甚欢，这样的情形，我还敢进去吗？”

段珪璋大大吃惊，忙问：“你可听见他们说些什么？”

窦令符道：“我和摩勒躲在松树上，那时他们正在跨上马背。我只听见那薛嵩说什么：大帅一定给你官做。后来又隐隐约约听得他们提了两次：段先生，段先生。他们已经放马疾驰，话语听不清楚，似乎他们对这位‘段先生’好生敬慕！”

段珪璋道：“怪不得你以为那两个家伙是我的朋友，后来怎样？”

窦令符道：“还有怎样？你那位史大哥和他们走了，我也知道这不是你的家，于是到村中每一家窥探，好不容易，终于找到了你们。”顿了一顿，冷冷说道：“要不是我还认为你有几分亲戚的情份，我也不敢来见你了。好吧，我所见的我都说了，放不放我走，那就由得你了！你若是要拿我去给安禄山作见面礼，就请动手吧！”

“动手”二字，刚从窦令符口中吐出，猛听得段珪璋大叫一声，箭一般地射出门口，窦令符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失声叫道：“你、你当真是……”他只当段珪璋当真要去告密，对他不利，急切间无暇思索，也赶忙逃出段家。

他这句话未曾说完，脚步刚刚跨过门槛，衣角已被窦线娘拉着，只听得窦线娘大叫道：“三哥，你好糊涂！”

窦令符道：“怎么？”窦线娘道：“要是他要对你有所不利，还不亲自动手吗？岂有在这时候还去邀人，难道他不预料到你们会马上逃走？”

窦令符的江湖经验比妹子丰富得多，窦线娘所说的道理简单明白，他当然也会想到，只因一时惊惧，故而失态，如今一想，果然是自己的糊涂，遂停下脚步。回过头来，只见铁摩勒正在拔出一柄精光耀目的匕首，对准窦线娘的背心，原来他以为窦线娘不顾兄妹之情，要将他的“三叔”留难，故此准备在必要之时，便与窦线娘拼命。

窦令符喝道：“摩勒，住手！”“六妹，你说，你说！你三哥的性命交付给你了！”

窦线娘笑道：“三哥，不必着慌，听我细说。”剔亮了红烛，将丈夫与安禄山结仇的经过，段、史二家的关系，相约逃难的事情……一五一十，详详细细地都对窦令符讲了。

窦令符与铁摩勒这才完全明白，只听得门外鸡啼，已是五更时分，卧室内那初生的婴孩也啼哭起来。窦绿娘的话刚好完毕，笑道：“我该给他喂奶了。这孩子倒乖，一睡就睡到天亮。他也该出来见舅舅了。”

窦绿娘给孩子喂饱了奶，抱他出来，窦令符道：“这孩子骨格清奇，是个学武的好材料。”孩子出来，紧张的气氛冲淡了不少，但每个人的心里，仍是忐忑不安。

忽听得一声长啸，段珪璋的声音朗声吟道：“宝剑欲出鞘，将断佞人头，岂为报小怨，夜半刺私仇，可使寸寸折，不能绕指柔！”弹剑悲啸，宛若龙吟，大踏步走上台阶。

这时已是曙光微现，但见他须眉怒张，双眼火赤，窦绿娘从未见过丈夫这等神态，吓得呆了。她尚未开口，铁摩勒却忽地抢上前去，一声：“我错怪了姑丈了！”咚、咚、咚，就给段珪璋磕了三个响头。

段珪璋将铁摩勒扶了起来，仰天笑道：“好，你爱憎分明，不愧英雄本色！”

窦令符也过来赔礼，段珪璋却侧身避开，沉声说道：“这个时候，还讲什么客套。三哥，我有一件事情，要重重拜托你了。”

窦令符笑道：“你我亲戚上头，怎用得上拜托二字，你才说不要客套，你自己却先客套了！”他见段珪璋如此神情，情知定有非常严重之事，因此故意打个哈哈，缓和各人紧张的情绪。

段珪璋指着他的孩子道：“三哥，请你照料他们母子二人，天一亮就带他们走吧！”“绿娘，你要好好教养孩子，长大了将我的剑谱传给他。”

窦绿娘本来就想带孩子到母家避难，并因此与丈夫龃龉，想不到大夫突然应允，她隐隐感到不祥之兆，颤着手儿，不敢接那剑谱。段珪璋叹了口气道：“拿去吧，以后也许你我不能见面了。”

窦绿娘道：“段郎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其实这时她已猜到了七八分了。

段珪璋道：“我去寻史大哥去。”

窦绿娘道：“你到史家看过了？到底如何？史家嫂子和她的女儿呢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都给安禄山的爪牙绑架去了。”

窦绿娘“啊呀”一声叫将起来，“真的？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！”

段珪璋道：“这是意想中事。昨日我一时疏忽，避入史家，安禄山当然把史大哥当作我了。”

窦绿娘道：“史大哥是个进士，他怎的不会分辩？”窦令符接着道：“我听得那田承嗣说给官他做，妹丈，我看，我看，人心难测，你、你……”

段珪璋剑眉一竖，立即打断他的话道：“绿娘，别人不知道史大哥的为人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他是为了要保全我，故意顶着我的名字去了！”

“我到了史家，屋子里鬼影都不见一个。在卧房里我嗅到有残留的迷香气味，在书房里我找到史大哥所写的这封信。你拿去看吧！”

“你看，史大哥是何等苦心，他为了敷衍那田承嗣，故意和他说一些鬼话，难道你会相信他向安禄山求官？

“你看，史大哥是怎样信托咱们，遗书叫他的妻子找至亲好友照顾，他写这张字条的时候不便言明，这至亲好友除了咱们还有谁人？

“绿妹，事情如此，你还不明白吗?”

窦绿娘是绿林世家，对黑道上的伎俩，当然明白，恨恨说道：“这田、薛二人，以前也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行为却这般卑劣。连妇人孺子都不放

过！”

段珪璋道：“是啊，史大哥一家，都受了我的牵累，你说，我还能置身事外吗！”

窦线娘心如刀割，她明知安禄山帐下高手如云，丈夫此去，定是凶多吉少，但事已如斯，她哪里还能够阻拦？而且她也是个具有侠骨英风，深明大义的女子，在这关节上头，若然换了是她，她也会像丈夫一样的舍生取义的。

两夫妻四目相对，默默无言。过了好一会，窦线娘才用颤抖的手接过段珪璋的剑谱，低声说道：“段郎，你去吧！但愿吉人天相，你和史大哥、大嫂，都能平安回来！只、只可惜我刚在产后，不能和你同去。”

段珪璋微笑道：“你要把孩子抚养成人，这比我去拼死，还要艰难得多。我不能为你分劳，只有请三哥照料你了。”他极力使语调平静，但微笑之中仍然掩盖不住悲凉。

窦令符笑道：“珪璋，以你的武功，未必便不能归来，我们还等着你去对付精精儿呢！”其实他这番说话，不过是安慰他的妹妹而已。段珪璋武功再高，闯入龙潭虎穴，双拳难敌四手，要全身而退，已极困难，何况他还要救人。

鸡声已啼了三遍，段珪璋道：“好吧，咱们都该走了。我和你们同走一程，到村头分手。”

元旦晚上，人们都睡得很迟，路上还未有行人。史家正在村头，在经过史家的时候，段珪璋忽然停下步来，说道：“让我看一下孩子。”

他在孩子的面颊上亲了一下，沉声说道：“若是我万一不能回来的话，那史大哥也是不能回来的了。孩子长大之后，你要他打听史小姐的下落——希望她还能活在人间。若是毫无音讯，也要等到三十岁之后，方能另娶。那股宝钗，你要藏好，作为凭证。”

窦线娘含泪说道：“我会一一告诉他的，你放心吧！”段珪璋道：“十载夫妻，累你操劳不少，请受一拜！”窦线娘道：“我得到这样的英雄夫婿，不管今后如何，都是一生无憾的了！你亦请受我一拜！”

交互一揖，段珪璋立即离开，他怕看妻子的泪眼，头也不回，便即上路。忽听得铁摩勒高声叫道：“姑丈，且慢！”

段珪璋道：“你有何事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我跟你到长安去。”段珪璋道：“你跟去做什么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想到长安开开眼界啊！”段珪璋笑道：“你知道我到长安干什么？这可不是好耍的啊！”铁摩勒道：“我知道你要到安禄山府中救那姓史的义士，姑姑刚在产后，三叔的伤毒未曾痊愈，他又要赶回去应付王家的人，都不能陪你。我却闲着无事，正好给你作个伴儿。”段珪璋正色道：“这是赌性命的勾当，你知道么？我不能要你同行！”铁摩勒也正色道：“姑丈，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了，就只准你自己做英雄好汉么？不管你要不要我，我是跟定你的了！”

段珪璋大受感动，说道：“好，你有这样的志气，我就带你同行。到了长安，你可要听我的话。”铁摩勒道：“这个当然。”

窦令符本来舍不得铁摩勒，但他也知道这少年的性子极是刚强，说一不二，而且他想到这次自己前来求助，如今段珪璋有事，自己不能帮忙，让铁摩勒去，也正好卖个人情，便即说道：“这孩子的功夫还过得去，最少也可以做个通风报讯的人。你就带他去，让他历练历练也好。”

段珪璋道：“三哥放心，我总不能让这孩子陪我送命。到了长安，我自

有处置。要是我侥幸保得住性命，救得史大哥回来的话，我会到幽州去看你们，顺便跟那精精儿见见高下！”他已在心中决定，要把自己的武功心法传给铁摩勒，并且绝不让他同到安禄山的府中冒险。

铁摩勒何等聪明，早也听出了这两个人的意思，心中想道：“到了长安，我总有办法，你想把我撇开，未必能行。”

窦令符大为欢喜，虽然段珪璋此去凶多吉少，但究竟还未完全绝望，他如今已答应了愿在事情完后，便去对付精精儿，那么只要他无恙归来，窦、王二家之争，窦家是稳操胜算的了。

窦线娘听得铁摩勒同去，心中稍宽，扬手说道：“段郎，你此去见机行事，若是急切之间，不能下手，便不可强为。要人帮忙的话，可以叫摩勒捎个信来。”段珪璋道：“我理会得。娘子，你也要好生保重，记着我的话，好好教养孩儿。”他怕看眼泪，不敢回头，带了铁摩勒，便直奔长安而去。

长安离他家不过六十里路，当天便到。正是：

胸中侠气未曾消，抛家暂作长安客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　敢笑荆轲非好汉　好呼南八是男儿

三天之后，在长安明凤门旁边的一家酒楼上，来了两个生面客人。

明凤门是唐朝皇宫的第一道大门，这座酒楼的位置在皇宫旁边，它的顾客也都是些不寻常的人物。其中有早朝归来的文武官员，因为住处距离皇宫较远，来不及回家，便到这里吃中饭的；也有些宫中宿卫，散值（即下班）之后，和同伴到这儿喝酒的。所以别的酒家，晚上热闹，而这家酒家，却是上午的生意最好，而顾客之中，十之八九，也都是相熟的客人。

但今天来的这两个客人，却是第一次到这豪华的酒肆，座中无人相识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年约四十开外，器宇轩昂，披裘佩剑，似乎是个豪客；和他同来的则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打扮得也像个贵家子弟，但双眸炯炯，精光闪烁，令人一看，就知他是个精明能干的少年，远非那些徒靠祖先遗荫的绣花枕头可比。

酒楼上的客人虽然觉得这两个生客有点特别，但这家酒楼在长安名气很大，不时有外地豪客慕名而来，或者到此求官谋事的，所以大家虽然觉得有点特别，却也不以为意。

这两个人正是段珪璋与铁摩勒。原来段珪璋到了长安之后，即借宿在一个相熟的僧舍中，寺院的住持名唤怀仁，是个高僧，段珪璋的祖父在生的时候，曾经是这个寺院的大施主，怀仁和段珪璋亦是方外知交，所以段珪璋选择了这间寺院作为藏身之所。但段珪璋虽然有了栖身之地，却无法知悉安禄山在长安的府邸所在，后来他打听到有这么一家酒楼，心想安禄山既是常常进宫，这家酒楼的顾客，不乏和宫廷有关系的人，因此便携了铁摩勒前来饮酒，希望能探听到一些消息。为了适合这家酒楼的顾客身份，他把所带的银子都换了华贵的衣裳。

这时是近午的时分，正是酒楼上的热闹辰光。靠窗的一张桌子，有几个官儿围着狂饮，其中却有一个中年书生，只是一袭布衣，箕踞案头，顾盼自如，豪气迫人！那几个官儿，却反如众星拱月似的，对他甚为恭敬！

段珪璋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这人相貌清奇，气概不凡，端的是平生罕见！不知究竟是什么人物？这几个官儿，也迥非凡俗！想不到官场之中竟有这班人物！”

段珪璋正在注视那布衣书生，忽见那书生的眼光也向着他射来，蓦地击桌赞道：“好剑，好剑！”段珪璋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这书生倒是个识货之人，我的剑还未出鞘，他已经知道是把宝剑了！”那书生向他招手叫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！金樽有酒应同醉，结客何须问姓名！你过来饮酒，宝剑借我一观。”

饶是段珪璋走遍江湖，也从未碰过这样的事情：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突然向他借宝剑观赏，这在江湖上是大大犯忌之事，可是那书生豪气迫人，似乎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，令段珪璋为之倾倒，顿时间也不禁豪情勃发，忘了应有的顾虑，应声便站了起来，走过去道：“得蒙先生邀饮，何幸如之，只怕这把剑尚不足当宝剑之名，有污先生尊目。”

段珪璋这把剑乃是他祖父当年跟大将军李靖西征之时，李靖赐给他祖父的家传宝物，剑一出鞘，光芒四射，那书生弹剑笑道：“虽非干将莫邪，也算得是人间神品了。你从哪里来？”段珪璋含糊应道：“我从幽州来。”那书生道：“路很远啊！路途险阻，想来你若不是仗着这把宝剑，也难以走到长安了。哈，哈，我拂拭此剑，倒想起少年游侠的往事来了。”旁边一个官

儿笑道：“学士豪情，至今未减。”那书生大笑道：“现在是靠着皇帝混酒食，哪还有什么豪情啊？”

蓦然站了起来，手弹宝剑，朗声吟道：“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盘珍馐值万钱。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剑四顾心茫然！”

吟声未毕，忽地有一个蟒袍玉带的大官从酒客丛中挤出来，走到跟前问道：“这位先生，敢情是，敢情是——”

和书生同桌的一个年老官员叫道：“啊，你不是吴司马吗？李学士，这位是湖州司马吴筠吴大人，也是咱们同道中人。”

段珪璋正在惊疑不定，不知这书生是何等人物。只听得那书生哈哈大笑，随口吟诗，答那湖州司马道：“青莲居士谪仙人，酒肆逃名三十春。湖州司马何须问？金粟如来是后身！”

吴筠笑道：“我猜得不错，原来果然是青莲学士。闻名久矣，何幸今日得遇！”

段珪璋又惊又喜，原来他所遇的这位书生，正是他和史逸如素来倾慕的大诗人李白。

原来这位名闻天下的大诗人，不但诗做得好，而且也通晓剑术，他嗜酒耽诗，轻财狂侠，自号青莲居士，别人见他有飘然出世之表，又称之为“李谪仙”，他少年之时，慕游侠豪风，也曾仗剑遨游四方，登峨嵋、上太行、游云梦……看尽天下名山大川，尝遍天下美酒，到了长安之后，得秘书少监贺知章的推荐和赞扬，各方重视，渐渐名传帝阙，连皇帝也知道了他的大名。这位皇帝（唐玄宗）正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少有的“风雅”人物，通晓音乐，也懂得欣赏诗词，他爱慕李白的才华，所以对他特别破例优待，召为翰林学士，并时常邀他入宫赏花、听乐、饮酒、赋诗，但李白不爱富贵，仍然以“布衣”自豪，谈笑傲公卿，结交多侠士，所以他见段珪璋相貌不凡，腰悬宝剑，便脱略形骸，不拘小节，邀他同饮。

段珪璋又是欢喜，又是伤心，心中想道：“要是史大哥在此，得与他所倾慕的青莲居士斗酒论诗，不知该多高兴呢！”

李白哈哈大笑，将宝剑交还段珪璋，说道：“我今日得赏宝剑，结新知，如此乐事，岂可不醉！”左手携了湖州司马吴筠，右手携了段珪璋，拥入席中，立即开怀痛饮，一连饮了几大盅，忽听得“啦”的一声，他将鞋子除了下来，一甩头，又把帽摔到地上，摇摇晃晃他说道：“啊，醉了，醉了，当真醉了！”科头跣足，伏在桌上，果然呼呼噜噜地打起鼾来。

同桌的一个官儿惊道：“青莲学士当真醉了。要是皇上召他做诗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另一位道：“未必有这样巧吧？”刚才与吴筠打招呼的那个老者笑道：“你们也太小觑他了，李白斗酒诗百篇，喝醉了他的诗更做得好！”

那官儿道：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妙，妙，这一句本身就是一句好诗。”同桌的一个少年笑道：“你知道这句诗是谁做的？是老杜前几天写了一首《饮中八仙歌》送给青莲学士。饮中八仙有贺老大人，还有这位张兄……”那老者笑道：“也有你呢。你忘记说自己了。”那少年笑道：“我是陪衬的。”歇了一歇，又笑道：“老杜写青莲学士那几句，真好像是看到他今天这个模样似的。”吴筠问道：“那几句怎么说？”那少年朗吟道：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；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！要是皇帝今日果然召他，那就越发对景了！”

段珪璋这时才和那几个人互通名姓，原来那个老者便是为李白在长安揄

场最力的秘书少监贺知章，他本人也是个著名的诗人；那美少年名叫崔宗之，姓张的那个则是以草书名闻天下的张旭，其他几个也是长安城中颇有名气的人，段珪璋也胡乱捏个假名说了。

湖州司马吴筠笑道：“饮中八仙除了李学士、贺老大人、张兄、崔兄之外，不知还有哪几位。杜甫那首诗你可记得全么？”

崔宗之道：“难得今日有此盛会，张兄，就烦你大笔一挥，我把这首饮中八仙歌念给你听，你写一幅草书送给吴司马，就当是咱们和他见面的礼物如何？”吴筠大喜道：“张兄乃是当今草圣，老杜号称诗圣，以草圣写诗圣咏诗仙的名诗，真乃相得益彰，这样的礼物，确是珍同拱璧！”

张旭道：“只怕醉了写不好，教司马见笑。”崔宗之笑道：“你写草书也像李学士写诗一样，越醉越好。何必客气。”

贺知章叫店家取了纸笔来，就在旁边一张空桌上铺好了纸，张旭选了一枝大号狼毫笔，蘸满了墨，崔宗之念道：知章骑马似乘船，眼花落井水底眠。汝阳三斗始朝天，路逢麦车口流涎，恨不移封向酒泉。左相日兴费万钱，饮如长鲸吸百川，衔杯乐圣称避贤。宗之潇洒美少年，举觞白眼望青天，皎如玉树临风前。苏晋长齐绣佛前，醉中往往爱逃禅。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张旭三杯草圣传，脱帽露顶王公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。焦遂五斗方卓然，高谈雄辩惊四筵。

崔宗之念一句大家便哄笑一场，贺知章道：“真是把咱们的醉态写得淋漓尽致！”张旭大笔挥舞，墨汁飞溅，写完了这首诗，他的面上，东黑一块，西黑一块，连胡须上也沾满了墨，旁边的人，衣裳上也是点点斑斑的墨迹，张旭哈哈大笑，摔笔笑道：“你们是醉态可掬，我却是丑态毕露了！”

贺知章道：“可惜你不早些来长安，听说湖州乌程酒极佳，你就是为了乌程酒才去就湖州司马之职的，要是你在长安，老杜就应该写饮中九仙了。嗯，我忘了问你，你不在湖州任内，却上京来干什么？”

吴筠道：“我是奉召进京述职的，来了五天，却尚未蒙皇上召见。”贺知章面有诧色，道：“皇上极少过问政事，却怎的会突然召你进京述职？”沉吟半晌，忽地问道：“你可见过杨国忠没有？”吴筠道：“没有。”贺知章道：“你赶快备办一份名贵的礼物送他。”崔宗之笑道：“若是急切之间办不来礼物，送金子更妙。我们这位宝贝相爷一见了黄澄澄的金子，就容易说话了。”

吴筠大笑道，“我为官数载，两袖清风，哪来的金子？再说，我若有钱，自己不会买酒吃么？为什么要送礼给杨国忠？”

贺知章道：“司马有所不知，自杨国忠专权之后，卖官鬻爵，无所不为，州郡长官，若不是他的人，便陆续撤换。依我看来，召你入京述职，只怕是他的主意。他正在等着你送礼呢，谁知你却这样不懂人情世故。”笑了一笑，续道：“要是你宦囊不便，咱们几位酒友给你凑一些如何？他大约因为你政声颇好，所以迟迟不敢换你，只是召你述职，想等你找上门来。你稍微给他一点好处，卖他一点面子，大约也就可以无事了。”

吴筠愤然说道：“小弟宁可丢了这顶乌纱，也绝不巴结权贵，送礼之事，再也休提。”

贺知章道：“吴兄廉洁自持，当然是好。可是你就不想想，要是湖州司马，换了一个贪鄙之人，岂不苦了湖州百姓？我们不是劝你巴结杨国忠，而是想为湖州留一个好官。唉，现在天下的好官太少了，能留得一个就是一个。”

崔宗之道：“要是吴兄不肯送礼，还有一法，可以找李仆射给你讲讲情。他也是咱们酒友之一，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所说的那位‘左相日兴费万钱，饮如长鲸吸百川，衔杯乐圣避称贤。’就是说他。李仆射虽然豪奢，人却还是正直的。”

吴筠叹口气道：“贺老大人劝我以湖州百姓为重，此心可感，只是如此官场，实在已令我心灰意冷，再说，纵使花钱打点，我却不是个同流合污之人，这个官又能做到几时？诸兄盛情心领，这顶乌纱，能不能保，听天由命吧。”

贺知章等还想再劝，忽听得楼梯声响，跑堂的躬腰曲背，叫道：“伺候令狐大人，令狐都尉，今天你老来得迟了。”

吴筠问道：“什么官儿，这样威风？”贺知章笑道：“大约是羽林军（即御林军）的军官专职护卫圣上的，你别瞧他们的品级不及咱们，可比咱们阔气得多呢。这班侍卫老爷多是这家酒楼的常客，堂倌当然要巴结他们。”一个官儿道：“宫中的都尉来了，不知是不是皇上要召李学士入宫？”

说话之间，只见三个军官走上楼来，当前的一个穿着羽林军的服饰，十分神气，后面两个军官，身披驼绒军装，腰围金带，脚踏蛮靴（一种长统的马靴），看这装束，便知是边军的高级将领。

那羽林军军官道：“我给你们带来两位贵客，这位是田将军，这位是薛将军，快给我们找一副雅座。”堂倌连连应诺，赶忙去收拾一副临窗的座头。

跟在令狐都尉后面那个身体有点发胖的军官，眼光一瞥，见李白伏在桌上呼呼噜噜的打鼾，鞋子帽子都摔在一边，远远就闻得他那股酒气，还有一个张旭，须子上墨汁淋漓，兀自在那里手舞足蹈，要和别人斗酒，那军官皱起眉头，道：“人家都说这是长安最有名气的一家酒楼，却怎么容得这些穷酸在这里撒野。”令狐都尉不待他的话说完，急忙拉着了他，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打瞌睡的那个人正是皇上所宠爱的李青莲李学士。”那个军官吓了一跳，连忙噤声，脸色尴尬之极，偷偷的朝李白、张旭那两张桌子望去，见那些人闹酒的闹酒，谈天的谈天，似乎并没有听到他的话，这才放心。

这时段珪璋已回到了他原来的座头，铁摩勒低声说道：“这两人就是安禄山手下的田承嗣和薛嵩。”段珪璋道：“沉住了气，不可闹出来。”

酒楼上有三张桌子，坐着的都是宫中的侍卫和羽林军军官，见了令狐都尉，纷纷起来招呼，那令狐都尉哈哈笑道：“我给你们介绍两位好朋友，平卢军的田将军和薛将军，他们两位是安节度使的左右手。”在各路节度使中安禄山兵权最大，又是杨贵妃的干儿子，那些侍卫们和军官们对田、薛二人纷纷趋奉。

段珪璋听他们的言语，知道那个令狐都尉名叫令狐达，在这群军官中似乎职位最高，那些人对他都很恭敬。田、薛二人则是护送安禄山入宫的，安禄山给杨贵妃留下了，要他们到晚上才去接他。

段珪璋心道：“这酒楼正对着明凤门，我今晚再来，在此守候，等这两个家伙接安禄山回去之时，我暗地跟踪便是。”

铁摩勒那日在马蹄下救人，田、薛二人虽然在安禄山左右，但铁摩勒那日是个乡下少年，现在却打扮成贵家子弟的模样，田、薛二人哪里认得出来？何况他们的眼光都被李白的醉态吸引住了，更没有注意他们。

不过段珪璋却不敢大意，生怕给他们窥破行藏，已然得到了安禄山的消息，便想离开酒楼。

正待叫堂倌过来结帐，酒楼上又来了一个客人，一进来就大声问道：“李学士可是在此喝酒么？”

这人也是个武官装束，但与田、薛二人却大大不同，他着的是一身粗布军装，严冬时分，仍然穿着草鞋，但他腰挂长刀，刀鞘却是名贵的犀牛角做的，样式古拙，刀鞘上还缠有金丝，要不是他挂着这把名贵的刀鞘，那就完全像一个穷大兵了。

段珪璋抬起头来，打量了这人一眼，不觉暗暗吃惊，这军官约有三十岁左右，双目炯炯有神，虬髯如戟，满面风尘之色，却掩盖不住他的侠气雄风，段珪璋蓦然想起一个人来，但却不敢断定是不是他。

令狐达喝道：“你这厮是什么人？李学士是你随便见得的么？”

那军官冷笑道：“我找李学士关你什么？要你出来多事？”

薛嵩道：“你大呼小叫好没规矩，李学士正在好睡，你胆敢吵醒他么？看你这粗野的样子，李学士就不会交你这样的朋友！”薛嵩刚才认不得李白，出言无状，甚感难为情，正好趁这个机会，一来为令狐达助威，二来讨好和李白同来饮酒的那班官儿，心中想道：“这回大约不至于看错人了吧。看来这厮最多不过是一个边军的小军官，谅他怎能识得李白。”

薛嵩拦着了去路，那军官大怒道：“你狗眼看人！”平掌一推，薛嵩冷笑道：“你要打架么？”立即施展擒拿手法来扣他的脉门，想把他一下拿着，反扭过来，在一众军官面前，博个哈哈一笑。哪知他没有抓着人家，却反而给那个军官一掌推开，跄跄踉踉的几乎跌倒！

令狐达大吃一惊，要知薛嵩是有名的青州剑客，以剑术、暗器与擒拿手称为三绝，而今他竟然一交手就吃了对方的亏，而且连令狐达也看不出那个军官是怎样闪开薛嵩的擒拿手的。

薛嵩大怒，便想拔出剑来。贺知章上前调解道：“李学士结交遍天下，薛将军敬爱李学士之情可感，这位……”那军官道：“我姓南，东南西北的南。”贺知章续道：“这位南兄既然是李学士的相知，对薛将军的阻拦也不应见怪，李学士当真是喝多了几杯，现在已睡着了。”贺知章这番话说得婉转之极，薛嵩又知道他是个大官，只好忍住了气，不敢发作。

那姓南的军官游目四顾，问道：“那位伏在桌上打瞌睡的人就是李学士吗？”

贺知章诧道：“不错，就是李学士。”薛嵩已冷笑道：“闹了半天，原来你是并不认识李学士的呀！”

那姓南的道：“我几时说过我认识他，我不想谬托知己。”

贺知章道：“然则阁下找他何事？”那姓南的道：“我不敢谬托知己，可是另有一位是李学士知己的人，托我捎一封信给他。”

贺知章道：“是哪一位？”心想：“李白的知己朋友，说出来大约我即算不认识也总会听过名字。”那姓南的道：“是一位姓郭的朋友，这封信我得亲自交给学士，不便转托他人。”看情形他是不愿说出这姓郭的名字。

贺知章心想：“我可未曾听李白提过有姓郭的好朋友啊。”但他老于世故，别人不愿说，他也不便再问，当下说道：“李学士这觉不知要睡多少时候，可要我唤醒他么？”

那姓南的军官道：“不必，不必。我就在这里喝酒，等他醒来好了！”高声叫道：“打五斤好酒，切三斤牛肉来！”薛嵩歪着眼睛，洋洋得意他说道：“如何，我这双眼看人还看得准吧？”言下之意，即是说：“你看，我

说李学士不会有这样的朋友，没有错吧？”那姓南的大盅大盅地喝酒，不理会他。薛嵩又笑道：“这是长安最出名的一家酒楼，哈哈，却想不到有人把它当作路边的酒肆了。”这是嘲笑那姓南的只知道叫路边酒肆所常卖的东西，这酒楼上有多少美味的菜式他不叫，却只要白酒和切牛肉。

那姓南的把酒盅重重一顿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吃什么东西，也要你管么？”

那酒盅是青铜做的，被他重重一顿，只听得“ ”的一声，酒盅陷入桌内，与桌面相平，四座皆惊，薛嵩亦自有点气馁，但又不愿当众失了面子，退了一步，说道：“你莫发横，这里不是打架的处所，有本事的，你敢与我约个地方比剑么？”口气已然软了许多。那姓南的军官冷笑道：“随你划出道儿，我一准奉陪便是。待我见过李学士之后，立刻便可赴约。”

段珪璋见了这人的身手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一定是他了，想不到在此地相遇。”但酒楼上人多口杂，他虽然认出了这个人，却也只得暂时忍耐，不敢即去招呼。

田承嗣与薛嵩同来，薛嵩与那姓南的发生争斗，田承嗣却躲过一边，噤若寒蝉，段珪璋暗里留意，只见他面色铁青，眼神注定那个姓南的军官，屡次手按刀柄，却始终不敢站出来。段珪璋暗暗奇怪，心道：“田承嗣和这姓南的一定有什么过节，看来只怕好戏还在后头。”

薛嵩心道：“你手上功夫虽然了得，比剑我未必会输给你。”正要与那姓南的订约，贺知章等人也正要出来调解，就在这乱哄哄之际，忽听得“ 、 、 ”三下锣声，有人高声报道：“圣旨到！”

酒楼上肃静无哗，有品级的官儿都站了起来，避过两边，酒店的主人急忙上前迎接，道：“迎中使大人，不知圣旨宣召哪位大人。”这样的事情在这酒楼上已发生过几次，主人也知道定然是宣召李白，但仍然不能不有此一问。

唐朝的太监奉旨出差的尊称“中使”，但这次率领几个小太监出来找寻李白的人，本身却不是太监，而是一个乐工，名叫李龟年，虽是乐工，但甚得皇上宠爱，授为“掌乐御奉”，身份不比寻常，贺知章等人都认得他。

李龟年上前高声说道：“奉圣旨立宣李学士至沉香亭见驾。”他背后一个小太监，手捧冠袍、玉带、象笏，便来找寻李白。

李龟年笑道：“李学士果然又喝醉了。皇上立即便要见他，这却如何是好？贺大人也在此，帮忙我一同唤醒他吧。”

两人正在扶起李白，李白忽地双手一推，酒气喷人，喃喃念道：“我醉欲眠君且去！”头也不抬，又倒下去睡了。贺知章和李龟年给他一推，险险跌倒。李龟年苦笑道：“这次比上次醉得更厉害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小太监道：“咱们抬他走吧。”李龟年道：“总得让他换过朝衣。”叫道：“店家，扫一盆水来。”

贺知章官居秘书少监，也是侍从皇帝的近臣，与李龟年又稔熟，李龟年已宣读了圣旨，彼此不必再拘什么礼节，贺知章问道：“皇上这次急于宣召李学士，为了何事？”

李龟年道：“今年扬州贡来了许多名种牡丹，都植于兴庆池东，沉香亭下。今日牡丹盛开，皇上命内侍设宴于亭中，同杨贵妃赏玩，命我引梨园中的一十六色子弟，各执乐器，前来承应。奏了几曲，不合上意。皇上便叫我停住，说道：‘今日对妃子、赏名花，岂可复用旧乐？你即将朕所乘的玉花骢马，速往宣召李白学士前来，作一番新词庆赏！’你瞧，皇上的御马都牵

来了，就等着李学士去呢，急不急煞人？”

说话之间，店主人已亲自把一盆冷水捧来，李龟年要了一条毛巾，也顾不得天寒地冻，亲自把手中浸了冷水，扭了两下，便往李白的额角敷去，又叫店家取来了四面屏风，围着李白，笑道：“幸而我熟知学士的脾气，预先到翰林院取了他的冠袍、玉带、象笏来，不出我之所料，他果然是一袭布衣，在此与诸公饮酒。”

李白等人被屏风遮住，段珪璋瞧不见内里情景，过了一会，只听得李白的声音说道：“真煞风景，我还未喝够呢，做什么诗？”李龟年唧唧哝哝，似乎是在他耳边低声恳求，过了片刻，又听得李白笑道：“吓，扬州的名种牡丹都盛开了，大红、深紫、淡黄、淡红、通白各色各种都全，皇上又备了凉州美酒，等我去喝，哈，这倒对了我的口味了，瞧在扬州牡丹的份上，我就去一趟吧。”楼板咚咚作响，原来当他说到各种牡丹、凉州美酒之时，禁不住手舞足蹈。随着又听得悉悉索索的声音，敢情他已是脱下布袍，换上朝衣。

再过片刻，只见李白推开屏风，走了出来，兀自脚步踉跄，朦胧醉眼，酒气熏人，几个太监前呼后拥，左右扶持，走过那姓南的军官座前，李白忽然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好一位壮士，咦，你、你、你……”那姓南的道：“我给令公捎了一封信来，正要见你。”话未说完，太监们早上前将他推开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，赶快滚开！”

李白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们要赶走我的好朋友么？”双臂横伸，扶着他的那两个小太监，“卜通”一声，跌了个四脚朝天。

太监们大惊失色，旁边一个官儿好生诧异，小声问他的同伴道：“咦，刚才这人还不认得李学士呢，怎的却又忽然是他的好朋友了？”

李白推开了太监，东倒西歪，摇摇晃晃地踏上几步，指着那个姓南的军官哈哈笑道：“你不认得我？我却认得你！你，你，你，你一定是南八兄，敢笑荆轲胆如鼠，好呼南八是男儿！哈，哈，哈，见了南八，谁还理会什么贵妃娘娘，来，来，来，咱们再来喝过！”

李龟年早就上前拉着南八，对他一揖，悄声说道：“皇上等着见李学士，你帮个忙！”

李白一步跨得太阔，身躯倾侧，扶着桌子叫道：“南八、南八，你怎么不来喝酒，喂，喂 !你刚才说什么？有什么阔气的老公公托你带东西给我呀？哈，哈，哈，你南八怎会是给人送礼的人呀？笑话，笑话。快来说清楚了！”李白尚未醉醒，又一心放在南八身上，竟未听清楚他说些什么，把他说的“郭令公”，当成了什么阔气的老公公了。

那姓南的军官大笑道：“学士果然是我辈中人，但现在楼下就有御马等着你骑进宫去，你纵然陪我喝酒，我也喝得不痛快，不如待你今晚无事，我再去与你喝个通宵！”

李白道：“好，你说得也对！待我见了皇帝老儿再见你，的确可以喝得舒服一些！”

贺知章忙道：“李学士住在我的家中，你问城西贺家就知道了。”那姓南的道：“你老先生是贺少监，我知道。”他知道贺知章的意思，是要他让李白快走，他一想托他的说话，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，而李白又在醉中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那封信他也不方便在这个时候交出来了。

李龟年与那班太监急忙拥着李白下楼，李白那班酒友也都跟着散了。那

姓南的军官摇了摇头，叹口气道：“玉门已自燃烽火，宫门沉沉醉歌舞……”蓦地拍案叫道：“可惜了李学士！”仰着脖子，将酒盅余酒，一倾而尽，掷了一锭银子在桌子上面，便要离开。

令狐达与薛嵩忽然走了过来，令狐达赔笑说道：“南兄，且慢！”

那姓南的军官剑眉一竖，朗声说道：“什么地方。是不是现在就去？除了这个姓薛的之外，你是不是也要凑上一份？”

令狐达笑道：“南八兄，不是约你比剑。”那姓南的圆睁双眼说道：“不是约我比剑，你留我作什么？”薛嵩上来抱拳说道：“方才不知吾兄，多有冒犯，还望南兄勿怪。”

南八肚里暗暗好笑，心中想道：“想是这厮见了李白如何待我，故此马上便变了一副脸孔！”他是个豪爽的人，虽然看不起薛嵩，但别人既来赔罪，他便也哈哈笑道：“小小一点言语角逆（冲突之意），何足介怀？薛将军既是不必要我比剑，那就请容我先走一步吧。”

令狐达道：“不打不成相识，南八兄多坐片刻何妨？”南八道：“不敢高攀！”令狐达笑道：“南八兄这样说，就是还有见怪之意了。”薛嵩也道：“彼此都是武林同道，令狐都尉又是最喜爱结交朋友的，南八兄何必这样吝于赐教。”

南八心道：“这两个人的武功还过得去，却偏生这么讨厌！”只得再坐下来，淡淡说道：“两位有何指教？”

令狐达笑道：“正是有件事要请问南兄，方才南兄所提到的郭令公，可是九原郡守郭子仪么？”

郭子仪后来功勋盖世，受封为汾阳王，但当时只是一个郡守，知道他的名字的人还不多。段珪璋在旁边听了，也觉得有点诧异，心想：“令狐达是御林军都尉，薛嵩是安禄山手下的心爱将领，他们敬畏李学士还说得过去，因为李学士到底是皇上看重的人。但却何以对一个郡守却也像耸然动容，这郭子仪不知是什么人物？”

南八踌躇片刻，答道：“不错，托我捎信给李学士的就是郭郡守。两位可是认得他的么？”

原来李白与郭子仪的结识甚不寻常，有一日他在并州地界游山玩水，忽然碰着一伙军卒，执戈持棍，押着一辆囚车，车中的囚犯仪容伟岸，李白动了好奇之心，上前一问，原来此人便是郭子仪，当时是陇西节度使哥舒翰麾下的偏将，因奉军令，查视余下的兵粮，却被手下人失火把粮米烧了，罪及其主，法当处斩，当时哥舒翰出巡已在并州地界，因此军政司把他解赴军前正法。

郭子仪在囚车中诉说原由，声如洪钟。李白回马，傍着囚车而行，一头走，一头慢慢的试问他些军机、武略、剑术、兵书，郭子仪对答如流，就像碰着个知己一般，越谈越投机，越谈越高兴，神采飞扬，哪里像个即将赴死的囚徒。李白越听越奇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平生所结交的英雄豪杰，不在少数，若说到可以足当国士之称的，似乎还只有此人！”

李白直跟着囚车走到军前，亲自进去见陇西节度使哥舒翰，申述来意，求他宽释郭子仪之罪。哥舒翰素慕李白大名，趁这机会，卖了他一个人情，许郭子仪在军前备用，将功赎罪。

别后数年，郭子仪屡立军功，渐露头角，做到了九原郡的太守，李白在长安听到了故人消息，甚为高兴。但他不愿意夸耀自己的恩德，这件事情从

未向人提过，因此即使是贺知章这样亲密的朋友，也不知道他和郭子仪的这段交情。

郭子仪也听到了李白在长安的消息，知道他虽得皇帝宠爱，却也不过是等于皇帝的清客一般，不会重用。而且权臣当国，心想以李白的性格，大约也不会在这样的官场混得下去。郭子仪思念及此，遂请他的一位朋友，替他带信入京，找寻李白，想请李白到他的任所去。

这位朋友，便是李白称他为“南八兄”的这个军官，其时正在郭子仪幕下，助郭子仪守边。这人排行第八，真姓名叫做南霁云，是燕赵间一位著名的游侠。江湖上在这二十年间，先后有两位著名的游侠，十年前是段珪璋，自段珪璋隐居之后，最负盛名的就是他了。他在九原，曾经以单骑击退寇边掳掠的三百羌人铁骑，所以当时民间有一句赞扬他的话道：“要如南八，方是男儿！”

此际，令狐达一再向南霁云问及郭子仪，南霁云只道他是认识郭子仪的，也就直认不讳，说出托他带信给李白的便是郭子仪。

哪料令狐达问清楚之后，却皮笑肉不笑他说道：“这封信李学士既然尚未取去，就请借给在下一观如何？”

此信虽然非关机密，但这要求却未免不过人情，南霁云怫然不悦，说道：“令狐大人说笑话了，别人的信，怎么好借去看？”令狐达冷冷一笑，又问道：“南八兄，你刚才说：‘只可惜了李学士’，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南霁云怒道：“你凭什么来审问我？”令狐达道：“李学士蒙皇上圣恩，派中使御马为迎，荣宠无比，你却说他可惜，恕我愚昧，实是不解其意，务请你说明白。”南霁云给他问住，解释不来，索性放下了脸说道：“我没有工夫和你说话！”

薛嵩冷笑道：“有工夫比剑，却没工夫说话么？”令狐达做好做坏，拦在当中说道：“你将那封信交给我，咱们另找个地方说话，我仍然把你当作朋友看待。”

南霁云“哼”了一声：“我南八岂是受人威胁的！不交出来又怎么样？”

令狐达面色一变，蓦地喝道：“你替外臣奔走，勾结近臣，又心怀不满，诽谤朝廷，两罪俱发，还想逃么？”

段珪璋一直冷眼旁观，刚才见令狐达过来向南霁云打拱作揖地赔罪，还只道他是个势利小人，为了李学士的缘故，故此对南霁云巴结，不料顷刻之间，他却突然翻脸，与南霁云动起手来，饶是段珪璋阅历甚丰，亦觉大大出乎意料之外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令狐达已取出了一对护手钩，一招“倒卷珠帘”，左钩横胸，右钩斜指，就向南霁云胸前划去！南霁云未曾拔出刀来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南霁云的衣裳被他的护手钩钩去了一大片，紧接着“啪”的一响，令狐达却着了他一记耳光。

南霁云身手矫捷，退步、闪身、避钩、进掌、拔刀，一气呵成，左掌拍出，立即反手一刀，“　”的一声，又和薛嵩的长剑迎个正着！

火星蓬飞，薛嵩的青钢剑损了一个缺口。薛嵩号称青州剑客，剑法上实有非凡造诣，刀剑一交，立即知道对方是把宝刀，倏的变招，长剑一圈，一招“龙门鼓浪”，连环三式，连袭南霁云上中下三处要害，剑光闪闪，当真就似浪涌波翻，飞珠溅玉，耀眼生缬！令狐达的武功比薛嵩尚胜一筹，他自出道以来，还是第一次吃人一照面便打了一记耳光，怒火中烧，也立即使出

杀手绝招，双钩一横一直，一招“ 指天划地 ”，前钩指到了南霁云的背心，后钩跟着刺向南霁云腿弯的关节，南霁云要是站在原地不动，背心势必给他搠个透明的窟窿；要是向前奔出，前心势必受薛嵩的一剑，要是向上跃起，那就等于凑上去给令狐达的利钩穿过腿弯了！

好个南霁云，只见他在剑光钩影之中，腾地一个倒蹬，就像背后长着眼睛一般，这一脚向后踢出，恰好踢中了令狐达的虎口，令狐达指向他腿弯的那柄护手钩，还未曾沾着他的裤管，就给他踢得脱手飞去。与此同时，他横刀一立，向前斜削出去，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，薛嵩那一剑若是剑势不改，仍然向前刺出的话，或者可能令他受伤，但薛嵩的一条臂膊，却先要保不住了，幸而薛嵩的招式未曾使老，慌不迭地撤剑回身。只听得南霁云哈哈大笑，已从令狐达身旁掠过！

铁摩勒看得出了神，不自觉的击案叫好道：“ 好功夫！ ”要知南霁云这两式刀脚并用，刀向前劈，脚却向后踢出，方向恰恰相反，实是非常难练的一种功夫，非但要一心二用，而且要拿捏时候，不差毫厘。铁摩勒最近曾跟窦令侃练过这种前弓后箭，解拆背腹受敌的招数，但还未曾练得成功，故此见了南霁云的前刀后腿使得如此精妙，便不自禁的叫出声来。

南霁云听得喊声，朝他这边望去，心中一凛：“ 那不是段大哥吗？ ”脚步自然而然的缓了一缓，就在此时，田承嗣猛地大喝一声，掀翻了一张桌子，阻着了南霁云的去路！

南霁云双眼一睁，喝道：“ 原来是你这个强盗，居然也做起军官来了！ ”田承嗣怒道：“ 胡说八道，我身为平卢军将，你竟敢诋毁于我！ ”南霁云仰天长啸，愤然说道：“ 官贼不分，豪强恃势，国家焉能不乱！ ”长啸声中，左掌拍出，把田承嗣震退两步，反手一刀，又把薛嵩的长剑荡开，令狐达喝道：“ 反了，反了！这厮一再诽谤朝廷，诋毁大将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乱刀把他斫了。 ”与令狐达交情好的几个军官，登时围了上来。

原来田承嗣在投靠安禄山之前，是个独脚大盗，有一次在并州道上，抢劫一伙客商，被南霁云遇见，仗义救人，将他斫了一刀，从此结怨。所以田承嗣刚才见南霁云进来，一时之间，不敢作声，就是为了怕他揭穿底细之故。

但薛嵩却不能不感到诧异，他在第一次和南霁云吵闹之后，太监来迎接李白之时，回到席上，就问田承嗣何以不出来帮他？田承嗣可以瞒得别人，却不敢瞒骗薛嵩和令狐达，而且他们二人也是黑道出身，便把详情讲了。令狐达听了，登时计上心头。

令狐达将南霁云罗织入罪，倒并不只是为了要替田承嗣报仇，其中实有更复杂的原因。

郭子仪当时虽然仅是官居太守，但因他善于用兵，又不肯依附安禄山，早已为安禄山所忌；而李白在朝廷里又早已为杨国忠所忌，只因李白声名太大，皇帝又正在看重他，杨国忠才无可奈何罢了。另一方面，安禄山虽然巴结了杨贵妃，但与杨国忠因利害冲突，又彼此在皇帝跟前争宠，钩心斗角。这几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外人不知，令狐达却是知道的。

所以当令狐达得知南霁云替郭子仪带信给李白之后，便起了一个歹毒的主意，心里想道：“ 不管他信里说些什么，我得之了后，便可拿来献给杨国忠，由他找个善于书法的人，模仿郭子仪的笔迹。诬陷他们谋反，皇上或者不会相信，但最少也可以诬陷他们内外勾结，植党营私，这也是招皇上之忌的。如此一来李白纵然不被斥退，宠信亦衰，而郭子仪则必然是被扳倒的了。

我这样做，即可巴结杨国忠，又可讨好安禄山，岂非一举两得！”他本来还想拉拢南霁云，威胁利诱，双管齐下，迫他做个人证的，无奈南霁云毫不卖他的帐，这才动起手来。

酒楼上有十几个羽林军官和大内宿卫，都是和令狐达熟识的。令狐达这么一嚷，那些人纷纷上来，将南霁云围在当中。令狐达心道：“这厮对朝廷口吐怨言，替郭子仪带信之事，也经他亲口说了出来，这一干人都可以替我作证，我就是将他杀了，也不至于有罪，而且仍然可以按照原定的计划而行。”

令狐达一声令下，吩咐将南霁云乱刀斫死，登时酒楼上乱成一片，只听得叮叮　　的刀剑相交之声，乒乒乓乓的杯盆碎裂之声，轰轰隆隆的桌椅翻倒之声，怕事的酒客们尽都逃了，酒楼的人叫苦不迭，劝又劝不得，只好都躲到内里去了。

南霁云大怒，一柄宝刀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一抬脚将一张圆桌踢飞，有三个军官正朝着他冲来，给这张圆桌一压，登时头破血流，好半天爬不起来。

可是好汉敌不过人多，令狐达的双钩，薛嵩的长剑，田承嗣的金刚掌尤其厉害，包围的圈子越缩越小，南霁云展开浑身解救，兀是冲不出去。

激战中一个大内侍卫打出了三枚透骨钉，南霁云侧身一闪，猛觉得肩头一紧，有如着了一道铁箍。

原来田承嗣就在他的侧边，他这么一闪，恰好闪到了田承嗣面前，被田承嗣一把拿着。薛嵩大喜，立即跨上一步，出剑刺他膝盖的环跳穴，令狐达双钩卷挑地，钩他两脚脚跟，另外还有两个军官持刀奔来，斫他两条臂膊，眼看南霁云就要被乱刀斫死。

薛嵩剑招方出，忽觉背后有金刃劈风之声，薛嵩是个使剑的行家，大吃一惊，不暇攻敌，先行自救，反手一剑，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却是另外一个军官的长刀给来人的宝剑削断，而薛嵩那一剑却刺了个空。

薛嵩睁眼看时，却原来这个人便是刚才和李白喝酒的那个人。也即是薛嵩闻名已久，却未曾见过面的段珪璋。

段珪璋出剑如电，他杀入重围，长剑向薛嵩背心的“志堂穴”虚指一指，他知道薛嵩是个会家，他这一招攻敌之所必救，薛嵩必定要回剑抵御，南霁云便可以少对付一个强敌，所以他这一招不必用实，从容削了另外一个军官向他劈来的钢刀之后，这才哈哈笑道：“薛嵩，你的剑法还要再练十年！”

薛嵩大怒，转过身来，一招“流星奔月”刺段珪璋的小腹，段珪璋比他更快，唰唰两剑，剑光在他面前疾闪，薛嵩急忙滚倒地上，横剑护身，只听得又是　　两声，两个过来援救薛嵩的军官，他们的兵器也给段珪璋的宝剑削断了。

幸而有这两个军官给他挡了一挡，薛嵩这才慌不迭地跳起来，想起刚才若不是见机得快，应变得宜，面上双眼，就要给来人刺瞎，不觉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惊魂未定，段珪璋荡开了一个卫士的铁锏，挽了一个剑花，又向他刺来，唰、唰、唰、连环三剑，宛如天风海雨，迫人而来，杀得薛嵩手忙脚乱，他自负是剑术名家，但有生以来，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精妙的剑术，不禁失声叫道：“你、你、你是谁人？”

另一边，令狐达也遇到突如其来的狙击，他只差几步，双钩已差不多就要触到南霁云的脚跟，忽地有一只碗飞来，他踏上一步，正好踏在碗上，哗啦声响，那只碗给他踏个粉碎，他也因为失了重心，险险跌倒，睁眼看时，

这个扔出碗碟，狙击他的人，却是一个乳臭未干、至多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。令狐达怒喝道：“ 你这小子，也找死么？ ”话犹未了，铁摩勒亦已到了他的面前。正是：

初生之犊不畏虎，少年侠士斗强梁。

欲知段珪璋与铁摩勒能否救得南霁云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　奇闻贵妃洗儿钱　喜结英豪磨剑客

令狐达哪里将这个少年人放在眼内，左钩往下一沉，右钩往上一带，左右盘旋，双钩霍霍，大叫一声“ 着！ ”铁摩勒的刃口已给他左手护手钩的月牙勾着，正要将他的单刀夺出手去。铁摩勒机灵之极，脚尖一挑，将地上另一只破碗踢起，破碗虽然不是什么厉害的暗器，但要是给打中了脸孔，轻则破相，重则眼睛亦可能受到伤害。令狐达迫得侧身闪开，那只破碗从他的旁边飞过，打中了另外一个卫士的头颅，“　啷 ”一声，破片飞开，那个卫士固然头颅破裂，另外两个卫士也受了伤。

令狐达勾着铁摩勒单刀的是左手那柄护手钩，他这左手，刚才给南霁云踢中虎口，虽无大碍，气力却使不出来，最多只及平时的一半。铁摩勒趁他闪避之时，身于侧过一边，重心不稳，立即用力将单刀往下一沉，“ ■嚓 ”一声，护手钩上的那两齿月牙反而折了。

令狐达大怒，右手的护手钩跟着进招，铁摩勒叫声：“ 好厉害！ ”单刀一闪，轻灵翔动，竟然用单刀使出了一招“ 八仙剑 ”的招数，令狐达不提防他突然间有此怪招，仍然当作单刀的招数来抵御，待至省觉，已来不及，“ 嗤 ”的一声，刀尖划过，在他的小臂上划开了一道三寸来长的口子。原来这几天铁摩勒和段珪璋在一起，段珪璋将好些精妙的剑法传了给他，还答应将来给他找一柄好剑，叫他改换兵器的。现在他碰到强敌，遂迫不及待地将剑法化到刀法上来，成了一招“ 怪招 ”，出乎意外的将令狐达刺伤了。

令狐达气得七窍生烟，他伤得不重，双钩一立，杀机陡起，要把铁摩勒毙于钩下。可是薛嵩这时已被段珪璋迫得连连后退，令狐达再不去帮他，薛嵩就要先毙在段珪璋的剑下。令狐达只好舍了铁摩勒，与薛嵩并力抵挡段珪璋，段珪璋长剑一展，把令狐达、薛嵩与其他两个大内高手，都笼罩在剑光之内。

田承嗣用“ 虎爪擒拿手 ”一把抓着了南霁云，正自心中大喜，方要用力将他的琵琶骨捏碎，猛觉得南霁云的肩头竟似化成了一块铁板一般，抓不进去，田承嗣大吃一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南霁云陡地大喝一声，身躯一俯，用“ 摔角 ”中的“ 背投 ”绝技，将田承嗣那水牛般的身躯抛了起来，“ 咚 ”的一声巨响，楼板震裂一洞，田承嗣竟从洞中坠到楼下！

这时那两个手舞长刀的军官方始奔到他的跟前，南霁云大喝一声，反手一刀，将第一个军官的手臂斩断，刀背一磕，又把二个军官拍晕，众军官惊呼道：“ 恶贼杀伤人啦！ ”除了令狐达、薛嵩和令狐达两个最要好的大内卫士之外，其他的人哪里还敢上前？

段珪璋叫道：“ 摩勒，不要找人厮杀了，走吧！ ”宝剑挽了一个剑花，向令狐达一指，“ 唰 ”的一声，点中了他的手腕，令狐达的护手钩第二次脱手。南霁云加上一刀，薛嵩的青钢剑也给他震得脱手飞去，南、段两人奔到了临街的窗口。

忽听得铁摩勒大叫一声，只见一个以前未露过面的军官站在梯口，面目漆黑，身材高大，活像一个门神，铁摩勒未知他的厉害，兜头给他一刀，那军官笑道：“ 小娃娃，刀法不错呀！ ”倏地双臂一伸，左手抢过了铁摩勒的刀，右手就把铁摩勒举了起来！段珪璋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忙转过身来，去救铁摩勒，那黑面军官将铁摩勒举了起来，盘空一舞，笑道：“ 你这小子胆量不小啊，饶了你吧！ ”忽地振臂一抛，将铁摩勒从窗口抛下街心！

话声未了，段珪璋的长剑已指到了他的面前，那军官好生了得，不退反进，一招“探囊取物”，五指如钩，向段珪璋的“曲池穴”抓来，要是给他抓着，不论武功多强，这条臂膊登时就要麻木不灵，成为他的俘虏。段珪璋见多识广，一见他的招数，便知是个劲敌，可是这时他己气得红了眼睛，不顾厉害，竟然拼着两败俱伤，剑锋一转，恶狠狠地削他膝盖，厉声喝道：“还我小友的命来！”

那黑面军官还真料不到他有这样拼命的打法，这一抓抓实，虽然能擒得段珪璋，自己亦难免残废，敢情他还不愿真个和段珪璋拼命，当下一闪闪开，笑道：“谁杀了那个小娃娃？你也不先看个明白！”
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铁摩勒的声音在下面叫道：“姑丈，你们还在打架吗？好好地给我揍那个汉子一顿！”

那黑面军官哈哈笑道：“你这娃娃不领我的人情也还罢了，怎么还要骂我！”段珪璋叫道：“好，我领你这个情，咱们各不相扰！”他的第二剑本来就要刺出，这时倏然停住。

令狐达急忙叫道：“这两个人乃是叛贼，尉迟都尉，你千万不可轻易地放过他们！”

原来这个黑面军官名叫尉迟北，是唐初开国功臣尉迟敬德的曾孙，兄弟二人，哥哥尉迟南任禁军统领，他则是扈从皇帝的带刀侍卫，官封龙骑都尉，职位武功均在令狐达之上，是大内三大高手之一。他家传的“空手入白刃”功夫最为厉害，当年秦王（唐太宗未即帝位之前的封号）李世民统兵伐魏（李密），在五虎谷与瓦岗军悍将单雄信相遇，李世民被单雄信追至逃魂涧，几乎被俘，幸赖尉迟敬德救驾，空手夺了单雄信所使的重达三十三斤的铁架，天下闻名。

这尉迟北施展家传绝学，却夺不了段珪璋手中的宝剑，登时起了好胜之心，哈哈笑道：“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这剑法，却是非得再领教几招不可！”双掌一错，一招“斜挂单鞭”，左掌猛切段珪璋的脉门，右手一抓，就要硬抢段珪璋的宝剑。段珪璋这时已知道铁摩勒安全无恙，打法自是不同，无须与他拼命。尉迟北的擒拿手虽然精妙绝伦，但段珪璋焉能给他抓着，但见剑光一闪，段珪璋一个拗步回身，早已绕到尉迟北背后，喝声：“看剑！”唰的一剑，剑尖向着尉迟北肩后的“风府穴”点下，他出声示警，乃是为了钦佩尉迟北也是一条好汉，刚才又释放了铁摩勒，所以有意对他卖个人情。

尉迟北笑道：“你不必手下留情！”掌随声到，段珪璋的剑尖尚未沾及他的衣裳，蓦然间给他反手一掌，就像背后长着眼睛一般，但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段珪璋的袖管已给他撕去一截，要不是段珪璋缩手得快，宝剑也要给他夺去了。

段珪璋喝声：“好掌法！”一剑搠空，剑招立变，身随剑走，剑随身转，霎时间口面八方，都是剑光人影，激战中，但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尉迟北喝道：“好剑法！”原来他急于抢攻，一个疏神，衣襟也给段珪璋一剑穿过。

段珪璋道：“两不输亏，请恕失陪！”砰的一拳打开窗户，立即跳下街心。尉迟北也不阻拦他，一晃身，却拦着南霁云道：“你也得留下两手！”南霁云哪有心情与他纠缠，卖个破绽，容得他的手掌堪堪切到，猛地横肱一夹，反转刀背便拍下去。哪知尉迟北的擒拿手实在厉害，就在给刀背拍着的同时，一个穿掌进招，反扭了南霁云的手腕，南霁云掌握不住，宝刀脱手飞出。尉迟北叫道：“好，你我也是两不输亏！”

南霁云一个沉肩缩肘，忽觉对方的手劲一松，乘势脱出，一个筋斗，便从段珪璋打烂了的那个窗户翻出。尉迟北一手抓去，“■嚓”一声，抓断了一根窗格，却没有抓着他的脚跟。

这是尉迟北有意放走他的。若论真实功夫，他和南霁云实是各有擅长，难分高下。要知他刚才虽然抓着了南霁云的手腕，但要是南齐云那一刀不反转刀背拍下的话，尉迟北的一条手臂先要给他削断，南霁云既然对他手下留情，他本着英雄重英雄，好汉惜好汉之义，自是不能留难对方了。

令狐达赶了到来，连呼可惜，还想去追，尉迟北沉声说道：“要捉拿这两个人除非把宇文统领和秦都尉一并找来，否则咱们追上去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你还是坐下来和我说说吧，你说这两个人乃是叛贼，可有真凭实据么？说给我听，我好去禀告皇上，然后才好调动宇文统领和秦都尉齐来帮你的忙。”

宇文统领复姓宇文，单名一个“通”字，秦都尉则是唐朝开国功臣秦琼的曾孙，名叫秦襄，这两人与尉迟北齐名，并称大内三大高手。令狐达已见识了段珪璋和南霁云的手段，情知尉迟北所说的并非虚假，若然不是调齐三大高手，确实毫无取胜把握。只得依言坐下，细说详情。

尉迟北听了哈哈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也并没有拿着他们谋叛的真凭实据。郭子仪是防守边疆的得力将军，李学士又是皇上宠信的人，咱们犯不着为了巴结杨国忠就和他们作对。要是扳他们不到，岂非未见其利，先见其害。那姓南的虽有不满朝廷的语言，但并非严重，只凭他的一两句话，便想坐实他的谋反之罪，也难以说得过去。何况那姓南的是江湖上的著名游侠，交游广阔，得罪了他，他日咱们出差在外，只怕亦有不便。依小弟之见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令狐兄还是罢手算了吧！”

尉迟北的职位在令狐达之上，这次又是他出手相助，令狐达才得以安然无事的。何况若要调动三大高手，亦非他的能力所能办到。令狐达想到本身的利害关系，只好罢手。

南霁云跃下街心，拾起宝刀，连忙和段、铁二人逃走。他穿的是军装，背后既没人追来，在街上巡逻的官兵根本不知道在酒楼发生之事，无人拦阻他们，不消片刻，他们已逃到僻静的路上。

三人放慢了脚步，段珪璋笑道：“南兄弟，一别十多年，我几乎不认得你了，要不是李学士叫出你的名字，我还不敢相认呢。”南霁云道：“段大哥，你的相貌倒没有什么改变。嫂夫人没有同来么？这位小兄弟是谁家公子？”铁摩勒笑道：“你不认得我，我却认得你。你不是有个绰号叫做磨剑客么？今天却为什么不用宝剑而改用宝刀？嗯，你那招前刀后腿使得真好，我就不成，练了许多次，还未曾学会。”段珪璋笑道：“这孩子见不得别人的本领，一见了就想学。南兄弟，你记不起他么？他就是铁崑仑铁寨主的儿子，小名唤作摩勒的那个顽童。”南霁云道：“怪不得这么了得！那年我随师父拜见窦寨主的时候，他还流着两筒鼻涕呢，现在已长得这么高了。”段珪璋笑道：“十年人事几番新，那时你也不过像摩勒现在这般年纪，现在则已经是闻名天下的侠客了。令师可好么？”南霁云道：“他还是老样子，东飘西荡，替人磨镜。不过，现在是我的师弟雷万春跟随他，所以我那把剑也送给了师弟。这把刀却是睢阳太守张巡送给我的。”铁摩勒插口道：“这几年，我也在找他老人家，可惜总是无缘相遇。”段珪璋笑道：“你找他老人家做什么？想跟他学磨镜的本领么？”铁摩勒眼圈一红，道：“先父遗命叫

我找他老人家的。”

原来古代的镜子是用铜做的，用久了便要磨它一次，恢复光泽，所以有一种职业是专门替人磨镜的。南霁云的师父是个江湖侠隐，以磨镜作为职业，一来掩蔽自己的真正身份，二来也好藉此云游四方，结交豪杰。别人不知道他的名字，都称呼他做“磨镜老人”。南霁云跟他走江湖的时候，兼替人磨剑，因此江湖上的朋友也送他一个绰号，叫做“磨剑客”。十二年前，他们两师徒曾应窦家五虎之邀，到过他们山寨作客，曾经见过段珪璋夫妇。铁崑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，一个是窦家五虎之首的窦令侃，另一个就是“磨镜老人”。铁崑仑曾想托孤给磨镜老人，只因磨镜老人行踪无定，不易寻觅，因此才让儿子拜窦令侃作义父。

南霁云道：“我们也曾听得铁寨主去世的消息，只因铁老死后，他的山寨已给官军挑了，窦家五虎的山寨也屡屡迁移，我们无法问讯。师父他老人家也很是挂念世兄呢。幸好在这里相逢。铁兄弟你要找他老人家也不困难，我明天要到睢阳去，约好了师父在那里会面。你可以随我一道去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这，这，……”他本来想说的是：“这敢情好！”但话到口边，却变成了“这好是好，但，我、我明天还不能跟你走。”

南霁云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，观言察色，心中想道：“铁崑仑之死，听说是给仇家害死的，刚才铁摩勒提到他父亲的时候，眼泪几欲夺眶而出，足见这是真的。他父亲遗命要他找寻我的师父，想来不仅仅是为了托孤，定然也有托老友报仇之意。但何以现在我要带他去见师父，他却推说不能同行？难道他另有别的事情比父仇更重？”

南霁云想了一想，便遥向段珪璋问道：“段大哥，你们到长安来，可是有什么事情么？”段珪璋望了铁摩勒一眼，道：“也没有什么重要之事，不过是想探望一位朋友！”南霁云插口问道：“是哪一位？”段珪璋续道：“不是武林中的朋友，说出来你未必知道。嗯，你住在什么地方？可以在长安多留两天么？也许明天中午，摩勒便可以到来看你。”

南霁云疑心大起，暗自想道：“我与段大哥虽非深交，但一向知道他是个爽快的人，今天他在酒楼上拔剑相助，更足见肝胆相照。却为何他现在的说话吞吞吐吐？难道还把我当作外人不成？更奇怪的是，他只说摩勒会来找我，好像并不打算与摩勒同来，而且他只问我的地址，却不肯把他自己的住址告诉我，这又是什么缘故？他侠名素著，不应该是这样寡情的人！”

他哪里知道，段珪璋在这说话之前的片刻，心中已转了好几次念头，他是准备豁了性命，今晚到安禄山府邸去救史逸如的。他明知有南霁云这样的高手相助，比自己独自去闯龙潭虎穴，有把握得多。可是转念一想，安禄山府中高手如云，要是万一连累南霁云也陪自己丧了性命，于心何忍？何况南霁云现在正助郭子仪守边，累他丧命，岂非折了郭子仪的一条臂膊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正因为他刚才在酒楼上拔剑相助，要是今晚便请南霁云也助他一臂之力，那就等于施恩望报了。他是个以侠义自持的人，在别人也许认为那是理所当然，在他则认为“施恩望报”乃是有损侠士的风骨，故此他终于不肯吐露实情让南霁云知道。铁摩勒是个机伶的孩子，猜到了段珪璋的意思，虽然他心里想说也不敢说了。

南霁云心里疑云大起，但他是段珪璋的晚辈，以前又只见过一次面，也不便多问。当下，场面便有点尴尬。

段珪璋转过后题，问南霁云道：“现在是张巡在做睢阳太守么？听说他

以前曾带过折冲府兵，与羌人打过好几次漂亮的仗，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。”南霁云道：“我这次准备先到睢阳打一转，然后才回九原郡，为的就是要和这位张太守见面，办一件事情。现在边疆动荡，安禄山掌握重兵，所用的大半都是胡人，日夕筹划的是并吞各处节度使的土地，扩充自己的势力。这样闹下去，将来必至酿成大祸。郭令公知道我与张太守是老朋友，因此托我到睢阳与他联络，万一祸患起时，彼此也好共计进退，缓急相助。恰好我的师父下个月也要到睢阳来，我们就约定在张太守那儿会面了。”

三人边走边说，这时已绕过了紫禁城，来到骊山脚下。骊山上建有离宫，从半山的“迎銮坡”起，就划为禁区，有卫士把守，迎銮坡下面有一座宏丽的府邸，金碧辉煌，看起来就好像是离宫的一部分似的。南霁云指着那座府邸愤然说道：“安禄山这厮倒会享福，他每年最多不过在长安住一两个月，所建的府邸就像皇宫一般，可怜防守边疆的将士食不饱穿不暖，住的是仅能遮蔽风雨的帐幕。”

段珪璋道：“啊，原来这就是安禄山的府邸。”心中想道：“刚才在酒楼上大闹一场，我正担心，今晚若然再到那间酒楼去等候安禄山的车驾出来，定然给人认得。现在已经知道了他的府邸所在，那就不必再到酒楼去了。只是他的府邸靠近离宫，闯进去救人，只怕要比意料中的困难更甚！”南霁云见他眉头深锁，只道他也是因为看了安禄山的豪华府邸而引起愤慨，做梦也想不到他今晚就要孤身去探虎穴龙潭。

月影渐向西斜，南霁云道：“今日与兄一会，大快平生，可惜未得畅谈。等下我还要到贺少监府中访青莲学士，吾兄若是明日有空的话，请和摩勒到我的寓所一叙。”段珪璋道：“那令狐达有心陷害吾兄，今晚你前往贺家，要分外小心才好。”南霁云笑道：“在贺少监的府中，李学士又在那儿，谅他们也不敢太过猖狂。小弟见机而行好了。“段珪璋道：“明日我已与另一位朋友有约，恐怕不能再与吾兄相聚了。明日也许还有事情要麻烦吾兄，到时我再请摩勒转达吧。”南霁云见他始终不肯明言，不知他到底有什么事情，心里好生纳罕。

当下两人就在骊山脚下分手，段珪璋与铁摩勒匆匆赶回寄居的僧舍，立即关上房门。

段珪璋道：“摩勒，你我相处只有两个时辰了，我传授你的剑诀，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赶快问我。”他在死别生离的时刻，还念念不忘于传授铁摩勒的武功，铁摩勒的性情本来极是刚强，有生以来，只在他父亲死的时候哭过一次，这时却情不自禁地滴下泪来，忽地伏倒地上，向段珪璋“咚咚咚”地叩了三个响头，硬咽说道：“姑丈，准许我叫你做师傅吧，师傅，师傅！”

段珪璋将他扶了起来，微笑说道：“得徒如你，尚有何憾，只可惜我不能把全身本领，一古脑儿都传给你。你将来的成就，必然远胜于我，这师徒的名份，还是不要定实的好。”意思即是要铁摩勒将来另投明师，更求深造。

铁摩勒道：“师傅，你不答应，我就跟定了你，缠到你答应为止。”段珪璋笑道：“真拿你这孩子没法，好吧，咱们就暂结师徒之缘，待到缘份尽了，你就应当另求明师，你若果不答应，我就不认你做徒弟。”

听了这话，铁摩勒更是伤心，泪下如雨，段珪璋将他拉到跟前，替他抹干了眼泪，笑道：“傻孩子，哭什么？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！不明白的地方，赶快问吧！”

段珪璋所传授的剑诀甚为深奥，铁摩勒确是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，但此时此地，他哪还有心思思索，问得出来？

段珪璋道：“ 好，我这个做师父的要考一考你，你背一遍给我听！” 铁摩勒忍住了眼泪，将段珪璋所传的剑诀，从头到尾地背出来，这剑诀本来是他早已念熟了的，但这时他心情紊乱，竟然背错了好几句，段珪璋给他一一校正，又讲解了一遍，说道：“ 你能记住便好，将来遇到明师，可以向他请教。”

这时已是二更时分，段珪璋换上了夜行衣，说道：“ 明天天亮的时候，我若然还不回来，你就要立刻离开这儿，到南大侠那里去。你们先到睢阳，待见过了磨镜老人之后，你代我请求磨镜老人助你义父一臂之力，这是我答应了你的三叔的，我自己恐怕不能再助他了。磨镜老人和你的义父交情不错，想来他会答应。”铁摩勒本来极想跟段珪璋同去，但他知道段珪璋定然不允，说也无用，只好连声应诺，依从他的吩咐，但心中却早已另有主意。

段珪璋换上了夜行衣，来到骊山脚下，已是将近三更时分。这晚没有月亮，在黯淡的星光之下，段珪璋观察形势，只见两旁乃是峭壁巉岩，只有一道斜坡，辟成小径，可以通向安禄山的府邸，有两个卫士把守隘口。府邸的后面，便是皇帝离宫的禁区，守卫森严，那更是不消说了。

段珪璋心里想道：“ 我若是硬闯过去，纵使能杀了这两个鹰爪孙，也势必要惊动山上的护卫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

忽听得呼呼风响，原来有一头大鸟，从树林中飞起，段珪璋心生一计，拾起一颗石子，双指一弹，落在那两个卫士的背后，那两个卫士吃了一惊。急忙回头察看，段珪璋趁此时机，倏的便从他们旁边掠过。他轻功卓绝，施展的是“ 登萍渡水 ” 的功夫，无声无息，待到那两个卫士发觉背后无人，再回过头时，他已离开他们七八丈远，躲进了乱草丛中了。只听得那个卫士和他的同伴商议道：“ 这声音有点跷蹊，似乎是夜行人的投石问路，我守着前面，你再到后面搜查一下，莫要给人混上山来。 ” 这两个卫士武功平平，但却是江湖上的行家，段珪璋心里叫声：“ 苦也！ ” 伏在草堆里不敢露出身形。

幸在那个负责搜查的卫士并非向着他所藏匿的方向，段珪璋趁他背向自己的时候，正想飞身掠出，忽听得“ 啪 ” 的一声，一颗石子落在他的身边，陡然间只见一条黑影，疾如飞矢，已到了他的身前。段珪璋猛地窜起，一掌拍出，那人一闪闪开，低声说道：“是段大侠么？赶快回去，否则性命难逃！” 段珪璋哪里肯听，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之间，他已窜到了一棵大树后面。那卫士喝道：“是谁？啊，原来是聂将军，我还当是有夜行人在投石问路呢！” 那“ 聂将军 ” 笑道：“ 今晚有钦使到来，我特地来巡查一下。试一试你们是否小心。你瞧，那就是你们所怀疑的夜行人了！” 把手一抬，一枝甩手箭飞了出去，一只刚飞出林子的大鸟哀鸣一声，跌在地上。那“ 聂将军 ” 笑道：“ 这是一只晚间出来觅食的猫头鹰，大约是它抓裂了树上的鸟巢，碎泥落下，给你们当作是投石问路了。不过，后来那一声，却的确是我发的石子，试试你们的。你们很够机伶，忠于职守，不错，不错！”

那两个卫士眉开眼笑，齐声说道：“还望聂将军在薛指挥面前美言两句。”

听他们的话语，这两个卫上乃是归薛嵩管辖，而这个“ 聂将军 ” 的职位则似乎是在薛嵩之下而在他们之上，而且必定是薛嵩的亲信。段珪璋疑心大起，看来这个“ 聂将军 ” 竟是有意为他遮掩，刚才劝他快快逃走的那几句话也似乎是出于善意。安禄山麾下的将军，薛嵩的亲信，既然明知他是主帅的

仇人段珪璋，却反而暗中保护了他，这当真是不可思议的事。

这时，那两个卫士和“聂将军”已到了前面隘口巡视，段珪璋心道：“即算是阎王殿上，我段珪璋今晚也要闯他一闯。”不顾那个“聂将军”的劝告，立即离开险地，直奔安禄山的府邸。

府邸前面，当然也有守卫，段珪璋施展绝顶轻功，蛇行兔伏，借物障形，绕到后门，后门的卫士只有两名，大约因为后门对过便是迎銮坡，山坡上五步一守卫，十步一“卡子”（了望哨），不怕有敌人从山上下来，所以后门的守卫便远不及前门的防范森严。

段珪璋躲在一块岩石后面，只听得那两个卫士正在谈论安禄山今日入宫会见杨贵妃的妙事。瘦的那个笑道：“我不相信，真有这样的事吗？听你那么说，皇帝老儿岂非成了睁眼的乌龟了？”胖的那个道：“你不相信？你可知道钦使还在里面坐着呢！他就是替皇帝和贵妃娘娘送‘洗儿钱’来的，咱们的节度使大人今天不但大饱眼福，还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呢！”

他的同伴听得津津有味，笑道：“老魏，贵妃娘娘当真是亲手给咱们的大帅洗身么？这事情的经过如何？你原原本本他讲一遍好不好？”

胖的那个道：“咱们的节度使大人入宫的时候，贵妃娘娘方在后宫坐兰汤洗浴，听说是他来了，披了一袭轻罗，未曾梳妆便出来了……”瘦的那个插口道：“那不冷坏了她吗？”胖的那个笑道：“你真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，后宫的四面夹壁内燃炭火，殿内四角的兽鼎烧着龙涎香，外边尽管大雪纷飞，宫中仍是温暖如春的。”那瘦的啧啧赞叹道：“不知几时才轮到我跟随大帅入宫，若有机会能够开开眼界，这一生也不算白过了。老魏，贵妃娘娘只披一袭轻罗出来，皇上不会怪责她失体吗？”

那姓魏的卫士哈哈笑道：“皇上对贵妃娘娘宠爱之极。哪会怪责她？何况在满朝文武之中，皇上最相信的人，就是咱们的安节度使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：他最相信的人和他所最宠爱的人会有私情！”那瘦的道：“我真不明白，咱们的大帅有什么本领，既巴结上贵妃娘娘，又能使皇上深信不疑。”那姓魏的笑道：“你是新来的，称哪里知道：咱们的大帅表面看来是个粗鲁的武人，其实他也是颇工心计的。有一天，他陪皇上在昭庆宫闲话，他是个大胖子，皇上便指着他的大肚皮和他戏谑，说道：‘此儿腹大如抱瓮，不知中藏何物？’咱们的大帅好不机伶，立即便拱手对道：‘此中并无他物，唯有赤心耳；臣愿尽此赤心，以事陛下。’皇上听了，欢喜之极，夸赞他是个大大的忠臣，堪为心腹之托！”

那瘦的笑道：“咱们这一扯又扯远了，你还是回转话头，说说贵妃娘娘吧！”

那姓魏的卫士道：“好，你听着，妙事来了。”咳了一声，学当时说书人的神气往下说道：“话说杨贵妃新浴之后，身披轻罗，酥胸略袒，宝袖宽退，双乳微露，皇上见了，连道：‘妙哉！’还吟了一句诗道：‘软温好似鸡头肉’，咱们的大帅好不凑趣，居然也接上一句道：‘滑腻还如塞上酥！”瘦的那个卫士笑得泪水都流了出来，捧腹笑道：“倒瞧不出，咱们的大帅居然也会胡诌一句歪诗。”

那姓魏的卫士道：“皇上当时也像你这样的捧腹大笑，指着咱们的大帅道：‘堪笑胡儿亦识酥！’哈哈，咱们的大帅怎会知道贵妃娘娘‘滑腻还如塞上酥’？皇上可是一点也没有想到。”

两人笑了一会，那姓魏的卫士续道：“贵妃娘娘一出来，咱们的大帅便

向她叩头道：‘臣儿愿母妃千岁。’皇上笑道：‘禄山，你的礼数差了，欲拜母先须拜父。’咱们的大帅叩头奏道：‘臣本胡人，胡俗先母后父。’皇上大为欢喜，说他戆直可爱。后来咱们的大帅谈起，说前三天是他的生日，贵妃娘娘便道：‘人家养了孩儿，三朝例当洗儿，你认我做母亲，我还没有给你举行这个仪式。今日恰是你生日的三朝，我当从洗儿之例。’于是乘着酒兴，叫内监和宫女们七手八脚的，硬把大帅脱去衣服，用锦绸浑身包裹，当作襁褓，登时结起彩舆，叫内监抬起大帅，宫女簇拥着绕宫游行。所到之处，喧笑声不已，皇上和贵妃也同乘小车，随在后面观看，共为笑乐呢。”

段珪璋在旁偷听，不住摇头，心道：“当真是荒唐透顶！”只听得那胖的卫士笑道：“老张，你说这荒唐不荒唐？可是还有更荒唐的呢，皇上给咱们的大帅锦上添花，让他兼河东节度使，而且等不到明天，今晚便派钦使大人送了许多珍宝，当作给咱们大帅的‘洗儿钱’！现在那位钦使大人还在陪着咱们的大帅喝贺喜酒呢。”

那瘦的卫士道：“怪不得今晚加多了守卫，他们饮酒作乐，咱们却在这里喝西北风。要到五更才能换班。”胖的那个卫士道：“你埋怨什么？这正是求不到的好差事，大帅加官进爵，又捞了一笔横财，明天一定有赏赐，咱们今晚作守卫的，也许还可以得个双份呢！”

段珪璋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我正愁无法救史大哥，现在安禄山正在陪钦使喝酒，这两个人，我只要擒获一个，就可以威胁安禄山将史大哥释放出来。”

要知段珪璋之所以迟迟不敢动手，怕的就是打草惊蛇，现在听说这两个卫士要到五更才换班，他登时有了一个主意。

那两个卫士正在说得高兴，忽地胸口一麻。想叫喊也叫不出来，两个人便同时倒地。原来是段珪璋用铁莲子打中了他们胸口的“璇玑穴”。

段珪璋走到了那两个卫士的旁边，一掌拍下，“蓬”的一声，将一块石头击得四分五裂，沉声说道：“要命的听我的话！”随即给他们解开穴道，那两个卫士吓得魂飞魄散，颤声说道：“愿、愿听你老吩咐。”

段珪璋对瘦的那个道：“借你这身衣服一换。”那卫士怎敢不依，连忙将号衣脱下来，他的身材和段珪璋差不多，只是稍微窄一些，穿上身也还可以相就。段珪璋随即点了他的哑穴，将他抛入乱草丛中。

胖的那个卫士惊得呆了，段珪璋道：“安禄山和那个钦使在什么地方？你带我去。”那卫士直打哆嗦，说不出话。段珪璋道：“你只知道怕安禄山就不怕我么？若敢不依，那块石头就是你的榜样，我不信你硬得过那块石头。”那个胖卫士连忙说道：“愿依，愿依。”段珪璋与他并肩同行，掌心贴着他腰部的“愈气穴”，吩咐他道：“若是有人查问，你就说是临时换班。”那卫士道：“要是有人瞧出破绽呢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要是有人近前查问，自有我来应付，用不着你担心。”那卫士暗暗叫苦，但他的“愈气穴”被段珪璋按住，只要掌力一发，也便性命难保，因此虽然暗暗叫苦，却是不敢不依。

他们从后门走入花园，段珪璋把皮帽子压低，遮过了半边面孔。这座花园，依着山势修建，占地颇广，亭台楼阁，参差错落，园中虽然有卫士巡逻，却不能遍布各处，那个卫士自己也怕给人发现，所以专拣僻静的地方走。途中也有几个卫士瞧见他们，但在黑夜之中看不清面貌，这些卫士见他们穿着与自己同样服饰，只当是自己人，连查问也没有人查问。

那卫士带段珪璋穿过一座假山，看见一所房子，内里灯火通明，那卫士

道：“ 安节度使和那位钦使大人便是在这座房子里喝酒，你老人家不必我再陪你了吧？ ”

段珪璋正要说话，忽见一条黑影向他们走来，远远就扬声喝道：“ 是魏老三吗？ ” 那卫士道：“ 不错，是我，临时换班的。 ” 那人越走越近，段珪璋一手扣着两颗铁莲子，只要那人一到跟前，便要用铁莲子打穿他的脑袋。

眨眼之间，那人已到了他们面前不及一丈之地，段珪璋的铁莲子正要发出，忽然觉得这人的声音好熟，只听得这人冷冷说道：“ 安大帅在那里陪钦使大人喝酒，不许闲人走近，你既然换班，就该早去歇息，还在这园子里逛做甚么？惊动了钦使大人，提防你的脑袋。 ” 那卫士连忙应道：“是！是！” 那人说了几句话，不再理他，从另外一条小径走了。

段珪璋这时已看得清楚，这人正是刚才给他遮瞒的那位“ 聂将军 ”，细细咀嚼他这几句话，分明是给自己的警告，劝自己赶快逃走，不可鲁莽行事，看来乃是一番好意。段珪璋满腹狐疑，问那卫士道：“ 这人是谁？ ” 那卫士道：“ 是大帅的亲军副将聂锋将军。 ” 段珪璋想起了范阳琢州老剑客聂鹏有个儿子，好像便叫做聂锋。心中想道：“ 原来是他。只是我从未会过他，他怎的却三番两次暗中相护？还有一点可疑之处，他虽然算不得是侠客，但在武林中的声名也不坏，却怎的做了安禄山的亲军副将？ ”

那卫士抹了一额冷汗，说道：“ 幸亏是遇见了聂将军，他对人甚好，不会生事。要是遇见了亲军的正统领薛将军那就不得了。嗯，你老人家高抬贵手，让我回去歇息吧。 ” 正是：

且看侠义英雄客，虎穴龙潭走一遭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　龙泉要断奸人首　虎贲群惊剑气寒

段珪璋道：“ 好，你就在这里歇息吧。 ” 骈指一戳，点了那卫士的麻穴和哑穴，叫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，将他就安置在那假山洞里，笑道 :“ 魏老三，对不住，委屈你了，你忍着点儿，过了两个时辰，穴道自解。 ”

那座房子前面有一棵松树，枝叶茂密，段珪璋处置了那姓魏的卫士，便即飞身上树，从树顶俯瞰下来，先窥察屋内情景。

只见安禄山和一个身材魁梧的官儿坐在当中的胡床上，两旁有四个军官，薛嵩也在其内。段珪璋心道：“ 这个官儿想必就是什么钦使大人了，看来倒不像是个太监。 ” 宫廷惯例，赏赐给大臣的东西多是叫太监送去的，所以段珪璋见这个 “ 钦使 ” 不是太监，稍稍有点诧异，但也并不特别疑心。

只听得那钦使笑道：“ 安大人，你今天来的正是时候，贵妃娘娘本来正在生气的，幸亏你来了给她解闷。 ” 安禄山问道 :“ 贵妃娘娘为什么生气？ ” 那钦使道：“ 还不是为了那李学士的几首诗。 ” 安禄山奇道：“ 李白怎的招恼了贵妃娘娘？ ”

段珪璋听他们提起李白，格外留神，只听得那钦使道 :“ 在你入宫之前，皇上和娘娘在沉香亭赏牡丹，皇上一时高兴，宣召李学士来作诗。他正在酒楼喝得醉醺醺的，李龟年他们好不容易才将他拉来。 ” 安禄山道：“ 贵妃娘娘可是恼他无礼？ ” 那钦使道：“ 不是。李白的这种狂态他们是见惯了的，皇上还亲自用衣袖给他拭去涎沫呢。后来又叫贵妃娘娘亲自调羹，给他喝了醒酒汤。 ” 安禄山摇摇头道：“ 这等无礼狂生，皇上和娘娘也真是太纵容他了。 ” 那钦使道 :“ 后来李学士醒了，皇上就叫他做诗，这位李学士也真行，立即便赋了三章清平调，安大人，这三首诗可真有意思，我念给你听。 ” 安禄山笑道：“ 我是个粗人，可不懂得什么劳什子的诗。 ” 那钦使道：“ 这三首诗是称赞贵妃娘娘的，很容易懂。可是惹得娘娘生气的，也正就是这三首诗。 ” 安禄山道：“ 这倒奇怪了，既是称赞她的怎又惹得她生气呢？这我可要听一听了。 ”

那钦使念道：“ 李学士所赋的清平调第一章是：‘ 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 ’ 皇上大为高兴，便命李龟年与梨园子弟，立将此诗谱出新声，着李謩吹羌笛，花奴击羯鼓，贺怀智击方响（一种乐器名），郑观音拨琵琶，张野狐吹觱栗，黄幡绰按拍板，一齐儿和唱起来，果然好听得很。 ” 安禄山龇牙裂嘴地笑道：“ 我听你念，也觉得果然好听得很！ ”

那钦使笑道 :“ 可见安大人也是个知音的人。 ” 安禄山本来是人云亦云，得他一赞，大为高兴，问道 :“ 第二章第三章又是说些什么？ ” 那钦使续道：“ 皇上听了第一章，对李白道：‘ 卿的新诗妙极，可惜正听得好时，却早完了。学士大才，可为我再赋两章。 ’ 那李白乘机便要皇上赐他美酒，皇上故意逗他道：‘ 你刚刚醉醒，如何又要喝酒？朕并非吝惜，只是怕你酒醉之后，如何作诗？这酒还是等你做了诗之后再喝吧。 ’ 李白一急，便大言炎炎地道：‘ 臣诗有云 : 酒渴思吞海，诗狂欲上天。吃酒醉后诗兴越高越豪。 ’ 皇上大笑道：‘ 怪不得人家称你酒中仙。 ’ 便命内侍将西凉州进贡来的葡萄美酒，赐给他一金斗，又命以御用的端溪砚，教贵妃娘娘亲手捧着，求学士大笔。 ” 安禄山 “ 哼 ” 了一声道：“ 简直把他捧上天了。 ” 那钦使笑道：“ 他本来就自夸‘ 诗狂欲上天 ’ 嘛！ ” 顿了一顿，续道：“ 李白将一金斗的葡萄美酒喝

得点滴不留，果然诗兴大发，又立即赋了两章《清平调》，第二章道：‘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，借问汉宫谁得似？可怜飞燕倚新妆。’第三章道：‘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常得君皇带笑看。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栏杆。’皇上看了，越发高兴，赞道：‘此诗将花客人面，齐都写尽，妙不可言！’便叫乐工同声而歌，他自吹玉笛，又叫贵妃娘娘亲弹琵琶伴和。闹了半天，然后仍叫李龟年用御马送李白归翰林院。”

安禄山一窍不通，问道：“连皇上也称赞是好诗，那贵妃娘娘还恼什么呢？”那钦使笑道：“贵妃娘娘起初也很高兴，她退入后院，还一直吟着李白给她写的这三章《清平调》。那时高力士正在她的旁边，四顾无人，便对娘娘奏道：‘老奴初意娘娘听了李白此诗，必定怨之刻骨，如今娘娘反而高兴，这可大出老奴意外！’娘娘便问他道：‘有何可怨之处？’高力士道：‘他说：可怜飞燕倚新妆。是把娘娘比作赵飞燕呢！’贵妃娘娘听了，勃然变色，果然将李白恨之入骨。”安禄山诧道：“这赵飞燕是个什么人？”那钦使道：“赵飞燕是汉朝汉成帝的皇后。”安禄山道：“将皇后比她，也不算辱没她了。”那钦使道：“安大人有所不知，赵飞燕是个出名的美人，体态轻盈，常恐被风吹去。皇上有一次曾对贵妃娘娘戏语道：‘若你则任其吹多少。’梅妃和她争宠的时候，也曾诋她是‘肥婢’。贵妃娘娘焉得不怒？”安禄山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依我看来，女人还是胖一点的更好看！”

那钦使微微一笑，笑得颇有几分诡秘，安禄山道：“怎么，我说得不对么？”那钦使小声说了几句，安禄山勃然变色，拍案骂道：“这李白当真可恶，怪不得娘娘恼他！”

原来赵飞燕曾私通宫奴燕赤凤，是汉朝出名的淫后，高力士向杨贵妃进谗，就是说李白的诗将杨贵妃比赵飞燕，实乃“暗中讥刺娘娘的私德”，杨贵妃私通安禄山，高力士这样一说，正触着她的忌讳，因此将李白恨之入骨。

那钦使笑道：“安大人无须动怒，李白触怒了贵妃娘娘，他还能在朝廷站得住么，他虽然得皇上宠爱，但总不能胜过贵妃娘娘啊！高力士也真厉害，这一下什么仇都报了。”

安禄山问道：“高力士与李白有仇？”那钦使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吗？去年渤海国派使臣来呈递国书，书上番文，满朝无人能识，后来由贺知章保荐了李白，他非但能识番文，而且就用那番邦文字，写了一封回书，谴责渤海可汗的无礼，这才保全了大唐的体面。李白当时也是喝得醉醺醺的，在醉草这‘吓蛮书’的时候，要杨国忠给他磨墨，高力士给他脱靴。高力士早已想找他的过失了。”

安禄山道：“好，明天我也要送一份礼给高公公。”忽地话题一转，问薛嵩道：“听说你们今天在酒楼大闹，帮姓南的那个人是什么相貌？”

薛嵩口讲指划的描述了一番，安禄山沉吟不语，那钦使却仔细地问薛嵩，与他对敌的那人用的是什么剑法，段珪璋在外面偷听，听他问得居然甚是在行，暗暗诧异。

安禄山沉吟半晌，蓦地拍案说道：“我不信他有这样大胆！”话犹未了，忽听得嗤嗤两声极为强劲的暗器破空之声，一条人影箭也似的射入屋中，守卫哗然惊呼。

段珪璋用暗器打穴的功夫，射出了两颗铁莲子，一取安禄山胸口的“璇玑穴”，一取那钦使耳后的“窍阴穴”，准备将他们打倒之后，立即抢出去擒获一人，作为人质。他的暗器打穴功夫百发百中，满以为即算安禄山能够

避过，那“ 钦使大人 ”决计躲避不了。

哪知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，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那个钦使竟是个身怀绝技的一流高手！

那两颗铁莲子虽然不过黄豆般大小，但经段珪璋以金刚指力弹出，劲道却是非同小可，隐隐挟着风雷之声。不料那位“ 钦使 ”大叫了一个“ 好 ”字，信手抄起一双象牙筷子，只一挟就把一颗铁莲子挟住，就像挟肉丸子一般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第二颗铁莲子又电射而至，那钦使将筷子一甩，两颗铁莲子碰个正着，同时落地，但紧接着便是“ 噼啪 ”一声，他那双象牙筷子也当中折断，裂为四段。原来他虽然挟着了铁莲子，那双象牙筷子却经受不起这股劲力！

那钦使“ 噫 ”了一声，随即哈哈笑道：“ 幽州剑客果然名不虚传，今晚我可以大开眼界了！ ”

原来这位钦使正是大内三大高手之一的宇文通，他的职位与另外两位高手秦襄、尉迟北一样，都是官封“ 龙骑都尉 ”。但因为秦襄、尉迟北乃是开国功臣之后，虽然皇帝对待他们三人不分厚薄，他却自惭门第不如，声望不及，总是感到皇帝对那两个人亲近一些。因此，他们三人虽然并驾齐驱，但行事却甚不相同，秦襄、尉迟北不屑巴结权贵，而宇文通则在宫中奉承杨贵妃，在宫外又与安禄山结纳，双管齐下，以求巩固职位。今晚替皇帝与杨贵妃送“ 洗儿钱 ”给安禄山这个差事，便是杨贵妃替他讨的。他虽然从未见过段珪璋，但他却早已探听得段珪璋与安禄山有仇，一接了这两颗铁莲子，又见了段珪璋所使出的剑术，当然可以立刻断定这人便是幽州剑客段珪璋了。

这时薛嵩和另外三个卫士已堵住了段珪璋，就在这屋子里厮杀起来。宇文通是钦使身份，一时不便出手。

安禄山突然遇袭，随即又看出了是段珪璋，这一惊自是非同小可，但到了宇文通将那两颗铁莲子接下之后，他便安定下来，心中想道：“ 饶你段珪璋本领再高，单身一人，总敌不过我麾下诸将，何况还有宇文都尉在此！ ”他既然有恃无恐，便站了起来，哈哈笑道：“ 我道是谁，原来是老朋友来了！有话好说，何必一见面就动刀动枪？难道你就一点也不念旧时情份，居然妄想取我的性命么？ ”

段珪璋唰唰两剑，将薛嵩迫退几步，又荡开了另一个军官的护手钩，朗声答道：“ 安禄山，你小人得志，眦睚必报，还何必惺惺作态？哼，你要害我也还罢了，为何将我的朋友一同陷害？ ”

安禄山笑道：“ 那是一个误会，但错了也有错的好处，要不是错捉了你的朋友，焉有请得你的大驾到来？而且我也不想难为他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就劝他一同在我这里做事吧。 ”段珪璋道：“ 哼，给你作事？ ”安禄山大笑道：“ 我身兼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节度使，你给我当差，难道还会辱没你么？ ”段珪璋以更响亮的声音笑道：“ 在我的眼中，你以前是个无赖流氓，现在也是个无赖流氓，不过比以前作的恶事更多更多，以前只不过是欺侮善良，现在则简直是祸国殃民了。哈哈，你以为你做了什么节度使，我就看得起你了吗？ ”

安禄山本来要像猫儿捕捉老鼠一般，料想段珪璋已逃不出他的手掌心，先把他嘲弄一番，发泄心头的恶气，哪知反而给他毫不留情的痛骂一场，并且揭穿了他的底细不过是个无赖流氓。这一气真气得七窍生烟，登时放下了脸，厉声喝道：“ 不识抬举的东西，你们给我将他毙了！ ”

段珪璋大笑道：“我既然敢到你这里来，本来就不打算活的出去。可是，你们要把我杀掉，只怕也没有那么容易！”他口中滔滔不绝地说话，手底却是毫不含糊，笑声未绝，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一个卫士的胸口已中了一剑，血如泉涌，急忙退出战团。

安禄山骂道：“脓包，脓包！快去多唤几个得力的人来！”薛嵩是段珪璋手下败将，心里本来害怕，但听得安禄山一骂，却不由得他不鼓勇向前。段珪璋喝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宝剑横空一划，一招“龙门鼓浪”，矫若游龙，剑光四射，当真有若波翻浪涌，威不可当，薛嵩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后退，却哪里闪避得开，陡然间只觉得肩上一片沁凉，早给段珪璋的宝剑划开了一道长长的裂口。

幸而那个手持双钩的武士亦非庸手，双钩一锁，把段珪璋的攻势解开，要不然薛嵩的琵琶骨也要给宝剑割断。薛嵩这时哪里还敢恋战，拼着受主帅责骂，虚晃一剑，就想退下。

段珪璋恨他是捉史逸如的凶手之一，却容不得他逃走，猛地大喝一声，右脚飞起，一个“魁星踢斗”，将欺近身前的一个卫士踢翻，宝剑一挥，又将使双钩的那个卫士迫退，剑光一展，身形急起，如箭射来，眨眼之间，已追到了薛嵩背后，眼看那明晃晃的剑尖，就要在薛嵩的后心搠个透明的窟窿！

段珪璋正要跨上一步，出剑刺薛嵩的背心大穴，忽觉得背后有金刃劈风之声，来势极为劲疾；段珪璋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立即知道是有强敌袭到，而且这一刀也正是对准他的背心大穴。

恰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这突然袭来的一招，正是攻敌之所必救，段珪璋心中一凛：“想不到安禄山的卫士之中竟有如此人物！”无暇收拾薛嵩，且先对付背后的敌人。

段珪璋的剑术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，心念一动，剑招立即发出，反手一撩，身形未变，却像背后长着眼睛一般，剑尖直指那敌人的脉门，登时把他这偷袭的一招解了。

段珪璋脚跟一旋，转了半个弧形，顺势一招“横云断峰”，剑势横披过去。那人似是顾忌他手中的宝剑，不敢让刃口相交，却反转刀背一磕，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火星蓬飞，那人斜跃三步，段珪璋也不禁上身一晃。

宇文通赞道：“刀法精奇，剑术更妙！两人都好！好，好！”喝彩声中，段珪璋已转过身来，定睛一看，看清楚了敌人的面貌，不觉一怔！

这人正是曾经三番两次暗中替他遮掩、劝他回去的那个聂锋，真是大出段珪璋意外。

使双钩的那个卫士名叫张忠志，武功与薛嵩在伯仲之间，也是安禄山手下的一名得力军官，趁这时机，双钩霍霍，卷地勾来，疾攻段珪璋的下盘。段珪璋刚自一怔，一个疏神，“嗤”的一声，饶是他立即滑步闪开，裤管亦已被撕去了一幅。

聂锋大喝道：“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进来！死到临头，还敢逞凶伤人么？”听这语气，凌厉之极，但段珪璋却听出了他的话中含意，似乎还是劝他逃走的意思。段珪璋心道：“他是安禄山的亲军副将，怪不得他要为安禄山出力，只是他对我却颇有惺惺相惜之意，不知为了什么？”

聂锋确是有惺惺相惜之意，但在安禄山面前，他却是不敢露出些微破绽，而且刚才试了两招，他也发觉了段珪璋的本领实是在他之上，因此确是认真动手，将全身解数都施展开来，一口单刀舞得泼风也似。倒是段珪璋因为不

愿伤他性命，有几招最为厉害的杀手剑招他都不敢使用，这样一来，他以一敌二，竟然渐走下风。宇文通看了片刻，心中想道：“这段珪璋剑法虽然精妙，可算得是当世一流高手，但似乎还没有武林中传说他的那样神奇。”

没多久，田承嗣和几个军官闻讯赶来，见段珪璋已落在下风，大家都想抢功，一拥而上。尤其是田承嗣，为了要报日间在酒楼所受之辱，刀刀都朝着段珪璋的要害之处劈来。他知道段珪璋那口剑是把宝剑，特别挑选了一件重兵器——重达三十三斤的厚背斫刀山，段珪璋的宝剑虽然锋利，却也无法将它削断。段珪璋力斗六名高手，更显得左支右绌，激战中，忽听得“　”的一声巨响，刀剑相交，田承嗣的大刀被段珪璋用巧劲带过一边，但他的宝剑也给荡开。他这一招本是一招三式，同时应付三般兵器的攻击的，剑点一歪，张忠志的双钩立即乘虚而入，唰啦一声，又撕破了他的一幅上衣，钩尖划过，即小臂上登时现出了一道伤痕。而与此同时，聂锋的单刀也正使到一招“白蛇吐信”，明晃晃的刀尖堪堪就要指到他的喉头。

段珪璋一个“大弯腰、斜插柳”，身躯转了半个圆圈，倏的一剑反削出去，只听得“哎哟”一声，聂锋中了一剑，血流如注，斜跃出去，随即倒地，包围圈出了一个缺口。

段珪璋这一剑本来只是想格开聂锋的单刀的，结果却令聂锋受了重伤，实是他始料之所不及。他哪知原来是聂锋有意放他逃走的，聂锋一见段珪璋出剑的姿势，已知他的剑锋削向哪边，若论两人真实的本领，聂锋仅比段珪璋稍逊一筹，他那一刀斫去，虽然一定会给段珪璋格开，但他只要向相反的方向避开，就不至于受伤，但他有意放段珪璋逃走，不惜身受重伤，故意向着段珪璋剑锋所指的方向迎去，因此才被段珪璋一剑戳中了他的小腹。

段珪璋败里反攻的这一招本来精妙非常，剑势虚实莫测，所以聂锋虽是有意让他，旁人却看不出来。不过，段珪璋是个武学的大行家，初时虽然一愕，片刻便即明白，心中想道：“我若然不死，日后定要报此人之恩。呀，只是你一番好意，我却不能接受。救不出史大哥，我还有何面目独自逃生？”

段珪璋已从缺口冲出，但他却不肯夺门逃走，反而向安禄山奔来，田承嗣等人大惊，慌忙堵截。正在他们手忙脚乱之际，忽听得宇文通哈哈笑道：“看了段先生这等精妙的剑法，我也有点技痒难熬了。各位暂请歇手，待我来献丑，献丑！”声到人到，双手空空，长衫飘飘，话声未了，已站在段珪璋的面前！

田承嗣等人一见宇文通出手，俱都松了口气，他们知道宇文通自视极高，不待吩咐，便纷纷闪开，让出场子。段珪璋见他如此声威，也不禁心中微凛：“原来这个‘钦使大人’，竟是一流高手。”

宇文通站在段珪璋面前，紧握双拳，睥睨作态，傲然说道：“段大剑客，你刚才不是有意将我拿下的吗？现在我已站在你的面前，你怎么还不动手？”段珪璋道：“你既然按照武林规矩与我单打独斗，我岂能占你的便宜，亮出兵器来吧！”

宇文通大笑道：“段先生果然不愧是成名剑客，不肯贻人半点口实。不过，你可不必为我担心，你虽然有一把上好的宝剑，却也未必便能伤得了我宇文通！”

宇文通自报姓名，段珪璋这才知道他是与秦襄、尉迟北齐名的大内三大高手。段珪璋这一生几曾受过人如此轻视，心中怒气陡生：“你以为凭着你大内高手的名头，就可以压倒我不成？我不信你的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还能

够在尉迟北之上？”要知若论到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尉迟北这一家乃是天下第一家，但段珪璋这日日间在酒楼上与尉迟北一番较量，却还稍稍占了上风，所以他才敢暗骂宇文通狂妄。

当下段珪璋冷冷说道：“是么？好吧，那就请你先赐高招！”他虽然气极怒极，但看在对方空手的份上，仍然不肯占先动手的便宜。

宇文通道：“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留神接招！”双拳一晃，立即劈面打来，段珪璋一看，他既非擒拿手法，亦非最厉害的罗汉神拳招数，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北派长拳，不由得大为诧异，心道：“难道他以为凭着这套普通的拳术，就可以应付我的宝剑不成？他号称大内三大高手之一，不信他竟这般没有眼力！”

段珪璋心念方动，宇文通那碗口般粗大的拳头已打了到来，段珪璋横剑一削，宇文通双拳一张，忽听得“叮”的一声，火星溅起，原来宇文通并非狂妄，相反的却是极工心计。他手中藏着一对极短的判官笔，事先并不说明，由得段珪璋以为他是空拳对敌，有意激恼段珪璋并令他轻敌。待到段珪璋一剑削来，他双拳一张，暗藏的判官笔突然伸出，恰恰顶着段珪璋的剑脊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左笔一顶，右笔立移，趁着段珪璋剑招用老，来不及撤回之际，骤下杀手，闪电般的判官笔便向段珪璋胁下的“愈气穴”点来，当真是阴毒之至，狠辣之极！

幸而段珪璋是个胆大心细的人，他虽然不知道宇文通掌中暗藏兵器，但见他只是使出一套普普通通的北派长拳，早已起了疑心，因此并不如宇文通所算，他非但没有轻敌，反而格外留神，第一招只是虚晃一招，未曾用实。

就在那电光石火的刹那之间，两人的身形都快到极点，宇文通一笔点向段珪璋胁下的愈气穴，笔尖尚未沾到他的衣裳，陡然间只见剑光一闪，段珪璋的剑尖已指向他的小腹。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，宇文通只得把判官笔偏斜一格，立时跳起，半攻半守，才化解了段珪璋这一凌厉的剑招。旁人看来，但见两条人影倏的分开，一个弯腰，一个跳起，却不知道就在这一招之间，两大高手都已使出了平生绝学，过了性命相搏的一招！

宇文通这时方始知道段珪璋的剑法果然非同小可，刚才实是未曾使出全部本领，不觉暗暗胆寒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人一分又合，段珪璋挽了一个剑花，唰、唰、唰，连环三剑，疾风暴雨般的狠狠攻来，使到疾处，但见剑光，不见人影，竟似有十几口宝剑，从四面八方攻来一般，剑气纵横，剑光飘瞥，将宇文通的身形全都笼罩，旁边观战的武士，看得眼花缭乱，个个惊心。

宇文通号称大内三大高手之一，武功上确也有惊人的造诣，对于判官笔点穴，武学有云：“一寸短，一寸险！”普通的判官笔是二尺八寸，他这对判官笔只有七寸长，实是短到无可再短，因此每一招都是欺身进搏，凶险万分，不论哪一方稍稍应付不宜，都有性命立丧之虞。

段珪璋一剑紧似一剑，眼看胜算可操，激战中忽听得“嚓”的一声，宇文通那对判官笔陡然间暴长七寸，原来他的判官笔共有四节，每一节长度七寸，一按机括，便可以一节一节的伸出来，全长仍是与普通的判官笔一样。

高手比斗，只差毫厘，现在两人在近身肉搏之际，宇文通的判官笔暴长七寸，饶是段珪璋本领再高，也难以闪开。只听得“嚓”的一声，宇文通的判官笔已扎破了段珪璋的衣裳插入了他的小腹，旁观的武士登时彩声如雷。

可是彩声未绝，宇文通却忽地“哎哟”一声，斜跃出一丈开外，众人先

闻其声，定睛看时，始见他的肩头上殷红一片！

原来段珪璋不但剑木精妙，内功亦已有了相当造诣，当宇文通的那支判官笔一扎破他的衣裳的时候，他吞胸吸腹，小腹陡然凹了三寸，判官笔的笔尖刚刚沾着他的皮肉，业已放尽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劲力未到，戳不进去。段珪璋的剑法何等快捷，就趁对方已是强弩之末，来不及换力进招的瞬息之间，抓着时机，剑锋一偏，削去的宇文通肩上的一片皮肉。

幸而宇文通也是个武学的大行家！一觉不妙，立刻撤笔抽身，要不然只怕琵琶骨也要给宝剑削断。

这一下突然的变化，众武士大惊失色，喝彩的声音登时止了。宇文通刚刚夸了海口，说是段珪璋的宝剑不能伤他，哪知未到三十招便当场出丑，虽然仅是皮肉的轻伤，但他是自大惯了的，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段珪璋这一剑无异戳破了他的面皮，令得他又羞又怒。当下大怒喝道：“ 姓段的，我若今晚让你逃得出去，我宇文通誓不为人。 ”双笔横穿直插，展开了一派进手的招数，他的判官笔点穴手法独创一家，确也具有相当威力，这时两人已是如同拼命，谁也不敢轻视对方。

安禄山道：“ 对，还是生擒的好，你们在这里呆着作什么？还不快快上去，帮宇文都尉将这贼人缚了？ ”

田承嗣与张忠志这些人，刚才之所以不敢去帮忙，一来是知道宇文通骄傲自大的脾气，二来他们也深知宇文通的本领，以 为段珪璋的剑法虽然精妙，但在久战之后，以宇文通的本领，当可取胜无疑。哪知事情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，受伤的竟然不是段珪璋而是宇文通，现在安禄山一声令下，他们再无顾忌,立即上去围攻。宇文通这时已知道不是段珪璋的对手，对别人的帮忙，也就不加阻止了。

宇文通的本领和段珪璋所差有限，得了田承嗣和张忠志相助，登时扭转了劣势。只见剑气纵横，刀光如雪，双钩霍霍，笔影重重，这一场恶战，当真是惊心骇目，令得旁观的卫士，气也透不过来。

激战多时，段珪璋的剑光圈子越缩越小，安禄山刚刚松了口气，陡然间，忽听得段珪璋大喝一声，剑光夭矫，宛若游龙，忽然突围而出，田承嗣的膝盖先中了一剑，跄跄踉踉的退了几步，紧接着“ 嚓 ”的一声，张忠志也给他削去了一只手指。宇文通一笔戳去，段珪璋刚刚削了张忠志的手指，未及撤剑回身，捏着剑诀的手指，突然收拢，反掌向后一拍，“ 　 啷 ”声响，宇文通那枝判官笔也坠地了！

段珪璋以掌拍笔这一招实是用得凶险之极，结果，宇文通那枝判官笔虽然给他拍落，但段珪璋左手手腕的寸关尺脉，给铁笔划过，也裂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。寸关尺脉受伤，这条臂膊，已是再也不能用力。

宇文通见他用这种两败俱伤的打法，暗暗吃惊，但在这一招上，他伤了段珪璋的一条臂膊，却是占了便宜。旁边一个卫士将那枝判官笔拾了起来，向他抛去，宇文通接笔在手，立即喝道：“ 这厮只有一只手好使用了，再凶也凶不到哪儿去了，赶快将他拿下，留心他要逃跑！ ”

段珪璋一声长啸，冷冷说道：“ 好个大内高手，果然是好本领，好威风！不但是皇上跟前得力的人，而且还做了安禄山的看门狗 !哼，你怕我逃走么？我踏进此门，本来就不打算活着出去了，你放心吧！ ”

宇文通给他一番奚落，满面通红，喝道：“ 我不与你斗口，看笔！ ”段珪璋的宝剑已削了到来，登时两人又斗在一起。

这时，宇文通、段珪璋、张忠志、田承嗣这四个人都已或多或少的受了些伤，而以段珪璋伤得最重，其次是田承嗣，他的膝盖被削去了一片，跳跃不灵，但仍然跟着宇文通他们围攻段珪璋。

段珪璋虽然伤了一条臂膊，但他已豁出性命，剑招越发凌厉。安禄山的手下，武功最高的是田承嗣、薛嵩、聂锋、张忠志四人，现在聂锋和薛嵩先后受了重伤，只有田、张二人助宇文通作战，其他的卫士，武功相差太远，上去了几个人，都给段珪璋刺伤，未受伤的也帮不了忙，反而碍手碍脚。宇文通气极，大声喝道：“你们去保护大帅吧，别在这儿丢人现世了。”那些卫士一哄散开，结果还只是留下了田、张二人助他。

激战中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田承嗣跳跃不灵，身上又中了一剑，幸而并非要害，但亦疼痛难当。宇文通趁段珪璋剑刺田承嗣的时候，一按机括，判官笔又伸长了一节，这次段珪璋早有防备，一跳避开了，但在他跳跃之时，小腿却给张忠志的利钩钩去了一片皮肉。

安禄山看得心惊胆战，生怕宇文通若然也非敌手，段珪璋杀了上来，他性命难保，但“钦使大人”在这里为他抵御仇人，他又怎好意思退入后堂躲藏起来？正在心慌意乱之际，忽见薛嵩一声吆喝，带着几个卫士，推了一个人进来！

段珪璋失声叫道：“史大哥！”原来给薛嵩推进来的这个人正是史逸如！只见他瘦骨支离，病容憔悴，已给折磨得不似个人形。薛嵩挺着一把长剑，顶着他的背心，大声喝道：“段珪璋，你给我站住，你若是再跨上前一步，我就先把你的史大哥杀了！”

段珪璋又怒又气，心痛如割，但投鼠忌器，也只好强抑怒火，停下脚步，横剑当胸，封住了宇文通攻来的双笔，向安禄山叫道：“你的仇人是我，关姓史的什么事？要杀要剐，听你的便，你把这姓史的放了！”

安禄山这才松了口气，哈哈笑道：“好，你把宝剑扔下，我可以饶这个姓史的不死。”

段珪璋冷笑道：“你当我是个三岁小儿，可以任由你戏耍么？要我扔下宝剑也不难，你得让我先将史大哥送出十里之外，然后再和你的人一同回来，那时我甘愿把宝剑缴给你。”

安禄山笑道：“你不相信我，你又怎能叫我相信你？先扔宝剑后放人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了！”

段珪璋眼燃怒火，心里踌躇，这时宇文通、张忠志、田承嗣三人，早已占了有利的方位，三般兵器，对准了段珪璋的要害。

史逸如忽道：“让我和段大哥说几句话！”安禄山道：“好，你劝他投降，我敬重你是个读书人，决不为难你，你愿做官便有官做，你不愿做官，我便立即放你，让你家人团圆。段珪璋是我的老朋友，他虽然对我不敬，我也会饶恕他的，你可以不必为你的朋友担心。”

史逸如听安禄山提起他的家人，面上一阵青一阵红，又是悲愤又是伤心，他嘴唇颤动了几下，忽地双眉一竖，心意立决朗声说道：“段大哥，与其留我报仇，不如留你报仇！为了免得你被人要挟，我先走一步了！”陡然间向后一撞，薛嵩那柄长剑正对着他的后心，做梦也想不到他会借剑自杀，要缩手已来不及，史逸如这一撞用尽了浑身气力，那柄长剑从他的后心透过了前心。

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变化，连安禄山和薛嵩也吓得呆了，就在这一瞬间，

段珪璋一声怒吼，俨如受了伤的狮子，双眼火红，挥剑便杀！

张忠志首当其冲，段珪璋这一剑乃是毕生功力之所聚，张忠志如何禁受得起？但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张忠志的一柄护手钩已给他削为两段。

宇文通一按机括，判官笔的最后一节伸了出来，段珪璋一剑削断了张忠志的护手钩，立即飞身掠起，迳向安禄山扑去，本来以他的本领，要闪开宇文通这二招并不困难，但此时他怒火如焚，一心只想杀了安禄山为他的好友报仇，宇文通一笔点来，他竟浑如未觉。

宇文通这一笔正正点中他的后心，幸而习武之人骤逢袭击，虽在神智昏迷之中，也能够立时生出反应。宇文通本来要点他后心的“中府穴”的，笔尖一触，忽地觉得有一股反弹的力道，笔尖滑过一边。原来就在这刹那间，段珪璋已闭了全身穴道，并用“沾衣十八跌”的上乘内功，弹开了宇文通的笔尖。

可是宇文通的功力亦已到了第一流的境界，与段珪璋相差无几，他的笔尖虽然滑过一边，但顺手一拖，段珪璋的背脊登时也出现了一道伤痕，他的小腿本来已受了钩伤，这一跃又用力过猛，再给宇文通的判官笔划伤了他的背心带脉，饶他功力非凡，亦是抵受不起，就在张忠志给他的猛力震倒之时，他也跟着跌倒了。

宇文通大喜，左手的判官笔立即跟着戳下，段珪璋在失足跌倒之时，心里猛地想道：“大哥之仇未报，我还不能死，不能死！”也不知哪里来的气力，陡然间大喝一声，一个“鲤鱼打挺”翻起身来，正碰着宇文通那一笔向他戳下。宇文通给他那一声大喝，震得耳鼓“嗡嗡”作响，不觉呆了一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段珪璋一招“举火撩天”，宝剑与判官笔碰个正着，宇文通大叫一声，虎口震裂，判官笔的笔尖亦已给宝剑削去。

安禄山吓得面无人色，叫道：“调，调，调弓箭手和挠钩手来！”宇文通到底是惯经阵仗的人，这时他已看出了段珪璋不过是拼着最后一股气作困兽之斗而已，立即叫道：“安大人放心，这恶贼虽凶，也挨不了多少时候了。”“咄，绕身游斗。不必和他硬碰！”

段珪璋的手足、肩、背都已受伤，有如一个血人，跳跃亦已不灵，宇文通这一班人将他围着，采用了绕身游斗的战术，登时将他困在核心！但段珪璋仍然高呼酣斗，猛若怒狮！正是：

为报深仇甘拼死，气冲牛斗恨难平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　落难英雄逢异丐　扶危绝技退追兵

田承嗣和张忠志都是吃过段珪璋苦头的人，张忠志只剩下一柄护手钩，田承嗣的膝盖刚才被段珪璋削去了一片皮肉，痛犹未过，段珪璋高呼酣斗，他们虽然把他困在核心，兀自感到心惊胆战。薛嵩本来受伤不轻，这时也迫得和随他一道来的两个军官加入战团。薛嵩是安禄山的亲军统领，这两个军官是他的副将，武功略逊于张忠志，在安禄山帐下，是第五、第六名好手。

没多久，一队挠钩手开了到来，共是十二个人，挠钩长达一丈有余，十二个挠钩手分布四方，伸出长钩，钩段珪璋的双脚。

段珪璋大喝一声，一剑削断了两柄挠钩，但那些挠钩从四面八方伸来，削不胜削，终于给一柄挠钩勾住了腿肚。段珪璋扑通一声，坐在地上，田承嗣大喜，举刀便所，猛听得段珪璋又是一声大喝，咔嚓声响，竟然把那柄挠钩折为两段，钩尖还嵌在肉中，另半截带着淋洒鲜血的挠钩，被他夺了过来，随着喝声，猛的向田承嗣掷去。田承嗣惊得呆了，薛嵩急忙将他一掌推开，但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那半截挠钓从田承嗣的头顶飞过，擦破了他一片头皮，余势未衰，那名勾伤了段珪璋的挠钩手，恰好被掷回来的自己的那半截挠钓撞正胸口，登时跌了个四脚朝天！

段珪璋拔出断钩，浑身浴血，坐在地上，兀自神威凛凛，狂挥宝剑，但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震得众人的耳鼓都嗡嗡作响，又有三柄挠钩给他削断！

安禄山看得心胆俱寒，说道：“我身经百战，还未见过这样凶悍的人！”薛嵩早已退下，这时站在安禄山旁边，说道：“他已不能走动了，调弓箭手来射他，立即可以要了他的性命！”安禄山点点头道：“也只有如此了。怎么弓箭手还不来呢？”一面吩咐手下去催，一面嚷道：“宇文都尉，不必和他硬拼了，弓箭手马上就来！”

宇文通集众人之力，仍然未能把段珪璋擒下，深感面上无光。这时，先前围攻段珪璋的六个人，也只有他一人未曾退下。

段珪璋又受了两处钩伤，宇文通咬一咬牙，正要鼓勇上前，将他活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得外面嘈声大作，有人呐喊，有人奔跑。安禄山初时以为是弓箭手来到，一听那惊喊的声音，奔跑的声音，却又不似，正在惊疑不定，忽听得在门口把守的一个军官大叫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起火啦，起火啦！”

安禄山方自一惊，猛听得又有几个声音同时喊道：“捉刺客，捉刺客！”就在这时，守门的卫士忽如遇到巨浪冲击一般，发一声喊，纷纷后退，有几个来不及避开的，已给人推倒地上。

外面冲进了两个人，一个穿着军官的服饰，另一个却是十六七岁的少年。这两人冲了进来，当者披靡！安禄山第一眼瞥见是个军官，心中稍宽，喝道：“什么事情，慌慌张张的胡冲乱闯？”话犹未了，猛听得那军官大喝一声，俨如舌尖上绽了一个春雷：“安禄山，你敢害了我的段大哥，我就要你的命！”声到人到，他来不及驱散卫士，便跃了起来，呼的一声，从众卫士的头上飞过。那些挠钩手正自伸出长钩，被他凌空扑下，刀光闪处，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震耳欲聋，几柄挠钓，同时给他削断！那少年貌不惊人，身手却也不弱，刀斫、掌劈、脚踢，施展了全身解数，眨眼之间，把近身的卫士杀得个七零八落，还有几个挠钓手也给他踢翻了。

田承嗣失声叫道：“南霁云，你好大胆！”这两个人正是南霁云和铁摩

勒！

段珪璋因为不愿连累朋友，将事情瞒着南弄云，但铁摩勒却是个机灵的孩子，早就将南霁云的地址，牢牢记在心中。他口头上答应段珪璋这一晚不出寺门，等候段珪璋回来，但段珪璋一走之后，他就偷偷去找南霁云了。

南霁云这一晚和李白有约，约好了黄昏之后在贺知章家里相会，铁摩勒找到南霁云的住所，已是将近三更，他还没有回来，铁摩勒只得在他的房间里留下字条，再到贺知章家里去找。原来他和李白喝酒畅谈，谈得高兴，忘记了时间，铁摩勒到了贺家，他们尚是酒兴未阑。李白见惯了江湖侠士的行迳，铁摩勒穿着夜行衣突然闯入，他也毫不惊骇，还拉铁摩勒一同喝酒。

铁摩勒哪里还有心情喝酒，急急忙忙将事情告诉南霁云，南霁云一听，酒意全都醒了，立即向李白告辞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赶来救人。可惜还是迟了一步，史逸如已经自杀身亡，段珪璋亦已受了重伤了。

田承嗣是给南霁云杀得丧了胆的，一见他来，虽然一面大呼大喊的给自己壮胆，却实是不敢和南霁云接战，一面呼喊，一面连连后退。这时，安禄山也顾不得对“钦使”的礼数，顾不得什么“大帅”的体面，紧紧捉着田承嗣的手，由他保护，慌慌张张的立刻退入后堂。

薛嵩也是给南霁云杀得丧了胆的，但他没有田承嗣的及早见机，又因伤得较重，这时还未退下，南霁云喝道：“姓薛的，酒楼上那一架打得不够痛快，再来，再来！”声到人到，抡起宝刀，倏的就劈到他的面前。薛嵩此际，即算没有受伤，也不敢硬接他这一刀，急忙虚晃一剑，转身便逃。张忠志抢来援救，斜身进钩，南霁云一招“雁阵排空”，横刀一削，张忠志的护手钩早已给段珪璋削断了一柄，但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剩下的这柄护手钩，又给南霁云削为两段，变成了双手空空，无可抵御。南霁云见他们两人身上都染有血污，忽地将已劈出的刀势煞住，一声喝道：“我宝刀不杀受伤之人！”一个“鸳鸯双飞脚”踢出，左脚向薛嵩的背心一蹬，左脚向张忠志的腰胁一踹，薛嵩给踢翻出一丈开外，张忠志也变成个滚地葫芦。

宇文通在这混乱之中，想先把段珪璋杀了再说，他左笔刚挑开了段珪璋的宝剑，右笔正要插下，猛觉金刃劈风之声，南霁云的刀锋已戳到了他的背后。宇文通一个“盘龙绕步”，反手一招“横打金钟”，刀笔相交，火星飞溅，宇文通的判官笔是精钢所铸，给他宝刀一磕，也损了指头般粗大的一个缺口，手臂酸麻，不由得蹬、蹬、蹬，连退三步。可惜段珪璋这时已不能走动，宇文通从他身边掠过，段珪璋一剑横披，只差三寸，没有削去他的膝盖。

南霁云无暇理会宇文通，急忙将段珪璋抱了起来，叫声：“大哥！”段珪璋双眼一睁，叫道：“南兄弟，是你来了！”忽地一口瘀血喷了出来，登时晕了过去！他以寡敌众，激战了一个时辰，已是遍体鳞伤，筋疲力竭，不过全仗着口气，强力支持而已。现在，他看见了南霁云，精神一松，真气立散，饶是铁铸的人儿，亦已支持不住。

宇文通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，见南霁云救了段珪璋，心中反而欢喜，想道：“你背了一个人，我就不怕你了！”提笔又上，双笔一分，交叉穿插，左笔横拖，虚点南霁云手少阳经脉的“中浮”“曲池”“少府”三穴，右笔却向段珪璋垂下的脚背“地户穴”戳下。幸而南霁云一心一意只是在保护段珪璋，对自己的安危反而置之度外，宇文通攻向他的虚招，他根本就不招架，刀锋下撇，将宇文通那一笔荡开。待到宇文通要把攻向他的那一招招数化实之时，南霁云已冲出了几步。

宇文通哪里肯舍，如影随形，急忙追上。南霁云喝道：“好狠呀你！”脚尖一点，突然跃起，宇文通双笔在他脚底穿过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南霁云一刀便劈下来！

这一招用得凶险之极，宇文通料不到南霁云背着一个人，还居然敢跳起来用“力劈华山”的招数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急忙一矮身躯，避过刀锋，硬生生的将攻出去的双笔收了回来，笔尖刚好顶着刀板。只差三寸，险些就要给削去头皮。

南霁云这一劈之势刚猛之极，宇文通敌不住他的神力，只得使出“燕青十八滚”的招数，滚将出去，虽然没有刚才薛嵩那么狼狈，却也变成了个滚地葫芦。

南霁云身形未落，双脚先行踢出，砰、砰两声，又踢翻了两个卫士，大声喝道：“避我者生，挡我者死！”宝刀舞起一片银光，夺门便走。众卫士见他如此凶猛，谁敢阻拦，瞬息之间，已给他冲到门口。

这时，满天都是融融的火光，原来这是铁摩勒所点的火。铁摩勒是在强盗堆中长大的，熟谙黑道的伎俩，随身带了火种，潜入了安禄山的府邸，便在三四处地方点起火头，好趁混乱中逃走。

这一来，众卫士忙着救火，府邸里乱成一片。那一队弓箭手虽已赶了到来，但满园子人影幢幢，狂奔疾跑，弓箭手怕伤了自己人，只敢张弓，不敢放箭。

铁摩勒哈哈笑道：“今晚虽然杀不成安禄山，却也出了一口鸟气！”宇文通大怒，一笔向他点去，铁摩勒反手一刀，这一刀用的是段珪璋所教的剑术招数，甚为古怪，宇文通的武功虽然比他高出许多，也禁不住心头微凛，不敢轻敌，转过笔锋，横架金刀，斜点腰胁。铁摩勒这一刀可实可虚，一见宇文通以守为攻，立即一晃便收，斜身一跃，抓起了一个卫士，向宇文通掷去。宇文通不敢伤安禄山的手下，只好将那卫士接了过来，轻轻放下。只见铁摩勒一溜烟似的，早已穿过人丛，笑声不断，追上了南霁云去了。宇文通气得七窍生烟，穷追不舍。

哪知铁摩勒这一把火，有利却也有弊，骊山离宫的卫士，看见火光，纷纷赶来，南、铁二人刚杀出重围，迎面便碰见这群卫士。

南霁云叫道：“你们来得正好，快快帮忙救人，里面还有几个刺客未曾拿下！”他穿着军官服饰，那些卫士一时给他唬住，未敢即行动手。南霁云身法何等快疾，换了一个方向，拣个卫士较少的一方，倏的就窜了过去。

那几个卫士方自一惊，忽听得宇文通和令狐达的声音同时喝道：“这两个就是刺客！”宇文通从后面追来，令狐达在前面拦截，原来今晚正是他在离宫轮值，那些卫士就是他带领来的。

南霁云手起刀落，劈翻了两个卫士，奔上山坡，窜入树林，铁摩勒却被一个卫士追上，这卫士精于地堂刀法，抄小道绕过铁摩勒前面，忽地从斜坡上滚下来，双刀霍霍，卷地而来，削铁摩勒的双足。

铁摩勒武功虽然不弱，对敌的经验还少，不懂得应付这种地堂刀法，一时给他缠着，脱不了身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另外两个卫士又追了到来，一个挥舞铁锤，一个使用双锏，都是沉重的兵器。

南霁云刚窜入树林，回头一望，见铁摩勒受困，一声喝道：“摩勒，这宝剑给你！”拔出段珪璋那把宝剑，反手一掷，宝剑化成了一道长虹，“唰”的一声，从那个使双锏卫士的前心穿入，透过后心。铁摩勒早有准备，飞身

跳起，趁着那卫士“扑通”倒地的时候，他陡的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，头下脚上，一伸手便抓着了剑柄，将那柄宝剑拔了出来。他这几个动作一气呵成，快如闪电，使铁锤的那个卫士骤见剑光飞来，吓得心胆俱寒，哪 里还顾得及和他抢夺宝剑。

铁摩勒抢了宝剑，精神大振，俯冲而下，信手一挥，使地堂刀的那个家伙，正自斫来，被他宝剑一挥，双刀断为四段。铁摩勒转过剑锋一戳，又点中了使铁锤那个卫士的手腕，轰隆一声，那柄大铁锤亦已跌落，滚下斜坡。

南霁云大喝道：“令狐达，你不要命，尽管追来！”这一喝震得树叶纷落，林鸟惊飞，令狐达心惊胆战，登时如奉了圣旨一般，停了脚步，宇文通在后面叫道：“你们上呀！”

令狐达抢过一个卫士的弓箭，张弓搭箭，向南霁云射去，他犹有余悸，手指颤抖，这一箭与其说是射南霁云，不如说是为了应付宇文通才发的，箭发出去歪歪斜斜，哪能射中。

宇文通这时已经赶到，见状大怒，夺下了令狐达的弓箭，自己来射，他的功力与令狐达自是不可同日而语，强弓一拽，硬弩穿空，带着尖锐的啸声。

铁摩勒就要追上了南霁云，听得弓弦声响，他怕南霁云背了个人，闪射不便，便跳将起来，挥动主剑，给他拨打弓箭，哪知宇文通这一箭急劲异常，结果虽然他给拨落，铁摩勒的虎口亦已震裂！

宇文通怒道：“好，你这小贼碍手碍脚，先把你杀了再说。”“嗖”的一声，第二枝箭跟着发出，迳向铁摩勒射来。铁摩勒这时已面临悬崖，前无去路，忽地大叫一声，和衣便滚下去！

南霁云大吃一惊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宇文通第三支箭又向他射来，南霁云反手一刀，将这枝箭削断。就这样稍停一停，宇文通又已追上几步，冷笑说道：“姓南的，你还想逃吗？纵算你逃得了，这姓段的决计保全不了性命！为你设想，快快将这姓段的扔下来，我看在你是一条好汉的份上，可以网开一面。”

南霁云大怒道：“宇文通，你上来，我与你决一死战！”宇文通笑道，“我何须与你这临死的叛徒拼命！好，我善言奉劝，你不肯听，那只有陪这姓段的丧命啦！咄，看箭！”第四枝、第五枝箭连珠疾发，南霁云背着一个人，无法施展腾挪闪展的功夫，而且他不能只管自己，更紧要的还要照顾段珪璋。宇文通箭箭对准他所背的段珪璋，登时将南霁云闹得个手忙脚乱，宇文通的连珠箭一技接着一技，射到了第九枝，这一枝是射段珪璋垂下的脚踵。南霁云弯腰拨打，宇文通乘势又是一箭，南霁云一只手要箍着段珪璋，明知这一箭射到了面前，却是无法闪避，只得将手臂一抬，用了一个“滑”字诀，箭杆贴着他的肌肉滑过，箭头铲去了他的一片皮肉！

这时，南霁云亦已被迫到悬崖，弓箭手亦已纷纷赶来，要是他立即扔下段珪璋，自己或许还可以冲开一条血路。但南霁云是何等样人，这想法他连想也没有想过，就在这最危险的关头，他猛地一咬牙根，心中叫道：“段大哥，咱们要则同生，要则同死，这两条命交给天老爷啦！”心念方动，只听得宇文通的弓弦一响，一发就是三枝，南霁云猛地大叫一声，左手紧抱着段珪璋，右手的宝刀盘头一舞，步铁摩勒的后尘，也在悬崖上跳下去了。

这一着大出宇文通意外，赶到悬崖旁边一看，只见下面黑黝黝的不知有多少深。宇文通在恶斗段珪璋的时候，也曾受了两三处剑伤，虽然所伤不重，但面临悬崖，却是没有这样的胆量跳下去。心中想道：“他背着一个人跳下

去，九成必死无疑！”

南霁云这样的死里求生，实在也是危险之极，幸好他有一把宝刀，利用宝刀插入峭壁，如是者接连三次，终于脚踏实地。

不过，南霁云虽然脱险，但那巉崖峭壁，尖石如刀，他滑下来的时候，也给擦伤了十几处之多，好在是他，若是换了别人，早已奄奄一息。

南霁云站稳了脚步，立即叫道：“摩勒！摩勒！”叫声未绝，只见一团黑影从茅草丛中爬出来，低低的应了一声，接着却是 两声痛楚的呻吟。

南霁云知道铁摩勒是个非常倔强的少年，听得他的呻吟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急忙问道：“摩勒，你怎么啦？伤得很重吗？”铁摩勒咬着牙答道：“不算什么，只不过手足都脱了臼。我的段叔叔，他怎么了？”

南霁云道：“你带有火折子么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有！”摸了出来，擦燃火石，点起火折，递给南霁云。

火光照耀下，只见段珪璋面如金纸，遍体鳞伤，血还在不住的向外淌。南霁云心痛如绞，把段珪璋抱到山涧旁边，撕下了一幅衣衫，给他洗净了伤口，敷上了自己随身所带的金疮药。

铁摩勒跟着也爬了过来，颤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还有得救吗？”南霁云面色沉暗，道：“血是暂时上了……”铁摩勒迫不及待的再问道：“内伤呢？”过了半晌，南霁云低声说道：“幸好段大哥功力深湛，脉息还未断绝。咱们得给他找个大夫瞧瞧。”铁摩勒一听，霍地坐了起来，瞪大了眼睛，嚷道：“这怎么办，哪里去找大夫？”

南霁云道：“你别慌，总有办法可想。嗯，你的里衣干净吗，撕下来给我替他裹伤。”他和铁摩勒这时也已是浑身血污，只有贴身的汗衫是未沾血渍的了。

刚刚替段珪璋包扎好伤口，只见头顶上空的巉崖峭壁之间，有点点星星的火光，南霁云伏地听声，只听得有人嚷道：“我不信这三个家伙还能活命，明日再来给他们收尸也还不迟。”另一个人立即骂道：“胆小鬼，你怕跌死你么？你抓着我的腰，一个跟着一个，爬下来吧！”又一个声音道：“对，食君之禄，忠君之忧，早早找到那三具尸体，也好叫咱们的大帅安心！”原来有一队卫士，正在缒绳而下！

南霁云道：“摩勒，你两条腿都伤了么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不，只有一边脱臼。”南霁云拉着他的手脚，给他接好脱臼，随即一剑削下一段树枝，给他当作拐杖，沉声说道：“摩勒，这是生死关头，快跑！快跑！”

南霁云背起段珪璋，铁摩勒咬牙抵痛，提了一口气，跟着南霁云跑出山谷，两人兀自不敢稍停，一口气又跑了十多里路，远远望见，路边有座孤零零的土地庙。

铁摩勒撑着那根树枝削成的拐杖，一口气飞跑了近二十里的路，实已是超出了他所能忍受的限度，南霁云听他喘气的声息越来越粗，回头一望，只见他一跷一拐的，额角上黄豆般大小的汗珠一颗一颗地滴下来。南霁云好生怜惜，凝神一听，后面并无敌骑追来，心中想道：“那些人搜遍山谷，最少也得一个时辰。”便对铁摩勒道：“小兄弟，难为你了，咱们暂且在这土地庙里歇一歇吧。”

这间土地庙想是香火冷落，檐头屋角都结着蛛网，但出乎他们的意外，在里面却有一个人！

就在土地公公的神座下面，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汉，横伸双脚，枕着

一根拐杖，睡得正沉，呼噜呼噜打着鼾，身边有个红漆葫芦，发出酒香，地上还烧有一堆火，火苗已经熄了，余烬未灭。

铁摩勒道：“看来似是一个流浪江湖的老叫化。”南霁云“唔”了一声，仔细打量，见这老汉虽然衣衫褴褛，打了许多破绽，但却洗得甚为干净，那根拐杖黑黝黝的，似乎也不是木头做的。

铁摩勒累得不堪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便坐了下来，可怜他的两条腿已是麻木不灵，一坐下来，便连移动也困难了。

南霁云踌躇了一会，只觉段珪璋的躯体渐渐僵冷，只得也坐了下来。铁摩勒道：“可惜这堆火已经熄了。”南霁云道：“待我来给他添几根柴火。”在那叫化子的身边还有几根干柴，南霁云走到他的身边，好奇心起，忍不住伸出手指，弹一弹他那根拐杖，只听得声音暗哑，非铜非铁，亦非木头，竟不知是什么东西做的！

那叫化子忽然一个翻身，霍地坐了起来，骂道：“我化子大爷正睡得舒服，好小子，你为什么吵醒我，哎、呀、呀！你、你、你是什么人？”他睡眼惺惺，骂到一半，才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个血人！

南霁云赔罪道：“老大爷，我不是存心吵醒你的，我的朋友受了伤了，借这间土地庙歇歇。”那化子道：“怎么受的伤？”铁摩勒道：“碰上了强盗！”那老化子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世道真是越来越不成话了，离长安仅有三十多里的地方，居然也有强盗伤人。”铁摩勒本来知道这话不易令人入信，但除了说是强盗之外，他还能说出什么原因？幸而那叫化只是发了几句牢骚，并未追问下去。

南霁云这时亦已是力竭精疲，百骸欲散，不过比铁摩勒稍为好一点而已，他暗地留神，只见那老叫化双眼炯炯有神，绝不类似普通乞丐。南霁云暗暗吃惊：“这老叫化不知是何等样人，要是个坏人的话，我可没有气力和他再斗了。”

那老者叫化打量了段珪璋一眼，说道，“贵友可伤得不轻啊！”南霁云道：“是啊，那些丧尽天良的强盗劈了他十几刀。”那老叫化道：“天气很冷，贵友受了重伤，恐怕会加重病况。我帮你把这堆火再燃起来吧，大家暖和一点。”南霁云见他甚为和气，稍稍放心，说道：“多谢老丈。我正想向你讨这几根柴火用用。”

那老叫化道：“彼此都是落难之人，不必客气。”顿了一顿，又笑道：“这几根柴火不够用。土地公公是应该保祐好人的，咱们不如就借他的香案一用吧，想他老人家不会见怪。”举起那根黑黝黝的拐杖，“啪”的一下，登时把那张香案打得四分五裂，铁摩勒道：“老人家你真好气力。”那老叫化笑道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不过，这张香案，大约年纪也很大了，所以轻轻一敲，它就呜呼哀哉了！”

火堆里添了干柴，哔哔剥剥的烧起来。那老叫化道：“我这里还有半葫芦的酒，大家喝一点吧，提提神！”南霁云道：“怎好叨扰你老人家的东西？”那老叫化大笑道：“我一生都是白吃白喝人家的酒食，要是像你这样将你的、我的分得清清楚楚，我就不必干叫化子这一行啦。来，来，来，喝完了老叫化再去讨过。”南霁云只得接过他的红漆葫芦，拔了塞子，闻了一闻，他是个老于江湖的人，闻得并无刺鼻的气味，料想里面不会混有什么药物，放心喝了一口，老叫化笑道：“酒还好么？”南霁云道：“好，好！很香，很香！”其实岂止很香而已，喝下之后，不过片刻，全身便暖和起来，比十全大补的

药酒更见功效，但舌尖却又尝不到半点药味，南霁云暗暗诧异，精神也恢复了几分。想道：“这老叫化倒是个有心人，我错疑他了。”

铁摩勒随着也喝了两口，连连称赞。那老叫化笑道：“你们倒是个识货的人。这是老叫化好不容易才讨来的百年老酒。让你那位受伤的朋友也喝一口吧。”南霁云这时已知道了这酒的功效，说道：“多谢老丈之赐，只是我这位朋友伤得太重，现在尚是昏迷未醒。”那老叫化道：“这容易。”捏着段珪璋的下巴，轻轻一下，就撬开了他的牙关，将葫芦中的剩酒都给他灌了下去。

那老叫化在段珪璋的背心轻轻一揉，段珪璋忽地翻了个身，“哇”的一声，一大口血狂喷出来，血色如墨，扑鼻腥臭。

铁摩勒顾不得双腿疼痛，霍地跳了起来，喝道：“你，你，你这是干吗？”原来他亦已看出这个老叫化是个异人，此际，他见那老叫化在段珪璋背心一揉，段珪璋便狂喷瘀血，一时之间，无暇思索，只道是这老叫化心怀不测，暗下毒手，是以大骂。但他刚道出一个“你”字，便给南霁云用眼色止住了，本来是要恶骂的，却变成了一句问话的语气了。

南霁云道：“多谢老丈，他这口瘀血咯了出来，就不至有性命之忧了。”铁摩勒这才知道那老叫化志在救人，好生惭愧。

南霁云紧紧抱着段珪璋，在他耳边唤道：“大哥，醒醒，小弟在这儿，你听见我吗？”段珪璋又一口血咯了出来，猛地叫道：“史大哥，史大哥。你别走，等等我啊！”“安禄山，安禄山，你，你，你好狠啊！我段珪璋死了化鬼也要抓你！”南霁云吓得慌了， 连叫：“段大哥，是我，是我，你不认得我了么？”段珪璋声音渐渐低沉，仍然断断续续地叫史大哥，骂安禄山，就像发了高烧的病人的谵语一般。

那老叫化听他骂出“安禄山”三字，跟着又报出了自己的姓名，双目陡地发出精光，脸上现出诧异的神色，指着段珪璋最后咯的那口血道：“血色已变殷红，不能再让他再咯下去了。现在应该让他酣睡一觉。”骈指如戟，轻轻点了段珪璋两处穴道，段珪璋的谵语顿时停止，便在南霁云的怀抱中，沉沉睡着了。老叫化这才吁了口气，笑道：“幸亏还剩下这半葫芦的酒给他化开了瘀血，要不然老叫化也无法救治。”

南霁云是个武学大行家，看那老叫化刚才的点穴手法，虽似轻描淡写，毫不着力，其实却是玄功暗藏，深厚之极，所以才能抓紧时机，在段珪璋瘀血化尽，新血方生之际，立即将它止住。这手点穴止血的神功，南霁云自问也有所不及。

这时南霁云哪里还有疑心，急忙说道：“多谢老前辈仁心施救，还请老前辈赐示高姓大名。”那老叫化笑道：“你不必忙着问我的姓名来历。倒是我要先问你们，你们的仇人敢情不是什么强盗，而是安禄山吧？”

铁摩勒道：“不错，正是那该千刀万剐的肥猪，将我的段叔叔害成这个模样。先前我不知道老前辈是何等样人，故此说了假话。还望老前辈恕罪。”那老叫化笑道：“你也没有说错，那安禄山虽然是三镇的节度使，其实和强盗也差不多。”

铁摩勒正要过来向他道谢，这时他已松了口气，精神支持不住，猛觉膝盖痛得有如针刺，原来是他刚才猛力跳起，扭伤了本来已经受创的关节，痛得他险些要叫出声来。那老叫化道：“小哥儿，你别动。俺老叫化除了乞食之外，还懂得几手推拿的手术，你若是信得过我，就让我替你治一治吧。”

那老叫化的推拿手术果然神妙非常，给他在手足的关节上轻轻揉了几下，再给他推血过宫，铁摩勒果然痛楚若失。铁摩勒伸拳踢腿，喜哈哈地道：“你老人家真是妙手回春，灵效无比，现在我再打一架都行了！”

那老叫化却板起脸孔，正色说道：“不成！休说不能打架，连动也不能乱动。你们两人所受的伤也不轻呢，从脉象看来，你们似乎曾经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，内脏受了震动，现在我只是治好你们的外伤，化开你们的瘀血，这内伤么，还得你们自己调治。嗯，小哥儿，你懂得吐纳的功夫么？”南霁云听他道来，有如目睹一般，暗暗惊奇，这才知道老叫化不但武功深湛，而且医术神妙。他只问铁摩勒会不会吐纳功夫，那是因为他早已看出了南霁云是个深通内功的人。

铁摩勒道：“懂得一点。”那老叫化道：“好，你们现在已经精神恢复，可以做一做吐纳的功夫了。平心静气去做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管，要做到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的地步。好，时间无多了，你们自己练功吧。”

南霁云这才知道，这老叫化既不问他们的经过，也不肯说自己的来历，原来是要让出时间，让他们尽快恢复功力。看来他亦已预防到安禄山会有追兵。

南霁云内功深厚，做了一会吐纳的功夫，已是气机畅通，五脏六腑归回原位，就在这时，忽听得外面马嘶人语，有人说道：“这庙里有火光，咱们进去瞧瞧！”

南霁云虽然已知道那老叫化乃是异人，这时也不由得心头一震，他的功力尚未恢复，不知只这老叫化一人，能否挡得住他们？

心念未已，那一伙人已经进入庙门，果然是安禄山的追兵，而且为首的就是宇文通和令狐达！

宇文通除了邀同令狐达之外，还找了两位大内高手作伴，这两人一个叫牛千斤，一个叫龙万钧，虽然比不上宇文、尉迟，和秦襄这三大高手，却也是名列内廷卫士四大金刚中的人物，武功在令狐达之上。那山谷只有一条出口，一路追来，终于给他们发现了南、铁二人的踪迹。

宇文通一马当先，冲进庙门，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骂道：“哪里来的一群王八羔子，扰得老叫化在破庙里也不得安静！”

宇文通大怒，刚要发作，忽见令狐达面如死灰，抖抖索索地说道：“小辈不知道你老的大驾驻在这儿，小辈给你老请安。”

那老叫化双眼一翻，冷冷说道：“令狐达你这小子倒抖起来啦，居然还认得我吗？”拐杖一指，接着一声喝道：“你这小子既然还认得我，应该记得我的脾气，还不快给我滚出去！”

令狐达吓得面无人色，连声应道：“是，是！”扭头便跑，宇文通怒不可遏，一把抓着了他，令狐达这才想起有个宇文通在他身边，又羞又急又惊惶，满面通红，急忙说道：“宇文大人，这位老前辈是西岳神龙皇甫先生！”

此言一出，宇文通也不禁陡然一惊。原来这个老叫化名叫皇甫嵩，喜欢游戏风尘，名列江湖七怪之一，因他是华山派的名宿，行事又有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，故此人称“西岳神龙”。令狐达本来是黑道出身，大约在十多年前，有一次他随师父打劫客商，他的师父心狠手辣，劫了财还想害命，碰巧遇见了皇甫嵩，他的师父挨打了三十拐杖。他那时名头未响，在黑道上只是个二流的角色，皇甫嵩责罚从宽，只打了他五拐杖。虽然如此，他挨了那五下，却足足养了半年的伤。

宇文通这时已踏进了庙门，庙中情景，一览无遗，只见南霁云和铁摩勒正在打坐，段珪璋也正躺在地上。宇文通对皇甫嵩虽然有点畏惧，但猎物就在眼前，他岂肯就此放过？心中想道：“段珪璋已是垂死的人，南霁云看来也受了重伤，这老叫化纵然了得，我和牛、龙二人联手，不信就对付不了他。何况我所听到的关于他武功的传说，都是些耳食之言，未必就真有那么厉害？”

宇文通是一流高手，与令狐达等人自是不可同日而语，他虽然慑于“西岳神龙”的名头，却也并不怎样畏惧。当下又踏上一步，抱拳说道：“皇甫先生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在下无意打扰你老，只是奉了皇命，要捉拿钦犯，不得不来，但求你老让在下交得了差。”宇文通平素目空一切，这还是他有生以来，第一次用这样客气的口吻与别人说话。

皇甫嵩却不领他这个情，双眼一翻，冷笑说道：“咦，这倒奇了。老叫化虽然有时不免强讨恶化，却从未做过推倒龙床、打死太子之类的事情，怎的忽然之间变成钦犯了？”

宇文通强忍住气说道：“不是说你，我指的是这三位朋友。他们在安节度使家里放火，又杀伤了许多内廷侍卫，我身为龙骑都尉，统率宫中侍卫，不得不请这两位朋友到北衙去问个明白。”

皇甫嵩搔搔头皮，说道：“这可把老叫化弄糊涂了！”宇文通愠道：“我已说得这样清楚，还有什么糊涂？”皇甫嵩道：“你瞧他们伤成这个模样，这位姓段的朋友，性命还不知能不能保得住呢！据他们说，他们是碰到了谋财害命的强盗，才给伤成这个模样的。你却说他们是钦犯，他们只是两个大人一个孩子，就敢到安禄山家中杀人放火么？哼，哼，这样的事情我不能相信，除非你把圣旨拿出来让我瞧瞧！”

宇文通怒道：“我瞧你是位武林前辈，才对你客气三分，你却和我歪缠！这案子是他们今晚刚做下来的，匆促之间，哪能请到圣旨？你瞧我的服饰，难道我这龙骑都尉，也是假的不成？”

皇甫嵩冷笑道：“难说，难说！如今的世道，就是有许多强盗冒充官府的。何况，你刚才说有圣旨，现在却又拿不出来，分明是说假话。你既说了一次假话，老叫化就不能相信你！”

宇文通气得七窍生烟，但他究竟是知道对方身份的人，正要按照江湖规矩向他挑战，随他来的那两个大内高手已沉不住气，皇甫嵩这十年来未曾在江湖上露过面，这两个人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。

皇甫嵩话声未了，这两个人已亮出了兵器来，牛千斤使的是宣花大斧，龙万钧使的是厚背金刀，一声喝道：“凭你这老叫化也配看圣旨吗？嘿，嘿！你要圣旨，这就是圣旨！”

皇甫嵩将拐杖一横，但听得“　　”声响，震耳欲聋，皇甫嵩一声长啸：“这圣旨不顶事！”但见火花飞溅之中，牛千斤与龙万钧这两个水牛般粗壮的身躯，已给抛出了庙门。

宇文通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要知牛、龙二人都是著名的大力士，所练的外家功夫刚猛之极，牛千斤那柄宣花大斧重达五十六斤，龙万钧那柄厚背金刀较轻，也有四十三斤，这两件粗重的兵器斫在皇甫嵩那根拐杖上，纵使那根拐杖是铁铸的，也该断了，然而现在皇甫嵩那根拐杖却丝毫无损，反而是那柄宣花大斧和厚背金刀缺了一口，而且不过仅仅一招，牛、龙二人不但兵器毁坏，就连人也给抛出了庙门！宇文通这才知道“西岳神龙”果然是名不虚

传，非但他那根拐杖是件宝物，他所显露的这手借力打力的功夫，亦已到了上乘的境界。

宇文通面色铁青，伸出手来，沉声说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！冲着老前罪的面子，这交情我宇文通就卖给了老前辈吧！”皇甫嵩抛下拐杖，笑道：“多谢都尉大人盛情！”坦然与他握手，宇文通是点穴的大名家，双掌一按，他已使出独门点穴手法，力透指尖，中指、食指、无名指三指齐下，点中了皇甫嵩手腕的寸、关、尺三焦经脉！皇甫嵩淡淡说道：“不必客气，你请吧！”宇文通忽觉指头所触，俨如一块烧红了的烙铁一般，十指连心，痛得他禁不住“哎哟”一声，叫将出来，急忙松手，跃出庙门，走得狼狈之极，不过，比起牛、龙二人，他却又好得多了。

铁摩勒看得眉飞色舞，情不自禁地叫道：“痛快，痛快！打得好极啦！哎哟，哟！”原来他内功的根基还浅，正在气贯丹田的时候，由于心情激动的缘故，真气忽然走歪，几乎窒息。

皇甫嵩眉头一皱，责备他道：“你这娃儿怎么不听我老人家的话，叫你不要多管闲事，你偏要管！”一面责备，一面给铁摩勒施展推拿的手术，帮助他把真气纳入丹田。

这时敌人都已逃走，破庙里一片寂静，皇甫嵩用拐杖拨拨火堆，似乎是在思索什么似的，不时的望出门外，忽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天都快要亮啦！”

南雾云这时已气透重关，功力即将完全恢复，他见皇甫嵩神情有异，正想和他说几句话，皇甫嵩忽然又站了起来，郑重说道：“等下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两位都不能多管！”这话他已经说过一遍，现在再说，口气也比以前严厉得多。南雯云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他为什么要再三嘱咐？难道还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么？”正是：

方喜追兵才击退，一波未息一波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　为友为仇疑未释　是魔是侠事难明

南雯云心念方动，忽听得外面又传来了叮叮　　的马铃声响，南霁云只想到安禄山这一方面，想道：“ 连字文通都已败阵而逃，他们还能派出什么能人？纵使再多来几个，也绝对不是皇甫嵩的对手。咳，上了年纪的人，大约说话就不免啰唆，我已见识过你的武功，还何劳你再三嘱咐？ ”

马铃声越来越近，皇甫嵩盘膝坐在地上，脸上的神情非常奇怪，好像在焦急之中又带着几分愁苦。南霁云已听出只是一人一骑，不禁大为诧异，心道：“ 皇甫嵩仅仅一招，就打发了宇文通，还有什么人能令他惊骇。 ”

南霁云正在猜疑，忽觉眼睛一亮，只见一个白衣少女走入门来！南霁云一直以为来者定然是个雄赳赳的武夫，哪知却是个美艳如花的娉婷少女，当真是大出意料之外！

那少女进入庙门，游目四顾，见有一个重伤的人躺在地上，两个浑身染血的人正在打坐，亦是好生诡异，但显然她的目标不是段珪璋，只见她扫了一眼之后，眼光就转注到皇甫嵩的身上，一声喝道：“ 皇甫老贼，今日是你的死期到了，还不快起来领死！ ”

皇甫嵩抬起头来，看了那少女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 你是夏姑娘吗？我早预料到你要来找我的了，只是我素来与你无冤无仇，现在才是第一次见面，你为什么定要杀我？ ”

那少女按剑斥道：“ 奸邪淫恶之徒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定需要你我之间有冤仇吗？ ”

此言一出，南霁云虽然正在运功收息的时候，也不禁大吃一惊。要知皇甫嵩虽然有时行径怪僻，但在江湖上却是誉多于毁，即在南霁云的心目中也把他当作侠义道的人物，而这少女却骂他是奸邪淫恶之徒，南霁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侠义道中的人物，被人骂为“ 奸邪淫恶 ”，那简直是最大的侮辱，南霁云以为皇甫嵩定要暴怒如雷，哪知又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，只听得皇甫嵩深深说道：“ 对你说这样话的是什么人？ ”那少女道：“ 你管不着！你臭名远播，难道我没有耳朵吗？ ”皇甫嵩道：“ 你不说，大约我也猜得到几分。我再问你，说这话的，是不是一个你最相信他的人？ ”那少女怒道：“ 我来不是听你盘问的，哼，哼，你想套出我的话来，然后去暗杀说这话的人是不是，你别做梦啦，今天我就要你丧命在我剑下。 ”

皇甫嵩又问道：“ 要把我杀掉，这是你自己的意思，还是听别人指使的？ ”那少女似乎很不耐烦，斥道：“ 你还想花言巧语、拖延时候么？ ”皇甫嵩道：“ 不，我只是不愿做个不明不白的冤鬼罢了。你要杀我，也该让我死得甘心呀！ ”那少女忍着气道：“ 是我自己的意思怎么样？是听别人指使的又怎么样？ ”皇甫嵩道：“ 若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你应该有足够的证据将我的罪恶数出来，这才能叫我心服。 ”

这也正是南霁云在心里想说的话，但见那少女怔了一怔，似乎她也数不出皇甫嵩有什么真凭实据的罪恶。皇甫嵩又接着说道：“ 若是别人要你杀我的，你就回去对那人说吧，世上有许多事情往往是难分真假的，叫他忍耐些时，自有水落石出之时，我皇甫嵩一生也许曾做过坏事，但‘ 奸淫邪恶 ’这顶帽子，却绝对套不上我的头上！ ”

那少女怒道：“ 我不相信你的鬼话！我只知道你是个无恶不 作的魔头！

哼，哼，你这魔头后然也会怕死么？你再巧言辩解也没有用，还不快起来领死！”

皇甫嵩笑道：“我若是怕死，也不会约你到这里来了。”那少女道：“那，既然如此，为何还不动手？是不是还要等多几个帮手？”皇甫嵩道：“我平生从未要过帮手！”那少女道：“好，你有帮手也好，没有帮手也好，我只凭这口剑与你决一死生！”

皇甫嵩道：“你要杀便杀吧，我是绝不与你动手的。”那少女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不杀手无寸铁之人！赶快拿起你这根拐杖吧！”皇甫嵩道：“我说过不动手便不动手，要杀嘛你就杀，你若不杀我就走！”那少女显然是要照江湖规矩与他过招，然后将他杀掉的，现在皇甫嵩拒绝和她动手，倒令她一时之间失了主思。

皇甫嵩又缓缓说道：“现在我已确知你的来历，也知道要你杀我的是什么人了。我失了性命，若能平息那人的一口怨气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好了，话尽于此，你再不杀我，我老叫化可要走啦！”

那少女咬了咬牙，拿起了地上那根拐杖，喝道：“起来，接拐！”皇甫嵩拿了拐杖，却又丢过一边，笑道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想，你也不欢喜别人强迫你做你所不愿意做的事吧！”

那少女再咬了咬牙，一抖剑锋，喝道：“好，你想用撒赖的方法逃命。我偏不中你的计，我非杀你不可！”这次似是的确下了决心，但见她长剑一展，唰的一声，立即向皇甫嵩的胸膛刺去！

眼看皇甫嵩就要命丧剑下，忽见一道匹练似的白光，疾卷过来，“ ”的一一声，格开了少女的长剑。

皇甫嵩叹口气道：“南大侠何必多事？”南霁云却向那少女喝道：“姑娘，你杀人也得有个道理，你指斥皇甫先辈是奸邪淫恶之徒，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我姓南的听了先不服气。”

那少女收了长剑，只见剑锋已损了一个缺口，少女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你帮这魔头说话，料你也不是个好人！好呀，你不服气，我先把你杀了再说！”

那少女只当南霁云是皇甫嵩的党羽，下手绝不留情，但见她剑锋一颤，倏地飞起三朵剑花，竟然在一招之内，连袭南霁云三处大穴。南霁云这时也动了火，横刀疾劈，想一下就把她的长剑削断，这少女已知他手中是把宝刀，避免和他硬碰，南霁云一刀劈出，正要喝个“着”字，那少女的剑势忽然改变了方向，来得奇幻无比，南霁云也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幸而他招数未曾使老，急忙一个盘龙绕步，回刀护身，但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南霁云的衣角已被她的剑锋穿过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少女一剑得手，第二剑第三剑紧接而来，宛如暴风骤雨！

南霁云这时已完全恢复了功力，但在那少女凌厉的攻势下，急切之间，也只有招架的份儿。但他守得沉稳异常，那少女也攻不进去。

铁摩勒得皇甫嵩之助，真气已纳入丹田，这时功力亦已恢复了七八分，便守护在段珪璋的身边，凝神观战。但见那少女出手迅若雷霆，奇招妙着，层出不穷，铁摩勒年纪虽小，却是见过上乘剑法的人，这时看了，也不禁有点惊心：“单以剑术而论，只怕这少女的剑术也不在我的段叔叔和精精儿之下。”

南霁云展开一套游身八卦刀法，身法步法紧守着“八门”“五步”的方

位，丝毫不乱。战到分际，他对少女的剑术路数，已渐渐有些熟悉，忽地大喝一声，刀光暴起，有如千丈洪波，溃围而出！那少女给他逼得连连后退，铁摩勒看得眉飞色舞，禁不住又失声叫道：“妙啊，妙啊！”这时，他已做完了吐纳的功夫，不怕真气再走歪了。但皇甫嵩仍然瞪了他一眼。

就在铁摩勒失声叫好的当儿，那少女的身法剑法，也突然一变，但见她衣袂飘飘，在刀光剑影之下，俨似穿花蝴蝶，和南霁云对抢攻势，当真是：一招一式，毫不放松，分寸之间，互争先手。激烈无比！

那少女见南霁云意态轩昂，武功超卓，暗暗称奇，忽地虚晃一剑，锐声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具有如此身手，为何甘心做老贼的爪牙？”

南霁云一声长啸，横刀封住门户，朗声答道：“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魏州南霁云是也！请问姑娘尊姓大名？为何要杀皇甫先生？”

那少女似乎吃了一惊，急忙问道：“你便是魏州南八么？”南霁云道：“正是在下，姑娘有何见教？”

那少女现出一派惶惑的神情，原来自段珪璋销声匿迹之后，这十年来江湖上最著名的游侠便是南霁云，这少女也早已闻得他的大名，却想不到他仅是三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。

那少女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南大侠，你少管这闲事吧！”南霁云道：“杀人是件大事，岂可当作等闲，你要杀人，须得说出个道理来，否则南某不能不管！”

那少女满面涨红，厉声说道：“南霁云你空有大侠之名，却分不清是非黑白，你当这老贼是何等样人？”南霁云道：“皇甫先生是侠义中人，谁不知晓？你辱骂前辈，却又说不出个道理来，先就不该！”

那少女冷笑道：“皇甫老贼欺世盗名，其实却是暗中作恶的魔头，你枉称大侠，却给他骗了！”南霁云道：“你说他作恶多端，有何凭证？”那少女双眉一竖，好像本来不想说的，现在始下了决心，毅然说道：“我母亲就是证人！她说的话我不能不信！

她曾亲眼看见这个老贼杀了人家的丈夫，夺了人家的妻子，我骂他是奸邪淫恶之徒，难道骂错了吗？我是奉了母命来除奸的，南霁云，你素有侠义之名，今晚我不必要你助我除奸，但你最少也该袖手旁观，不应拦阻。”

南霁云大吃一惊，不由得把眼光向皇甫嵩瞥去，只见皇甫嵩在微微叹息，南霁云心头一震，暗自想道：“难道他果真做过这少女所说的坏事？”再留神看时，皇甫嵩却并没有显出些微愧怍的神色，他的叹息似乎只是一种怜悯，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。南霁云久历江湖，眼光何等锐利，心里不禁疑云大起，想道：“瞧这神情，皇甫嵩定是受冤枉的，但他为什么不分辩？为什么甘心让那少女所杀？看来这里面定然有更复杂的原因，皇甫嵩不愿为外人道！”

那少女见南霁云仍然横刀挡住她的去路，柳眉一竖，怒声说道：“我已说得清清楚楚，你还要拦阻我吗？”南霁云道：“我听来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，你说皇甫前辈曾干过杀夫夺妻的恶行，那对夫妻究竟姓甚名谁？另外有何人证物证？当时的经过情形怎样？……”那少女怒道：“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，我母亲说的决不会是假话，还何须什么另外的人证物证？”

南霁云心道：“看来只怕她母亲也还瞒着一些事情，未曾对她说得一清二楚。”当下将宝刀一挥，架着了少女攻过来的长剑，沉声说道：“你相信你的母亲，我却相信皇甫前辈。有我在此，你今晚想要杀人那是万万不行！依我说，你不如暂且罢手，留下姓名住址给我，待我办完一桩事情之后，至

迟在三个月之内，必定登门造访，面见令堂，说个明白。”

那少女大怒道：“你既不相信我的母亲，你还见她做什么？哼，你别以为你有点声名，我母亲也还未必肯见你呢！哼，你让不让开？你再不让开，休怪我不客气了！”剑法一展，登时又是暴风骤雨般的强攻过去。

南霁云当然不肯退让，这时他对少女的剑法已略为熟悉，虽然未能取胜，却已稍稍占了上风。但在他心里，却也暗自叫了一声：“惭愧！”想道：“要是我不仗着这把宝刀，只怕当真不是她的对手。”

其实南霁云的功力也要比那少女略胜一筹，那少女强攻不下，额头已经见汗，而南霁云则仍是神色自如。那少女自知不敌，愤然说道：“你为什么拼了死命要护这个老贼？”

南霁云道：“一来我相信皇甫前辈不是坏人，二来他于我又有救命之恩，你要杀他，我焉能不管？”那少女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什么救命之恩？”

恰在这时，段珪璋忽然又在梦中叫道：“史大哥，史大哥！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你还认得我段珪璋么？”

那少女忽地大叫一声，倏的向段珪璋所躺的方向掠去，铁摩勒守护在段珪璋身旁，见她突如其来，大吃一惊，急忙举起宝剑便削，大声喝道：“好狠的女贼，我段叔叔已伤成这个模样，你还要侵害他么？”

那少女将长剑一引，使了一个“粘字诀”，将铁摩勒的宝剑引开，反手一招，又把南霁云的攻势解去，喝道：“且慢动手，他是谁人？”南霁云道：“幽州大侠段珪璋，你听过这个名字么？”

那少女陡然一震，急忙问道：“他果然就是段珪璋么，那么还有一个叫做史逸如的人呢？”

南霁云也是陡然一震，急忙问道：“姑娘，你认得史逸如的么？”那少女道，“你别问我，你只说史逸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南霁云道：“史逸如么？他已被安禄山逼得自尽了！”那少女面色一沉，再问道：“那么段大侠是否在安禄山家里受的伤？”南霁云失声叫道：“姑娘，你敢情是知道他们这桩事情的？不错，段大侠正是为了要救他这位姓史的朋友，在安贼家中以寡敌众，因而受了重伤的。幸亏遇到皇甫前辈，给他急救，要不然只怕他早已没命了。”

南霁云顿了一顿，接续说道：“我们昨晚也是在安贼家中厮杀过来，可惜我们到迟了一步，救不了史逸如……”那少女插口道：“嗯，我明白了，也幸亏你们，所以段大侠才不至落在安贼手中，是么？”

铁摩勒嚷道：“对啦，你猜得一点不错。再告诉你吧：南大侠和我所受的伤也是这位皇甫前辈治好的，皇甫前辈还给我们打退安禄山的追兵，你怎能说他是个坏人？”

那少女现出一派迷惘的神色，似乎对皇甫嵩的敌意已减了几分，想了一想，忽地又再问道：“那么史逸如的妻女呢？”

南霁云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那少女道：“糊涂！你怎能不知道？”她哪里知道，段珪璋根本就未曾将这件事告诉南霁云，铁摩勒拉南霁云去救段珪璋之时，虽然约略说了一些却也没有提到史逸如的妻女。

铁摩勒虽然不高兴这位少女的态度，但见她这样关心段、史二家之事，料想她也不是一个坏人，便答道：“那姓史的妻女我们没有见到，多半还是被囚在安禄山那儿，你想知道她们的消息，有胆的话，可以找安禄山问去！”

那少女被铁摩勒一激，面色陡变，忽地长剑一指，对皇甫嵩道：“看在

你救段大侠的份上，今晚暂且饶你不死，不过，以后我若是再查到你的恶行的话，我还是要和你算帐。”皇甫嵩苦笑一声，似乎想说话却又忍着不说，那少女倏地一个转身，跃出庙门，跨上马背，扬声叫道：“我叫夏凌霜，我的名字你可以说给段大侠知道。”马铃叮　，待她这几句话说完，铃声亦已渐远渐寂了。

铁摩勒满腹狐疑，问道：“皇甫前辈，这姓夏的女子武功虽强，却也不见得能胜过宇文通多少，你可以轻易的打发宇文通，她绝不是你的对手，你却怎么这样怕她？”

皇甫嵩苦笑道：“叫化子受气受骂，那是很平掌的事情，算不了什么。唉，老叫化倒愿丧生在她的剑下，省得她去另外杀人。”铁摩勒听他说得奇怪，正想再问，皇甫嵩又道：“老叫化已经说得多了，这件事实是不愿再提。南大侠，你要是信得过老叫化的话，这件事请你也不必再管了。”

南霁云知他有难言之隐，心中想道：“听他说来，似是代人受过。但‘奸邪淫恶’这个罪名是何等重大，若是代人受过，别样事情犹自可说，却怎能背上这个恶名？”但皇甫嵩话已至此，南霁云和铁摩勒虽然疑团塞胸，却也不便再问了。

皇甫嵩道：“天已亮了，老叫化还有旁的事情，可要先走一步了。段大侠大约再过两个时辰，就可以醒来。这里有一瓶药丸，你每天给他服食三次，每次一粒，吃完了这瓶药丸，大约他也可以恢复如初了。”

南霁云接过瓶子，瓶子里有二十粒药丸，照每天三粒来算，不出七天，段珪璋便可以恢复武功。南霁云道：“老前辈再生之德，我们不知该如何报答，老前辈不知有什么话要留给段大侠么？”

皇甫嵩笑道：“老叫化时常受别人的恩惠，要说报答，哪报得了这许多？何况，你刚才救了我的一条性命，也算报答过了。”顿了一顿，忽又说道：“段大侠是个恩怨分明的人，他醒来之后，你不要说这药是老叫化给的，免得他挂在心上。”铁摩勒道：“这可不成，他若问起是谁救他性命，我们总不能不告诉他。”皇甫嵩道：“这样好了，止血疗伤的事情可以告诉他，这药丸嘛，就当作是南大侠随身携带的好了，凡是习武的人，谁都有秘制的膏丹丸散，不过效力不同罢了。若说是老叫化送的，反而不好。”南霁云见他说得甚为郑重，不禁又起了一重疑云；铁摩勒却笑道：“给他止血疗伤的也是你，他知道了，岂不是也要挂在心上吗？”皇甫嵩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好吧，那么我也向他请托一件事情，算是谁也不沾谁的恩惠。”南霁云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皇甫嵩除下了一枚铁指环，套在段珪璋的指上，说道：“拜托你们向段大侠求情，日后要是他遇见一个人，那个人带有一式一样的铁指环的话，请他看在我的份上，给那个人留点情面。”

铁摩勒心道：“这老叫化不知弄什么玄虚？”这时亦自暗暗起疑，但他是在黑道中长大的孩子，深知江湖避忌，当下不敢再问，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老前辈放心，这几句话我一定给你转达。”

皇甫嵩拿起拐杖，正要走出庙门，忽又停住，回头对南霁云道：“我几乎忘记了一件事情，上月我在涿县曾碰见你的师父。”南霁云问道：“他老人家可有什么话说？”皇甫嵩道：“他说他本要到睢阳去的，因为有旁的事情，行期要延至下月中旬了。他和我谈起了你，说你这几年在江湖上行侠仗义的行为，他都知道，甚感欣慰。他问我认不认识你，我说名字早已知道，人还未见过面。他告诉我，你在这几天可能要到睢阳，并对我说道：‘睢阳

太守张巡是当今一个人物，老叫化你要是没有旁的事情，不妨到睢阳走走。我知道你素来欢喜后辈，顺便也可以见见我那个徒儿。要是见着他的话，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他。他若是在五原那边另有事情的活，就不必在睢阳等我了。’哈哈，想不到我未到睢阳，却在这个破庙里和你们巧遇。”

南霁云这才想起，他们踏进这庙门的时候，皇甫嵩对他似乎特别留意，心道：“怪不得他未问我们的来历，就肯替我疗伤，敢情是师父早已将我的相貌告诉他了。”

南霁云本来正在担着一重心事：段珪璋重伤未愈，铁摩勒当然要护送他前往窦家，铁摩勒虽然精明能干，武功在后辈中也是少有的人物，但究竟还是个大孩子，叫南霁云怎放心得下？现在听说师父要下月中旬才去睢阳，南霁云便也改变了主意。

皇甫嵩去后，南霁云说道：“摩勒，我不去睢阳了，陪你到窦家寨走一走吧。安顿了段大侠之后，要是你没有旁的事情，我再和你到睢阳会见我的师父。”铁摩勒大喜道：“这敢情好！不过，郭子仪不是有一封信要你带给张巡么？你护送我们，会不会误了你的事情？”南霁云道：“那封信迟一个月也不打紧，那是郭令公托我便中带去，与张太守相约，准备万一祸患起时，彼此好有个照应。其实他们二人彼此仰慕，即算没有这封信，有事之时，也必然是患难与共，同心为国的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趁这天色尚未大亮，且待我去先取两件替换的衣裳。”南霁云知他要去施展神偷妙手，笑道：“你这小贼可得当心，别给人家捉住了。”铁摩勒满神气地答道：“那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。”

哪知铁摩勒一去就去了半个时辰，南霁云忐忑不安，心道：“莫非真应了我的话儿？”正自心焦，忽听得门外车声辘辘，南霁云一瞧，心头大石放下，原来是铁摩勒驾着一辆驴车回来了。

南霁云道：“你怎么将驴车也偷回来了？”铁摩勒道：“驴车不是偷的，是用一个金元宝换来的。”南霁云笑道：“哈，你倒阔气，随身还带有金元宝呢！”铁摩勒道：“那金元宝不是我的，是一个富户的。我到他家里偷了几件衣裳，顺手牵羊，又拿了几个金元宝，再赶到车行，天刚曚亮，我等不及将他们唤醒，扔下了一个金元宝，套了驴车便走。这头驴子不听使唤，我赶它出门时，它大声嘶叫，这一下才把那些人吵醒了。他们起初也是纷纷叫喊‘捉贼’，我在车上向他们扬手道：‘我不是贼，我是财神。’这时他们大约已发现了那个金元宝了，于是骂声登时变作欢呼，也没有人再赶来了。”说罢哈哈大笑。笑罢，说道：“其实贼还是贼，不过，我是专偷富户，不偷穷家罢了。一锭金元宝够买十辆驴车，那班脚夫，赔了一辆驴车给车行主人，还可以发点小财。”

这时，天色已经大亮，铁摩勒早就换了干净的衣裳，南霁云在他说话的时候，也将衣裳换了，两人将段珪璋抬上驴车。这辆驴车是铁摩勒拣的车行中最好的驴车，车内铺有软垫，正好给段珪璋躺着。

南霁云驱车疾走，一个时辰，已到了临潼县境，后面并无追兵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南霁云是个成名的侠士，铁摩勒则是绿林世家，两人谈论江湖佚事，谈得津津有味。南霁云笑道：“你小小的年纪，就练成了这副神偷妙手，将来那还了得！只怕没有人敢再开镖行了。”

铁摩勒笑道，“我还差得远呢！你知道天下第一神偷是谁？”南霁云道：“是三手神丐车迟吗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不，三手神丐早已给人比下去了。现

在天下第一神偷是空空儿，他曾和三手神丐打赌，三手神丐偷了宁王一技玉萧，他却从三手神丐的手上，将那枝玉萧再偷出来，而且这还不算，他偷了再还，还了再偷，接连三次，令得三手神丐五体投地，只好让他将那技玉萧交回宁王领赏。现在‘妙手空空’这四个字，黑道上几乎是无人不知！”

南霁云道：“我也早听得空空儿的大名，但只知道他的剑法高强，可惜还未会过。”铁摩勒笑道：“你这次到我义父的家中，说不定可以碰见空空儿，就是见不着空空儿，他的师弟精精儿你是一定可以见到的。”南霁云觉得奇怪，正要问他是何原故，忽听得段珪璋“哎哟”一声叫了起来。

南霁云道：“好了，他已知道疼痛了。”过了片刻，段珪璋张开眼睛，“咦”了一声道：“南兄弟，怎么是你？我的史大哥呢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是在做梦么？”他重伤之后，昏迷了半夜，现在虽然开始苏醒，却显然还在混乱之中。

南霁云道：“段大哥，咱们脱险了，这里已是临潼县的地界了。”段珪璋渐渐想起了昨晚的事情，对安禄山的痛骂、和宇文通的激战、史逸如的自尽、南霁云的冲进重围……最后浮起的景象是宇文通的那枝判官笔正向他的胸前插下；而南霁云也正向着他奔来，以后就不知道了。一幕一幕的情景在他脑海中闪过，这是真的？还是一场恶梦？

驴车正在山道上奔驰，颠簸异常，段珪璋突然被抛了起来，牵动伤口，感到十分疼痛，段珪璋明白了，他刚才所想起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，并不是梦！

南霁云紧紧抱着他，只见他面色灰白，两眼无神，一片茫然的神色，过了片刻，忽地喃喃说道：“史大哥，你死得好惨啊！都是做兄弟的害了你！”声音低沉，并非大叫大嚷，眼中也没有滴下眼泪，但那声调、那神情，却令人心头颤震，在他说话的时候，空气都好似冷得要凝结了似的，实是比大叫大嚷、痛哭流涕更要沉痛百倍！

南霁云低声说道：“段大哥，你要保重身体，给史义士报仇要紧！”段珪璋瞿然一省，耳朵边响起了史逸如临死的说话：“段大哥，与其留我报仇，不如留你报仇！我先走一步了，你为我保存身子，拼命杀出去吧。”又想起了史逸如的妻子卢氏夫人和她初生的女孩还陷身虎口，段珪璋咬了咬牙，忍着了眼泪，似是向史逸如的在天之灵发誓道：“对，史大哥，我要听你的吩咐！”接着又道：“南兄弟，难为你了，为我冒这样大的危险！摩勒，你这好孩子，你虽然不听我的话，现在我也不责怪你了。”

南、铁二人见他渐渐安定下来，这才稍稍放心。段珪璋试行运气，但觉四肢麻木，浑身乏力，一口气怎么也提不起来，不禁叹口气道：“原来我竟然伤得这么重了！几时才报得了仇？”铁摩勒道：“姑丈，你放心，皇甫嵩老前辈说，过了七天之后，你就可以恢复如初。”段珪璋怔了一怔，忽地问道：“皇甫嵩？是江湖七怪之一的西岳神龙皇甫嵩吗？”问话的语气和脸上的神情都显得有几分异样！

铁摩勒道：“正是，我们的伤都是他老人家治好的。”段珪璋道：“这么说，敢情我这条命也是他救活的了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是呀，当时你流血不止，内伤又重，是他给你闭穴止血，然后给你推血过宫，又灌了你半葫芦的药酒。”段珪璋面色铁青，过了一会，始叹口气道：“想不到我竟然胡里糊涂的受了他的救命之恩，欠下这笔人情，令我好生难受！”

铁摩勒给他的脾气吓得呆了，心里奇怪到极，一时之间，不敢说话。南

霁云问道：“可有什么不对么？”段珪璋道：“南兄弟，你拼死救我，我感激得很。但你我是同道中人，我受了你的恩，心里坦然，这个皇甫嵩么？我受了他的恩，将来可不知怎么好了？”

南、铁二人大吃一惊，骇然问道：“这位西岳神龙不也是侠义道吗？”段珪璋道：“南兄弟，你出道比我迟了十年，难怪你不知道他的底细，在我那个时候，他也是誉多于毁的。”南霁云急忙问道：“誉多于毁？照你这么说，皇甫嵩岂不是也曾于过坏事的了？为什么我听到的却都是说他好话的呢？甚至我的师父也曾对他下这个评语，说是皇甫嵩这个人行径虽然有点怪僻，却还不失为侠义中人！”

段珪璋道：“想来那是他老人家隐恶扬善的缘故。皇甫嵩这个人的确曾做过许多好事，而且是好的多过坏的，但他做的坏事，却也委实令人发指！”

南霁云面色也全部变了，道：“段大哥，你可以说几桩来听听吗？”段珪璋道：“好，我先说他所做的几十年来脍炙人口的好事，他曾经劫了卢龙、许州两个节度使的赃款，用来赈济黄河灾民；他曾独力除去燕、赵五霸；他曾给崆峒、燕山两派排难解纷，消弭了武林的一场灾难……”南霁云打断他的话道：“这些事我都已知道了，你说说他所干的恶行听听。”

段珪璋道：“恶行么也有几桩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有一年有几个炼丹的修士去天山采雪莲，归途中被他劫杀，只逃出一个人。有一年他庇护一个著名的采花贼绰号叫做赛赤凤的，把少林派的定一禅师打伤了，少林派本来要找他算帐的，不久就发生了他用劫来的巨款救济灾民的事情，少林派念他这件功德，才放过了他，只把赛赤凤除掉。”

说到这里，铁摩勒忽然插口道：“他可曾干过杀人之夫，夺人之妻的坏事么？”段珪璋大为诧异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也知道这件事情？”

南霁云这一惊更甚，失声叫道：“当真有这样的事情？”段珪璋道：“这件事直到如今还是疑案，不过，据我看来，九成是那皇甫嵩干的！”南霁云定了定神，问道：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年之前，当时有一对名闻四方的少年游侠，男的名叫夏声涛，女的名叫冷雪梅，他们联手干了许多侠义的事情，志同道合，两情悦慕，于是订下了白头之约。在他们成婚之日，热闹非常，江湖中人，不论识与不识，都纷纷前来，向他们道贺，谁不羡慕他们是一对武林罕有的佳偶？我和新郎新娘都是稔熟的朋友，当然也在贺客之中。

“岂料这对人人羡慕的新婚夫妇，就在他们洞房花烛之夜，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惨祸。我还记得清清楚楚，那晚我和几位也是新郎新娘的知己朋友，闹了洞房之后，兴犹未尽，聚在前厅饮酒，大家都已有了几分醉意，忽听得洞房里传出一声尖锐而凄惨的叫声，我的酒意登时醒了，顾不得礼仪，立即便冲进洞房去看，只见新郎已倒在地上，而新娘却不知去向！

“我连忙去扶起新郎，可怜他已受了重伤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我在他耳边连问了几声：‘谁是凶手，谁是凶手？’他还认得我是他的知己朋友，望了我一眼，伸出颤抖的手指，蘸了身上的血，在地上歪歪斜斜的划了几下，凶手的名字尚未写得齐全，便断了气！唉，他临死的眼光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，那是恳求我替他复仇的眼光！

“我仔细辨认他所写的血字，第一个是‘皇’字，第二个字只有两划，一横一竖，似十字而又不似十字，‘十’字的一横一竖是差不多长短的，而他划的这两划却是横的短，直的长，世上根本没有姓‘皇’的人，不待我出

声，便已有人嚷道：‘ 凶手定然是皇甫嵩。 ”

南霁云颤声说道：“ 只凭这条线索似乎还未能说是证据确凿？ ”

段珪璋道：“ 不错，有许多人也和你一样，不敢相信凶手便是皇甫嵩，他们猜疑或者这个‘ 皇 ’字是指皇帝派来的人呢？因为夏声涛与当时的一个内廷侍卫名叫公孙湛的有点私仇，说不定是公孙湛干的。 ”铁摩勒低声说道：“ 唔，这也有点道理。 ”段珪璋大声道：“ 不，这完全没有道理！ ”正是：

聚讼纷纭难破案，刀光血影事堪疑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　廿年疑案情天恨　一剑惊仇侠士风

段珪璋接着说道："'公孙'和'皇甫'这两个姓都是复姓，公字的笔划要比皇字简单得多，你试想夏声涛当时已是临死之际，他何必要舍'公'字不写而写'皇'字？若然公孙湛是凶手的话，他只写一个'公'字自然有人明白；而且他也不需绕个大弯，不指明'公孙'而却指他是'皇帝'的人。再者夏声涛和冷雪梅的武功都在公孙湛之上，公孙湛不可能将夏声涛杀掉并且将冷雪梅夺去。那些人替皇甫嵩辩解，不过是爱惜他的侠名，想为他开脱罢了。"

铁摩勒低下了头，他的心思正是和段珪璋所说的"那些人"一样。

南霁云却仍是疑团重重，心中想道："听段大哥的说法，皇甫嵩所干的好事很多，赈济灾民更是一件大功德；另一方面，他所干的坏事也确是令人发指。这两种极端相反的行为，依理而言，不应当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。再者，我的师父也是个善恶分明的人，皇甫嵩若当真干过那些恶行，我师父岂能只为了'隐恶扬善'的缘故，从不向我提及，而且他还和皇甫嵩结交。"

段珪璋似乎猜到他的心思，顿了一顿，又再说道："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年之前，事情过后，皇甫嵩就很少在江湖露面，偶尔也听到关于他的事情，十九是行侠仗义的事，纵然也有一两桩罪恶，但却是不算得严重的罪恶。因此，这也就是我迟迟未曾替好友报仇的原因。不过，要是给我查明确实的话，这笔帐我还是要和他算的。"

铁摩勒道："已经有一个人为了此事要和他算帐了。"段珪璋身子一震，睁大了两只眼睛问道："谁？"铁摩勒道："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，名字叫夏凌霜。她说你也许会知道她。"

段珪璋急忙问道："相貌长得怎么样？她在什么地方与皇甫嵩遭遇？这件事是你听来的还是亲眼见的？"铁摩勒道："就是在刚才的破庙之中。"接着便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段珪璋，并把她的相貌也详细的描绘了一番。

南霁云低声说道："我不知道内里牵涉到夏大侠这件案子，不过，皇甫嵩救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，即算知道了，但在案子尚未水落石出之前，我也还是要挡住那少女的。段大哥，你可怪我么？"

段珪璋摇摇头，默默不语，半晌，始在口中轻轻念道："夏凌霜，夏凌霜……"脸上现出一派迷惑的神精，同时脑海里现出另一个少女的影子，那是冷雪梅，铁摩勒所描划的那个少女的容貌，正是和冷雪梅一样。

原来段珪璋对冷雪梅曾有过一段情愫，他和冷雪梅的结交还在夏声涛之前。可是段珪璋虽然对冷雪梅十分倾慕，冷雪梅对他却是若即若离。后来冷雪梅认识了夏声涛，两情契合，渐渐变成了她和夏声涛在一起的时候多，而和段珪璋在一起的时候少了。段珪璋不久也就明白了冷雪梅爱的是夏声涛。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，当然不会作梗，而且为了冷雪梅的缘故，把夏声涛也当作兄弟一般。

夏声涛惨死，冷雪梅失踪之后，段珪璋极是伤心，直到过了十年，方始和窦线娘结婚，夫妻俩虽然恩爱非常，但段珪璋对冷雪梅却还是保存着一份深沉的怀念。

这时段珪璋听了铁摩勒所描绘的夏凌霜的面貌，和冷雪梅 十分相似，不禁神思迷惘，往事历历，重上心头，记起了他少年时候为冷雪梅所写的两句

诗："雪冷梅花艳，凌霜独自开。"心中想道："莫非这夏凌霜就是冷雪梅的女儿？她还记得我的诗句，是以给女儿取了这个名字？但夏声涛已经死了，何来这个姓夏的女儿？"他在百思莫解之中却又感到深心的喜悦，"要是夏凌霜当真是冷雪梅女儿的话，她岂非还在人间？"

铁摩勒道："姑丈，皇甫嵩有一枚铁指环给你。就是现在套在你中指上这枚指环。"段珪璋如梦初醒，心中想道："冷雪梅遣这少女为她报仇，这更可以证实皇甫嵩就是当年杀害她丈夫的凶手了。不管这少女是否她的女儿，我决不能置之不理。"但为难的是：皇甫嵩对他却有救命之恩，在侠义道中又决没有把恩人杀掉之理。

段珪璋摸了一下指环，问道："皇甫嵩他有什么话说？"铁摩勒道："他似是预知你不愿领他这个情，所以他说他要向你也求一个情，算是两无亏欠。"段珪璋急忙问道："求的是什么情？"铁摩勒道："若是你将来碰到有一个人戴着同一式样的指环的话，他望你对这人留几分情面。"

段珪璋吁了口气，道："原来他不是为自己求情，好，这事我可以办到。待我替史大哥报仇之后，我再去找皇甫嵩，要是他杀了我，那没话说，要是我杀了他，我立即自刎，了结恩仇！"南霁云、铁摩勒相顾骇然，他们知道段珪璋的脾气，说了的话却无更改，而且又是在他心情激动之中，更不便相劝。

段珪璋再问道："那少女呢？"铁摩勒道："她已经走了，她没有告诉我们去哪里，照我猜想，恐怕是找安禄山去了！"

段珪璋吃了一惊，急忙问道："你，你怎么知道她是去找安禄山？她，她去找安禄山干什么？"铁摩勒道："她向我问及你那位姓史的朋友，又问及他的妻子和女儿，我告诉她姓史的已被安禄山所害，他的妻女也未曾救得出来。她听了这话，似乎很激动，她本来立誓要杀皇甫嵩的，南大侠几次劝阻她，她都不听，后来一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便好像为了要做另外一件更紧要的事情似的，匆匆忙忙立即走了。所以我猜想她是要去救那史家母女。"段珪璋失声叫道："这怎么好？怎能让她一个人去独闯虎穴龙潭？"

铁摩勒被他的神气吓着，讷讷说道："这仅是我的猜想，未必就是真的。而且那少女的剑法非常厉害，南大侠仗着宝刀，和她斗了几十个回合，也不过是打个平手。就算她真的去了，纵然救不出史家母女，她本人总可以脱身。"南霁云也道："那少女之所以肯暂时罢手，多半还是因为她得知皇甫嵩救了你的性命，所以对他是好人坏人，一时也未能判断的缘故。段大哥你目前养伤要紧，你若是不放心那个少女，待我将你护送到窦寨主的地界之后，立即便去找她。"铁摩勒跟着说道，"是呀，待见了我义父之后，咱们还可以请他多派手下，去访查那个姓夏的女子，他在江湖上识得人多，总可以查到一点线索。何况，那少女已去了三个时辰有多，要追赶她也来不及了。"

段珪璋叹口气道："也只好如此了。"铁摩勒见他对那少女如此关心，有点奇怪；段珪璋听得夏凌霜对史逸如如此关心，也是有点奇怪："难道她和史家也有什么关系么？要是史大哥和夏声涛夫妇也相识的话，我却怎么从未听他提过？"

夏凌霜匆匆策马而去，果然不出铁摩勒所料，为的是救史家母女。但她却不是去闯安禄山在长安的府邸，而是到安禄山手下的大将薛嵩家里救人。原来她早已知道了史家母女是被薛嵩向安禄山要了去的。至于她何以知道，以后再表。

她到达长安，已是中午时分。她扮成一个跑江湖的卖解女子，找一间容纳三教九流、不拒绝女客投宿的小客店住下，到了三更时分，便换上了夜行衣到薛家去。薛嵩的家人都在长安， 他的家和安禄山的府邸也距离不远。

夏凌霜轻功超卓，比南霁云还胜两分，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薛家，在薛家的客厅听到了有一男一女的谈话声音。她偷偷张望，只见男的是个军官，女的是个颜容憔悴的淡装少妇。

那军官道：“ 卢夫人，你赶快走吧！我已给你带来了一套男子的衣裳，趁薛将军尚未回来，你赶快换了衣装，委屈你权充我的小厮，我带你出去。你的小千金可以放在马车后厢，那马夫是我的心腹，不会泄露的。 ”

夏凌霜虽然和史逸如的妻子素不相识，但却知道她的母亲是河东卢氏，听那军官对她这样称呼，当然知道她是谁了。她最初本来准备将那军官杀掉，然后向卢夫人道明来意，救她出去，现在突然听到那军官说出这番说话。当真是大出意外，又惊又喜，心里想道：“ 想不到安禄山的手下竟然也有这样的好人，我正担心那婴儿不便携带，他这个办法真是再好不过了！ ”

卢夫人抬起头来，脸上现出一派迷惑的神情，眼光中含着深沉的忧虑，沉吟半晌，方始说道：“ 聂将军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但我要走就必须和丈夫一同走。 ”原来这个军官正是那一晚曾经暗中救护过段珪璋的聂锋。

聂锋也沉吟了半晌，然后说道：“ 史先生现在还在受软禁之中，帅府守卫森严，一时恐怕不易脱身，你们两母女先走，以后我再替他想法。 ”

卢夫人脸上的神情越发显得沉重，双眼直盯着聂锋，忽地问道：“ 聂将军，请你不要瞒我，我的丈夫到底怎么样了？ ”

聂锋讷讷说道：“ 他来的那天，大约是因为受了委屈，吐了几口血，现在正在调治。 ”

卢夫人道：“ 这个我早知道了。我是问他现在究竟生死如何？我听服侍我的那个小丫鬟言道，昨晚曾经有刺客要杀安禄山，闹了一晚，出了好几条人命，那刺客是不是段珪璋？他救出了我的丈夫？还是他们都被安禄山捉住，一同处死了？聂将军，请你实话实说，不要瞒我！ ”

聂锋咬了咬牙，说道：“ 段大侠受了重伤，虽然没给捉住，恐亦难以活命了。至于史先生吗，他、他、他已经当场自尽了！所以，所以你必须现在立刻就走，不能再指望段大侠来救你们了！ ”

聂锋和在暗中偷听的夏凌霜，都以为卢夫人听到了这个恶耗，定要号陶大哭，或者当场晕倒。哪知卢夫人身子虽然陡然一震，但却并没有流出泪来。似乎这个结果早已在她意料之中。

但见她用力扶着几桌，支持着自己，呆了好一会子，忽地沉声说道：“ 我不走！ ”

这句话大出聂锋意料之外，他告诉卢夫人这个消息，本意是宁可让她悲痛一时，但必终于明白非走不可的，但她竟然拒绝逃走！

聂锋低声说道：“ 薛将军对你不怀好意，你，你要提防。 ”卢夫人道：“ 我知道。多谢你的好意。但我心志已决，绝无更改。除非是薛嵩将我撵出去，否则我决不离开！ ”

这番话不但出乎聂锋意外，夏凌霜更是大大惊奇，心中想道：“ 我母亲说卢夫人是极有见识的女中英杰，却怎的这样糊涂，难道是她因为受了突然的刺激，以致神智昏迷了么？ ”她从檐角偷窥进去，只见卢夫人虽然面色惨白，但却透露出一股坚毅的神情，似乎心中早已拿定了主意，反而觉得比刚

才要镇定得多，哪里像是神智昏迷的样子？

就在这时又传来了脚步的声音，聂锋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既然你心志已决，愿你好自为之。"

聂锋刚从角门走出，薛嵩便走了进来，说道："卢夫人，我正想找你说话，却怕惊扰了你，原来你也未曾睡么？"

卢夫人道："你有什么话说？"薛嵩道："我待你好么？"卢夫人道："薛将军，你庇护我母女二人，不让我们受安禄山的凌辱，我是感激得很的，"薛嵩眉开眼笑道："你知道我对你的好意，那就好了。我对夫人十分仰慕，但愿夫人将这里当做自己的家里一般，安心住下来，使薛某得以时常亲近。"说着，说着，便走近了几步。

卢夫人亢声说道："薛将军，请你记得我是朝廷命妇，你以礼相待，我可以留下，否则我唯有死在此地！"神色凛然，饶是薛嵩平素杀人不眨眼，也被她震住，有如奉了圣旨一般，急忙停了脚步，赔笑说道："夫人哪里话来？得夫人留在寒舍，薛嵩实感荣宠无比，岂敢简慢，失了礼仪？"他搜索枯肠，说了一番文绉绉的话，听得夏凌霜暗暗好笑。

卢夫人道："你们不让我和丈夫见面，这是什么意思？"

薛嵩道："原来夫人想念尊夫，怪不得深夜未睡，只怕夫人不能够再和尊夫见面了。"

卢夫人道："怎么？莫非、莫非他已经有什么三长两短了么？"夏凌霜知她是明知故问，一时之间，猜测不到她的用意。

薛嵩装出一副悲戚的神情，缓缓说道："这消息我本来不忍告诉你，但经过我三思再想之后，觉得还是对你说了的好。这虽然是个坏消息，但夫人是个明白的人，只要你好自为之，那对你来说，就是苦尽甘来了。"

卢夫人道："究竟怎么？"薛嵩道："尊夫不幸，已经死了。他不肯依从大帅，昨夜又勾结刺客闹事，在混战中误触了武士的刀锋！"

卢夫人一直抑制住自己的眼泪，这时方始忍不住哭出声来。薛嵩站在一旁，见她宛如梨花带雨，泪湿罗衣，当真是又怜又爱，便轻声劝慰她道："人死不能复生，夫人，你刚在产后，保重身子要紧。你不必担心今后的事情，一切有着我呢。要是你肯俯允的话，我想请你做我的继室，并替我训教几个小儿。尊 夫之死，虽属不幸，但一了百了，却不会再牵累你们了。夫人，你要放宽心怀，就将我这儿当作你的安身立命之所吧。"

卢夫人抬起头来，抽噎说道："将军厚义，存殁均感、继室之事，容后缓谈。现下我孤苦无依，尚望将军帮忙我料理丈夫的葬事。"

薛嵩道："这个容易，我早已请准了安节度使，为尊夫备服成殓了，棺材亦已停在外间，只待夫人择吉安葬。"

卢夫人道："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我与他夫妻一场，理该为他守孝，只是我现在已无家可归，不知将军可否准我在此间安设亡夫灵位，并准许我与亡夫一诀？"

让别人在自己的家里治丧，这本是一件"晦气"的事情，但薛嵩为了要博取她的欢心，一切应允，立即说道："夫人是名门淑女，朝廷命妇，我早已料到夫人要为尊夫守孝尽礼的了。不待夫人吩咐，我已经一一备办。人来！"片刻之间，果然有人将写好的牌位和香烛送来，再过一会，棺材也已搬了进来，登时将薛嵩的华贵客厅变作了灵堂。眼看又有两个小丫鬟替卢夫人拿来了孝服。

卢夫人披上了孝眼，启棺哭道：“史郎，你好命苦啊！”薛嵩道：“夫人节哀。”急忙叫丫鬟拉开了她，再盖上棺盖。

卢夫人转过身来，向史逸如的灵牌磕了个头，悲声说道：“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；史郎，你能为段大哥尽义，我岂不能为你尽节！”突然抽出一把剪刀，向面上乱划！

这一下大出薛嵩意外，卢夫人哭灵之时，围绕在她身边的是一班丫鬟，薛嵩不便近前，而且他昨晚被段珪璋的利剑刺伤了膝盖，行动也不大灵活，一时之间，竟来不及抢救，吓得呆待至丫鬟抢了卢夫人手上的剪刀，她的脸上早已划了三四道伤痕，鲜血淋洒，玉貌花容，尽都毁了！只听得卢夫人喊道：“史郎，我为了女儿，忍死须臾，望你九泉之下鉴谅。”

服侍卢夫人的那个小丫鬟扶着她走进后堂，薛嵩又是惋惜，又是愤怒，突然间像火山爆发似的，狠狠的瞪着那班丫鬟骂道：“你们都是死人吗？为什么不拦阻！晦气，晦气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，都给我散了！”

薛嵩的管家低声问道：“要给卢夫人请医生吗？”薛嵩怒气未消，“啪”的打了一记耳光，骂道：“你好糊涂，还要把事情闹到外面去吗？她是你的什么人，要你这样着急？”

那管家登时省悟，要知薛嵩之所以对卢夫人奉承备至，乃是为了垂涎美色，如今卢夫人花容已毁，当然不必再巴结她了。那管家省悟之后，为了要讨好主人，连忙说道：“是，是，小的糊涂，小的糊涂！这灵堂也拆了吧？”

薛嵩把手一挥，正想说道：“连棺材也给我扔出去！”忽见聂锋走了进来，向他问道：“听说你给史进士开丧，干吗却发了这么大的脾气呀？”

聂锋是他的表弟，又是他的副手，而且武艺也比他高强，薛嵩的许多“功劳”都是倚靠了聂锋才取得的，在所有同僚之中，只有聂锋可以不用通报，直闯他的内室，而也只有聂锋的话，他最能听得进去。

薛嵩愤然说道：“我正是为这个生气，你瞧，天下竟有这样不识好坏的女人，我把她作为皇后娘娘奉养，还不怕晦气，腾出这座大厅来给她当作灵堂，她竟然一点也不领我的情，只记得她的死鬼丈夫，说什么‘女为悦己者容’，丈夫死了，她就把自己的颜容也毁了。哼，哼，我已算忍住了脾气了，要不然，我把她也毁了！”

聂锋笑道：“你是说卢夫人吗？她是名门淑女，熟读烈女传、圣贤书，你本来就不该动她的念头。她如今为亡夫毁容，实在是可敬可佩得很呀，你何必要发她的脾气。何况做好人就该做到底，要是你现在给她难堪，传了出去，别人一定说你为德不卒。不如仍然要为她安葬丈夫，还可以博得个好名声。”

薛嵩对卢夫人的毁容，在惋惜与愤怒之中，其实也有三分敬佩，经聂锋以好言相劝，所说的又都是堂皇正大的理由，气便慢慢消了，说道：“好吧，瞧在你替她说情的份上，我让她在这里住下去，让她教孩子念书，算作做一场好事。”

卢夫人进了自己的房间，薛家的人知道薛嵩发了脾气，无人敢来照料，只有那个以前薛嵩派来服侍的小丫鬟，替她裹好了伤，又悄悄的去找相熟的武士讨金疮药。

卢夫人倚着枕头，枕头上绣着一对鸳鸯，她脸上的鲜血一点一点滴下来，将鸳鸯都染红了。

周围静寂之极，听不到半点声音，卢夫人想道：“想是她们都不敢来看我了，这样更好，史郎啊，你可以安心等候我了。”

门帘忽地无风自卷，并没有听到脚步的声音，却突然有一个少女走了进来，卢夫人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你怎么敢来看我？”她还以为是薛府的丫鬟。

那少女低声说道：“蝶姨，你别害怕，我是来救你的，我的名字叫夏凌霜，我的母亲是你的表姐，她叫冷雪梅，你还记得她吗？”

卢夫人的小名叫做梦蝶，除了她的闺中女友和丈夫之外，别人决计不能知道；她再端详了那少女一会，活脱就像她那个多年不见的冷表姐站在床前，卢夫人再也没有疑心，又惊又喜的握着夏凌霜的手道：“你真像你的母亲，你怎么进来的？”

原来冷雪梅也是出身官宦人家，和卢夫人乃是中表之亲，她比卢夫人年长八岁，在卢夫人十一岁的时候，冷雪梅随她父亲到任所去，自此两人就不再见面，算起来已经有二十一个年头了。卢夫人小时候对这个表姐极为依恋，冷雪梅也很喜爱她的聪明。卢夫人在八九岁的时候，隐隐闻得大人闲话，说冷雪悔不务女红，却喜欢拈刀弄剑，有一次，磨着她父亲手下的一名武士比试，连那个武士也不是她的对手。卢夫人不知是真是假，有一天便问她的表姐，要表姐教她剑术。冷雪梅笑道：“你听他们乱嚼舌头，我哪里懂得什么剑术，不过有时偷看武士们练武，偷学了几个招式罢了。我的父亲是个武官，我拿刀弄剑尚自有人笑话，你是名门闺秀，学这个干吗？”卢夫人对武艺其实也是性情不近，她要表姐教她剑术，不过是闹着玩的，表姐既然不愿教她，她也便算了。

冷雪梅的父亲不久就在卢龙任内逝世，冷雪梅从此也就不知消息。卢夫人虽然忆念她，却做梦也想不到她的表姐竟是名震江湖的女侠。后来卢夫人嫁得如意郎君，岁月如流，对她表姐的忆念也就渐渐淡了。

想不到隔了二十一年，而且正是在她遇难遭危、孤苦无依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个自称是冷雪梅女儿的夏凌霜！

夏凌霜替卢夫人止了血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别担心，我进来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你不要犹疑了，我背你出去！”

卢夫人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你为我冒这样大的危险，我很感激。但，我已决意不走了。”

夏凌霜焦急之极，急忙问道：“为什么？你怕我背了你不能脱险吗？我的武功虽然不算怎样高明，但这薛府里的武士我还未放在心上。”

卢夫人道：“我相信你有这个本领，小时候我已知道你的母亲是精通剑术的了，你是她的女儿，当然也是女中豪杰。嗯，说起你的母亲，我们已有二十一年没有见面了，她可好吗？”夏凌霜道：“好。”卢夫人再问道：“她什么时候结婚的我也未知道，你爹爹呢？在什么地方得意？”夏凌霜黯然道：“我出生的时候，爹爹就已死了，蝶姨，这些家务事咱们以后慢慢再说吧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走？依我看来，这里绝非你可以久留之地！虽然你已毁了颜容，息了那姓薛的邪念，但你既然有亲可投，又何必寄人篱下，看人面色？”

卢夫人苦笑道：“孩子，我自有我的主意，日后你便会明白。服侍我的那个丫鬟就要回来了，咱们时候无多，我很想念你的母亲，你再告诉我一点关于你母亲的消息吧，你们是怎么知道我遭逢不幸的。”

夏凌霜道：“自从我出生之后，我母亲就和我住在玉龙山下的一个小村子里，每天督导我读书习武，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可说。去年我满了十八岁生日之后，我母亲说我的剑术已经学得差不多了，叫我到江湖上见识见识，给她办一件事情，并叫我探访你的下落。今年年初三，我到了表舅家里，始知道你嫁到史家，元旦之夜，一家人莫名其妙的失踪，他们正为你着急。我再到你们所住的那条村子去查问，碰见了段珪璋段大侠的一个徒弟，说起段大侠一家也在年初二那天失踪，又说起安禄山在年初一那天从你们的村子经过，事后他到师父家中拜年，觉得师父的神色有点不对。从这些蛛丝马迹，我猜想你们两家的失踪或者会有关系，而段大侠与安禄山结怨的事情，我母亲曾对我说过。识得段大侠的人多，我便先到长安来访查他的行踪。嗯，经过的情形来不及细说，总之给我机缘凑巧，从安禄山一个武士口中查知你落在薛家。本来我昨晚就要来的了，但临时为了赴另一个约会才延到今天。”她急着要说服卢夫人和她逃走，一口气将前因后果约略讲了之后，便拉着卢夫人道：“蝶姨，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是为了要替姨父报仇吗？即算如此，我以为你也是先逃出虎口，再和我母亲商量报仇之策为高！”

卢夫人苦笑道：“报仇二字，谈何容易？安禄山的帅府不比这儿，他帐下武士如云，纵然你们母女剑术高超，亦难以寡敌众。再说，给丈夫报仇乃是我份内的事情，我岂能以不祥之身， 连累你们母女？”夏凌霜道：“难道你留在薛嵩家里，就可以刺杀安禄山吗？”她一时情急，这两句说话冲口而出，自悔失言。卢夫人双眉一轩，沉声说道：“我虽然是个弱质女流，但有时报仇也不定需刀剑，我已立定主意，决不更移。你回去给我向你母亲问好，说我非常感激她的关心，但也请她今后不必以我为念了！”卢夫人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，虽是声音嘶哑，血污脸庞，但眉宇之间，却透出一股令人凛然的英风豪气！

夏凌霜虽然心里不以为然，但话已至此，也不好再劝了。当下问道：“蝶姨，你可还有什么话要吩咐我吗？”卢夫人道：“请你把我床边那只摇篮挪近前来，让我看看我的女儿。”

那婴孩受到震动，张开了眼睛，敢情是她这几天看惯了母亲的脸孔，骤然间见母亲换了一副丑陋的颜容，感到可怕，便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卢夫人轻轻抚拍婴儿，低声哄她道：“小乖乖，别害怕，妈的面貌虽然变了，爱你的心还是一样。”婴儿似乎懂得母亲的心意，果然停止了啼哭。

卢夫人回过头来对夏凌霜道：“你说你曾访查段大侠的行踪，我昨日听到他的一个消息，听说他们前晚为了救我丈夫，和安禄山的武士恶斗，受了重伤，不知是生是死？你可以为我再去寻访他吗？”

夏凌霜道：“我刚想告诉你，我前晚曾遇见他，那时他刚从安禄山的帅府逃到一个破庙……”卢夫人急忙问道：“他怎么样？”夏凌霜道：“不错，他是受了重伤，但还未死。”当下将所见的情形对卢夫人讲了。

卢夫人又惊又喜，半晌说道：“要是你今后再碰到他，烦你给我带两句话：我母女俩陷身虎穴，我虽有决心抚养女儿成人，但世事茫茫，殊难逆料，我不想误了他的儿子，要是他长大了遇有合适人家，尽可另求佳偶。”

夏凌霜怔了一怔，道，“原来你们还是儿女亲家！”

外面似是有脚步声传来，卢夫人道：“你该走了！”夏凌霜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蝶姨，你善自保重。你的话我一定替你带到。”

她飞身上屋，只见一个丫鬟带了两个军官走来，其中的一个便是想要救

卢夫人的聂锋。原来他们是给卢夫人送金疮药来的。

聂锋眼利，瞥见瓦背上有个影子，吃了一惊，停下脚步说道：“夫人的内室我们不方便进去了，小红，你代我们在夫人面前请安吧。金疮药的用法你还记得吗？嗯，刘兄弟，你再给她说一遍。”

原来这个姓刘的武士乃是小红的情人，小红为卢夫人向他讨药的时候，恰巧遇着聂锋；薛嵩的家法极严，小红怕回去的时候给人盘问，若然搜出她为卢夫人带药，其罪非小。聂锋听见他们商谈，便挺身而出，与那姓刘的武士一道，送她回去。有聂锋出头，就是给薛嵩碰见，也不用怕了。

聂锋撇下了姓刘的武士和那个丫鬟，让他们多叙一会，独自走出院子，一看无人，便即飞身上屋，正在张望，忽觉微风飒然，寒气侵肤，夏凌霜的长剑已对准了他。

夏凌霜低声道：“你不要嚷，我不杀你。”聂锋这时才看清楚是个美貌的少女，惊奇之极。夏凌霜道：“聂将军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以后还望你多多照顾卢夫人母女。”聂锋这才知道她是为救卢夫人来的。夏凌霜又道：“要是卢夫人有什么危险，请你派人送她到玉龙山的沙岗村找我的母亲，我的母亲叫冷雪梅，说起她的名字，村里的人都知道的。聂将军，以你的为人和武功，却甘心为虎作伥，我很替你可惜，倘若你将来不见容于安禄山，你也可以逃出来，我可以为你向段珪璋大侠说情，请他向江湖上的侠义道招呼一声，不把你当作敌人。”

聂锋听他说出冷雪梅的名字，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，好半晌才定下心神，说道：“多谢女侠好意，倘有可以为卢夫人效劳之处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还有一事相托，女侠若见了段大侠，请代我向他问安。我前晚迫不得已和他动手，还望他宽恕。”夏凌霜道：“好，只要你有心向善，段大侠决不会计仇。”当下收回宝剑，身形一起，便如一缕轻烟，转眼之间出了薛家。

南霁云和铁摩勒护送段珪璋前去投奔窦家，一路无事，第四天到了平卢地界，再过二百余里，便是窦家的势力范围了。段珪璋也已渐渐恢复，每餐可以进点稀饭了。南、铁二人都放下了心。这一天驴车正在山路上走，忽听得“呜”的一声，有一支响箭飞来，转眼间山坳的转角处现出两个黑衣骑士。

铁摩勒笑道：“这些瞎了眼的小贼，竟然把咱们当作肥羊，却不知是太岁头上动土！”

那两个黑衣武士远远叫道：“车上的可是段珪璋段大侠么？咱们寨主有请！”铁摩勒奇道：“奇怪，竟是请客来的。这两个人不是我义父的手下，这里也不是王伯通的地界，从来又没听说过有什么著名的绿林人物在这里安窑立柜，这两个家伙到底是哪条线上的朋友？”

段珪璋揭开车帘一角，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，南贤弟，你上去与他们打话，给我敬辞了吧。”铁摩勒本来跃跃欲试，但南霁云已经上前，他只好留在车上保护段珪璋。

南霁云问道：“请问贵寨主是哪一位？”那两个黑衣骑士道：“段大侠见了自然知道。”南霁云道：“段大侠尚在病中，我们赶着送他到他的亲戚窦家去，贵寨主既然是他的朋友，反正这里离窦家寨也不过两天的路程，就请到窦家寨去与他相会吧。”要知窦家五虎，乃是北方的绿林领袖，所以南霁云不怕实话实说，用意就是想吓退他们，免得交手。

岂知那两个黑衣骑士听了窦家的名头，神色竟是丝毫不变，一个道：“段大侠贵体违和，这个我们早知道了，正是因此，所以寨主请他就近到我们那

儿疗伤养病。”另一个道：“段大侠大名，我们久已仰慕，难得今日经过，无论如何，也得请他到山寨里让兄弟们见见。”

南霁云久历江湖，一听这话，便知那个未知名的寨主不怀好意，说不定是窦家的对头，想趁段珪璋重伤未愈，中途劫掳，免得他去相助窦家。而且这个寨主，绝不会与段珪璋有什么交情，要不然他也不用藏在暗中，连拜帖也不送一张来了。

南霁云沉住了气，说道：“贵寨主的好意段大侠心领了，窦家是他亲戚，他理该先去和亲戚会面。他在病中，不便和诸位相见，他已托我传话，就请你们回去上复寨主，要是贵寨主不便到窦家寨探望他，他病好之后，再来回拜如何？”

那两个黑衣骑士冷冷说道：“段大侠当真是这样说么？好吧，就算这是他的意思，我们奉了寨主之命，也得请他当面见我们寨主说去！”一声胡哨，草丛里面，乱石堆中，涌出了一群强盗，个个执着明晃晃的利刃！

南霁云面色一沉，铿锵有声，宝刀出匣，指着那两个骑士道：“你们这岂不是强人所难么？好，既然你们定要如此，我南八就替段大侠去一趟，不过你们可得先问一问我这口刀，问它肯不肯让我去！你们的人齐了没有？都请来吧！”

那两个骑士听他自报姓名，似乎吃了一惊，对望一眼，忽地哈哈笑道：“原来阁下是魏州南大侠，端的是失敬、失敬了！不过，南大侠，你这样的口气忒把人看小了，我们这些无名小卒，固然不敢与你南大侠单打独斗，但却也不是恃多为胜的下三流小贼，我兄弟俩练有一套刀法，难得有此机缘，就请南大侠指教如何？要是南大侠仍认为不公平的话，就请车上那位姓铁的小兄弟也下来。”

南霁云冷冷说道：“两位既然要与南某较量，南某奉陪。你们两人齐上，我是凭这口刀，你们都上，我也是凭这口刀！”那两个骑士跳下马背，又哈哈笑道：“南大侠果然是个爽快的人，好，我兄弟俩献丑了。南大侠，你说‘较量’二字，我们可当不起，我们只是向你请教，你这口宝刀锋利，还望稍稍留情。”

南霁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两位不必太过自谦。两位既是只想与南某印证武功，那么咱们就点到为止，胜败不论。”那两个骑士抽出刀来，说声：“请赐招！”南霁云忽道：“且慢！”那两个人怔了一下，只见南霁云回过头来，朗声说道：“摩勒，我与你换一把刀！”将宝刀入鞘，向铁摩勒抛去。

铁摩勒接刀愕然，段珪璋躺在车中，低声说道：“摩勒，把你的腰刀换给他！”要知南霁云与段珪璋都是大侠的身份，宝刀宝剑不斩无名之辈，现在对方既非围攻，且又那样说法，南霁云当然不好再用宝刀。

铁摩勒无奈，只好将腰刀抛出，南霁云接了腰刀，说道：“两位是主，客不僭主，还是请两位先行赐招。”那两人道：“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那就请南大侠恕我们不客气了。”一个左手执刀，一个右手执刀，唰的一声，同时出手，左刀右指，右刀左指，合成一道弧形，把南霁云罩往，南霁云也禁不住心中一凛，他起初只当这两个人是无名之辈，哪知他们双刀合使，攻中带守，招数竟是十分老辣！

好个南霁云，就在刀光罩顶之际，蓦地一声长啸，身形骤起，举刀便劈，这一刀正从那道弧形的合缝之处劈下，但听得叮　两声，那两柄单刀立即给他分开，那两人赞道：“好刀法！”各自身形一侧，刀走偏锋，左右夹攻，

他们一个是左手刀，一个是右手刀，配合得极为纯熟，当真是攻守兼备，无懈可击！铁摩勒从车上望去，但见三道银光，忽分忽合，恍如玉龙夭矫，半空相斗！

铁摩勒蓦然省起，心道：“莫非这两个人乃是‘阴阳刀’石家兄弟，怪不得他们知道我的名字。”石家兄弟，哥哥名叫石一龙，弟弟名叫石一虎，兄弟二人联手做黑道上的买卖，是西凉地方著名的独脚大盗，（他们兄弟二人如同一体，别无党羽，在黑道上的木语，叫做“独脚盗”）因为他们兄弟一个使左手刀，一个使右手刀，哥哥性格阴沉，弟弟性格开朗，所以黑道中人称他们为“阴阳刀”。铁摩勒是大盗世家，他的父亲铁崑仑在生之对，和窦家的老大窦令侃，王家的王伯通合称“绿林三霸”，所以铁摩勒对于绿林中的成名人物，未曾见过，也曾听人说过，比南霁云要熟悉得多。

铁摩勒认出了这两人是“阴阳刀”石家兄弟，暗暗替南霁云担忧，想道：“南叔叔不知他们的来历，上了他们的当了！岂可舍宝刀不用！”同时，又觉得奇怪：石家兄弟在黑道上乃是成名人物，从来都是兄弟联手，别无党羽的，怎的他们这次前来，却声称是奉了什么“寨主”之命，难道他们竟甘心屈居入下，投到什么山寨里做了头目么？

南霁云和他们越斗越烈，但见一片刀光，三条人影，时而纠作一团，时而分开三处，三个人的身法都是快到了极点，令人看得眼花撩乱，渐渐人影刀光，混成一片，竟分不出哪个是南霁云，哪个是石家兄弟了。铁摩勒年纪虽轻，却经过不少大阵仗，但这一次也看得他目眩神摇，不敢透气。

正在铁摩勒暗暗担忧的时候，忽听得南霁云一声大喝，刀光划过，登时发出了一片金铁交鸣之声，三条人影倏的分开，但见石家兄弟，面色铁青，他们手上的单刀！都只剩下半截！南霁云抱刀一揖，说道：“承让了！可以放我们的驴车走了吧？”南霁云竟以一柄寻常的朴刀，削断了石家兄弟的兵刃，不但显得刀法精奇，更足见内力深厚，这一下直把群盗吓得目瞪口呆，矫舌难下。正是：

黑道风波多险恶，单刀退敌护良朋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　侠士荒山遭恶寇　神偷午夜盗婴儿

乱石堆中忽地一声长啸，走出了一个人来，年纪甚轻，看来不过二十左右，书生装束，摇着一把折扇，但温文之中，却又带着几分轻佻，几分邪气。当石家兄弟拦截驴车、群盗涌现之际，并未见有这个人，似是刚刚来的。南霁云也不觉有点惊异，要知他虽在激战之中，仍然是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但这个少年是什么时候来的，他却毫不知道。

这少年身形一现，群盗便发出一片欢呼。石家兄弟却是满面羞惭，丢下手上的半截朴刀，讷讷说道：“少寨主，咱俩兄弟辱命了！”那少年笑道：“南大侠岂是你们请得动的？还是待我来保驾吧！”折扇一指，面向着南霁云朗声笑道：“敝寨诚意相邀，南大侠、段大侠当真不肯赏面么？”

南霁云道：“少寨主一邀再请，盛情可感。但段大侠尚在病中，他的妻子也正在窦家寨等待他，这些情形，刚才我也已对贵寨的两位香主说得清清楚楚了，请恕不能从命。”

那少年斜着眼睛笑道：“糟糕，我是讨了令箭来的，非得把你们三位请到不可，这怎么办呢？南大侠，请恕我说句无礼的话，尽管你们心急要走，我却是定要把你们留下的了！”

南霁云气往上冲，勃然怒道：“好吧，少寨主既有本领将我们留下，就请施展吧，废话少说了！”那少年一声笑道：“南大侠果是快人快语，好，我现在就凭这柄扇子，陪南大侠走两招！”

说到一个“招”字，扇子一伸，招数便发！

这一招是铁笔点穴的招数，他把折扇合了起来，当作判官笔用，点打南霁云的“肩井穴”，手法利落，认穴奇准，确是不同凡响。南霁云心道：“怪不得这小贼骄狂，只这一招点穴的功夫，便不在宇文通之下！”

南霁云身形不动，待他扇子点到，蓦地大喝一声：“撒手！”反转刀背，一刀拍下！那少年正巧在这个时候，也喝了一声：“撒手！”扇子改点为粘，倏然一翻，搭着刀背，往下便按，两人的功力差不了多少，但见南霁云那柄朴刀往下略沉，随即便扬了起来，将少年的折扇荡了开去！

这一招南霁云稍占上风，但那少年的折扇没有给他拍落，也只能算打个平手。那少年笑道：“双方都没有撒手，再来，再来！”身移换步，嗖的一声，铁扇挟风，已是绕到了南霁云背后，反手点他脑后的“风府穴”。

南霁云就似背后长着眼睛似的，反手一刀，又狠又准，刀长扇短，少年的扇头尚未触及他的背心，他的刀锋已撩到了少年的手腕。这少年急忙坠肘沉肩，慌不迭的把扇子反拨回来，“　”的一声，碰个正着，少年虎口隐隐发麻，斜窜三步，叫道：“好刀法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南霁云反手一刀把敌人迫退，立即反守为攻，身形一旋，恰恰封着了那少年的退路，两人面对，南霁云一声大喝，使出一招力劈华山，朴刀斫下，隐隐挟着风雷之声。那少年也喝了一个“好”字，扇子滴溜溜一转，抵着无锋的刀板，身形蓦地向后一翻，平空跃起一丈有多！

南霁云这一刀已用了八成气力，但给那少年用了一个“卸”字诀，避重就轻，将南霁云攻来的猛力移转给全身负担，故此身形虽给冲得立足不稳，迫得跳跃起来，但那把折扇，仍然没有脱手。南霁云见他使出这等上乘的功夫，也禁不住心头一凛，想道：“江湖道上，当真是人材辈出，我若在他这般年纪，只怕还未必是他对手。”

心念未已，那少年又已向他扑来，南霁云道：“你当真要拼命么？”朴刀一起，截斩他的双足，那少年身子悬空，双足交叉踢出，铁扇又指向他的眉心“阳白穴”。这一招三式，用得狠辣非常，南霁云若不变招，纵能把他的胚骨斩碎，自己也难免受伤。第一流的高手与人比斗，除非是深仇大恨，否则断无以死相拼之理，南霁云本来就有点爱惜那少年的武功，如今又见他如此凶悍，心念一转，立即闪开，如此一来，他便反而给那少年抢了先手，迫得向后连连倒退了。

原来那少年正是要借南霁云来扬名立万，要知南霁云已是名震江湖的游侠，而他还是个初闯道的少年，若把南霁云打败，那是何等光采之事，所以他不惜连使险招。其实刚才那一招倘若南霁云不让的话，纵然受伤，但以他的内功和闭穴法应付，伤亦不会伤得很重，而那少年双足被斩，就要成为废人了。那少年承他让了这一招，过后方始想到当时的凶险，出了一身冷汗。

可是那少年立意要把南霁云打败，虽则明知这一招是对方手下留情，他却并不领南霁云这个情，一见南霁云后退，竟然如影随形，跟踪扑到，扇子一张，向南霁云面门一拨，劲风扑面，南霁云的双眼几乎睁不开来，那少年抓紧时机，立即便施杀手！

他这柄扇子是精钢打成的，扇骨上端锋利，合起来可作判官笔，张开来就可当作一柄折铁刀，但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扇子从南霁云手腕划过，南霁云大吼一声，右腕一翻，一掌推出，那少年蹬、蹬、蹬，连退三步，“哇”的一声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南霁云的右手手腕，也给他的扇子割开，鲜血汩汩流出。

群盗见他们的少寨主受伤，哗然大呼，纷纷涌上，那少年喝道：“都给我退开！”一个盘龙绕步，扇子倏张，又扑到了南 霁云的面前，冷冷说道：“彼此挂彩，两不输亏，再来，再来！”南霁云刀交左手，道：“好！冲着你这股狠劲，南某就索性成全了你的声名吧！要是我在一百招之内不能胜你，我便甘心服输，百招之内，死伤残废，各安天命！”他以大侠的身份，定出百招，已是差不多将对方看作相等的对手了，那少年口吐鲜血之后，面色本已相当惨白，听了这话，顿然光采焕发，哈哈笑道：“南大侠，我正是要你这几句话！”

南霁云一招“横云断峰”，破解了那少年的连环点穴三式，喝道：“要是你在百招之内输了呢？”那少年知他心意，一声笑道：“最多把性命交给你，我与你比武是一回事，家父请客是另一回事，不必混在一起。喏，天色将晚，你们不必等待我和南大侠分出胜负来了，赶快先接了段大侠到寨里安顿吧！”后面这几句话是对群盗说的，群盗轰然应声，移转目标，奔向驴车！

南霁云又惊又怒，惊者是段珪璋伤还未愈，如何抵挡群盗的围攻？怒者是那少年竟然如此凶悍撒泼！全不依江湖礼数。这时他已动了真气，一刀紧似一刀，毫不留情。但他左手刀的威力究竟不及右手刀，那少年在兵器上又占了便宜，一柄扇子，忽合忽张，时而作判官使，时而作折铁刀用，缠得极紧，一时之间，南霁云竟也摆脱不开。

铁摩勒坐在驾车的座位上，提刀斩下，他用的是南霁云那把宝刀，大占便宜，但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两枝花枪、一柄单刀早已给他削断！铁摩勒大喝道：“不怕死的都来！”石一龙笑道：“铁兄弟，我们看在去世的铁老寨主的份上，不想与你为难。你也是黑道中人，你岂不知请客不到，乃是犯了绿林大忌的么？今日段大侠是主客，你们两位是陪客，你当真要敬酒不

喝喝罚酒么？”

铁摩勒冷笑道：“石老大，亏你还有脸皮来和我说绿林规矩？你也算得是绿林里的一位人物，却怎的给人当起跑腿来了？这 也不打紧，但你代主人送的‘请帖’已给别人退了，再要送来，也该请另一位来吧？”石家兄弟登时面色涨红，他们刚刚败在南雾云刀下，铁摩勒说他们的‘请帖’已给别人退回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也即是说他们已经没有资格代表主人再来请客。他们乃是在黑道上有身份的人物，给铁摩勒一顿冷嘲热讽，虽是又羞又怒，却不敢过来和他动手。

一个身材高大的强盗排众而出，朗声说道：“好，这请帖待我来下，请铁少寨主赏面！”他用的是一柄铜锤，锤重力沉，“呼”的一声，就向铁摩勒当头砸下。

铁摩勒在驴车上跳跃不灵，只好硬接他这一锤。铜锤是重兵器，宝刀虽利，决不能将它削断，铁摩勒给震得手腕酸麻，幸亏他和段珪璋相处那几天，得到段珪璋传授了不少武功的上乘心法，懂得运用借力打力的功夫，宝刀一带，那强盗的身形给他带得歪过一边，铁摩勒的刀锋划过，“嗤”的一声，将他的衣服挑穿，只差半寸，就要戳进他的琵琶骨。可惜铁摩勒尚未运用得十分纯熟，要不然这一招就可以叫他铜锤脱手，人受重伤。

那强盗大怒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你宁愿吃罚酒，我们只好不客气了！”手臂一抡，举锤再磕，另外两个使用重兵器的强盗也攀着车辕，帮他夹攻，一个使青铜锏，一个使铁轮拨，都不是宝刀所能削断的。铁摩勒受到三般重兵器的围攻，登时险象环生，左支右绌。

段珪璋忽地揭开车帘，背倚靠垫，沉声说道：“摩勒住手，他们既是冲着我来的，就让他们来见我吧！”使铜锤的那个强盗笑道：“还是段大侠是明白人，咱们是诚心请你老的。”一只手提着铜锤，另一只手就来扶他，段珪璋淡淡说道：“段某平生吃软不吃硬，你这是拉客，不是请客！叫你家寨主亲自来吧！”那个强盗欺他是个病人，哪知手指刚刚触及他的手腕，段珪璋蓦然把掌心一翻，反手一抓，吐出内家真力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将他的手腕拗断，那强盗一声惨叫，铜锤脱手飞出，打伤了两个同伴。

使青铜锏和斫山刀的那两个强盗急忙将兵器朝他劈下，段珪璋虎目圆睁，喝声：“去！”双指一伸，贴着刀背轻轻一推，那柄斫山刀登时反转而来，正好和青铜锏碰个正着！

段珪璋在病中用这一招，实是险到极点，若是稍差毫厘，他的手指就要先给刀锋削断了。但他用得恰到好处，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巨响，震耳欲聋，这两个强盗的兵器相交，各自给对方的猛力震倒，跌了个四脚朝天，青铜锏缺了一角，大斫刀也卷了刀锋！铁摩勒大笑道：“好啊！妙啊！”

群盗给段珪璋的神威所慑，不约而同的一齐退了几步。段珪璋抽出宝剑，倚着车垫，沉声喝道：“还有哪一位要来递帖？”

段珪璋服了几天药，伤势虽然好了许多，到底尚未复原，如今强用真力，打发了三个强盗之后，他也感到气血翻腾，眼睛发黑，但仍然强自支持，想吓退群盗。不料那石家兄弟乃是武学行家，最初他们也慑于段珪璋的绝顶武功，随同群盗后退，但后来一听，从段珪璋的声音中听出他中气不足，伤还未愈，石一龙打了一个胡哨，群盗又聚拢来，围着驴车，石一龙自己不好意思出面，向那使青铜锏的强盗低声说了几句，那强盗大喜，站了出来，冲着段珪璋叫道，“段大侠既不赏面，请恕我们也不客气了！并肩子上，用暗青

子招呼！”

一声令下，暗器齐发，飞刀、金镖、铁莲子、飞蝗石、甩手箭、流星锤……各式各样的暗器，纷如雨下，段珪璋身子不能移动，只有靠着车垫，挥动宝剑防护。

铁摩勒又惊又怒，遮在段珪璋的身前，大怒骂道：“你们这些下三流的小贼，真是丢了咱们绿林好汉的脸！”那使青铜锏的强盗大笑道：“铁少寨主，你不顾行家的面子，又怎能怪得我们？你别害怕，伤了，我们给你医！”话声未了，铁摩勒已经中了两支甩手箭、一块飞蝗石，飞蝗石正打中他的额角，登时血流如注，幸而群盗志在生擒他们，未用喂毒的暗器。

段珪璋道：“摩勒，你退入车厢！”铁摩勒哪里肯依？正在危急之间，忽听得马铃叮 ，一个少女飞骑来到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夏凌霜！

夏凌霜一眼瞥见南霁云和那少年厮杀，似乎甚感意外，“咦”了一声，那少年看见是她，面色倏变，也“咦”了一声，但这时他给南霁云刀光罩住，几乎透不过气来，哪能分出心神与夏凌霜打话？夏凌霜这时已发觉了群盗围攻驴车，她本来要向南霁云那一方驰去的，稍一踟蹰，便突然拨转马头，向群盗冲来！

群盗早已有所准备，见她冲来，暗器纷纷向她射去，夏凌霜怕伤了坐骑，一个“金鲤穿波”，登时从马背上斜掠出去，身形未落，剑已出鞘，剑随身转，宛似一圈银虹，向外扩张，但听得叮叮 之声，不绝于耳，那些暗器都已给她青霜剑荡开。群盗大惊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们的暗器尚未接续发出，已是被夏凌霜杀进来了。

这一来，群盗的暗器已是毫无用处，只能与她硬斗。夏凌霜步法轻灵，剑招迅捷，左边一兜，右面一绕，在群盗中穿来插去，宛如彩蝶穿花，每发一剑，便有一个强盗“哎哟”一声，兵器脱手。原来她用的是一套非常古怪的剑法，只是剑尖轻轻一点，便刺中对方的手腕，伤倒不重，但手中的兵器，却是再难掌握。使大斫刀的那个强盗大怒，抡刀向她猛劈，想把她的长剑磕飞。这人武功较高，夏凌霜一点没有点中，忽地柳腰一弯，剑锋向左斜方疾削，这强盗为了避她刚才刺腕那凌厉的一招，脚步也正好向左斜方踏出，就像凑上去碰她的剑锋似的，但听得“涮”的一声，剑锋削过，登时削去了他一片膝盖，那强盗一声惨呼，倒在地上，接连打了几个滚，滚下山坡。那些未受伤的强盗，见她的剑法如此厉害，四散奔逃。

石家兄弟早已换过兵刃，见势不妙，只好不顾身份，左右夹攻。夏凌霜正在杀得兴起，信手一招“玄鸟划砂”，剑锋自左而右，横削两人手腕，哪知这两兄弟的阴阳刀法配合极妙，双刀合成一个圆弧，把夏凌霜这一招化解开去，双刀倏合倏分，仍然从左右两方攻到。

段珪璋道：“摩勒，你去助她一臂之力。”这时群盗已散了十之八九，纵有暗器打来，段珪璋有宝剑防身，也尽可防守得了。铁摩勒挨打了半天，一口闷气正自无处发泄，听得段珪璋吩咐，立即跳下驴车，挥刀攻敌。他虽然受了两三处伤，都非要害，宝刀砍出，虎虎风生。

石家兄弟本来就不是夏凌霜的对手，不过，要是铁摩勒不来的话，他们还可以支持一些时候，如今铁摩勒一来，所用的又是南霁云那柄宝刀，这两兄弟焉能抵挡，不过五招，便听得“ ”的一声，石一虎手中的单刀先给铁摩勒的宝刀削断。石一龙知道今日难以讨好，拉了兄弟便跑，铁摩勒还要追上去再斫一刀，夏凌霜笑劝他道：“穷寇莫追，小兄弟你就饶了他们吧！”

收回长剑，眼光移转到南霁云和那少年身上。

南霁云和那少年强盗正在斗到最吃紧的时候。自从夏凌霜出现之后，那少年显得非常焦躁，连使险招，南霁云久经阵仗，对敌的经验自是比那少年丰富得多，对方冒险急攻，正合他的心意，他脚踏五门八卦方位，使出一套游身断门刀法，表面看来，似乎是在步步退守，实则已是把那少年的攻势完全封住，刀锋所指，无一不是那少年的要害之处，威力暗藏，只要找到时机，立即便可以给予对方致命的一击！

待到夏凌霜将群盗驱散，那少年更是神色大变，猛地喝声：“我与你拼了！”铁扇一挥，瞬息之间，连袭南霁云七处大穴，南霁云纵声笑道：“来得好！”刀光疾闪，一口朴刀，也就在这瞬息之间，竟似化作了数十百口明晃晃的利刃从四面八方向那少年斫来，只见刀光，不见人影！

夏凌霜飞奔上去，连忙叫道：“南大侠，住、住……”“住手”二字刚刚出口，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南霁云刀锋划过，已在那少年的肩头上拉开了一道五寸多长的伤口！这还幸亏是南霁云听得夏凌霜的叫声，朴刀及时收回，要不然早已斫碎了他的琵琶软骨！要知南霁云恨这少年强盗太过凶狠，这一刀本来是有意将他斫成残废的！

南霁云虽然大获全胜，心里也暗暗叫了一声：“侥幸！”他打败这少年只用了五十一招，实在大出他的意料之外，心中想道：“倘非他心神不宁，暴躁走险，自乱章法的话，只怕在百招之内，我还未必准定能够赢他！”

那少年托地跳出圈子，满面通红，忽地抱扇一揖，叫道：“好刀法，承教了！青山绿水，后会有期！”这几句话听来是向南霁云说的，但说到“后会有期”那四个字，双眼却向夏凌霜一溜，夏凌霜嘴唇微动，似是想说什么话却没有说出来，那少年强盗已是如飞走了。夏凌霜脸上现出一派迷惘的神情！

南霁云将朴刀交还给铁摩勒，换回自己那把宝刀，然后向夏凌霜谢道：“多谢姑娘帮忙。”铁摩勒满腹疑团，问道：“夏姑娘可是认识那贼子的么？”夏凌霜的脸蛋唰的一下泛出桃红，讷讷说道：“曾经见过一面，算不得是怎样认识。”南霁云也在疑心，但见她如此，却不好再问下去。

三人回到驴车前，段珪璋早已在那儿等待，一见便道：“这位可是夏姑娘么？”

夏凌霜应了一声，便恭恭敬敬的向段珪璋裣衽施礼，说道：“侄女向段伯伯请安。”段珪璋越看越觉得她像当年的白马女侠冷雪梅，又听她这样称呼，心中已无疑义，便直率问道：“令堂可是姓冷，芳名雪梅二字？”夏凌霜道了一个“是”字，随即笑道：“人人都说我似母亲，段伯伯果然看出来了。”

段珪璋迟疑半晌，方再问道：“还未曾问候令尊？”夏凌霜道：“先君卢龙夏氏，名讳上声下涛，在我出生的时候，早已过世了。”

段珪璋甚为纳罕，心中想道：“当年他们结婚之夕，夏声涛刚进洞房，便遭非命，却怎的生出了这个女儿？他们二人乃是光明磊落的男女侠客，若说婚前便有私情，似乎难以置信。”还有一点奇怪的是：夏凌霜在谈到她过世的父亲的时候，并没有显得特别的悲伤，要是她知道父亲当年的惨死，决不会如此冷静，见了自己的面，也决不会不央求自己给她报仇。“难道冷雪梅竟未曾告诉女儿？她已经长大了，为什么还要瞒住她呢？”段珪璋越想越觉得奇怪。

夏凌霜见段珪璋神色有疑，也是有点奇怪，正想说话，段珪璋又再问道：“令堂现在安居何处？”夏凌霜踌躇好久，尚未答话，段珪璋道：“我和令尊令堂当年常在一起，是很要好的朋友。”夏凌霜道：“我妈也曾对我说过和段伯伯的交情，但她说她隐居多年，已不想再见以前的朋友，她托我向段伯伯问好，并请段伯伯原谅。”段珪璋听了这话，大出意外，更觉惊疑。心道：“怎么雪梅连我都不愿意见了呢？难道她遭了那次惨祸，竟然万念俱灰，连丈夫的冤仇都不想报了？”

段珪璋不便再问她的母亲，顿了一顿，绕个弯儿再问她道：“听说你要杀西岳神龙皇甫嵩，不知是为了何事？”夏凌霜道：“我母亲说他是个无恶不作的魔头，叫我为江湖除害。”说来说去，和她那晚答复南霁云的话大致相同，却并没有涉及自家的事。段珪璋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你母亲说的不错，这皇甫嵩是个坏人，为江湖除害，这也是我辈侠义道所应为，但那皇甫嵩武功高强，你单身一人，只怕不是他的对手，若有要我效劳之处，我可以帮你的忙。只是我目前还有一件事待办，你不如和我们一道到窦家寨去，待我养好了伤，办了那件事后，再与你去找皇甫嵩如何？”

夏凌霜道：“多谢伯伯好意，只是家母吩咐，叫我最好独力除他，不必假手旁人。段伯伯，你要办的事情，我也已经知道。卢夫人正有几句话要我转告于你。”

段珪璋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那晚果然是到安禄山的府邸去了？”夏凌霜微笑道：“不，我是到薛嵩家里去。薛嵩这贼子垂涎卢夫人的美色，早已向安禄山讨了她了。”段珪璋这一气非同小可，“啪”的一掌，击得车把手开了一道裂缝，骂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不给史大哥大嫂出这口气，誓不为人！”愤火过后，又担忧道：“我那史大嫂是知书识礼的名门淑女，怎生受得了这等侮辱？”夏凌霜道：“段伯伯不用担忧，我那蝶姨早已识破薛嵩不怀好意，因此自毁颜容，虽然陷身魔窟，却可以保全名节。”当下将当晚的所见所闻，说与段、南、铁等三人知道，三人尽皆嗟叹，南霁云翘起拇指赞道：“这对夫妻高风亮节，的确令人仰慕！”

段珪璋道：“夏姑娘，你刚才称呼卢夫人做什么？”夏凌霜道：“我妈是她的表姐，她闺名有个‘蝶’字，所以我称呼她做蝶姨。”段珪璋道：“原来你们是亲戚，这我倒还未曾知道。”歇了一歇，再问道，“这么说，你是奉了母亲之命，前来救她的了。”夏凌霜道：“不，我母亲僻处荒村，久已断绝外间消息。是她叫我寻访蝶姨，我到过你和史进士所住的那条村子，经过了许多曲折，这才探听到的。我见了她之后，确是想把她救出去，可是她不肯答应！”段珪璋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，她不肯出去？”夏凌霜道：“是呀，我怎么劝也劝她不动！”铁摩勒大惑不懈，喃喃说道：“这，这她可是太糊涂了！”段珪璋双眉一轩，道：“我那史大嫂是女中豪杰，她下了这个决心，其中定有道理！她还有什么话要你对我说的？”

夏凌霜道：“她提到你和她两家的儿女亲事，她说她现在处境如斯，后事难料，令郎长成之后，若是另有合适人家，尽可自行婚配。”段珪璋叹道：“她处境如斯，还为我的儿子着想，真是难得。不管她母女将来如何，这门亲事，我是决不更改的了！”随即又对夏凌霜说道：“要是你没有旁的事情，就和我们一道走吧。天色将晚，咱们应该起程了，免得错过宿头。”

夏凌霜踌躇片刻，眼珠一转，低声说道：“多谢伯伯好意，不过我还有一点旁的事情，反正窦家离此不过二百里，过几天我再去拜候你。”夏凌霜

如此说，段珪璋不便再邀，当下两家分道扬镳，段珪璋目送她跨上骏马，绝尘而去，想起以前与她父母相处的日子，心中无限感伤。

南霁云驾御驴车，兼程赶路，两天之后，便到了幽州境内的飞虎山下，窦氏昆仲五人号称“窦家五虎”，这飞虎山山形险峻，又切合他们兄弟的绰号，故此他们将窦家寨建在飞虎山中。

段珪璋在路上每天服食三粒药丸，至此恰好是第七天，身体果然完全复原，功力比起未受伤的时候，甚至还有少少增益，段珪璋只道南霁云给他的药丸乃是磨镜老人的秘制灵丹，却不知是那西岳神龙皇甫嵩所赠。

这一行人进入山口，大寨主窦令侃早已得知消息，亲自出迎，一见面便哈哈笑道：“你这窦家娇客（古人称女婿为“娇客”）如今真变成了‘稀客’了，好容易才请得你来！一去十年，也不给我们捎个信儿！”

段珪璋这次来助窦家争霸绿林，本非心愿，但至此也不得不与舅兄客套几句，道歉赔罪之后，便问及那次他们窦家五虎与精精儿争斗的事情，窦令侃伸出左手笑道：“还好我的指头尚未完全削掉，不过也算得是栽到了家啦！”原来他左手的两根指头已给精精儿削去，段珪璋看了，不禁凛然。

窦令符又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王伯通与精精儿给我的期限，只有四天就到期了。线妹等你正等得心焦，还担心你在途中出事呢！”段珪璋笑道：“途中的确是曾经出事，幸亏有南八兄护送，要不然只怕我想与精精儿比剑，也没有机会了。”当下给两人介绍，窦令符这才知道与他同来的竟是大名鼎鼎的南霁云，当真是喜出望外。说道：“有了你们夫妇，再加上南大侠帮忙，咱们可以不必惧怕那精精儿了。”南霁云微笑道：“我是来看热闹的，算不得数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不觉已来到大寨的聚义厅，窦家几兄弟和窦线娘都已聚集在那儿，段珪璋历尽艰危，九死一生，虽是别来不够一月，便与妻子重逢，却已宛如隔世。窦线娘听得史逸如惨死，卢夫人母女都未曾救得出来，不禁眼泪双流。窦令侃道：“你们先帮我这个忙，待打赢了精精儿之后，咱们再一同去找那安禄山和薛嵩算帐。今日咱们家人团聚，可不许再提这些伤心事了！”

窦令符问道：“妹丈，你们在途中遇到强徒截劫，其中可有一位少年盗魁，是用折铁扇点穴的？”段珪璋诧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窦令符笑道：“我们在路上也碰上了，这小子好不厉害，要不是有六妹在旁，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呢！”段珪璋带着既是责备又是怜惜的眼光，望了妻子一眼，意思是说：“你刚在产后，怎不顾惜身子，就与强人动手了呢？”当然他也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之下，窦线娘非出手不行，但他对妻子关切的情怀，仍是禁不住自然流露。

窦令符哈哈笑道：“六妹，你丈夫如此疼你，怪不得你几乎忘记了娘家了。”回过头来对段珪璋道：“妹丈，你不用担忧，她并没有和敌人过招动手，甚至连一步也没有离开驴车，只凭着一把弹弓，就把强人都打退了！那少年盗魁也真凶悍，连中三弹，这才退下！”窦线娘的神弹绝技，在她结婚之后，从未曾对敌用过，连段珪璋也未深知，这时听了，又惊又喜。窦令侃也笑道：“爹爹当年偏心，把他最拿手的玩艺，都传给了六妹，她是窦家的凤凰，我们五只猛虎加起来，还比不上一只凤凰呢？”窦线娘噘着嘴儿道：“哥哥，你又拿我开玩笑了，你的三十六路混元牌法，我就没有学会。”窦令侃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再说下去，就变成了咱们兄妹互相夸赞了，岂不

叫外人笑脱大牙。”南霁云道：“那少年盗魁确是了得，段嫂子令他连吃了三枚弹子，我也佩服得紧！”

众人都夸赞窦绿娘的神弹绝技，窦绿娘却并没有现出欢喜的神情，反而眉宇之间，似有重忧，众人都道她是故作谦虚，只有段珪璋深知妻子绝不是矫柔造作的人，也察觉到她藏有隐忧，只不知她忧的是什么事情，心里忐忑不安。

窦令符道：“你们可知道这少年盗魁是什么人？我前两天才查探出来。”段珪璋道：“可是王伯通的手下？”窦令符道：“不仅是他的手下，还正是他的儿子呢！”窦令侃道：“王伯通仅有一子一女，听说从小他父亲就遣他们另投名师习艺，儿子是最近才回来的。”段珪璋听了，又多一层担忧，那少年已是如此了得，他师父当然更是非常人物，这两家争斗，只怕牵连愈广，将来不知如何收拾，自己卷入了这场纠纷，也不知如何方能脱身了。

接风酒过后，段珪璋夫妇回到自己的房中，窦绿娘叹口气道：“璋哥，你这次来相助我的哥哥，我是感激的很，只怕，只怕我连累了你……”段珪璋道：“最初我本不想来，但现在是我自己允诺了你哥哥的，不关你的事。你我夫妻，何出此言？”窦绿娘低声说道：“你且先看这一封信！”段珪璋抽出信笺，上面寥寥几行，大意是说为了顾全段珪璋的声名，请窦绿娘劝她丈夫不要趁这趟浑水（黑道术语，即不要卷入纠纷之意），免得两败俱伤。信后面没有署名。段珪璋沉着了气问道：“这封信是怎么来的？”窦绿娘道：“大约是昨晚三更时分送来的，那时我正睡得朦胧，猛听得房中声响，跳了起来，敌人的踪迹已经没了，在枕头旁边发现了这封信，你再看，反面还有字。”段珪璋反过信纸一看，果然还有两行字迹，写得十分潦草，似是临时加上去的，写的是：“取去玉钗，聊作示警，尊夫明日可到，为祸为福，幸贤伉俪善自处之。”

段珪璋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，“你，你失去了那股玉钗么？”窦绿娘道：“不是那股作为信物的龙钗，是我头上插着的一根玉钗。”段珪璋吁了口气，道：“还好，要是失了那股龙钗，就对不住史大哥了。这事情，你的哥哥知道了么？”窦绿娘道：”我还没有告诉他们。他们盼望你来，有如大旱之望云霓，要是他们知道此事，定然甚是为难，不知是留你好，还是不留你好了。”歇了一歇，再道：“这信上说你今日可到，我当时是半信半疑。所以，我索性等你到了，再和你商量个主意，暂时不作声张。珪璋，你看该怎么办？”

段珪璋毅然说道：“咱们夫妻岂是受人威吓的人，我本来不大愿意理这种黑道上的纷争的，但有了这封信，我倒决意要在你们的窦家寨留下来，斗一斗什么精精儿、空空儿了！”

窦绿娘道：“不错，我瞧这封信九成是空空儿送来的。听说他是精精儿的师兄，神偷绝技，天下无双。”段珪璋道：“我也听过他的一些事迹，从这件事情看来，果然是身手不凡。但咱们也不用惧怕他，多加一点小心便是。”窦绿娘有丈夫壮胆，柔声笑道：“有你在我身边，再厉害的敌人我也不会害怕了。你还没有见过孩子呢，你去瞧瞧他吧。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么？今天刚好是咱们孩子的满月。”

窦绿娘这间房和邻房相通，窦令侃拨了两个丫鬟一个奶妈给她，为她照料婴儿，就宿在邻房。段珪璋走过去看，孩子正在熟睡，窦绿娘道：“这孩子骨骼还算硬朗，一个月来，丝毫没有病痛。不知他的小媳妇儿长得如何？”两夫妻想起了史家母女，不觉黯然神伤。

这一晚段珪璋和他的妻子互诉别离后的种种经过，不知不觉已是五更时分，忽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一道白光从窗口飞进来！

段珪璋夫妇早有防备，就在这白光一闪之间，窦线娘的一把梅花针也撒了出去，段珪璋宝剑一挥，以剑光护体，紧接着窜出窗外，掠上瓦背。

窦线娘在暗器上有极高深的造诣，尤其以梅花针刺穴和金弓神弹，堪称两项绝技，岂料这一把梅花针发出，竟然毫无声息，显然并没有一枚刺中敌人！

段珪璋掠上瓦背，抬头一望，但见繁星点点，明月在天，整个山寨都好似在沉睡一般，只有前山隐约传来几声打更的梆子声响，远远近近，目力所及，哪里还能发现敌人的踪迹？

段珪璋气纳丹田，运用“传音入密”的上乘内功，将声音送出去道：“有胆前来，何以无胆相见？”过了片刻，只听得远远有个声音，好像是给夜风吹来似的，“嘿、嘿、嘿！”的冷笑几声，接着说道：“何必忙在一时？”声音极为轻微，但却极为清亮，人影仍然不见，段珪璋听声测远，估量这声音最少是发自三里之外！这人早已是离开山寨了！

段珪璋一回头，窦线娘这时亦已掠上瓦背，正在他的背后，段珪璋苦笑道：“追不上了，这人的轻功远在你我之上！”窦线娘道：“这人不只轻功超妙，你再瞧瞧！”段珪璋道：“怎么？”窦线娘道：“你瞧，在瓦背上和地下可曾发现一枚金针？我那一大把梅花针竟然都给他收去了！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手法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既然追已无用。咱们且回房间去看，看看他又给咱们送了些什么东西来？”

但见床头的小几上，有一柄七寸来长的柳叶刀，插着一封书柬，刀柄仍自颤动。段珪璋笑道：“又是留刀寄柬的把戏！他以为凭着这手玩艺就可以吓退我，那却是看错人了。”窦线娘道：“且看看他说的什么？”段珪璋取起柬帖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先礼后兵，留刀寄柬，限你三日，速离此山。”后面又有两行小字写道：“若还视作等闲，我将取去你们二人最宝贵的东西，叫你们终身抱恨！”

段珪璋大笑道：“最宝贵的东西不过是我们吃饭的家伙罢啦！以这人的武功而言，他应该是尊人物，却怎的用这种无聊的口吻来恫吓？”

窦线娘道：“是呀，我觉得奇怪的，就正是这个地方！”段珪璋心念一动，已知道了妻子这说话的意思，试想以这人的本领而论，不管其他武功如何，凭着他这轻功，即算是光明正大的出来，和他们夫妇相斗，亦已立于不败之地！何以他却好像害怕自己来助窦家？一而再的想把自己吓退？

门外有急促的脚步声奔来，段珪璋打开房门，只见窦令侃、窦令符，窦令策、南霁云，铁摩勒等人，不约而同来到。

段珪璋把那张柬帖给窦令侃看了，窦令侃的脸色唰的一下全都变了，喃喃说道：“这一定是空空儿，这一定是空空儿！听说他是精精儿的师兄，现在果然给师弟撑腰来了！”窦令符是北方的绿林领袖，但一提起“空空儿”三字，却有如寻常人“谈虎色变”一般，可见空空儿虽仅出道几年，行踪所至，已足令武林高手闻名胆丧。

段珪璋朗声大笑道：“我既然答应了大哥，死而无悔，管他是精精儿也罢，空空儿也罢，好坏也得和他们一斗，我倒要看空空儿有什么手段，能在三天之内，取去我项上的人头！”他兀自以为柬帖上所说的“最宝贵的东西”，

乃是他的首级。

窦令符渐渐镇定下来，和声笑道：“ 珪璋，你隐居十载，豪气仍是不减当年！好，你都不怕，咱们窦家五虎又岂是怕事之 人？传令下去，叫头目们在这三天之内，分班守夜，寨里寨外，小心戒备。咱们有这么多人，又有南大侠在此，空空儿何足惧哉！ ”话虽如此，但看他如此戒备，当真是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内心的恐惧与紧张，已是不言而喻。

窦家寨上下人等，都在严密的防备，段珪璋夫妇也轮流守卫，在紧张气氛中过了三天两夜，平安无事。这一晚是最后的一晚，寨中各处灯火通明，人人都忘了睡意，即算是不需要他轮值的人，也都睁大了两只眼睛，等着发现空空儿的踪迹！

大约三更时分，大寨的西北角忽地发出一声喊道：“ 空空儿来了！ ”段珪璋夫妇在房中守卫，听到这声叫喊，窦线娘拿起弹弓，便要出去。就在这时，忽又听得东北角也有人叫道：“ 空空儿来了！ ”片刻之间，四面八方，都有“ 空空儿来了 ”的告警之声。

段珪璋大吃一惊，猛听得“ 嘿、嘿、嘿 ”的冷笑声，就传到了房外，正是那晚听到的笑声，段珪璋大喝一声，就拔剑冲出去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猛又听得窦线娘大叫一声：“ 不好！ ”随即便听得婴孩“ 呜哇 ”的哭声，丫鬟奶娘纷乱的叫声，只见一条黑影，已是从后房窜出，一溜烟的往西奔去，眨眼之间，已掠过了十几间瓦面！

段珪璋做梦也想不到空空儿会偷走他的孩子，这一急非同小可，施展了全副轻功，明知追不上也要去追。两人各显神通，有如追风逐电，把其他人众都抛在后面，一直追到了山边，初时段珪璋还可以看到一个黑点，不多一会，连黑点也在淡淡的月光下消失了！

窦线娘方自赶到，一见丈夫这副神情，不必再问，已知不妙。他们婚后十年，方始得子，当然是疼爱异常，两夫妻面面相觑，心乱如麻，不知说什么好，段珪璋还勉强忍住，窦线娘已不禁滴下泪珠。

片刻之后，窦令侃等人亦已赶到，窦线娘“ 哇 ”的一声，哭了出来，哽咽说道：“ 大哥，你的外甥丢了。 ”窦令侃满面羞惭，只好说道：“ 六妹，你暂且忍住，咱们回去再从长计议。 ”

回到山寨，窦令侃唤齐了兄弟与段珪璋夫妇在密室之中商量，窦家威震绿林数十年，这一次在合寨严密防备之下，竟然给空空儿来去自如。如入无人之境，要拿什么东西，简直就似探囊取物一般！这样的奇耻大辱，比上一次惨败给精精儿更甚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窦家五虎个个怒发冲冠，有人主张向空空儿下战书，有人主张将王伯通的家小也掳掠来，迫他交换，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

窦令侃道：“ 那空空儿神出鬼没，居无定所，到哪里去给他下战书？要是请王伯通或精精儿代转，这只是惹人笑话而已！ ”要知武林规矩，向人挑战，战书必须送给本人，请人代转，那就是说明自己没有本事找到正主，何况还要请敌人的朋友代送战书，那就更是大大的笑话了。窦家是北方的绿林领袖，大盗世家，当然不能够这样做。

窦令策道：“ 这么说，只有掳掠王伯通家小这一法了。 ”段珪璋猛地起立，高声说道：“ 大丈夫光明磊落，那空空儿用这等下三流的手段，咱们岂可效他所为！ ”

窦令侃叹了口气，说道，“ 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咱们只好认栽了吧！

六妹，你们夫妇俩明日下山，不必再趁这趟浑水了。我们向王伯通、精精儿低头认输，把地盘让与他们！想那空空儿劫走你们的孩子，用意也不过是想你们退出这场纷争而已，你们退出之后，他要婴儿何用，自然交还。”

段珪璋心念一动，记起了明日便是精精儿与窦令侃的约会日期，当下朗声说道：“大哥此言差矣！如此一来，不但窦家声名尽丧，我段某从此也无颜在江湖立足。精精儿明日要来，我即算不是他的对手，也非得与他一战不可，若然侥幸得胜，空空儿自必要站出来，到时，我夫妇俩与他决一生死！”

窦令侃刚才那番说话，正是激将之法，如今由段珪璋自己说出来，正合他的心意，当下说道：“妹丈英名盖世，倒是我失言了！对，大丈夫宁死不辱，事已如斯，只好与他们一拼！说不定明天空空儿便要与他的师弟同来！”正是：

丈夫岂肯遭人辱？仗剑弯弓待敌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　神弹宝剑逢强敌　血雨腥风起绿林

主意已定，各自回房歇息。段珪璋夫妇虽然心里愁烦，但为了要应付强敌，只好暂且抛开忧虑，回到房里，便静坐运功，养足精神，准备明日的决战。

第二日一早起来，大家部怀着紧张的心情，等待王伯通和精精儿前来赴约，直等到中午时分，尚未有消息。大家正在议论纷纷，等得不耐烦的时候，忽听得呜、呜、呜的三声响箭，那是绿林中的挑战讯号，果然响箭过后，便有一个头目进来报道：“精精儿请几位寨主山前打话！”

窦家五虎执起兵器，立即便冲出去，段珪璋、南霁云等人是客，跟在后头，到得山前的那一片大草场，但见草场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瘦削的貌似猢狲的汉子！铁摩勒对段珪璋悄声说道：“这便是精精儿！”

这次约会，是王伯通与窦令侃说好了来讨他的回复的，或战或降，就要在这次会面决定。所以这约会虽然是精精儿与王伯通联同出名，但主体还是王伯通。窦令侃见只有精精儿到来，不觉一怔，他以为王伯通已知道了自己请到了段珪璋，最少也会带几个大头目前来赴会，哪知仍然是只有精精儿一人，相形之下，自己这边就显得过份紧张了！

窦令侃按下怒气，上前问道：“王寨主呢？”精精儿笑道：“你的降表写好了没有？写好了就交给我带回去，王寨主收了你 的降表，自会前来！”

窦令佩勃然大怒，但他是绿林领袖的身分，盛怒之下，反而纵声笑道：“现在就说这话，不是太早了么？好，王寨主既然未来，我与他两家的事情暂且不提，这里有位朋友，先要和你算一笔帐。”

段珪璋大步向前，面对着精精儿冷冷说道：“昨晚之事，是否你的师兄所为？”精精儿笑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段珪璋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你不怕说出来丢脸么？你们若要伸量段某，段某一准奉陪，何必要劫走我刚满月的婴儿，这算是哪门子的好汉行径？”

精精儿哈哈笑道，“原来你说的是这件事呀？不错，那是我师兄所为！我师兄是爱惜你的声名，不想你身败名裂。一番好意，才屡次劝告你，谁叫你不听他的话？”

段珪璋“呸”了一口道：“这样的‘好意’，恐怕只有不要脸的下三流人物才说得出口。好，闲话少说，叫你师兄来吧！”

精精儿沉声说道：“你再骂我的师兄，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！你莫以为你有个‘大侠’的名头，我师兄却还未曾把你放在眼下呢！你要会我的师兄还早一点，先会会我这口剑吧！怎么样，是你一个人上呢？还是你们都一齐上？”这话说了，只听得唰、唰两声，段珪璋和精精儿的宝剑都已拔了出来！

段珪璋冷冷说道：“你们劫走的是我的孩子，与他们无关。你们师兄弟既然是冲着段某一人而来，段某敢不舍命奉陪？不管是你一人或是和你师兄同来，都由段某一人领教便是。”精精儿哈哈笑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，果然不愧有大侠之称。但这孩子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吧，我也还想领教领教尊夫人的神弹绝技呢！”窦线娘亢声说道：“我弹弓不打无名之辈，你赢得了我丈夫的这口剑再说！”高手比斗，争的是个面子，但窦线娘这口气在冷傲之中却实是软了几分。

精精儿一声长啸，弹剑笑道：“好，那咱们就来比划比划吧！

段大侠，你是半个主人的身份，客不僭主，请赐招！”

段珪璋虽然痛恨他们行事卑鄙，但为了保持大侠的身份，仍然虚晃一剑，让他半招。精精儿喝道：“好呀，你是存心看不起我么？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长剑一起，闪电般的便向段珪璋刺来，这一剑来得凌厉之极，而且是脚踏中宫，平胸刺到。武学有云：“刀走白，剑走黑”，即是说剑势采的多是偏锋，而今精精儿第一剑就从正面攻来，不依剑术的常理，显然是存心蔑视。

段珪璋大怒，身形纹丝不动，陡然间剑把一翻，一招“金鹏展翼”，斜削出去，这一招拿捏时候，恰到好处，精精儿的剑尖堪堪刺到，招数稍嫌用老，劲道已减了几分。而段珪璋则是养精蓄锐，剑招初发，正合兵法上“避其朝锐，击其暮归”的道理。观战的窦家兄弟和南霁云等人，都是武学的大行家，见段珪璋第一招就使得如此妙到毫巅，禁不住便轰然喝起彩来。

喝彩声中，但听得“嚓”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精精儿腾身跃起，借段珪璋这一剑反弹之力，来势更疾，凌空击下，迳刺段珪璋背心的“风府穴”，段珪璋反剑一圈，又是“嚓”的一声，精精儿身形落地，斜窜三步，段珪璋收势不住，也不由自己打了两个盘旋。

双方使的都是最上乘的剑法；虽然仅仅两招，却已曲尽攻守之妙，哪方稍有不慎，便要血染黄砂，当真是惊险绝伦，喝彩声登时都静止了。

精精儿赞道：“段大侠果然名不虚传！”段珪璋却暗暗叫声“惭愧”！他通晓各派剑法，却看不出精精儿的剑术渊源。

精精儿一言甫毕，举剑又攻，这时彼此都已知道对方是个劲敌，谁都不敢再存半点轻敌之心。精精儿那柄剑黑黝黝的毫不起眼，而且刃口似乎甚钝，看来就似一片铁片一般，但以段珪璋的宝剑，他竟然硬接了几下，剑身上仍是毫无伤痕。

精精儿杀得性起，运剑如风，剑剑指向段珪璋的要害穴道，在场观战的都是武学行家，但这样精妙的剑术几曾见过？南霁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里想道：“难道他竟然得了失传的袁公剑术么？”袁公是战国时代的剑术名家，相传是一个老猿的化身，故名袁公，这当然是个神话，但由此也可知道他的剑术以轻灵矫捷见长；南霁云曾听得师父讲过，说是用剑刺穴之法，始于袁公，代远年湮，久已失传，到了本朝初年，武林怪杰虬髯客苦心钻研，重擅此技，可以在一招之内，刺敌人三处穴道，因而名震天下。但据传袁公剑法，却可以在一招之内，同时刺敌人九处大穴，因此若拿虬髯客比之古代的袁公，仍不过是小巫之与大巫。现在南霁云全神注视，见精精儿的刺穴剑术，已可以在一招之内，连袭段珪璋的七处穴道，虽未达到袁公剑术的最高境界，但比之虬髯客却胜得多了。故此以南霁云这样的大侠身份，也不禁触目惊心！

段珪璋不愧是久已成名的大侠，精精儿的剑法虽然奇诡绝伦，他仍是丝毫不乱。一个攻得迅疾，有如天风海雨，迫人而来；一个守得沉稳，有如长堤卧波，不为摇动，但见他顺势破势，解招还招，当真是剑挟风雷，招招都见功力！

两人越战越紧，斗到酣处，精精儿展开凌厉异常的招数，进如猿猴窜枝，退若龙蛇疾走，起如鹰隼飞天，落若猛虎扑地，瞬息之间，四面八方，全是精精儿的剑影！但段珪璋仍是双足牢牢钉在地上，精精儿连番扑击，也攻不进他周围七尺之内，斗了已相近半个时辰，段珪璋儿是未曾移动一步！

虽然如此，但看来段珪璋乃是处在下风，窦线娘手把弹弓，看得触目惊心，手心淌汗。精精儿的攻势有如长江大浪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竟似不知疲倦似的，处此情形，人人都会想象得到：只要段珪璋的防守稍有隙罅，身上就

得平添七个透明的窟窿，而且受伤之处，必然是重要的穴道方位，饶是他功力再高，也难保全性命了。

窦令侃沉声说道：“ 六妹，对付这样的魔头，还和他讲什么武林规矩！” 话犹未了，忽见精精儿使出“ 俊鹘摩云” 的身法，冲天而起，在半空中一个倒翻，头下脚上，向段珪璋冲来。这一招有如雷电交轰，只要双剑一触，便要优胜劣败，生死立判。窦线娘无暇思量，本能的将弹弓一曳，三颗金丸已是闪电般的向精精儿射去！

但听得一声刺耳的啸声，倏然间，满空剑光，全都收敛，窦线娘奔上前去，反手一抄，将两颗反弹回来的金丸抄在手中。睁眼望时，但见精精儿已似流星殒石般坠下山谷，他穿着一身黑色衣裳，远远望去，又似一溜黑烟，眨眼之间，便已随风而逝！

地上有几点淡淡的血渍，段珪璋吁了口气，道声：“ 惭愧！” 缓缓插剑归鞘。

原来刚才正在他们双剑相交的时候，窦线娘的三颗金丸射到，金丸沉重，窦线娘又是用尽浑身气力，弓如满月，弹似满星，劲力当然要比那晚撒出的梅花针强得多。本来以精精儿的本领，窦线娘的神弹绝技，虽然厉害，他还可以抵挡得住，但在那一瞬间，他正在与段珪璋全力相搏，可就有点难于照顾了。

饶是如此，精精儿仍然将两颗金丸反弹回去，第三颗金九正打中他的剑脊，高手比剑，相差毫厘，他的剑稍稍一震，剑尖便歪，贴肋而过，没有刺中段珪璋的穴道，而段珪璋那一剑却把他伤了。

众人目睹这惊心动魄的一幕，精精儿的影子已消失了，他们还未曾透过气来。过了好一会，铁摩勒方始大叫一声：“ 妙呵！” 接着众人才轰然喝起彩来！

窦令侃上前致贺，喜不自胜，段珪璋却是没精打采，毫无胜利后应有的欢欣。要知他自从出道以来，这次还是第一次要人相助，方能打退强敌，自觉胜得并非光采，何况精精儿在受伤之后，自己仍然不能够追上他，因此心中只觉惭愧。

窦令符笑道：“ 妹丈这次伤了精精儿，咱们也出了口乌气！只可惜还是让他逃了。 ”

窦线娘叹了口气，道：“ 这一仗虽然打赢了，但他逃得无影无踪，却去问谁要回我的孩子？ ”

窦令侃道：“ 六妹放心，除非空空儿与王伯通甘心认输，否则他们总不能缩头不出。咱们且先回去喝庆功酒去！ ”

寨里的头目得知消息，早已在大厅上摆开庆功宴。筵席间窦令侃哈哈笑道：“ 十年不见，珪璋，你的剑法越发精妙了。空空儿虽然比他的师弟高明，也定然不是你们夫妻的对手！” 铁摩勒担忧道：“ 那空空儿几次三番对姑丈恐吓，想迫他下山，看来也是有自知之明，怕不是姑丈的对手。我就担心他不敢再来呢！” 窦令侃是给段珪璋壮胆，铁摩勒却是真心为他担忧，怕空空儿不来，难以讨回孩子。段珪璋摇了摇头，道：“ 摩勒，你岂能这样小视敌人！” 话犹未了，忽听得窦令侃失声叫道：“ 咦，这是什么？ ”

众人随着他的目光注视，只见正中的横梁吊着一小匣子，窦令策扬手一柄飞刀将绳索割断，窦令侃将那个小匣子接到手中。他是黑道上的大行家，一触手便知里面并无机关、暗器，当下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张大红帖子。窦

绿娘坐在她哥哥的侧边，看得分明，失声叫道：“这是空空儿的拜帖！”

窦家五虎面面相觑，尽都呆了！在这白日青天，又是众目睽睽之下，空空儿将拜匣吊在他们头顶上的横梁上，竟然无人发觉！若非目睹，当真是难以相信！

过了半晌，窦令侃心神稍定，方始大声喝道：“既已前来，为何不敢露面？鬼鬼祟祟，躲躲藏藏，算哪门子好汉？”

话犹未了，只听得一阵狂笑的声音，笑声中但见一条黑影，已是疾如飞鸟般地落在筵前，朗声说道：“我早已来了，你们都是瞎了眼睛的么？”

这一瞬间，但听得 唧唧、哗啦啦一片声响，席上诸人不约而同的都站了起来，亮出兵器。除了段珪璋，南霁云二人沉得住气之外，其他的人，或多或少，都不免有些慌张，把桌子上的杯盘碗盏都碰翻了。

空空儿哈哈笑道：“怎么，我一来你们就想群殴了么？”

这几年来，空空儿名震江湖，但席上群豪，却是直到如今，方始见到他的本来面目。只见他身材不满五尺，相貌十分特别，一副“孩儿脸”，活像一个大头娃娃，说话之时，手舞足蹈，狂傲之气迫人！

段珪璋越众而出，冷冷说道：“枉你有这副身手，干的却是江湖宵小所为，武功再高，又有什么可傲？”

空空儿冷笑道：“你枉有大侠的名头，却不分皂白的来替绿林大盗争权夺利，这又有什么可傲？”

段珪璋怔了一怔，窦令侃大怒道：“那王伯通不也是绿林大盗么？他也不见得比我好到哪里去，你又为什么充当他的打手？”

空空儿笑道：“一来我不是什么大侠，王伯通与我有交情，我就帮他；二来嘛，说到在绿林中的横行霸道，那王伯通却还逊你一筹。沙家庄的案子是你做的不是？你黑吃黑也还罢了，却为何将沙家父子斩尽杀绝？凤鸣岗劫掠药材商人的案子是你做的不是，那年流行瘟疫，你劫了药材，却用来囤积居奇，害死了多少人，你知道不？要不要我将你的所作所为一件件抖出来？要不然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你说王家一件坏事，我也说你们窦家一件坏事，就让这位段大侠来评评理，看你们两家谁做的坏事多，如何？”

王、窦两家同是绿林“世家”，但这几十年来，窦家的势力大盛，远远压倒王家，因此若然论到所做的坏事，那当然也是窦家多了。这些坏事，在绿林中人看来，实在算不得什么，即以空空儿所举的两件事例来说，窦令侃只是对同道中的敌人斩尽杀绝，并未伤及寻常客商，那已经算是好的了。可是在段珪璋听来，却不禁出了一身冷汗。要知他当年和窦绿娘结婚之后，不久便逃出窦家寨，一去十年，不肯与窦家再通音讯，便是因为他不甘随波逐流，在绿林厮混的缘故。而他对窦家的所作所为，也仅是知而不详，故此听了空空儿数说窦家的罪恶，心头不禁惶恐起来，暗自想道：“我来趁这趟浑水，当真是糊涂了！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窦令侃拍案骂道：“干我们这一行的，哪有不伤人动物之理？就算我用劫来的药材求些微利，那也是以性命搏来的！你这小子不懂黑道规矩，少来说话！”

窦令符也骂道：“那王家与安禄山的手下勾结，借官府之力，伤残同道，更是下流！你若是要评理的话，咱们也可以按照黑道的规矩，邀齐绿林中有头面的人物来评评！”

空空儿笑道：“我才没有那么多工夫！”

窦令侃兄弟同声喝道："那就废话少说，照咱们绿林的规矩办事，胜者为强！"

空空儿侧目斜睨，冷冷说道："段大侠，你不是黑道中人，你又怎么说？"

窦家兄弟和窦线娘的眼光全都望着他，段珪璋踌躕片刻，缓缓说道："绿林的纷争我不管，你夺了我的孩子，欺负到我的头上来，我是非和你一战不可！"

空空儿哈哈笑道："我正是要你这句话！我知道你倘非与我一战，也难以在亲戚面前交代。"话声一顿，接着正容说道："好吧，那么咱们就一言为定，你若输了给我，从今之后，就再也不许管王、窦二家的事情，我若输了给你，也是一样。比剑之后，不管胜败，我都把你的孩子送还，这个办法，总算公平合理了吧？你意如何？"

原来空空儿、王伯通之所以要迫段珪璋退出纷争，倒不是为了怕他一人，而是因为他相识满天下，怕他帮助窦家到底，广邀高手，那牵连就大了。

段珪璋一听，正合心意，双眉一轩，立即朗声说道："依你之言便是！请亮剑吧，咱们就在这里一决雌雄！"

空空儿道："且慢！"转过头来，面向窦令侃说道："我和段大侠是按武林规矩办事。你呢，咱们该按你绿林的规矩办事了吧？"

窦令侃冷冷说道："只你一人在场，教我与谁说去？"言下之意，即是说愿意按照规矩办事，但必须王伯通才行。要知空空儿的名气虽然已经盖过了王伯通，但他与窦令侃乃是对等身份，这身份却是空空儿不能替代的。窦令侃为了保持他绿林领袖的尊严，自是非与王伯通当面打交道不可。

空空儿道："这个容易！"忽地一声长啸，啸声未毕，只听得一个宏亮的声音从外面送进来道："燕山王伯通拜会窦家寨主！"原来王伯通早已与空空儿约定，只待空空儿与窦令侃讲好后发出讯号，他便现身，他把时间算得很准，这时刚好到了大寨门前。

窦令侃面色微变，立即朗声说道："打开大寨正门，请王寨主进来，休得失礼！"

片刻，只见一个年近六旬、满面红光的老者，携着一个少女，在众人注视之下，走了进来。那少女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，一对黑溜溜的眼睛左顾右盼，好像感到非常好玩的神气！一见空空儿便嚷道："叔叔，你们还未曾比剑吗？"

空空儿笑道："就等着你爹呢。怎么是你来了？你的哥哥呢？"那少女道："我特地来瞧热闹呢！我哥哥另有客人，这眼福他只好让给我享了。"

南霁云心中一动，他已经知道了那日截劫驴车的那个黄衣少年乃是王伯通的儿于，心中想道："那小子接什么客人，莫非是夏凌霜么？"夏凌霜那日对黄衣少年的神气颇为异样，南霁云瞧在心中，一直为此事感到不快，这时听了王伯通女儿的说话，胡乱猜疑，更觉心头烦乱，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，好不容易才将这烦乱的情绪按捺下去，暗地自嘲："他的客人是不是夏姑娘，又干你什么事了？"

王伯通道："燕儿，你怎的这样放肆，还不快与窦家伯伯见过礼。这个小妞儿，都是我把她宠坏了，窦大哥休得见笑。"

窦令侃哈哈笑道："咱们哥儿俩还讲这个客套吗？还是来谈谈今日的这桩交易吧。"

王伯通道："你们不是讲好了吗？依绿林的规矩便是，我没有二话。"

窦令侃像背书似地念道：“胜者称雄，死伤不究。败者退出绿林，部属另归新主，如有不愿者，亦可自行散去，但不得再作黑道营生！”

王伯通道：“对，这些规矩，你记得非常清楚，就这样办！不过，窦大哥呀，我为你着想，可想奉劝你一句。”窦令侃道：“王大哥有何金玉良言，小弟洗耳恭听！”这两个盗魁称兄道弟，若是不知底细的人，看到他们现在的模样，哪想得到他们乃是生死世仇，而且片刻之后，就要展开你死我活的恶战！

王伯通笑道：“照这黑道的行规办事，干脆得很，只是我怕你却不免吃亏，咱们哥儿俩到底是有几十年交情的了，一旦失了对手，我也会觉得难过的啊！为你着想，不如就此金盆洗手，立下一张凭照给我如何？”

这话的意思即是劝窦令侃向他呈递降表，从此永远退出绿林，免得送命。窦令侃怒极气极，反而哈哈大笑道：“多谢王大哥的关注，小弟也正是想这样奉劝王大哥。大哥远道而来，要是在小寨里吃了亏，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小弟也是难过的啊！”

因为照这规矩：“胜者称雄，死伤不究”。在双方部有人助 阵的形势下，窦令侃却是占了地主之利。这话等于明说窦家将尽全力和他们一拼；而王伯通这方，连他的小女儿在内，也不过三个人。

王伯通微笑道：“既然窦兄执意不从，小弟只好奉陪了。好啦，彼此想开一点，死生由命，大家都不必难过啦！好，好，咱们且先看这一场百年难遇的比剑！”

空空儿招手道：“段大侠，他们已把话说清楚了，现在是咱们的事了。不过，刚才有一句话还未说到，久仰段夫人是女中豪杰，不知可也肯依照武林规矩，一并赐教么？”言内之意，即是向段珪璋夫妇挑战，要是他胜了的话，窦线娘也不能管她母家的事情。

段珪璋眉头一皱，随即望着他的妻子，沉声说道：“也好，要是我不成了，你再来吧！”段珪璋知道空空儿的本领远胜他的师弟，单凭自己这口宝剑，九成落败，他也知道自己若然落败，窦线娘断无坐视之理，因此不如把话说明了，夫妻联手合斗，更漂亮一些。窦线娘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空空儿道：“段大侠，刚才你和我师弟过招，起手一式，曾让我师弟半招，现在我得请你先行赐招了。”段珪璋心中一凛，这才知道，在他和精精儿动手的时候，空空儿早已在旁窥伺。

“唰”的一声，段珪璋宝剑出鞘，朗声说道：“请亮兵刃！”

空空儿双手空空，随身也未配戴兵刃，段珪璋听他一来就提出要比剑，以为他用的是可以作腰带的软剑之类，哪知空空儿却淡淡说道：“段大侠，不必客气，这一招是由你先行出手，但请赐教便是。”

段珪璋怒道：“你要凭空手对我的宝剑么？段某纵然无能，也决不能如此与你动手。”空空儿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段大侠是当代剑术名家，我岂敢空手对敌。但各人有各人合用的兵刃，你也似乎不必多管，时候不早，还是请早赐招吧！”

段珪璋怒气暗生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倒要瞧你拔剑的身手。”立即一招“玄乌划砂”，向空空儿当胸划去！

这一招当真是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，但见白光一闪，剑尖已划到胸前！纵算空空儿有软剑之类的兵刃，亦已来不及解下防御，在场的都是武学行家，见段珪璋一出手就是如此凌厉迅速的剑招，都不自禁的为空空儿捏了一把冷

汗。

众人心念未已，就在电光石火的刹那间，只听得空空儿一声笑道：“礼尚往来，现在我可还招了！”笑声未了，但见他右掌一翻，一道蓝艳艳的光华，已是电射而出，“嚓”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段珪璋身形一晃，接连退了三步！

原来空空儿用的竟是一把短到出人意外的短剑，仅有七寸来长，比普通的匕首还要略短几分，这柄短剑，他早已笼在袖中。

这柄短剑蓝光湛然，锋利之极，交手一招，段珪璋的宝剑非但削不断它，反而给他在剑脊上划了一道淡淡的伤痕，不由得心中大骇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空空儿的“还招”二字出口，段珪璋立足未稳，空空儿已是如影随形地扑了过来。段珪璋也真了得。身形向后一仰，“嗖”的一声，那柄短剑在他面上掠过，段珪璋也即还了一招“李广射石”，挽剑刺他的手腕！

空空儿赞道：“临危不乱，果然不愧大侠之称！”一侧身，从段珪璋的剑下窜出，反手便刺他胁下的愈气穴。段珪璋连遇险招，几乎透不过气来，迫得又退了三步，但他虽然连连后退，步法剑法，依然不乱！

武学有云：“一寸短，一寸险。”空空儿以匕首般的短剑进招，竟似近身肉搏一般，但见剑光飘瞥，虎虎风生，短剑所指，处处都是段珪璋的要害！旁观诸人中武功最高的南霁云也看得汗流心跳，心中想道：“要不是段大哥有这份沉着镇定的功夫，只怕早已落败了！”

段珪璋斗精精儿的时候，半个时辰，未曾移动一步，如今斗空空儿，只不过十来招，却已显得只有招架的份儿，腾挪闪展，左趋右闪，兀是摆不脱那柄短剑的近身攻击，两个人就似缠在一起的，空空儿的那柄短剑，在他身前身后，身左身右，穿来插去！窦线娘见不是路，急忙发出暗器。

窦线娘的暗器功夫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双手齐扬，右手发出了七枚金丸，左手撒出了一把梅花针，七枚金丸袭向空空儿的七处大穴，梅花针则射向他面上的双睛，因为距离甚近，梅花针的份量极轻，与金丸一同发出，无声无息，更难防备。刚才窦线娘只用三枚金丸就打伤了精精儿，她料想空空儿的本领，纵然强过师弟一倍，至多也只能避开那七枚金丸，这一把梅花针定然可以把他的眼睛射瞎！

空空儿叫道：“好个暗器功夫！”身形一转，蓝光疾闪，但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于耳，接着是一片“哎哟，哎哟！”的叫声，那七枚金丸流星殒石般的飞向四方，窦令侃舞起一面金牌，将飞到他面前的金丸碰落，窦令符、窦令策在他左右，没有受伤，但他的五弟窦令湛却给金丸打中了胫骨，还有两个大头目伤得更惨，给金丸打破了头颅。

空空儿短剑一挥，笑道：“梅花针也还给你吧！”但见他的剑尖上银光灿烂，结成了一个丸形的小球，配上他那短剑本身发出的蓝色光华，更为悦目。原来那一把无影无形，逢隙即入的梅花针，竟然一支不剩，都给他吸在剑尖上，竟如磁石吸铁一般。空空儿短剑一挥，但听得哗啦声响，剑尖上的小圆球化成碎粉，有如满空飘落的雪花！

窦线娘骇然失色，只听得空空儿又叫道：“段夫人，你的暗器功夫已经见识过了，还有游身八卦刀法，亦请不吝赐教。”他口中说话，手底却是毫不放松，就在说话之间，已接连攻出了六七招凌厉之极的剑招，把段珪璋又迫退了三步！

窦绿娘叫道：“ 好，我夫妻与你拼了！ ” 抽出两把柳叶弯刀，一长一短，立即向空空儿攻去！

窦绿娘自小得她父亲疼爱，全副本领几乎都传了给她，这游身八卦刀法，便是窦家的家传绝技之一。

但见她双刀一展，霍霍风生，刀光如练，登时将空空儿圈在当中，她随着空空儿游身疾走，当真是只见刀光，不见人影，只要空空儿稍有疏漏，她就要在他身上棚个透明的窟窿，以报爱子被抢之辱！

段珪璋见妻子来援，精神陡振，宝剑一挥，剑光暴长，有如洪波溃堤，也立即反攻出去。空空儿在他夫妻夹击之下，攻势顿然受挫，只得回剑防身。不过段珪璋身受的压力虽然减轻，但心头却更为沉重，不由得暗暗叫了一声：“ 惭愧。 ”

窦令侃见他们夫妻已经稳住阵脚，正自宽心，猛听得空空儿一声长啸，陡然间，但见剑气纵横，白刃耀眼，到处都是空空儿的影子，竟似化身千百，从四面八方攻来，登时反客为主，把段珪璋夫妇圈在当中。原来空空儿聪明绝顶，他竟然在不到一炷香的时刻，便把窦绿娘那套刀法的精华勘破，立即反守为攻。

窦绿娘的游身八卦刀法，必须以极轻灵迅捷的步法配合，然后才能按着五门八卦方位，困扰敌人。现在空空儿也按着五门八卦方位与她游斗，而他的轻功则远在窦绿娘之上，因此窦绿娘不论走到哪个方位，都给他堵住，他以一敌二，兀是攻多守少，段珪璋在他疾风暴雨般的攻击之下，剑法也渐渐施展不开。

这时，旁观人等，除了南霁云和窦令侃之外，根本就分不出何方主攻，何方主守，但见剑气纵横，幢幢人影，聚义厅内竟似有千军万马追逐一般！人人都感到冷气沁肌，寒风扑面！

窦令侃暗自叫声“ 不妙 ”，杀机陡起，向兄弟们抛了一个眼 色，忽地站了起来，朗声说道：“ 王寨主，咱们也凑凑热闹吧！ ” 抡起两面金牌，不待王伯通答话，立即便是一个“ 雪花盖顶 ”，向他当头压下！与此同时，窦令符长臂一伸，也向王伯通的女儿攻击！

本来今日王、窦两家之会，窦家乃是地主，双方都有助拳的人，若然按照绿林礼节，窦家应当等到助拳的分出胜负之后，方可以下场动手；但窦令侃已看出了段珪璋夫妇败象毕露，心中一想，要是让空空儿得胜之后，再行围攻，那定然是凶多吉少，不如抓着时机，以图侥幸。要知窦家若是一战而败，便要退出绿林，甚至性命不保，窦令侃焉能心甘？因此只好不顾绿林领袖的身份，先行发难！

窦令侃自忖武功胜过王伯通，王伯通的女儿，更不在话下。只要将他们父女擒获，空空儿本领再高，也是无能为力了。

他们两兄弟同时出手，窦令侃的金牌刚要压下，忽听得窦令符一声惨呼，白光闪处，一条臂膊已给那少女齐根切下，那少女娇声笑道：“ 窦伯伯，侄女第一次到你家来，你却这样款待，不嫌太过份了么？礼尚往来，请恕侄女也放肆了！ ” 声到人到，窦令侃抡起金牌一挡，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就在这交手一招的刹那之间，那少女的短剑已在他的金牌上连刺了十七八下！

窦令侃是“ 窦家五虎 ” 之首，身为绿林领袖，本领高强，自是非同小可，但吃那少女一轮急攻，虽然没有受伤，却也给迫得连连后退。窦令符一声怒

吼，顾不得包扎伤口，独臂抡刀，便扑上来！窦令申、窦令策、窦令湛也都亮出了兵器，形成了窦家五虎，围攻王伯通父女的场面。

那少女娇声笑道：“我陪窦家几位伯伯耍耍，爹爹，你坐着瞧热闹吧！”短剑一招“指天划地”，左刺窦令申，右削窦令湛，窦令湛刚才被金丸打伤了胫骨，跳跃不灵，被那少女一剑削去了膝盖，痛上加痛，一声惨呼，仆倒地上。包围圈开了一个缺口，王伯通走了出去，大马金刀的坐在聚义厅正中，窦令侃日常所坐的那张虎皮交椅上，哈哈笑道：“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，好，为爹的就瞧瞧热闹，燕儿，你可要小心了！”

段珪璋见窦家五虎不顾体面，闹成了如此局面，心中暗暗叹了口气，长剑一晃，跳出圈子，叫道：“空空儿，我认输了。线娘，咱们走吧！”本来以他们夫妇联手之力，最少还可以与空空儿斗半个时辰，但处此情形，段珪璋哪里还有心情恋战？

窦线娘心头大震，当真是进退两难，随夫？随兄？一时间踌躇莫决。这一边，她的五个哥哥，正临到生死的关头；那一边，她的丈夫脚步已踏出了门坎，要是自己不与他同走，十年的恩爱夫妻，今日便是永诀了！

空空儿哈哈一笑，短剑归鞘，朗声说道：“承让了，三月之内，我在凉州玉树山清风观相待，贤伉俪随时可以前来，要回孩子！”

窦线娘有话在先，若然输了，从此不管母家的事，空空儿这话不啻将她提醒，窦线娘是女中豪杰，这“信义”二字，焉能不顾？这刹那间，虽然有如利箭穿心，但终于还是把两把柳叶刀收回，跄跄踉踉地出了门口，但感双睛发黑，地转天旋，不敢再看她兄弟一眼，段珪璋回头一看，见她摇摇欲坠，急忙将她扶住，疾奔下山。

空空儿笑道：“王大哥，轮到我也来瞧热闹了。哈哈，好，好侄女，好剑法！我看，用不了十年，她的剑法就要追上我啦！”王伯通道：“兄弟，你太夸奖这黄毛丫头啦，你做叔叔的，还应该多加指教才是！”空空儿道：“好，就是火候还差一点，哪，这一剑应该稍慢一些，待敌人攻到，再削他的脉门；哪这一剑又稍为偏右了；喏，快，这一招应用‘星海浮槎’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！”正是：

邀来妙手神机客，伏虎降龙谈笑间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　百年霸业随流水　一片机心起大波

空空儿与王伯通相对而坐，恣意谈论，旁若无人，面对这一场舍死忘生的恶战，意是视同儿戏一般。那少女得他从旁指点，剑招越发凌厉。

本来窦家兄弟以五敌一，足可以胜得那少女有余，虽然折了一个窦令湛，而窦令符又因上场轻敌，先被削去了一条臂膊，但剩下四人七臂和她恶斗，也仍是旗鼓相当。可是段珪璋夫妇一走之后，窦家寨人人都知道大势已去，空空儿纵然敛手旁观，已足令窦家四虎心惊胆战，更何况他还在不断地指点那少女如何应战。

窦令侃又惊又怒，一咬牙根，双牌一磕，使出了一招与敌偕亡的恶招，向那少女撞去，他身材高大，连人带牌，就似座山似的压下来，空空儿叫道：“伏地回龙剑！”那少女应声倒地，短剑横披，但听得“■嚓”一声，窦令侃的左脚自膝盖以下，已给她削掉，那少女一个鲤鱼打挺翻了起来，脚尖一挑，又把窦令策的单刀踢飞，娇声笑道：“爹爹，留不留活口？”王伯通还未曾答话，只听得窦令侃已在大声喝道：“王伯通，我身为厉鬼亦必报仇，我岂能向你求饶！”猛然间反转金牌，朝自己的顶门一磕，登时脑浆迸流，死于非命。

铁摩勒目睹义父惨死，心胆皆裂，痛不欲生，拔出佩刀，便要上去与那少女拼命，他脚步刚刚移动，忽觉手腕一麻，登时浑身酸软，动弹不得，话也说不出来，回头一看，却是南霁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臂；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“摩勒，你千万不可妄动！”

王伯通沉声说道：“放虎容易捉虎难，窦家五虎反正是不服咱们王家的了，斩草除根，一个不饶！”那少女道了一声：“遵命！”又娇声笑道：“窦家伯伯，我奉了爹爹之命，今日给你们送行啦！”反手一剑，窦令策应声倒地，窦令符红了双眼，怒扑而来，那少女短剑一送，直插入他的心窝，还有一个窦令申，武功仅次于他的大哥，猛地喝道：“王伯通，我与你拼了！”不待那少女追来，便即飞身而起，抡拐向王伯通的顶门击下。那少女身手矫捷之极，拔出短剑，也跃了起来，如影随形，王伯通哈哈笑道：“窦老二，我还要多活几年呢！你先去和兄弟们相聚吧。”窦令申的钦拐刚要击下，只觉背心一凉，那少女的短剑已插入了他的背心。

南霁云见那少女如此凶狠，虽说他对王、窦两家都无好感，也禁不住大为愤怒。

聚义厅里还有十几个大头目，都是追随窦家多年、忠心耿耿的部下，这时尽皆红了眼睛，不顾死活，向那少女扑去。那少女展开凌厉无前的剑法，宛如蜻蜓点水，蝴蝶穿花，忽前忽后，忽左忽右，在人丛中穿来插去，每出一剑，都是刺向对方的关节要害，不过片刻，地上已是横七竖八的倒下了一堆。王伯通皱皱眉头，说道：“窦老大能令这些人为他卖命，确是不愧绿林领袖，令人叹服，他死也应该瞑目了。”

南霁云紧咬牙关，极力抑制自己，心里不停地向自己说道：“我绝不能卷入这场漩涡！”他拉着铁摩勒，趁这纷乱之中逃出。

忽地剑光一闪，那少女斥道：“往哪里走？”手起剑落，竟然是一招极狠毒的招数，向南霁云刺来，南霁云一侧身，双指贴着剑脊一推，那少女虎口发热，怔了一怔，南霁云护着铁摩勒已与她擦身而过。

那少女喝道，“你是谁？”短剑一招“白虹贯日”，再度指到了南霁云

的背心，这一剑来得更其凶狠，南霁云反手一刀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紧接着“　”的一响，南霁云的衣裳给她挑破，那少女的短剑亦已给他荡开。南霁云拔刀还招，回身旋步，这几个动作一气呵成，已经是快到了极点，但那少女出剑在先，他拔刀在后，仍然不免吃了点小小的亏。

那少女给他的宝刀一击，短剑险些脱手，亦是大吃一惊，当下一个飞身，再越过南霁云的前头，回身拦住他的去路，笑道：“想不到窦伯伯还埋伏有一个高手在此，通上名来，咱们再比划比划几招！”

南霁云暗自叹惜：“小小的年纪，手段却如此狠辣，只怕将来武林中又要多了一个魔头了。”

那少女笑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是怕我的空空儿叔叔么？你不用慌，我不要他帮忙便是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南霁云横刀当胸，朗声说道：“魏州南霁云！我是护送段大侠来的，并非窦家寨请来的帮手！我也不想理会你们两家的纠纷。只是姑娘若执意要赐教么，那南某也只有奉陪便是！”

王伯通啊呀一声叫了起来，“原来是南大侠，燕儿，不可无礼！”

那少女叫道：“刀伤我大哥的原来就是你么？爹——”似是想求父亲许她出手，王伯通只听了一个“爹”字，便沉声喝道：“燕儿，你回来，不可多事。”

王伯通站了起来，向南霁云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日前小儿有所不知，冒犯虎威，还望恕罪。”说话和蔼，彬彬有礼，前后判若两人，南霁云好生诧异。

江湖上讲究的是个面子，有话道的是：“人敬你一尺，你敬人一丈。”因此南霁云纵然对他不满，也只得抱拳还礼道：“南某也不知是王寨主的公子，惶恐，惶恐！”顿了一顿，续道，“南某与段大侠同来，也得随他同去，不知王寨主可肯放我走么？”

王伯通笑道：“南大侠既然不是窦家的人，此事与你无关，我焉敢强留。”要知南霁云交游广阔，不在段珪璋之下，而且他的师父磨镜老人乃是武林三老之一，本领之高，人所难测，故此王伯通要给他几分面子。

南霁云道：“如此，多谢了。”拖了铁摩勒便走。王伯通忽道：“这个少年请留下来！”

南霁云吃了一惊，急忙说道：“他也不是窦家的人。”

王伯通道：“他不是铁崑仑的儿子，小名唤作摩勒的么？据说他是在窦家长大的。”南霁云道：“不错。他虽然在窦家长大，究竟不是窦家子弟，还望王寨主高抬贵手。”为了铁摩勒的缘故，南霁云第一次下气求人。

铁摩勒已经被南霁云点了哑穴，不能说话，但却是瞪着眼睛，狠狠地望着王伯通。

王伯通冷冷说道：“南大侠，你既知道他的来历，却不知道他是窦老大的义子么？这也算得是窦家的人了。”

空空儿笑道：“这小娃儿胆量倒大，你瞧，他对你怒目而视，敢情是正将你恨入骨髓呢！”王伯通“哼”了一声，空空儿道：“且听他如何说？”双指一弹，随手发出一粒铁莲子，替铁摩勒解了穴道。

铁摩勒怒声喝道：“王伯通，你要是怕我报仇，就赶快把我杀了！”南霁云怕他上前拼命，紧紧握着他的手臂。

空空儿道：“王大哥，这娃儿真会说话，你若不放，反显得你惧怕于他

了。”王伯通无可奈何，挥手说道：“好，你走吧！我等你来报仇便是！”南霁云急忙携了铁摩勒闯出寨门，但见漫山遍岭都是窦家寨的喽兵，这些人是不愿归顺王家，各自逃命的。

南霁云拖着铁摩勒，展开陆地飞腾的轻功，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，将喽兵抛在背后，但前面却仍然没有发现段珪璋的影子。

铁摩勒忽然停下步来，号陶大哭。南霁云知他满腔悲愤，索性让他先哭个痛快，然后再慢慢劝解道：“你义父一家都是在刀尖上讨生活的人，不是他杀人家，便是人家杀他，你要想开一点。”铁摩勒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总不该死在王伯通那老贼父女之手。你看他今日要斩尽杀绝那般狠劲，做了绿林领袖，只怕比我义父还要凶暴得多。”南霁云叹口气道：“绿林中能称得上侠盗的又有多少？你父亲算是一个，通州的快马姚算是一个，其他的就很难说了。我劝你把今日之事当作一场噩梦，过去了就算了，你从此也不要在绿林中再混下去了。”铁摩勒道：“我义父于我有十年养育之恩，此仇我岂能不报？”南霁云知他正在气愤上头，劝也无用，便道：“你若执意报仇，那就更当爱惜身子。王伯通刚才放你，并非出于心愿，你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才是。”

铁摩勒霍地站了起来，擦干眼泪，道：“南叔叔，你说了这许多话，只有这几句我听得进去，我是直性子的人，你不怪我吧？”南霁云暗暗叹息，心道：“似这等绿林中的冤冤相报，真不知何时始了？”当下说道：“你性情刚强，自是英雄本色，但刚则易折，而且也应该用在正当的地方。咳，这些话我知道你目前还是听不进去，待再过几年，要是咱们还能相聚的话，我再慢慢和你说吧。现在，咱们可得先找你的段叔叔去。”

走了一会，忽见前面一彪军马，打着一个绣有“王”字的大旗，王伯通的儿子，坐着一匹高头大马，得意洋洋，顾盼自豪，但他脸上青肿了一大块，好像刚刚和人打了一架似的。

原来他是带领人马来接收窦家寨的，在半路上碰到段珪璋夫妇，被窦线娘打了他一弹子，现在来到山下，又碰了南、铁二人，不觉一怔，心道：“空空儿是怎么搞的，怎的都让他们漏网了？”

前头那几个头目认得铁摩勒，纵马上来拿他，铁摩勒一声大喝，先迎了上去，南霁云急忙叫道：“不可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铁摩勒已握着向他刺来的长矛，将一个头目从马背上扯下，幸而南霁云叫得及时，铁摩勒一撒手，将那支长矛插下，就在那头目的颈项旁边，要不是南霁云阻止，这一下他就要把那头目钉在地上。

南霁云朗声说道：“王少寨主，你意欲何为？可是要和南某再见个高下么？”那黄衫少年望了他们一眼，忽然哈哈大笑。

铁摩勒怒道：“你狂什么？你家也不过是仗着个空空儿罢了。”那黄衫少年道：“是我爹爹放你们走的不是？”他见南、铁两人衣裳整洁，身无伤痕，要是曾和空空儿交手，决不可能这样全身而退。南霁云面上一红，道：“是又怎样？莫非你不服气，要将我们留下么？”那黄衫少年笑道：“我是败军之将，不足言勇，不过，你也不必在我的面前再逞好汉了。我爹爹既然放你下山，你就尽管走路吧！”令旗一摆，左右让开，南霁云不知怎的，自从那日之后，一直就对这少年有憎恶之感，如今听了他这番讥刺，怒气更增，刚要发作，猛地心头一跳：“我刚才还劝铁摩勒不可轻举妄动，怎的我却反而失了常态了。”当下把冲到口边的回骂咽了下去，携了铁摩勒便走。

再走了约莫十里光景，南霁云眼利，远远瞧见前面一棵树下有两个人，正是段珪璋夫妇。南霁云唤道：“大哥、大嫂，小弟和摩勒来了！”段珪璋应了一声，声音苍凉之极，窦线娘目光呆滞，默然不语，直听到铁摩勒在她面前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，才好似在噩梦中醒来一般，全身抖了一下，颤声道：“怎么啦？他们，他们——”铁摩勒哭道：“我义父死了，四位叔叔也全都死了。姑姑，你，你——”窦线娘知道铁摩勒是要请她报仇，面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沉声说道：“是空空儿下的毒手么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不，是王伯通那个女儿，这小丫头比空空儿还要狠毒三分。姑姑，你——”窦线娘神色如冰，冷得令人心里发抖，铁摩勒不觉噤声。

出乎意外，窦线娘并没有哭，但那神情比号陶大哭更要令人难过，过了好一会子，始听得她喃喃自语道：“我怎有面目见我的哥哥于地下？珪璋、珪璋——”

段珪璋凄然说道：“线娘，别的事情我可以从命，只有这一件事情，我不能从命。”他们夫妻俩心意相通，段珪璋知道妻子想说的是什么，而窦线娘也知道丈夫是为了守他与空空儿的信诺，决不肯为她兄弟报仇了。

窦线娘忽地抬起眼睛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今生今世只求你一件事情了，这事情是你可以做得到的。”段珪璋道：“什么？”窦线娘道：“你虽然在村子里开过武馆，却并未收过一个真正的徒弟。我要你将摩勒收做衣钵传人。摩勒，你愿意拜你站丈为师么？”段珪璋、铁摩勒均是一怔，但随即两人都懂得了她的意思，铁摩勒立即跪下叩头，向段珪璋行拜师大礼。

拜师的大礼是要行三跪九叩首的，铁摩勒刚刚磕了一个响头，段珪璋忽地叫声：“且慢！”将他扶起。

窦线娘道，“怎么，你不愿收他为徒？”段珪璋道：“不，我这是为他打算。他应该找一个比我更高明的师父。”铁摩勒道：“姑丈，我但求学得你这手剑法，于愿已足。”段珪璋苦笑道：“即算你学了我全身的本领，也还是抵敌不过空空儿，又有何用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但若用来对付王家父女，那却是绰有余裕的了。我想王家也总不能永远留着空空儿做他们的保镖。”

要知段珪璋夫妇已向空空儿立下誓言，从今之后，不再管王、窦二家之事，所以窦线娘要丈夫收摩勒为徒，实是指望由铁摩勒代她报仇。段珪璋本意不愿再卷入漩涡，但一来为了不想妻子终生难过；二来他也是的确喜欢铁摩勒这天生的习武资质，因此踌躇再三，终于想出了两全之计。

段珪璋扶起了铁摩勒，却对南霁云道：“南兄弟，我想请你将摩勒携到襄阳，拜见令师，并清你代为进言，求令师破例将他收为门下。”南霁云道，“铁寨主生前与家师交情相厚，家师也曾屡次叫我打听摩勒的下落，这事十九可以如愿。”

段珪璋道：“摩勒，你我相处多时，如今分手在即，我虽然不能收你为徒，却有一件小小的礼物赠送给你，也算是我夫妻的一点心意。”说罢，将一本剑谱拿了出来，交给铁摩勒道：“这是我家传的剑谱，并附有我这二十年来学剑的心得，你拿去吧。其中重要的剑诀，我都曾经给你讲解过了，你仔细琢磨，以你的资质，学起来不会很费力的。”

铁摩勒惊道：“姑丈，这、这怎可以？我，我怎能要你的家传剑谱？”段珪璋道：“这本剑谱我已熟背如流，我的儿子又还小，你先拿去，要是我的儿子能脱灾难，将来长大成人，你再交回给他也还不迟。”窦线娘也道：“傻孩子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还拘泥什么名义？姑丈不肯收你为徒，是为

了有更好的安排，怕乱了武林班辈。你若能够好好的用这本剑谱，不辜负你姑丈给你的这番心意，我将来还要深深的多谢你呢。”铁摩勒双眼润湿，接过剑谱，重新叩了三个响头，算是行了“半师”之礼，郑重说道：“姑姑放心，摩勒决不能辜负姑丈、姑姑的心意！”窦线娘悲惨阴沉的脸色，这时才开始有了一丝笑意。心想：“他若得了磨镜老人的内功真传，再学全了剑谱上的六十四手龙形剑法，纵然未必胜得了空空儿，也可与之一拼了。”

段珪璋道：“南贤弟，摩勒今后托你照顾了。今番承你拔刀相助，长途护送，厚义深情，感激不尽。后会难期，唯望各自珍重。”四人挥泪而别。南霁云与铁摩勒一道，前往睢阳。段珪璋夫妇则北走凉州，上玉树山讨回孩子。

暂且搁下段珪璋夫妇不表。且说南、铁二人，为了提防王家父子临时变卦，再发追兵，匆匆忙忙的一口气又赶了十多里路，天色将晚，腹中饥渴，恰好路旁有间茶店，南霁云道：“咱们且进去暂歇一会，吃点东西再赶路。”

这类茶店多兼卖一些酒菜，有两个大汉正在里面喝酒，店门口系着他们的两匹坐骑，铁摩勒低声说道：“这两匹黄骠马倒是不俗！”

那两个大汉听得他说话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登时双方都是一愕，坐在上首的那个大汉，更是“啊呀”一声的叫了出来。

原来这两个大汉都是安禄山手下的军官，不知何故，却换了寻常百姓的衣服。南霁云认得那个叫喊的汉子，正是安禄山帐下四大高手之一的张忠志，另一个虽然不知名字，也是那晚在安禄山府中交过手的人。

那一晚南霁云闯进安府去救段珪璋，一口宝刀，杀伤了十几名武士，这两个人都是给他杀得丧了胆的，陌路相逢，大吃一惊，张忠志急忙起立说道：“南大侠，是你来了？你老人家好？”南霁云道：“没死没伤，怎么不好？你两人也好啊？”张忠志那个同伴，那晚给南霁云斫了一刀，伤口刚合，尚未痊愈，闻言甚是尴尬，却也只得拱手说道：“多承关注，彼此都好。”张忠志道：“那晚我二人是奉命而为，还望南大侠恕罪。”南霁云摆摆手道：“没什么，你们坐下来喝酒吧。”铁摩勒却瞪了他们一眼道：“喂，你们换了这身衣裳，敢情又是要偷偷摸摸的去干什么坏事？”

张忠志面色一变，连忙说道：“小哥儿取笑了。我二人是奉命去查办一件案子，故此乔装打扮。哎呀，时候不早，我们可得赶路了，失陪，失陪，恕罪，恕罪！”铁摩勒道：“喂，什么案子？”张忠志道：“没、没什么，是乡下人两村械斗的小案子。”说话之间，已经跨上了黄骠马，南霁云道：“摩勒，不必多管闲事了，由他们去吧！”这两人如奉大赦，急忙快马加鞭，绝尘而 去。

铁摩勒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两人鬼鬼祟祟，支支吾吾，定然没有好事情。试想若然只是两村械斗，何劳安府的大武士出头弹压？”南霁云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这里面当然有鬼。可是咱们哪能有这些闲工夫去管他们？”

茶店主人是个年约五十左右的瘦长汉子，他听得那两个军官称呼南霁云做“南大侠”，似乎颇为留意，却也并不怎么惊诧，当下过来伺候，南霁云要了三斤汾酒，两斤卤牛肉，问道：“生意好么？”那店主人道：“托赖，托赖，这几天过路的客官很多，小店也沾光不少。”南霁云心中一动，铁摩勒已先问道：“都是些什么人？”那店主人笑道：“我瞧两位也是江湖人物，不瞒你们说，小店是只管做生意，不管客官是什么人的。这里靠近飞虎山，飞虎山的瓢把子（对山寨头目的通称），也曾在小店喝过酒呢。”

说话之间，道上又来了两骑快马，到了茶店门前，扔下一把铜钱，要了两碗热茶，在马背上匆匆喝了，便即继续赶路。铁摩勒悄声道：“这两个是线上的朋友，相貌似曾相识，却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。”要知窦家寨中，每年前来参见窦家五虎的绿林豪客甚多，铁摩勒认得的也不少，不过因为铁摩勒是个未成年的大孩子，那些豪客，除非是特别和窦家相熟，窦令侃才会叫他出来相见，所以一些普普通通的小山寨头领，却并不认得铁摩勒。

不到一炷香的时刻，陆续来了几批客人，都是挂有腰刀，乘着快马的健儿，一看就知是绿林人物，他们都像刚才那两个人一样，匆匆忙忙地喝了茶便走，店主人忙着在门口招待他们。这时南霁云也起了疑心，想道：“现在已是即将入黑的时分，这些绿林好汉，匆匆忙忙地赶路，为了何事？”

其中有一个似乎神色有点犹豫不定，在茶店门前歇足的时候，用黑道上的切口向同伴说道：“面前就是两条岔路了，你看咱们该上飞虎山呢，还是去龙眠谷？”他的同伴道：“我看是去龙眠谷好些，窦老大的交椅坐不稳了，咱们若是不接王家的帖子，日后只怕有祸。”

铁摩勒勃然色变，南霁云急忙按着他道：“趋炎附势是人之常情，此时此际，你还何必生这个闲气？”

铁摩勒道：“喂，店家，你可知道龙眠谷在什么地方吗？”那店主人拖长了声音道：“龙眠谷么？你问它作甚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我有好朋友在那儿。”那店主人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，龙眠谷在西边离此约二十里的地方。再往前走，就是三阳岗。”三阳岗正是那日南霁云遇着黄衣少年的地方。

铁摩勒眉头一皱，刚要说话，门外马嘶，又有两骑来到，这两个骑客却并不匆匆驰过，下了马走进店来要酒。铁摩勒睁大了眼睛，盯了他们一下，忽地离开座头，迎上前去，一把将那个大个子揪住！

那大汉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啊呀，原来是铁少寨主，你，你怎么到了这儿？”铁摩勒道：“史大叔，我正要问你呢，你却怎么也到了这儿？莫非也是要到龙眠谷去拜见新舵主么？”

这大汉名叫史彰，和窦家乃是世家，窦家寨在幽州各地的分舵事务，由他总管。另外那个人则是他的副手，名唤程通，也是窦令侃的亲信。

史彰道：“少寨主这是哪里话来？我史某岂能到龙眠谷献表投降？我正是要赶回飞虎山探听消息的。少寨主，你到了这儿，莫非、莫非大事已经不好了吗？”

铁摩勒道：“飞虎山总寨已经给王家毁了，我的义父和四位叔叔，都、都已归天了！”

史彰大惊失色，呆若木鸡，铁摩勒道：“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，你既不愿投降王家，飞虎山你是不能再去的了，你从速派人到各处分舵传令，将兄弟们尽都遣散了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明白吗？”史彰道：“是，我明白少寨主的意思。”

南霁云心头微凛，想道：“摩勒年纪虽小，这番安排倒是有深谋远虑，看来他还有要为窦家作东山再起的打算。咳，这么一来，绿林里只怕还要大动干戈。”

铁摩勒再问道：“王家邀各地绿林首领前往龙眠谷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可知道么？”

史彰道：“我也曾接到请帖，王家以前怕咱们去挑了他的大寨，因此本来是四方移动，并无定址的，最近才搬到龙眠谷来，这请帖上说他已灭了飞

虎山的窦家寨，请各方豪杰，到龙眠谷来喝喜酒。当然明眼人都知道：喜酒为名，实则乃是要各处山头听他号令。”

铁摩勒“哼”了一声，满腔愤怒。想这王家的请帖是早已发出的了，可见他们搬到龙眠山来，就是为了就近指挥，要把窦家的地盘和部属全部并吞，而飞虎山窦家寨的被消灭，也早已在他们的意料之中。

这时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分，史、程二人酒也无暇喝了，匆匆辞别。那店主人听说铁摩勒是飞虎山的少寨主，面色大变，急忙说道：“哎呀，原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少寨主，我劝你速速远走高飞，此地离龙眠谷很近呀！”

铁摩勒冷冷说道：“你不用担心害怕，我现在就走，不会连累你的。”

就在此时，大路的东西两头，各来了一骑，在茶店门前相遇，一个是魁悟大汉，一个是面白无须的中年人，那大汉拱手道：“杜兄，你可是到龙眠谷么？”那中年人笑道：“不，我这样的无名小卒，王伯通哪能知道我，我是到韩庄去的。”

那大汉道：“杜兄，你是真人不露相，乐得自在逍遥，独往独来，无牵无碍，小弟羡慕得紧。论理小弟也该到韩庄拜寿的，只是我已经在这幽州境内安窑立柜，不能不到龙眠谷去敷衍一番。”他们两人用江湖切口谈话，铁摩勒一听便知那大汉是个山寨寨主，那个面白无须的中年人则似乎是个江湖游侠。

那中年人笑道：“如此，只好各行其是了。但盼周兄千万不要在人前提起我和韩庄主的名字，免得惹出麻烦。”那大汉道：“我理会得。”说罢，喝了一碗热茶，便即匆匆策马而上。

那中年汉子却好整以暇的系好坐骑，进店喝酒。南霁云本来就要走的，却忽然停了下来，向那中年汉子上下打量，两人对望了几眼，同声叫道：“真是巧遇了！”“南八兄，你怎的到了这儿？”“杜三哥，你怎的也到了这儿？”

南霁云道：“摩勒过来，见过这位杜叔叔，江湖上人称金剑青囊杜百英的就是他。”原来杜百英是一位江湖游侠，剑术之外，兼擅医术，人称“金剑青囊”。只是他性情闲散，不喜留名，许多行侠仗义的事情，都是暗中做的，往往飘然而来，飘然而去，人所难知。故此，在江湖上的名头远远不及南霁云响亮。南霁云在七年之前见过他一面，当时，南霁云出道未久，是以前辈之礼去谒见他的，其后叙起师门渊源，才以平辈之礼论交。

南霁云道：“我刚从飞虎山下来，这位小兄弟便是以前的燕山铁寨主、铁崑仑的儿子。”杜百英沉吟半晌道：“这里不是叙话之所，咱们且边走边谈。”抢着会了酒钱，牵着坐骑，陪南、铁二人走路。

杜百英道：“天色已晚，两位准备在何处歇足？”南霁云道：“我们是走到哪儿算那儿。”杜百英道：“南兄，你可听过韩湛的名字吗？”

南霁云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说的可是天下第一的点穴名家韩老前辈？”杜百英道：“正是。今日是他的六十寿辰。”南霁云道：“怎么，他就住在附近？”杜百英道：“从这里向南走三十里便到他家，咱们不如一道去给他贺寿吧？”南霁云道：“韩老前辈和家师甚有交情，只是小弟尚未见过。”杜百英道，“他的住址只有极少数的武林朋友知道，我知道他这几年深居简出，不见闲人。不过你自然例外。他也曾和我说起过和你的师父的交情，对你亦很夸赞，所以我才敢邀你同去。”南霁云道：“如此，我理该前往给他贺寿。只不知他住的地方离龙眠谷有多远？”

杜百英道：“一处在西，一处在南，和这里的槐树庄成鼎足之势，都是

三十里路的距离。南八兄，你放心，距离虽近，却也无碍。韩老前辈在此隐居，连飞虎山的窦家五虎都不知道，何况那王伯通是新近才搬来龙眠谷的，凉他更不能知晓。”南霁云道：“我不是怕了他们，只是怕给韩老前辈招惹麻烦。”杜百英笑道：“韩老前辈也不是怕沾惹麻烦的人，不过是非到不得已之时，不想去碰他们罢了。你们刚从飞虎山下来，也许他正是要见你们呢！”话中似有深意，南霁云心中一动，当下加快脚步，不过半个时辰，便到了一个靠近山边的小村庄。

这时已是炊烟四起，暮色昏暝。杜百英找到了韩家，拉了三下门环，高声报了自己的名字，韩湛亲自开门，笑道：“百英，你来迟了！”杜百英道：“韩老前辈，我给你请来了两位稀客啦！”

南霁云放眼打量，只见那韩湛虽然年已六旬，却是神光内蕴，步履安详，绝无半点老态，长须三绺，一袭青衫，看来俨似画图中的高士。南霁云急忙上前施礼，说道：“磨镜老人门下南霁云给你老人家拜寿。”韩湛怔了一怔，随即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南世兄，我和令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，今日方始得见老友的爱徒，当真是意外之喜。你到这里，只当回家一般，不必拘束。哈哈，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”铁摩勒随后也向韩湛叩头贺寿；韩湛将他扶了起来，问道：“这位小兄弟是——”南霁云道：“他是燕山铁寨主铁崑仑的公子。”韩湛道：“我和铁寨主生前也曾有几面之缘，在绿林人物中，他是我唯一钦仰的人，如此说来，都不是外人了。”

南霁云道：“铁老寨主过世之后，窦令侃将他收为义子，今日窦家寨被破，我和他一同逃了出来，幸遇社兄，得知韩老前辈寿辰。”韩湛听了，眉心略蹙，却也并不怎样惊讶，似乎此事早已在他意料之中，说道：“你们来得合时，里面有几位朋友，刚才还正在谈论王、窦两家的事情，请进去叙话。”

韩湛做寿，只是几个最相熟的朋友知道，除了杜百英之外，只有四个贺客：青海萨氏双英，麦积石山的龙藏上人，和金鸡岭的辛寨主。前三人都是远道而来的知交，只有辛寨主是幽州境内的绿林大豪。

坐定之后，南霁云讲述空空儿和王家父女大破飞虎山的事情，众人听得连段珪璋夫妇也败在空空儿剑下，相顾骇然！

韩湛叹息道：“空空儿本来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这番却是做事糊涂了。”龙藏上人道：“韩兄此话怎讲？”韩湛道：“他被王家利用而不自知，还以为自己做的事情很正当，这岂不是糊涂吗？”

龙藏上人眉头一皱，似乎不大服气，想和韩湛有所争论，但他望了南、铁二人一眼，想起了铁摩勒是窦令侃的义子，便不再说话。原来他对王、窦两家都颇不满，比较起来，对窦家的恶感还更大一些，是以心中想道：“空空儿助王家争霸，最多是以暴易暴，这等绿林中的火并，本来就谈不到什么是非，也说不上什么糊涂不糊涂。”

南霁云问道：“韩老前辈敢情是和空空儿相识的么？”韩湛道：“何止相识，他小时候我还抱过他。”萨氏双英和杜百英等人都觉意外，杜百英道：“这几年来，江湖上给空空儿闹得天翻地覆，谁都不知道他的来历，想不到韩老伯却和他是世交。他的武功如此高强，不知是出自何人所授。”韩湛道：“他的师父是个当世异人，像我一样，姓名不愿为人所知，我和他也有一点点交情，请恕我为他隐瞒了。”歇了一歇又道：“可惜消息我 知道得迟，空空儿又行踪无定，以至我不能事先去劝阻他。”

南霁云正想说话，忽听得门外有极轻微的声息，似是有夜行人来到，方

自一怔，便听得韩湛说道：“ 芬儿，你回来了吗？这里几位叔伯都不是外人，进来相见吧！ ”

进来的是个年约十四五岁的女孩子，梳着两条小辫子，打着蝴蝶结，稚气未消，蹦蹦跳跳地进来，笑道：“ 爹爹，你交给我这趟差事可不好办啊，几乎给人瞧破，脱不了身。 ”正是：

韩家最小偏怜女，虎穴龙潭曾去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　喜庆筵前来异丐　英雄会上破奸谋

韩湛道：“这是小女芷芬，刚从龙眠谷回来。”南霁云吃了一惊，韩湛笑道：“你先见过各位叔怕。”韩芷芬指着铁摩勒道：“他和我年纪差不多，我也要叫他叔叔吗？”韩湛笑道：“这小妞儿就是不肯吃半点亏，也怪我未把话说清楚。好，这两位你可以叫他们做哥哥。这位是镜磨老人的大弟子南霁云，这位是燕山铁寨主的公子铁摩勒。”韩芷芬道：“南大哥，江湖上都尊称你为大侠，我是久仰的了！”转过头来又对铁摩勒道：“我也曾听人说起过你，说你是绿林中的小星君，做事是又顽皮又辣手，我也是久仰的了！”

铁摩勒本来满怀愁绪，心事重重，给那女孩子调侃了几句，弄得哭笑不得，脸蛋通红，甚是尴尬。韩湛骂道：“油嘴滑舌，没一点规矩，我看哪，天下就没有比你更顽皮的了，还不快向世兄赔礼！”那女孩子学着大人的模样，裣衽一礼，说道：“小女子无知，说错了话，望世兄海量包涵。”满堂大笑。

韩湛道：“你闹够了没有，来说正经的话吧，你可见着了空空儿？”韩芷芬道：“说正经的，没有见着，却见着了一个大猴子。”韩湛道：“胡说八道，哪来的大猴子？”南霁云道：“韩姑娘说的莫非是空空儿的师弟精精儿？”

韩芷芬笑道：“到底是南大哥聪明，一听便知道我说的是像猴子的人，不错，那怪模怪样的家伙正是精精儿。

“我二更时分进了龙眠谷，谷里好不热闹，那些大大小小的喽啰正在吃什么庆功酒呢！王伯通和另外四个人另在一间厢房里喝酒，与大伙隔开，围墙外边有几株槐树，高出墙头，枝叶茂密，我伏在槐树上，瞧得清清楚楚。我看见空空儿不在，就没有用你所教的暗号。”

韩湛道：“除了精精儿之外，还有三个是什么模样的人？”韩芷芬道：“一个是年约二十左右的少年，长得很像王伯通，额角青肿了一大块，似是给人打伤的。”韩湛道：“唔，这是王伯通的儿子王龙客。”铁摩勒道：“他额角上的伤是给我的姑姑用弹子打的。”韩芷芬道，“你的姑姑，哦，敢情是段大侠的夫人窦线娘？这么说，王家父女与空空儿大破飞虎山的时候，你是在场的了？”韩湛道：“不要岔开，等下再叫南大哥讲给你听。你往下说吧，还有两个呢？”

韩芷芬道：“还有两个是带着外路口音的陌生人，其中一个，左臂下垂，似是受伤未愈，举不起来。”南霁云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两个人是安禄山帐下的武士，受伤那个，名字我不知道，不过，他左臂上那一刀却是我砍的，未受伤那个则是安禄山帐下四大高手之一的张忠志。”韩芷芬道：“怪不得我听他们老是提到什么大帅、大帅的。爹爹，你料得不错，王伯通那老狐狸果然是和安禄山有来往。”停了一停，往下续道，“我一到就瞧见王伯通向那个大猴子，哎，精精儿敬酒，说道：‘今日大破飞虎山，是我生平最大的喜事，可惜你的师兄已回去了，我留也留不住，明日的盛会，缺他一人，却是一个遗憾。’“精精儿道：‘我师兄就是这个脾气，他好像很爱管闲事，但事情一完了，他立即飘然远去，从不称功道劳的。’左臂受伤的那个陌生人道：‘我们的大帅也久仰令师兄的大名，很想礼聘他，只是没有适当的人可作使者，不知阁下可代为说辞么？’

“精精儿摇头笑道：‘难！难！我师兄那个脾气，怎么受得了拘束？休

说是你家大帅，就是皇帝老儿只怕也请不动他。’

“那张、张什么，（南霁云插口道：“那人叫张忠志。”）说道：‘王寨主，你这次是真够面子了。’王伯通笑道：‘一来我和他过世的父亲有点交情，二来嘛，十多年前窦老大曾干过一件非常狠辣的、黑吃黑的事情，杀了洮阳沙庄主一家，这沙庄主是空空儿长辈亲戚，所以我和他一说要去挑飞虎山的窦家寨，他便立即答应了。’那张忠志哈哈笑道：‘这也该是王寨主马到成功，以后咱们的大帅还要多多仰仗你呢。’王怕通道：‘好说，好说。这是彼此有利之事，老夫要依靠你家大帅的地方更多呢。’接着又对精精儿道：‘如此说来，令师兄不在也好，我怕他对这件事情，不会同意。所以我也未曾告诉他。’精精儿道：‘王寨主放心，我自会替你善为说辞，我师兄纵不赞同，大约也不会作梗的。’王伯通马上又向精精儿敬酒，大说了一通拜托、拜托、劳驾、劳驾的说话。”

韩芷芬将夜探龙眠谷的所见所闻，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方始歇下来喝茶。韩湛面色沉重，缓缓说道，“我刚才惋惜空空儿被人利用，现在各位大约明白了吧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安禄山想做皇帝，一方面他拉拢各地边军的胡人将领，一方面和王伯通勾结，待王伯通成为绿林盟主之后，希望到他举事之时，这班绿林好汉也为他所用！”

龙藏上人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！我起初还以为韩大哥偏袒窦家呢。这么说来，王伯通的确是要比窦令侃更坏了！”话说了出口，方觉失言。南霁云道：“大师的评语公允得很。可惜我段大哥还未知道这件事情。他对于这次飞虎山之行，倒是后悔得很呢。”韩湛道：“芬儿，你探听到这个消息，有用得很，后来呢？还听到他们说些什么？”

韩芷芬道：“后来嘛，我碰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！”韩 湛道：“怎么？是给精精儿发觉你了？”

韩芷芬道：“我也不知道他发党的是哪一个？”杜百英道：“怎么？难道还有一个这样大胆的人，敢到龙眠谷去窥探吗？”

韩芷芬已经接续说道：“我听到这里，心头一跳，树枝摇动，树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响，那精精儿好不厉害，立即听了出来，酒杯一摔，高声叫道：‘外面有人！’”

韩湛奇道：“精精儿轻功卓绝，你是怎么逃脱的？可是打出了我的名号来么？”

韩芷芬笑道：“精精儿没有出来，我也未曾打出你的名号。我的运气太好，逢凶化吉，碰到了救星啦！”

韩湛道：“是哪一位武林前辈搭救你的？”在他想来，能够在龙眠谷救人的，当然是武林前辈无疑了。

韩芷芬笑道：“爹爹，这次你猜错了，救星是一位美丽的姑娘，比我也大不了儿岁。”

韩湛道：“这可真是奇事了。那姑娘是什么人？”

韩芷芬道：“爹爹，你别心急，听我慢慢道来。”她模仿说书人的口吻，慢条斯理他说道，“就在那个时候，王伯通的儿子突然摆了摆手，低声说道：‘这是我的一位相熟的朋友，不用惊慌，待我请她进来便是。’

“我正在惊奇，心道：‘这小子怎么认识我的？’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已跳出围墙，槐树下忽然现出一位美貌的姑娘，敢情她也是像我一样，早已藏在树上。

“那姑娘一见王龙客出来，便即冷冷说道：‘王公子，原来你还是王少寨主，当真是失敬、失敬了！’王龙客甚是尴尬，讷讷说道：‘夏姑娘，非是我对你隐瞒身份，这，这！’这时我方知道那美貌的姑娘姓夏。

“那夏姑娘不待他把话说完，便冷笑道：‘你是什么身份，与我无关。我只问你，你们把我的段伯伯怎么样了？’王龙客道：‘哪位是你的段伯伯？’夏姑娘道：‘段大侠，段珪璋！’”

南霁云心头一震，想道：“这少女不是别个，定然是夏凌霜了！呀，她果然和王伯通的儿子甚有交情！”

韩芷芬继续说道：“那王龙客似乎是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‘原来那段珪璋是你的长辈，他，他们两夫妇……’那夏姑娘连忙问道：‘怎么样了？，王龙客拖长了声音道：‘他们打不过空空儿，逃跑了！’那夏姑娘道：‘这话可真！’王龙客道：‘我骗你作什么？我们可并不是胡乱杀人的强盗！’那夏姑娘道：‘他们逃向何方？’王龙客道，‘大约是回家了吧？’那夏姑娘道：‘好，要是我找不到他们，再来和你说话！’王龙客忙着去追她，我也就趁机会溜走了。”

韩湛吁了口气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那位夏姑娘是为了段大侠而去夜探龙眠谷的，想必也是我辈中人，你为何不邀请她到这里叙叙？王伯通儿子的武功我是知道的，若然真打，你打不过他，若论轻功，他比不过你。听你说的情形，那位姑娘的轻功又要比你高明许多，王伯通的儿子定然追不上她。难道她不肯和你见面吗？”

韩芷芬道：“爹爹料得不错，那王龙客果然追不上她，我离开龙眠谷不到五里，就望见他垂头丧气的回来了。他没有发觉我，当然我也不便去惹他。后来我约莫走了五六里路，忽听得前面马铃声响，却原来是那位夏姑娘换乘了一匹白马，回头来找我。”

韩湛道：“她怎么说？”韩芷芬道：“她先问我是不是窦家的人，我说不是。她再问我是否认识段大侠，我又说不是。她便问道：‘那么你到龙眠谷来什么？’我心想她是个好人，不用瞒她，便直率的对她说，是奉了爹爹之命来找空空儿的，并邀请她到咱们家里暂住一宵，好大伙儿设法帮忙她找段大侠。她面色一变，不待我把话说完，便哼了一声道：‘我没有这些闲功夫。’快马加鞭，立即便走，弄得我好生没趣。瞧她的神情，对那空空儿似乎也有仇。”

韩湛笑道：“她大约是有所误会了，不过，也忒性急一点。”

萨氏双英和辛寨主等人议论纷纷，他们都是在江湖上见多识广的人，却猜不到这少女的来历。铁摩勒想说话，南霁云给他打了一个眼色，铁摩勒立即会意，可是心里却暗暗纳闷，不知南霁云何以不让他透露这位夏姑娘的身世。

韩湛道：“暂且不去管这位夏姑娘，听芬儿所探听到的消息，那王伯通与安禄山暗中勾结，证据已经是很确凿的了，那么，咱们该怎么办？”

金鸡山的寨主辛天雄是个烈性的人，立即说道：“王伯通想做绿林盟主，这也还罢了，要咱们跟从他为胡儿打天下，那却是万万不能！”

萨氏双英道：“只是他这个阴谋，绿林中的众弟兄尚未知道，咱们先得揭穿他这个阴谋，弟兄们才不会让他牵着鼻子走，”

辛天雄道：“话说的是，却怎么样去揭穿他呢？”

杜百英一直在旁沉思，这时方始说道：“辛寨主，王伯通也有请帖给你

的，是不是？”辛天雄道：“不错。咱家却不怕他，偏偏不去赴他的宴会。”杜百英笑道：“还是去的好。我们充作你的随从，跟你一同去。韩老前辈，你看这计策可使得么？”

韩湛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霁云、摩勒和萨家兄弟都是与王伯通瞧过相的，却怎的瞒得过他的眼睛？”

社百英道：“老前辈不用担心，小可略懂一点变容易貌之术。”韩湛笑道：“我只知道老弟是位大国手，却原来还懂得江湖郎中这一套戏法。只是老朽年岁大了一些，充作辛老弟的随从只怕不像？”

杜百英笑道：“晚辈自有妙法叫老叔年轻二十年，只是你那把长须要剪短一些，却是有点可惜了。”接着道，“其他的人更容易改装，就是龙藏上人身材魁伟，相貌特别，又是光头，较为难办。”

韩湛道：“那么只有委屈大师替我看守这几间破屋，陪伴小女吧。”

韩芷芬咂着小嘴儿恳求道：“不，这场热闹，我也要去瞧瞧。”

杜百英道：“贤侄女，你年纪太小，就算易钗而弁，也充当不了山寨的小头目，那王伯通是个老江湖，怕会给他瞧破，我看，你不去也罢。”

韩芷芬指着铁摩勒道：“他与我年纪相差不多，他去得我怎么去不得？”

韩湛笑道：“你和他站在一走比比看，他比你高一个头呢。他充作辛寨主的随从小厮，没人怀疑，你就不行了。何况，你作男孩子打扮，也容易露出马脚。”

韩芷芬道：“不管如何，我这次是非去不可，杜叔叔，你替我想个妙法！”

杜百英沉吟半晌，道：“那未你就权当辛寨主的女儿吧，辛寨主带心爱的女儿去吃喜酒，也还可以说得过去。反正没人认识你，连装束也不必改换。”

辛天雄笑道：“这岂不折杀我了，要韩老前辈作我的随从，又要贤侄女叫我做爹爹。”

韩芷芬道：“你是占了便宜哩，还有什么不好。”龙藏上人笑道：“你们都有热闹可瞧，就只留下我一人给你们看家，可真是气闷了。”

杜百英道：“这是一时权宜之计，辛寨主也无须难为情。好吧，现在就开始吧，摩勒小兄弟充作你的随从小厮，咱们都充作你山寨里的大头目。”辛天雄道：“对，充作头目更好一些，也显得是咱们小寨对王家的尊重，阖寨头领都给他贺喜来了。只是委屈少寨主一人。”

杜百英有秘制的易容散，经过他施用手术，果然人人都换了一副面貌，韩湛脸上的皱纹也给弄平了，看起来的确像是年轻了二十年。

待到天明，这一行人等便到龙眠谷去，韩芷芬最为开心，一路上嘻嘻哈哈与人笑闹，南霁云则满怀心事，惦记着那位夏凌霜姑娘。

金鸡山的寨主辛天雄，在幽州的绿林道中，是个响　　的角色，性情强傲，窦家雄据飞虎山作绿林盟主的时候，各处山头，循例每年纳贡，只有他不肯卖帐，从无贡物，窦令侃虽然对他极为不满，但一来因有大敌当前，二来金鸡寨的实力不弱，故此也不敢向他动手。

王伯通素来知道他的为人，这次虽然发出请帖，却实是不敢指望他会亲来道贺，因此一接到辛天雄的拜帖，不由得大感意外，连忙携了儿子，亲自出来迎接。

辛天雄见过了礼，说道：“王寨主这次一举便将飞虎山的窦家寨连根拔去，真是可喜可贺。金鸡山受窦家之气，已非一日，如今得王寨主为咱们扬眉吐气，敝寨阖寨人众都是非常感激，因此小弟特率掌舵的儿位弟兄，齐来

给寨主贺喜。”

王伯通道：“老朽德薄能鲜，这次侥幸成功，有劳贵寨的各位当家远道而来，实是过意不去，这厢答谢。”

辛天雄道：“咱们一来是给寨主贺喜，二来是向寨主道谢，三来嘛，以后敝寨还得多多仰仗盟主的庇护呢！”接着又哈哈笑道，“王寨主这次大宴绿林豪杰，乃是百年罕遇的盛事，连小女，她还从未出过道的，也要随我来瞧瞧热闹呢！”

王伯通听他在语气之中，已承认了自己是绿林盟主，心底下自然是高兴非常，可是却也有点起疑：“金鸡山与窦家有隙，我灭了窦家，他们畏威怀德，山寨里的大头目都来给我道贺，这犹自可说。但我与辛家并非通家之好，连女儿也带来，这、这、似乎我与他还未够这个交情。难道他是为了巴结我，藉此向我表示亲热吗？以他平素的为人，又似乎不像？”

王龙客忽地踏上一步，望着铁摩勒道：“这位小当家贵姓？”辛天雄暗暗吃惊，忙道：“他是我的随从小厮，不懂规矩，少寨主别见怪。”给他胡乱捏造了一个假姓名。原来铁摩勒面对仇人，不自禁露出仇恨的眼光，给王龙客注意到了。幸而铁摩勒机伶，立即说道：“当家的，你今日带我到此，我却记起了一件旧事来了。”辛天雄道：“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，回去再说。”王龙客道：“让他说说何妨？”铁摩勒装出惶恐的神情，辛天雄道：“好，那你就说吧。”铁摩勒道：“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差我到飞虎山吗？他们嫌你当家的没有送礼，迁怒到我的身上，将我打了一顿，逐出寨门。如今王家寨主待人可好得多了。因此，我想起旧事，再看今朝，真是又怒又喜！”王龙客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小兄弟，你也真是个有心人呢！”

说话之间，有两个人从里面出来，一个是精精儿，一个是王伯通的女儿。

王伯通给他们介绍道：“这位是咱们绿林道上响　　的金鸡山辛寨主。”“这位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剑客精精儿。”精精儿神态傲岸，淡淡地说了句：“久仰了。”便不再理会辛天雄。

精精儿目光如电，环扫了众人一眼，目光停在韩湛身上，心中大吃一惊，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，这一眼已瞧出韩湛是个具有上乘内功、深藏不露的非常人物。连忙上前问道：“这位寨主贵姓大名？”

韩湛道：“韩某是金鸡山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卒。”辛天雄给他报了个假名，道：“韩大哥是金鸡山的二当家，新近才入伙的。”精精儿道：“幸会幸会！王大哥，你天大的面子，请得韩当家到来，当真是为此会生色不少！”伸出手来笑道：“我也有幸可以结交一位新朋友了！”

王伯通这一惊更甚，精精儿对金鸡山的寨主傲岸不恭，却会对他手下的一个头目表现得如此亲热客气，实是出乎常理之外，令他莫名其妙。

精精儿有意试韩湛的功夫，双掌相握，暗暗用上了小天星掌力，这小天星掌力乃是一种刚柔并用的内家真力，触及对方身体，可以令对方浑身麻软，瘫倒地上。韩湛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多承青眼，韩某愧不敢当。”精精儿的掌力发出去，只觉对方的手掌软绵绵的，竟似毫无抵抗，却又毫无异状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想道：“此人的内功当真是深不可测，只怕连我的师兄也未曾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境界。”心念未已，陡地觉得脉门一麻，原来韩湛是天下第一点穴名家，就在这双掌相握的时候，他拇指轻轻一按，虽未按正穴道位置，那股内力已达到了精精儿的脉门，冲击他的三焦经脉。

精精儿连忙放手，说道：“韩当家真好功夫，佩服！佩服！”韩湛见他

禁受得起，亦是不敢小视。这时，王伯通也看出他们是在较量武功了，不禁又是惊奇，又是害怕，心道：“连金鸡山的一个头目，也有如此功夫，我这绿林盟主可不好当哪！”

王伯通的女儿蹦蹦跳跳的过来，拍掌笑道：“我可找到了伴儿啦，你是哪家姐姐？”王伯通道：“这是小女，名叫燕羽，最是爱玩，东跑西跳的，别人都管她叫小燕子。这位是辛寨主的千金，好啦，你就替我陪辛姑娘吧。”王燕羽笑道：“对，你今天请的都是大人，这位辛姐姐该算做我的客人了。辛姐姐，咱们到那边玩去。”

王家这次大宴绿林豪来，贺客盈千，龙眠谷本来是个荒谷，幸亏他们早有布置，在短短几个月里，大兴土木，不但筑了无数碉堡房屋，还兴建了一座占地数百亩的大花园，亭台楼阁，应有尽有，正好拿来作宴客的地方，园里还搭了两座戏台，演戏娱宾。宴会定在正午开始，这时尚有一个时辰，宾客们在园中或游览或看戏，或聚谈，各适其适，热闹非常。

王燕羽见韩芷芬和她年纪相若，人又长得漂亮，对她甚有好感，两人携手同行，观览园中景色。王燕羽一路上滔滔不绝和她讲大破飞虎山的事情，见韩芷芬听得好像并不怎样起劲，感到没趣，讲了一会，忽然停顿下来，问道：“你们那位韩当家武功真好，刚才他和精精儿暗中较量，你可看出来没有？”韩芷芬道：“是么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”王燕羽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与你一见如故，你却何必这样谦虚，把我当作外人呢？他们刚才暗中较量，依我看来，似乎还是你们那位韩当家较胜一筹。韩当家已然如此了得，你的爹爹定然更在他之上，虎父无犬子，强将无弱兵，辛姐姐，你的技艺也一定出色当行的了！”韩芷芬淡淡说道：“我生得笨拙，虽然练过几天，哪谈得上懂什么武功，王姐姐，你别给我脸上贴金啦！”

王燕羽笑道：“我不信！”握着她的手儿，暗暗用了几分内劲，她倒是怕韩芷芬禁受不起，劲力只是一分一分的加强；韩芷芬早听过南霁云讲述王家父女大破飞虎山的事情，对王燕羽手段的狠辣，甚为不满，这时见她学精精儿的所为，又来暗中较量自己，不禁心中火起，突然施展家传的拂穴功夫，衣袖轻轻一拂，拂中了她腰胁的“愈气穴”，王燕羽“哎哟”一声，掌心往外一登：她练的是柔中带刚的绵掌功夫，这一下掌力尽吐，韩芷芬也禁不住“哎哟”一声叫了起来，接连向后退出了六七步！

王龙客这时适从旁边经过，见状大惊，急忙斥道：“妹妹，你怎么对客人无礼！”王燕羽忍痛笑道：“咱们是闹着玩的，哥哥，你却当真了！”韩芷芬也忍痛笑道：“王姐姐指点我的功夫，是我请她教的。”

王龙客皱了皱眉，道：“你们切磋功夫，本来很好。不过，等待宾客散后，再在这空园子练，不更好么？”王龙客是个细心的人，当然瞧出了她们是在暗中较量，不禁疑云大起。

要知王燕羽自幼即得异人传授，武功比她的哥哥还胜一筹，如今她和韩芷芬暗中较量，竟然讨不了便宜，这教她哥哥看了，怎不吃惊？心中想道：“辛天雄的副手和女儿都有这样高强的本领，那他以前为何不在绿林争霸，却要长期受窦家的欺压？而今又肯服服帖帖来归顺我王家？莫非其中有诈？”他暗自沉吟，自去和精精儿商议，按下不提。

王、韩二女继续在园中游玩，彼此都暗暗佩服对方的武功，不敢再试。王燕羽笑道：“辛姐姐，你这手拂穴功夫好不厉害，不知你和韩湛韩老先生是怎么个称呼？”韩芷芬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我父亲隐姓埋名，若非武林中

的一流人物，绝不会知道他的名字，她年纪轻轻却怎的也知道了？”好在她也是七窍玲珑的女孩子，心内吃惊，神色却丝毫不露，当下装作不解，反问王燕羽道：“这韩湛是何等人物？我只认识一个姓韩的，就是今天和我同来的这位韩叔叔，那韩湛是谁，却恕我不知了。”王燕羽道：“这韩湛么，我听师父说，他是天下第一点穴名家，所以我见了姐姐的点穴功夫如此高明，还以为姐姐是他的弟子呢。”韩芷芬道：“我这几手粗浅的功夫是我爹爹教的，今日班门弄斧，实在是贻笑大方了。姐姐，你的绵掌和闭穴功夫小妹是望尘莫及，不知令师是哪位武林前辈？”王燕羽笑道：“我师父的脾气和那位韩老先生一样，都不喜欢别人知道名字，所以我也不敢说。”韩芷芬听了，知她已在暗暗起疑，但她本来就准备今日随父亲到龙眠谷大闹一场的，故此也并不畏惧。

王燕羽带了韩芷芬走去看戏，忽见人丛中有个乞丐，王燕羽甚为诧异，叫道：“咦，你们怎么把叫化子也放进来了？还不快把他赶出去！”王家的手下人竟似谁都未曾留意，听小姐一说，大惊失色，纷纷问道：“在哪里，在哪里？”纷乱中，转眼间已消失了那乞丐的所在，王燕羽始觉奇怪，正待去亲自我寻，她父亲已派人来叫她回去陪席。

这时已是正午时分，园中到处鸣钟击鼓，请客入席。王伯通父子、女儿和辛天雄、韩湛父女、精精儿等人一席，王燕羽坐在韩芷芬旁边，王伯通左手边是精精儿，右手边是个形容古怪的老头。南霁云、杜百英等人另一席，在首席的旁边。南霁云暗暗留心，见安禄山那两个军官就坐在相邻的一席，仍是穿着便装，他那一席上的宾客，南、杜二人一个也不认识。

酒过三巡，王伯通旁边的那个老头，便站了起来，击了三下手掌，示意有话要说。

这老头儿名叫褚遂，也是绿林世家，声望仅次于窦令侃、王伯通二人，却是王伯通的好友，众人一见他站起来，便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话，果然听得他说道：“做官的有个头儿，这头儿便是皇帝；咱们做强盗的也有个头儿，这头儿便是盟主。这几十年来，一直是窦家做咱们的头儿，可是窦家只知损人利己，不顾义气，就像个无道昏君一样，相信在座诸位，都受过他家不少的气了。现在王伯通老大哥替咱们绿林除了此害，灭了飞虎山，铲了窦家寨，绿林中人人称快。不过，窦家无道是一回事，头儿还是要的。要不然，群龙无首，你争我夺，祸害就更大了。所以，正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咱们也不可一日无主！依我之见，王大哥既然替咱们除了无道之主，咱们就该请他继窦家之位，做咱们的新盟主，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王家早已拉拢了的人，当然纷纷拥护，未曾拉拢的，慑于王家的威势，也都随声附和，看来王伯通继位已成定局。辛天雄忽然站了起来，大声叫道：“我有话说！”登时，所有喧闹的声音都静了下来！

褚遂愕然问道：“辛寨主敢情是有异议么？”辛天雄道：“我并非不赞同王寨主继位盟主，只是我尚有一事未明，要向王寨主、褚寨主领教。”褚遂道：“不知辛大哥要问何事？”辛天雄道：“褚寨主刚才说的好，做官的有皇帝做头儿，咱们就也该拥个头儿，这才好号令一致，与官府对抗，不知小弟可有误解寨主之意？”褚遂只得说道：“正是这个意思。”辛天雄道，“好，那么今日的绿林盛会，为何却邀请了安禄山的亲信手下与会？用意究竟如何？王寨主可以向众家兄弟说说吗？”

王伯通面色大变，硬着头皮道：“哪有安禄山的人在座？是谁造的谣言？

辛寨主，我看你是误信谣言了！”

话犹未了，南霁云突然起立，指着邻桌的张忠志道：“此人便是在安禄山帐下，任折冲都尉的官儿，他旁边的那一个，也是安禄山帐下的武士！”

此言一出，全场大哗，忽地有个叫化子笑嘻嘻地跑来，身法快到极点，转眼之间，便到了张忠志的席旁。王燕羽一看，正是刚才在戏台下的那个乞丐。只见他向张忠志打了个千儿，龇牙裂嘴地笑道：“盛会难逢，穷叫化讨赏来啦！先问官儿要，后向主人讨！”

席上一个胖子大怒喝道：“臭叫化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，容得你胡闹么？”信手提起酒壶，朝着他的天灵盖便砸下来。绿林豪杰讲究的是大杯酒，大块肉，酒壶不是铜打便是铁制，一只酒壶足可装五斤酒，比寻常人家所用的大得多，这一下酒壶砸顶，胜如铁锤一击，实是厉害非常！

那叫化子迎面笑道：“未赏钱先赏酒么？好，谢酒！”张嘴一咬，正好咬着酒壶的尖嘴，那胖子用尽气力，酒壶竟不能向前推动分毫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张忠志同席的另外两人亦已同时挥掌向那乞丐攻去，但听得“篷、蓬”两声，那乞丐双掌一分，将这两个人都震得摇摇晃晃，倒退儿步，几乎跌倒！

褚遂叫道：“车老二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今天是王大哥的好日子，你有什么事过来和主人家说吧，先别动手呀！”此言一出，全场震动，有喜有惊，原来武林中有三个异丐，一个是“西岳神龙”皇甫嵩，一个是酒丐车迟，一个是疯丐卫越。三丐齐名，都有惊人的技业，褚遂称此人为“车老二”，即算不认识他的也都知道他是酒丐车迟了。王家的党羽暗暗吃惊，杜百英这班人则是暗暗欢喜。

这时已形成了那一席人围攻酒丐车迟的场面，南霁云、杜百英和萨氏双英也赶忙奔了过去。就在此时，车迟已把壶中的烧酒吸尽，张嘴一喷，漫空酒雨照头照面的向众人射来，这酒雨经他口中喷出，竟似有实质的弹子一般，饶是那班人个个武艺高强，被酒珠溅上了脸门，也觉热辣辣作痛。车迟耸肩笑道：“王、褚两位寨主，你们都瞧见了吧，是他们先动的手，怎可以单独怪我呢？”

南霁云迳向张忠志扑去，张忠志被热酒喷着，烫伤了眼睛，本来以他的武功是可以抵挡二三十招的，现在却给南霁云一个照面便抓着了手腕。另一个武土也给仕百英擒获。张忠志同席的人纷纷扑上，却给车迟和萨氏双英拦住。车迟哈哈笑道：“有好戏看啦，你们闹些什么，安心看戏不好么？”这班人本来都是王伯通与张忠志邀来的好手，却不料碰上了车迟这个煞星，只有眼睁睁的看同伴被人擒去。

南霁云与杜百英挟着人质，踏上戏台，台上的戏子早已呆住，这时见他们竟然跳上台来，发出一声喊叫，连锣鼓手都逃到后台去了。

王伯通面色铁青，信手抓起酒壶往地上一摔，喝道：“住手！”岂知他这两字刚刚出口，韩湛伸出了一双筷子，已把壶耳挟着，说道：“王寨主有话好说，何必动气？这壶美酒，倒了它也未免可惜！”王伯通这一摔足有几百斤力道，却给韩湛仅用一双象牙筷子，轻轻一挟，就将大酒壶挟了回来，又惊又怒、又是尴尬，这口气发不出来，只好沉声说道：“今天到龙眠谷的都是我的朋友，请朋友们给我一个面子，有什么事过了今天再说！”

韩湛笑道：“王寨主此言欠思量了，这是一件大事，趁各方朋友都在这儿，正该把事情弄清楚了，免至有损寨主名声！”辛天雄接口道：“是呀，众人正要推举你做咱们的盟主，却有官府中人混了进来，若不审个明白，众

家兄弟岂不误会你与官府勾结？再说，若然这两人当真是安禄山的武士，那也就不该是你的朋友了。我们要弄清楚此事，正是为了你的好呀！”韩、辛二人一唱一和，把王伯通说得面上一阵青一阵红，虽然恼怒万分，却是做声不得。

这时，南霁云与杜百英已把那两个武士推出台前，台下站满了人，人丛中忽地有人叫道：“你们说这两人是安禄山帐下的什么将军、武士，有何证据？”此言一出，登时有人随声附和道：“是呀，焉知不是他们金鸡山的人想诬陷咱们的王大哥，得找不是金鸡山的人来作证明。有谁可以证明这两个人是安禄山的奸细？”这些人当然都是王伯通的党羽，一唱百和，声势汹汹，休说其他人等认不得张忠志与那个武士，即算认得也不敢作声。

酒丐车迟忽地在人丛中冷冷说道：“我可以证明！”他说话的声音不高，却是十分刺耳，把那一大片嘈嘈杂杂的声音都压了下去！有人喝道：“有何真凭实据？”车迟笑道：“真凭实据就在他们身上！”

南霁云得车迟提醒，在张忠志身上一搜，果然搜出了一面虎头金牌，这是安禄山派遣亲信手下出差的凭信，凭此可以调遣属下的各地官兵，绿林中有许多人认得，登时，连王伯通的党羽也不敢叫嚣了。

南霁云喝道：“你们来此是干什么的，快说！”那张忠志却是一名硬汉，南霁云用力捏他，几乎把他的腕骨捏碎，他仍然不肯开声；但他那个同伴却禁受不起，他被杜百英用分筋错骨手法一治，却忍不住“哎哟”一声，叫了出来！杜百英喝道：“你不说，还有更厉害的让你尝尝！”那武士嘶声叫道：“好汉住手，我说，我说！”

精精儿忽地把手一扬，飞出两支匕首，韩湛早就注意他的动作，立即他手中的筷子也当作暗器射出，却不料精精儿发暗器的手法十分古怪，那两支匕首飞到中途忽地拐了个弯，然后再直线飞出，正当韩湛的筷子要追上的时候，匕首已改换了方问。

匕首疾如电闪，射上台来，杜百英横剑一磕，磕落了一支匕首，但第二支匕首他却阻拦不住，只听得“嚓”的一声，那支匕首已芽过了这个正想说话的武士的喉咙，登时把他的声音打断了！

韩湛大怒喝道：“精精儿，你为什么杀人灭口？”

正在此时，戏台下忽然大乱，一片喝声，王龙客冷笑道：“辛寨主，你好大的面子，想不到飞虎山的少寨主竟然是你的随从！”

原来王龙客早就对铁摩勒起疑，暗中吩咐了几个得力的手下去摆布他。铁摩勒不知有人暗算，还想挤到台下“看戏”，迎面来了石一龙、石一虎两兄弟，铁摩勒本来也算得很机灵了，见是石家兄弟，怕给他们看破，一低头，便想从人丛中溜走。石一龙已一声喝道：“铁少寨主，往哪里走？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突然有几个挽着水桶的小头目，向他迎头泼去。这一“招”阴损非常，要知若是动武的话，石家兄弟也未必能在数十招之内，将铁摩勒擒下，但这么一来，却立即令到铁摩勒“原形毕露”，铁摩勒被淋得全身湿透，面上的油彩和易容散都给洗净了！

王伯通这一喜非同小可，登时理直气壮地大声喝道：“你们瞧见了罢？这小子正是窦老大的干儿子铁摩勒！辛天雄带他来此，所为何事，想诸位都可以不说自明！好呀，他们想为窦家报仇，你们是已背叛了窦家的了，现在是回过头来再扶助这臭小子呢，还是愿意跟从我王伯通？”

辛天雄立即也朗声说道：“诸位别中他的诡计，别把今日之事缠到王、

窦两家的纷争上，王、窦两家的纷争留到以后再说，现在要问的是：王伯通要依附安禄山，要为虎作伥，助胡人来夺华夏的江山，你们愿意跟从他吗？”

赴会的绿林群豪，听了这话，登时散了一半。可是王伯通的党羽依然很多，辛天雄的话未曾说完，已是有几个人跳上戏台，向南霁云杀去，全场大乱，人声如沸，辛天雄也没法再说下去了！

南霁云亮出宝刀，与杜百英背靠着背，抵御敌人，眨眼之间，戏台上已围上了三重人，这些人都是王伯通拉拢来的绿林大盗，个个都有看家本领，南、杜二人虽是武艺高强，急切间却也冲不出去。那张忠志趁此时机，已挣脱了南霁云的掌握，抄起兵器，也加入了战团。

台上演出了全武行，台下也展开了大厮杀。王伯通正要走开，韩湛道：“王寨主，今日之事，如何了结。你可不能走啊！”

一伸手，便拿他的肩井穴。

猛然间一股劲风扑面而来，精精儿将那张桌子一掀，挡住了辛天雄，跳过来便向韩湛偷袭。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，韩湛只得放开了王伯通，反掌向他拍去，精精儿手掌倏张，一道寒光电射而出，原来他掌中扣着一支精芒耀眼的匕首。

韩湛本来是想点精精儿的脉门的，这一下无异凑上去给匕首削他的手指，幸而韩湛有几十年功力，临机应变，手腕一沉，化指戳而为掌削，横掌如刀，立即削精精儿的膝盖。精精儿用个“铁板桥”的身法，向后一仰，那支匕首滴溜溜的划了一道圆弧，平刺韩湛的胸口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韩湛早已腾身跃起，一脚踢飞了精精儿那支匕首。可是精精儿的身法也快，不待韩湛身形落地，已先抢上来攻他胁下的愈气穴，韩湛喝道：“来得好！”斜身一掌，顺势再点他的脉门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精精儿从他身旁滑步而过，袖子给他撕去了一幅，可是却并没有给他点中脉门。

这几下兔起鹘落，两人都以上乘的武功相搏，当真是惊险绝伦。精精儿稍稍吃了点亏，但韩湛却也不能将他打败。就在他们交手的时间，王伯通早已避开了。

铁摩勒被他们淋得似个落汤鸡，大为恼怒，拔出刀来，便要和石家兄弟拼命，忽听得一个清脆的女孩子的声音叫道：“铁少寨主，昨日我看在空空儿叔叔给你说情的份上，让你活命，怎么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却偏要进来？”王伯通扬声叫道：“燕儿，和他多说做甚？斩草除根，快给我将他一剑杀了！”

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铁摩勒明知不是她的对手，豁出性命，向她撞去，王燕羽眉头一皱，道：“你当真想赶着去见阎王吗？”短剑向前一送，直指铁摩勒的心胸！正是：

本是血仇深似海，谁知玉女暗倾心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　龙眠谷里掀风浪　玉树山头伏杀机

铁摩勒横刀硬劈，他拼着与敌人同归于尽，这一招是将段珪璋教他的剑法化到刀法上来，近身肉博，凶猛无比。可惜他这套剑法还未练得十分纯熟，剑法主柔，刀法主刚，他将剑法化为刀法，刚多柔少，中路的攻势虽猛，侧翼却露出了空门。王燕羽本领比他高明得多，一见有破绽可乘，立即一个滑步回身，喝一声“着！”剑锋已戳破了他的衣裳，剑尖触及了他的肌肤。

铁摩勒胁下一片冰凉，心中方自叫道：“我命休矣！”想不到那少女突然把短剑抽了出来，悄声说道：“你的胆子果然大得可以，赶快走吧！我饶你一次！”铁摩勒呆了一呆，喝道：“谁要你饶？”猛地又是一刀斫去！

王燕羽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你别大叫大嚷成不成？当心让我爹爹听到了！”不知怎的，她见铁摩勒勇气过人，竟然暗暗的欢喜了他。好在这时，台上台下都在高呼酣斗，王伯通忙着指挥党羽围攻辛天雄这一班人，没有留心听铁摩勒的叫喊。

铁摩勒存心与她拼命，一口气连劈了三刀，王燕羽怒道：“你这臭小子真是不知好坏！”短剑横披，也展开了进手的招数，激战中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欺身直进，剑光如练，迳点他的脉门，想把他的朴刀打出手去。

就在这刹那间，王燕羽猛觉微风飒然，来自背后，她虽然年纪轻，经验少，但自幼得异人传授，深明上乘的武功心法，应变甚为机警，当下左手骈指如乾，贴着铁摩勒的刀背一推，先把他推开，紧接着反手一剑，又将背后袭来的兵器荡开了。回头一看，只见这个赶来救铁摩勒的人正是韩芷芬。

王燕羽笑道：“原来是辛家姐姐，好极啦，我正想再领教领教你的武功！刚才你深藏不露，现在总该抖出两手，让我开开眼界了吧！”韩芷芬骂道：“你这狠心辣手的小魔女，今日我要叫你难逃公道！”王燕羽笑道：“是么？我若当真狠心辣手，你这位好朋友早没了命啦。不信你问问他去？”铁摩勒给她气得七窍生烟，哪肯与她打话，迳扑上来，便与韩芷芬联手夹击。

韩芷芬用的一对判官笔，展开家传的点穴手法，笔笔都是指向她的要害穴道，她和王燕羽的武功各有所长，难分高下，但加上了一个铁摩勒，却占了上风。

台下展开了大混战，台上也正自杀得难解难分。南、社二人，背靠着背，刀剑联防，勇战群盗，无奈众寡悬殊，南霁云虽然大展神威，连伤了几个山寨的寨主，却兀是冲不出去。

酒丐车迟捧起一个大红葫芦，喝了满肚子酒，哈哈笑道：“这场武戏真是好看煞人也，哈哈，俺老叫化也忍不着要来凑凑热闹啦！”凑近台前，张开大嘴，一股酒浪便喷了上去，登时有如来了一场暴雨，将台上的群盗冲得脚步歪斜，摇摇晃晃。尤其厉害的是，那股酒浪经他运用内家真气喷出，竟似铅弹一般，打着了便火辣辣的作痛，虽然未能致人死命，却也着实难当。

群盗中最厉害的一个名叫祝三胜，使的是一支七节虬龙鞭，这时正自展开“回风扫柳”的鞭法，卷地面来，缠打南霁云的双足，忽地被一股酒浪迎面喷来，登时面前只见一片白茫茫的，眼睛被酒气一薰，睁不开来。南霁云大喝一声，手起刀落，将他劈翻，包围圈立即被冲开了一个缺口，南、杜二人，跳下了戏台。

王伯通的副手褚遂叫道：“车老二，你我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这样胡来，未免太不给主人面子啦！”车迟笑道：“你们又不请我喝酒，我为什

么要卖你们的面子？再说，你是知道老叫化的脾气的，我酒瘾一发，也就顾不得什么面子不面子啦！来，来，来！你不请我喝酒，我可要请你喝一点！”一张口，又把酒向褚遂喷去。褚遂大怒，一记劈空拳将酒浪冲开，和车迟打在一起。车迟因为和他是相熟的朋友，手下留情，喷他那口酒也未曾运足内劲，只是和他开开玩笑而已。不料褚遂却动了真怒，他的真实本领虽然远远不及车迟，但他却长于近身缠斗的擒拿功夫。王伯通请来的几个一流好手，这时也都拥上前去，帮褚遂合战车迟。

南霁云正要冲出去与辛天雄会合，忽地一股劲风向他扑来，却原来是王伯通的儿子王龙客到了。王龙客这时已识穿了南霁云是谁，冷笑说道：“姓南的，昨日我爹爹手下留情，让你逃下飞虎山，你今日又乔装来此打闹，算得什么英雄好汉？”南霁云喝道：“住口，你两父子甘做安禄山的鹰犬，还敢与我谈论什么是英雄好汉的行径么？”抡刀便劈，王龙客也不打话，举扇相迎。当下又是一场凶猛的厮杀！

众好汉分成几堆厮杀，其中斗得最激烈的还是韩湛与精精儿这对。精精儿早已拔出了“金精铁剑”，但韩湛只凭着一双肉掌，掌劈指戳，却似手中捏着了两般兵器，掌劈之时，切、削、勾、拿，如同伸出了一柄五行剑，指戳之时，更赛似五枝判官笔同时点来！饶是精精儿矫捷非常，且又仗着宝剑，却竟然奈何不了他的一双肉掌。

精精儿出道不过数年，韩湛早已隐居，他尚未知道这个自称金鸡山的一个“小头目”，竟是天下第一点穴名家，不由得心中大骇。激战中韩湛用了一绝“拂云手”，似劈，似按，似点，似戳，掌指兼施，变幻莫测，精精儿已经闪得快极，但仍然给他的食指在小臂上划了一下，登时“玉衡”、“瑶光”、“曲池”三处穴道都是一阵酸麻，幸而精精儿的闭穴功夫也已有了相当火候，而韩湛又不是用重手法点他，因此尚不至于当场栽倒！

这时，王伯通也已指挥得力的手下，将辛天雄困在核心，他只道辛天雄乃是主谋，因此才亲自出马，决意将他生擒，立威儆众。萨氏双英与辛天雄并肩作战，这三人的武功虽然不弱，但双拳难胜四手，好汉不敌人多。在重重围困之中，却是冲不出去。

韩湛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见辛天雄被困核心，险象环生，当下一招“拂云手”将精精儿迫退之后，立即沉声喝道：“看在你师兄的份上，我不伤你，你还不与我滚开！”精精儿吃了一惊，道：“阁下尊姓大名？”韩湛道：“你回丧问你师兄，自然知道。我没工夫与你说话！”一声长啸，立即腾身跃起，向王伯通、辛天雄那边扑去。

精精儿哪里还敢再追，心中想道：“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他认识我的师兄，我总以不惹他为妙。”正在此时，王伯通父子都发出了呼援的叫喊；按说精精儿该去助王伯通一臂之力才对，但他对韩湛已有了几分怯意，念头转了几下，终于舍了王伯通，却去帮助他的儿子。

南霁云对王龙客憎恨已极，一刀紧似一刀，刀刀向他的要害招呼，杜百英展开青城剑法，抵挡其他敌人。战到三十余招，王龙客已抵挡不住，虚晃一招，便要抽身，南霁云大喝一声：“着！”一刀向他当头劈下。杜百英急忙叫道：“将这小贼擒住，不必杀他！”

南霁云一听便知道杜百英的意思，那是要将王伯通的儿子擒来作为人质。心中想道：“对，只怕也只有此法，方能迫令王伯通解围。”好个南霁云，心念一转，招数立变，宝刀扬空一闪，迅即从直劈而变为横斩，将王龙

客的折铁扇封出外门，左臂一伸，使出“游龙探爪”的擒拿招数，迳抓王龙客的琵琶软骨。可是，高手比斗，相差只是毫厘，王龙客武功非同泛泛，南霁云这一下变招虽快，却给了王龙客脱险的机会，就在南霁云的手指将沾及他的衣裳之际，他已是一个“金鲤穿波”，倒翻出去。

南霁云大怒，使出“登云纵”的轻身功夫，也跃了起来，如影随形，跟着一刀斩下，忽地一条人影从对面撞来，疾如奔马，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刀剑相交，火花四溅，那人叫道：“好刀法，阁下敢情是魏州南八么？”

来的这人正是精精儿，他在这瞬息之间，一手带开了王龙客，又接了南霁云一刀，确是身手不凡。南霁云朗声说道：“不错，魏州南八，正是区区。阁下这副身手，却甘心为虎作伥，不是太可惜了么？”

精精儿笑道，“此地不是辩论之所，今日也不是辩论之时。前日在飞虎山上未曾领教，深觉遗憾，好在今日又得相逢，我先领教阁下的刀法，然后再听你的教训如何？”这时，王龙客已站稳脚步，定下心神，想起刚才那一刀之辱，又羞又怒，抢上来道：“正是，今日之事，胜者为强，何必与他多说废话！”折扇一挥，先攻上去。精精儿本来不欲以二敌一，但他已知道王龙客绝不是南霁云的对手，他是王伯通卑辞重宝礼聘而来的人，刚才因有韩湛在场，他不敢去援助王伯通，已自觉得不好意思，若是如今再让王伯通的儿子遇险，那如何说得过去？

南霁云的武功与段珪璋在伯仲之间，按说也输不了精精儿多少，可是一来他已激战了半个时辰，二来王龙客也是一个劲敌，因此双方交手，还不到二十招，南霁云便已险象环生。杜百英杀退面前几个敌人，冲上来与他会合，形势稍为好转，但杜百英也已到了力竭筋疲的时候，所以仍是不能将局面扭转过来，只有招架的份儿。

正在吃惊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夏姑娘来啦！”王龙客怔了一怔，定睛看时，只见夏凌霜柳眉倒竖，满面怒容，将迎接她的那个小头目一掌推开，已是挥剑杀了到来！

南霁云见夏凌霜突如其来，也是心头一震，精精儿何等厉害，一见有破绽可乘，立即便是“唰”的一剑闪电般向南霁云刺去！

夏凌霜正好赶到，青钢剑挽了一朵剑花，一招“平沙落雁”，弯腰出剑，刺精精儿的足根，两人动作都快到了极点，只见精精儿“咦”了一声，箭一般地射了出去。原来夏凌霜这一剑来得恰到好处，正是攻敌之所必救，因此饶是精精儿武艺高强，也不得不先避开她这一剑，结果是南霁云和精精儿都没有受伤。

王龙客讷讷说道：“夏姑娘，你当真要与我作对么？你，你，你听我说……”夏凌霜斥道：“你们父子的所作所为，我现在都已经知道了，还说什么？”王龙客道：“怎么，咱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么？”夏凌霜道：“好，我只要再问你一句话，你们是不是已把段大侠谋害了？”王龙客道：“这个么？并没有呀！”夏凌霜道：“为何我找不着他？”王龙客道：“这个么？这个——”他吞吞吐吐，欲说还休，铁摩勒已在那边叫道：“夏姑娘，段大侠还在人间，我知道他的消息，咱们冲出去再说！”夏凌霜道声：“好！”猛地向王龙客喝道：“你还不给我滚开！”反手一剑，嗤的一声，将王龙客的一条衣袖斩了下来，王龙客面色惨白，跄跄踉踉的倒退几步，摆摆手道：“让她出去。”

精精儿道：“且慢，我还要再看她两招剑法！”回身扑上，夏凌霜冷笑

道：“你就看吧！”青钢剑唰的刺出，方到中途，已接连变了三个招式，精精儿施展腾挪闪展的功夫，也在这瞬息之间，攻出了四招，两人的宝剑没有碰上，但却是招招惊险，每一剑都足以致对方死命。若论剑招的迅捷，那是精精儿稍胜一筹，但若论到剑法的奇诡，那又是夏凌霜稍胜一筹了。精精儿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只道与师兄联手，便可以横行天下，哪知武林中竟有这么多高手，那姓韩的不必说了，只是这个年轻的女子，我若要胜她，只怕也得在百招开外！”

这时韩湛已把王伯通这一班人杀退，与辛天雄突出重围，精精儿已知今日难以讨好，虚晃一剑，跟着王龙客退走。

韩芷芬扬声叫道：“爹爹，就是这位夏姑娘。”韩湛道：“多承夏姑娘相助，咱们外面再叙。”

铁摩勒、韩芷芬二人被王燕羽、石家兄弟等围住，尚未能突破包围，夏凌霜走过去道：“小妹妹，那晚我错疑你了。”运剑如风，替她杀退了石家兄弟，王燕羽怒道：“我哥哥好心对你，你却将我兄妹当作仇人！”侧身一剑挡开了铁摩勒的朴刀，横掌就向她当胸劈下。这一招对铁摩勒是虚，对夏凌霜是实，当真是狠辣非常。

夏凌霜喝道：“撒手。”一招“春云乍展”，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，倏的刺到了王燕羽持剑的手腕，她也是剑掌兼施，虚实并用，正是以毒攻毒，解招还招的绝妙手法，而且她的武功较王燕羽又要胜过一筹，虽然掌击乃是虚招，但那一掌向王燕羽顶门拍下，有如奔雷骇电，声势也极是骇人。王燕羽究竟临场经验较少，一时间分不出究竟是剑实掌虚，还是剑虚掌实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但听到“唰”的一声，陡然间只觉得手腕上好似被利针刺了一下，王燕羽吓得魂飞魄散，尖叫一声，短剑登时脱手飞出，铁摩勒一刀斫去，她早已溜进了花树丛中。低头一看，手腕上有三点红点，幸喜只是戳伤了一点点表皮。

铁摩勒叫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他哪里知道夏凌霜乃是手下留情，要不然，若是剑招用实，王燕羽的一只手早已断了。

车迟笑道：“褚老大，我的朋友都要走啦，剩下我一个人打架没什么意思，我也要失陪啦！”蓦地一个转身，将两个正在向他攻击的盗魁拉着，反手一推，送到了褚遂的跟前。褚遂的大擒拿手已经发出，双手一抓，恰恰抓着这两个人，只痛得他们杀猪般似的大声叫喊，气得褚遂七窍生烟，连忙松手，那酒丐车迟早已与韩湛他们会合，杀出去了。王伯通暗通安禄山之事被揭发后，不但邀请来的贺客散了十之七八，连他的党羽也已有一半离心，还剩下的那班忠心于他的死党，见敌人如此厉害，王伯通和精精儿都不敢去追，他们也就只是虚张声势，吆喝一番。不消片刻，韩湛这一干人便已闯出了龙眠谷。

韩湛一看，后面已然没有追兵，哈哈笑道：“这一仗虽然没有获得全胜，亦已令得王伯通众叛亲离，绿林豪杰，想来也不会再受他们父子之骗了！”

车迟忽然走近夏凌霜身边，摇头晃脑的向她上上下下打量一番，啧啧赞道：“好一位美貌的姑娘，真像冷女侠当年！”他说话之际，酒意薰人，夏凌霜不大高兴，心里又在暗暗奇怪：“这臭叫化怎么知道我的来历？”

车迟解下葫芦，喝了一大口酒，说道：“我叫酒丐车迟，夏姑娘想必听得令堂说过？”夏凌霜道：“没听说过。”车迟碰了一个钉子，哈哈一笑，似乎想说什么话却没说出来，只好用笑来掩饰窘态。

南霁云为了免至场面尴尬，说道：“夏姑娘，今晚多承相助，这厢道谢了。”

夏凌霜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婆婆妈妈的，谢什么？你护送我的段叔叔，我也还未曾向你多谢呢。”南霁云也碰了她一个软钉子，但心里却是甜丝丝的，因为夏凌霜虽然是责备他，但语气之中，显然已是把他当作自己人了。

夏凌霜道：“摩勒，你刚才说到段叔叔要往凉州玉树山清虚观，为的何事？”铁摩勒在路上已把那日在飞虎山发生的事情说了一半，这时便续下去道：“是空空儿请他们夫妇去的，要将孩子交还他们。”夏凌霜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么说，比起他的师弟来，空空儿倒还不算一个坏人了。”韩湛插口道：“这几年来我虽没有见过空空儿，却颇留心他的行径，他是有点任性胡为，而且因为所向无敌，在江湖上声名鹊起，也不免骄傲了些，但却未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恶事，这回他是受了王伯通父子之骗的。”

夏凌霜听他们一再提起王伯通父子，心中感到有些难过，低下头便不再搭话，南霁云道：“夏姑娘以前是怎么认识他们的？”夏凌霜道：“这有什么奇怪，在路上碰上的。在江湖上行走，哪一大不碰见生面的人？我又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绿林大盗！”南霁云再碰了一个软钉子，心里感到又酸又甜，从神情语气看来，南霁云可以猜测得到：夏凌霜以前可能对王龙客有些好感，甚至有些情意，但现在已是烟消云散了。

韩湛道：“寒舍高此已不到三十里了，夏姑娘请到舍下歇歇如何？”夏凌霜道：“多谢韩老前辈好意，我早与段大侠有约，要到飞虎山看他的，因事耽搁，迟了几天，想不到便发生了这样的变故，现在既已知道了他的消息，我想赶到玉树山去会他。”说罢，一声长啸，一匹小白马从林中疾跑出来，转眼间便到她跟前停下，铁摩勒大为羡慕，说道：“这匹白马看来不起眼，却比我父亲当年那匹红鬃马还要好些！”

夏凌霜跨上白马。拱手向众人道别，南霁云忽道：“夏姑娘，我还有一句话说。”夏凌霜道：“什么？”南霁云道：“关于皇甫嵩那件案子，我回去问我的师父，或者可能知道一点端倪，最少也可以帮你再找到他。请姑娘留下个地址。”夏凌霜道：“我行踪无定，还是我去找你方便些。我见过了段叔叔后，和他一道到九原找你吧。”南霁云大为高兴，叫道：“好，我在九原郭大守府中等你！”马铃叮 ，夏凌霜已经去了。铁摩勒道：“南叔叔，人家走远啦，你好像还有话未曾说尽似的！怎么又不早叫着她？现在来不及啦，咱们也该走啦！”南霁云面上一红，道：“小鬼头，油嘴滑舌！”车迟忽地问道：“皇甫嵩的案子？那位夏姑娘是不是要向皇甫嵩报仇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不错，但这件事情还是个疑案。皇甫嵩说不是他干的，段叔叔却又认为是他。”车迟道：“慢着！慢着！她是给谁报仇？是给她的妈妈报仇么？”南霁云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车老前辈敢情是清楚此事。她并没有说是为她妈妈报仇，只是说要奉母命给江湖除害。但据段大侠所言，当年在洞房之夜遭皇甫嵩害死的那个新郎就是她的爹爹夏声涛，而她却又似乎并不知道这件案子就与她的家庭有关，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？我们听了几方面的说话，反而越弄越糊涂了！车老前辈若知真相，可以为我们一释疑团么？”

车迟望了南霁云一眼，笑道：“嗯，你倒是很关心这位姑娘。”接着摇了摇头，又笑道，“这话还未到说的时候。不过，我却可以替你办一件事情——”南霁云不觉又怔了一怔，心道：“我有什么事情要你代办？”车迟顿了一顿，说道，“你心里未说的话我已经知道了！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做大

媒，要是她不睬我这个臭叫化呢，我还有办法，我可以找小段帮我一同去说。”南霁云臊得满面通红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取笑了！”

车迟一本正经他说道：“谁说我是开玩笑的？我现在就去！老实告诉你吧，我到龙眠谷就是想等这位夏姑娘来的，可是她却好像讨厌我这个老叫化，好啦，现在我给她找到一位如意郎君，应该可以讨到她的欢喜了！”一晃身，果然拔步便走。

韩湛叫道：“车老二，你到玉树山若是见到了空空儿，就把王伯通暗通安禄山之事告诉他吧。他要是不信，你就说是我讲的。”车迟道：“我理会得！哎呀，我不能再耽搁了，再耽搁就追不上她啦！”

车迟去后，韩湛说道：“江湖三异丐，疯丐卫越嫉恶如仇，出手狠辣；西岳神龙皇甫嵩行事诡异，是正？是邪，尚难论定。

只有这位酒丐车迟，虽然玩世不恭，却最是古道热肠，欢喜助人。九流三教，都是他的朋友。不过他的毛病，也就是心肠太软，若非碰到了大奸大恶，轻易不会动怒。所以在他所交的朋友之中，好人坏人都有。”南霁云道：“他刚才不肯说，不知是否有意替皇甫嵩隐恶？”韩湛道：“我看这个或者还不至于，要是皇甫嵩当真干了那件血案，疯丐卫越和他都是夏、冷二人的好友，卫越早就该与他联手将皇甫嵩干了！呀，这件血案当年轰动武林，也曾有许多侠客替夏家查究凶手，想不到如今过了二十年，还是未能破案！”

韩芷芬道：“爹爹，经过了今日龙眠谷这一场大闹，咱们只怕不能在此地安居了，不如也到玉树山去走一趟。”韩湛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是想去趁热闹。”韩芷芬道：“是呀。要是空空儿和段大侠夫妇再打起来，你也好去劝解。”韩湛道：“你若是怀着这个念头，那就准保失望。空空儿已经答应了将孩子交还他们，又怎会再打起来呢？”韩芷芬道：“你不怕他的师弟精精儿从中捣鬼么？”韩湛道：“我也曾防到这一层，但酒丐车迟已经去了，即算精精儿要去捣鬼，车迟也会赶在他的前头。我已经叫车迟替我传话，空空儿不信车迟也会相信我的。”顿了一顿，再说道：“我倒是担忧他们不会放过南大侠与铁少寨主，所以我打算今晚连夜起程，送他们到睢阳去。然后再和南大侠到九原去看郭令公，将王伯通与安禄山的事情告诉他，也好让他早作准备。据我推测，空空儿可能和段大侠化敌为友，将来也到九原来的。”南、铁二人喜出望外，尤其是铁摩勒，他和韩芷芬年龄相若，相识之后，即甚为投合，正舍不得分离。

夏凌霜策马走了一程，忽听得背后有人大叫道：“夏姑娘，请等一等，俺老叫化有话要说！”夏凌霜回头一看，可不正是那酒丐车迟？只见他背着大红葫芦，气喘吁吁的赶来，眨眼之间，已到马后。夏凌霜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我的坐骑乃是日行千里的宝马，这老叫化居然追赶得上，轻身功夫，岂非比空空儿还要高强？”岂知车迟熟识道路，他是从小径抄过来的，不过，虽然如此，他的脚程之快，亦是足以惊世骇俗的了！

车迟张嘴说话，酒气喷人，夏凌霜心里已是讨厌之极，忍着气问道：“车老前辈有何话说？”车迟道：“听说你要杀那西岳神龙皇甫嵩？”夏凌霜道：“不错，他作恶多端，我是奉了母命，要为江湖除害。”车迟道：“这人你杀不得。”夏凌霜道：“为何杀不得？”车迟道：“你母亲说他所做的那些坏事，没有一件曾是他亲手干的！”夏凌霜大怒，顾不得什么前辈不前辈。便即骂道：“胡说，依你的话，难道是我的母亲说谎不成？”车迟道：“你的母亲也不是说谎，这里头有误会。你母亲的仇人不是他！”夏凌霜道：“我

母亲也并非与他本身有仇，但他曾害了不少人，所以我母亲定然要我杀他。我看，误会的是你。”车迟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不对……”夏凌霜见他神色语气非常奇特，诧道：“怎么不对？”车迟叹口气道：“呀，这话跟你说不明白，你母亲住在哪儿；我和她说去！”

夏凌霜淡淡说道：“我妈不见外人，你有话就向我说。”车迟皱起眉头，似是欲说还休，夏凌霜愠道：“你不愿意跟我说，那就算了。我可要赶路啦！”提起马缰，放开马蹄便走。车迟又赶来叫道：“好，我便和你说！”夏凌霜已是极不耐烦，在马背上回头道：“你说吧，我听得见，不用大叫大嚷！”

车迟道：“皇甫嵩与那件血案毫不相关，对不住你妈的是另一个人，这个人么……”夏凌霜道：“怎么样？”车迟道：“这个人虽是行为不端，但却也不能由你将他杀掉！”夏凌霜冷笑道：“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什么，哼，哼，皇甫嵩是好人不能杀，另一个坏人也不能杀，你的话真是好奇怪呀，哼，哼，不用说啦，我知道你与皇甫嵩都是一丘之貉！”车迟叫道：“你再听我一句话行不行？”一惊数丈，伸手便拉她的马尾叫道：“你知道你姓什么？你不姓夏，你的爹爹也不是夏声涛！”

夏凌霜大怒，反手便是一剑，厉声骂道：“放屁，你要撒酒疯便到别处去，我不能听你的污言臭语！”这一剑居高临下，劲道十足，凌厉非常，车迟并不想与她性命相搏。只得放开双手，一个“金鲤穿波”，斜窜出去，避开她这一剑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夏凌霜早已“唰”的一鞭，催动坐骑，绝尘而去。她这匹马乃是日行千里的宝马，夏凌霜将它放尽。当真有如追风逐电，车迟哪里还追赶得上？

夏凌霜一口气跑出了十多里，余怒未息，但心里又觉得有点奇怪，暗自想道：“他虽然酒气薰天，却非醉得胡里糊涂的模样，难道他老远赶来，是存心向我胡说八道的么？”这么一想，不觉也起了怀疑：莫非他语里有因？但随即想道：“绝无此理！人人都说我似妈妈，我怎会不是她的亲生女儿？我妈妈只有一个丈夫，我的爹爹怎会不是夏声涛？哼，不管这臭叫化是否酒醉胡说，他总是侮辱了我的母亲！”可是，虽然夏凌霜不信车迟的话，心里却因此而蒙了一层阴影。当下想道：“段大侠是我爹妈的好友，待我见了他，再把这酒丐的疯语告诉他，看他怎么说？”

段珪璋和窦线娘为了急于要回孩子，日夜兼程，赶往玉树山。这日已到了山口，窦线娘认定空空儿是她母家的大仇，这次要向仇人讨回孩子，既觉气愤又觉尴尬，段珪璋一路开解，兀是未能消散她心头的郁气。

玉树山峭拔奇兀，山峰上的积雪亘古不化，远远望去，果然似一技硕大无朋的晶莹玉柱，高出云霄。入山之后，山势更是越来越为险峻，触目所及，到处都是嵯峨怪石，突出雪上。从山口进去，有一条狭长的山谷，曲曲折折，望不见尽头，阴沉沉的寒气迫人。窦线娘起了怀疑，说道：“大哥，要是空空儿”怀好意，故意将咱们引进荒山，把咱们害了，也无人知晓。”段珪璋道：“线妹，你也忒多疑了，那空空儿的本领远在咱们之上，若他要害咱们，何必费如许心力？”窦线娘道：“玉树山离飞虎山约莫有八百里，他劫了咱们的孩子，为何不就近收藏，却要藏在八百里外的荒山上？”段珪璋对此点亦是百思不解，为了安慰妻子，只好替空空儿想出理由来解释道：“或者是他要炫耀自己的轻功，令咱们慑服，也说不定。”

空空儿那晚劫了他们的孩子，第二日下午就到飞虎山挑战，若然他真的已到玉树山打了一个来回，这脚程之快，当真是不可思议了。窦线娘摇了摇

头道："我不相信他在一日一夜之间，便能走一千多里，只怕有九成是骗咱们来的！"段珪璋道："再不然，或者这里本来就是他的老家，他信不过王伯通，所以托人将咱们的孩子送到这里收藏？"窦线娘道："你就这样相信空空儿？"段珪璋道："已经到了这里，不相信也没办法了。反正以咱们的脚程，至多不过半日，就可以上到玉树山的主峰，那时自然可以水落石出。"窦线娘嘀咕道："起初我不知道玉树山有这么远，越走我越怀疑，看来呀，咱们这回是白走一趟了。空空儿即使不是有心加害，也是有意将咱们戏耍的了。"

段珪璋道："线妹，事情别尽往坏处想。"话犹未了。忽听得"轰隆"一声，一块大石块从山上滚下来，段珪璋还以为这是偶然，那料刚刚避过，跟着又有几块大石头滚下。窦线娘叫道："上面有人！"

只见山峰上影绰绰的现出几个人来，同声喝道："笨蛋，谁叫你们自投罗网，进了绝地，还想活命么？"段珪璋这一气非同小可，大骂道："空空儿，我当你是一条好汉，想不到你竟是这等卑鄙无耻的小人，你站出来！"上面那些人冷笑道："收拾你们这两个蠢家伙，还用得上空空儿么？"

这时，段珪璋也认定是空空儿指使的了，冷笑斥道："用这等下三流的伎俩，藏头缩颈不敢见人，真是无耻之徒！"窦线娘道："这等小人，不值得骂，与他们拼了就是！"

那些人高踞山头，窦线娘的弹弓打不得这么远，他们居高临下，将石块抛掷下来，那却是比窦线娘的弹弓厉害得多了，但见石块满空乱飞，有如殒星纷落。窦线娘大怒，施展上乘轻功，腾挪闪展，片刻之间，已在峭拔的山壁上前进了十数丈，弹弓还差一点点距离，就可以打到，忽地"轰隆"一声，磨盘大的一块雪块从悬岩上坠下来，段珪璋急忙伸手抓着他的妻子，窦线娘借他这一抓之力，两人携手，似荡秋千一般，斜飞出数丈之外。但听得轰轰隆隆，山鸣谷应，那块巨大的雪块滚过，在坡上辗了一道沟，两夫妻被溅了满身泥土，要不是段珪璋助她一臂之力，只怕她的轻功虽好，也难免给雪块压伤。

窦线娘浑身冷汗，道声："好险！"段珪璋道："都是我连累了你，我太过轻信人了。"窦线娘咬牙说道："已然处此险境，咱们只有死里求生！"两夫妻在乱石袭击之下，又向前闯。

山坡上的积雪受了震动，在狂风中呼啸，炸裂，就像无数巨大的冰弹，纷纷飞来，从头顶上滚过，从身边飞过……比起石块的袭击，更是凶险百倍。段珪璋为了掩护妻子，身上已被擦伤了好几处，幸而打中他的，不是巨大的雪块，要不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段珪璋只得和妻子在一处凹进去的山拗，暂躲一躲。但这样一来，有了固定的目标，就更容易受到攻击了。山头上的那班人，将大石头纷纷向他们藏匿之处抛掷，段珪璋遮着妻子。有几次险险给石头打中，幸而他的功力深湛，近身的石块，都给他以掌力震了开去，但这样不消多久，他也累得不堪了。

段珪璋叹口气道："好在现在尚未引起雪崩，不过，不过……

唉，我好恨呀！难道咱们今日当真该当命绝？"要知，若是引起雪崩，山巅大量的积雪都冲泻下来，那就决非血肉之躯所能抵挡了。段珪璋怕的就是积雪继续受到震动，终于会引起雪崩。窦线娘凄然笑道："咱们做了十载恩爱夫妻，要是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，我也没有什么怨恨了。"

忽然间，石块的袭击似乎减弱了许多，段珪璋道："现在尚未绝望，咱

们冲出去看，总胜于束手待毙。”两夫妻刚从山坳奔出，便听得山峰上有呼叫之声！

只见山峰上现出一个少女的影子，正在持剑追逐盗徒。段珪璋又惊又喜，叫道：“是夏姑娘吗？”那少女也在扬声叫道：“是段伯伯吗？快从这边上来，咱们来个上下夹攻。”

原来夏凌霜见他们在谷中受困，她便从另一面绕过，攀上山头，与群盗展开激战。群盗与她处在同一高度的地方，不能像对付段珪璋夫妇那样用石头来抛掷她，而且因为要分出人手抵挡，对段珪璋夫妇的袭击也便减弱了。

窦线娘趁此机会，疾奔上去，弹弓一拽，觑准了在夏凌霜面前的一个敌人便打，弦声响过，那名强盗应声而倒，紧接着夏凌霜“唰”的一剑，又刺伤了一个强盗。

群盗两面受攻，登时主客易势，不消片刻，段珪璋夫妇已将跃上山头，盗魁叫道：“风紧，扯呼！”窦线娘施展神弹绝技，噼噼啪啪的一顿弹弓，将群盗打得头崩额裂。段珪璋叫道：“打环跳穴，好歹留下一个活口。”

窦线娘再拽弹弓，三粒弹子，连珠射出，那强盗魁武功较强，横刀将射她的那颗弹子磕飞，但他左右的两个同伙，却给弹子打中手，一个打中手腕，一个正中腿弯的“环跳穴”，这“环跳穴”乃是足少阳经脉的一个重要穴道，给弹子打中，登时两腿麻软，“卜”地便倒。

那盗魁忽地一脚将这个伙伴踢下山坡，紧接着自己和衣滚下，群盗明知危险，但为了逃命，也都学他的模样，一个个和衣滚下山坡。山壁峭拔、积雪如镜，在雪面上滚下去快速非常，夏凌霜轻功虽好，也追赶不上。

突然间脚下一阵震动，雪块炸裂，声如雷鸣，段珪璋叫道：“不好，是雪崩了！”幸而他们这时已登上峰顶，积雪从高处喷泻而下，越在下面，危险越大，霎眼之间，那群强盗徒已给冰雪淹没，只留下他们凄厉的叫声混杂在雪块炸裂与狂风呼啸的声音之中。

段珪璋夫妇藉着高处的大石作掩蔽，幸而逃过了这场灾难，目睹这等惨酷景象，也不禁心惊肉跳。段珪璋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窦线娘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段珪璋道：“可惜未曾擒得一个活口，好迫问他的口供。”

窦线娘道：“何用迫问口供，这班人当然是空空儿的党羽了。大哥，难道你到了此时此际，还相信他吗？”段珪璋默然不语，疑云却未全消，暗自想道：“这班人只是黑道上二三流的强盗，以空空儿的眼界之高，岂能看上他们？即使说他不好意思亲自出来加害于我，也该另请一些本领高强的人来，何须用这班不成材的强盗？”但若然不是空空儿指使，这班人又焉能知道他们夫妇今日要进玉树山？

这时夏凌霜亦已从一个山洞走出，向他们走来。窦线娘早就听得丈夫说过在路上与夏凌霜相遇之事，也知道了她便是当年白马女侠冷雪梅的女儿，心里暗暗喝彩：“好一个漂亮的姑娘，大哥说她非常似她的母亲，怪不得冷女侠当年能令武林倾倒！”

段珪璋道：“凌霜，怎的这样巧，你也来了？今日好险，真是多亏了你啦！”夏凌霜道：“段伯伯，你受了空空儿的骗了，空空儿和哪王家父子，都是和安禄山暗通声气的，他们要帮安禄山造反哪！”段珪璋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此话可真？”夏凌霜道：“我亲见亲闻，焉能有假，而且，事情也已经做出来了！”当下将那晚她到龙眠谷偷听到的谈话，和第二日群雄大闹龙眠谷

的事情，一一告诉了段珪璋，并道：“我就是恐怕他们加害于你，所以急急赶来。”窦线娘谈淡说道：“如何，你还相信空空儿吗？”

却不知夏凌霜那晚偷听到的谈话，只是王伯通父子与精精儿、张忠志等人密谋将来助安禄山起兵造反的一节，至于王伯通所说要暂时瞒住空空儿那一节，夏凌霜却没有听到。在她想来，空空儿和精精儿是师兄弟，空空儿当然也就是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人。大闹龙眠谷之后，她和韩湛、南霁云诸人又是匆匆分手，因此也就未曾从韩湛口中得知空空儿的为人。

夏凌霜之所以想到段珪璋可能在途中遭受暗算，那是因为王龙客的态度引起她的疑心的，王龙客不肯说出段珪璋的去向，甚至故意骗她，说是段珪璋可能回转长安，害了她空走一遭，骑白马奔驰三百余里。在往长安时，铁摩勒已经说出他知道段珪璋的去向了，她追问王龙客，王龙客却还是吞吞吐吐，令得她又是伤心，又是愤怒。

夏凌霜却没想到，这事全是王伯通父子在暗中布置，空空儿毫不知情。要知段珪璋乃是窦家女婿，王家父子当然害怕他们夫妇将来要为窦家报仇，当时不过是碍于空空儿的面子，不得不放而已。空空儿一走之后，王伯通立即用飞鸽传书，通知凉州的分舵，叫他们派人在玉树山山口埋伏，干掉段珪璋夫妇。夏凌霜因为和王龙客曾有一段交情，知道了他的真面目之后，甚是伤心，所以她就是在段珪璋面前也不愿提起王龙客的名字，当然更不会谈到她的疑心是因为王龙客的态度而引起的了。这样一来，由夏凌霜所见所闻的事实，就更证实了空空儿的罪名，连段珪璋也不能不相信了，虽然他还有一点点怀疑，觉得以空空儿的本领，实在无须用这等卑劣的手段。

窦线娘黯然说道：“如此看来，咱们的孩子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空空儿既是存心骗咱们入他的陷阱，哪还会交还咱们的孩 子？”段珪璋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先找着了空空儿再和他理论。”窦线娘道：“这个当然，我若是要不回孩子，我也不想活了，和他拼了就是。”

夏凌霜将白马放在谷中吃草，一行三人，翻过山头，向玉树山主峰进发。一路上并无阻障，走了半天，在夕阳将下的时分，攀上了峰顶。

山顶豁然开朗，鸟飞兽走，花木葱茏，原来山顶上有许多温泉，地气比山脚还要温暖。

段珪璋一看，山顶上果然有一座道观，心中燃起一线希望，急忙上前叩门叫道：“段某践约而来，请主人出现！”

哪知一连叩门几次，里面却是毫无声息。窦线娘笑道：“他做了亏心事，哪里还敢见咱们。这个时候，还和他讲什么客气，打进去就是。”

段珪璋抱拳说道：“空空儿，你再不露面，请恕段某无礼了！”交代过后，张开拳头，使出金刚掌力，“砰、砰”两掌，登时将大门震开。

窦线娘提起弹弓，夏凌霜拔出长剑，护着段珪璋便往里闯，里面杳无人影，夏凌霜道：“莫非他是作贼心虚，挟着尾巴逃了？”

道观没有多大，片刻之间，便已搜遍。在最后一间房子，发现一个摇篮，再仔细寻找，又找到了一些女人衣物。窦线娘哭道：“咱们的孩子给他害了。”段珪璋沉吟：“他害小孩子有什么用？孩子是曾经在过这儿，可见他没有完全说谎。”正是：

慈母觅儿儿不见，案中有案费疑猜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　爱儿被夺仇无解　身世难明恨正长

窦线娘怒道：“ 空空儿不见，孩子也不见，即使未曾害死，也定是被他另外收藏起来了。大哥，他要了咱们的命根子，你还替他说话吗？ ” 他们做了十年夫妻，这次还是窦线娘第一次顶撞她的丈夫。段珪璋道：“ 我这不过是从好处着想，要是空空儿当真不还咱们的孩子，我也是要和他拼命的。 ”

段珪璋端详了一会，又道：“ 看来是另有一个女子在照料婴儿，摇篮中的锦缎上还有婴儿的尿渍，似乎未曾走了多久，只不知这个女子却是空空儿的什么人？ ” 窦线娘道：“ 你在这里琢磨推测有什么用，总要找到了空空儿这贼子才有办法。 ”

就在这时，忽听得外面有人扬声叫道：“ 段大侠果是信人，请恕我失迎了。 ” 段珪璋叫道：“ 是空空儿来了！ ” 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窦线娘已急不可待的跑了出去。

只见空空儿双手空空，哪里有她的孩子？窦线娘大喝道：“ 好呀，你将我们骗上山来，却把孩子藏到哪里去了？ ” 嗖、嗖、嗖，三颗金弹，连珠发出。

空空儿滴溜溜的转了一圈，避开三颗金弹，叫道：“ 且慢，且慢，我有话说！ ” 段珪璋赶了出来，说道：“ 绵妹住手，且听他说些什么？ ”

空空儿道：“ 孩子暂时未能交还你，但请你放心，你的孩子好好的，决不会有丝毫损伤！ ” 段珪璋道：“ 为什么不能现在交还？ ” 空空儿的神情显得有点尴尬，讷讷说道：“ 这个么这个—— ” 窦线娘骂道：“ 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今日不还我的孩子，决不与你干休！ ”

空空儿摊开双手说道：“ 总之，包在我的身上，定然还你的孩子就是。今天么，却是无法从命！ ” 段珪璋道：“ 还我，什么时候？ ” 空空儿道：“ 这个，这个——我也难以说个定期。 ” 段珪璋喝道：“ 你吞吞吐吐的，这里面到底有个什么原故？ ” 空空儿道：“ 段大侠，这次算我对你不住，你别追问啦，你若是信得过我，咱们就交个朋友，你的孩子留在一个人手上，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！ ”

窦线娘怒火冲天，不由得大骂道，“ 谁还相信你的鬼话，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，好在我们没有给你害死，这条命我也不想要了，与其让你再用下流的手段暗害，不如现在就与你拼了吧！ ”

空空儿是个心高气傲的人，几曾受过这等痛骂，不禁气得浑身颤抖，戟指喝道：“ 你，你，你这臭婆娘敢胡乱骂我！ ” 段珪璋这时亦已是怒气暗生，见他侮辱自己的妻子，登时也爆发出来，拔剑喝道：“ 骂你又怎么样？你不该骂吗？ ”

空空儿气得哇哇大叫：“ 好呀，段珪璋你也骂我！我怎么该骂了？ ” 段珪璋骂道，“ 我骂你是个不明是非、助纣为虐的恶贼，我骂你是个做了恶事、却要抵赖的小人，我骂你是个卑鄙无耻的下三流小贼…… ”

空空儿面色铁青，喝道：“ 段珪璋，你给我磕头赔罪，否则休想下山！ ” 段珪璋冷笑道，“ 你给我磕头我也不饶你呢！不错，你的武功是远胜于我，但大丈夫死则死耳，有何惧哉？即使死在你的手上，也一样要骂！ ”

空空儿大怒道：“ 好，你既认定我是恶贼，可休怪我不留情面了，好，你再骂吧！ ” 身形一闪，一掌便向段珪璋面门掴来！

这一掌来得迅若狂飙，幸而段珪璋早有准备，一个弯腰折柳，已是宝剑

出鞘，向他下三路刺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窦线娘亦已揉身疾上，一刀向他手腕劈下。

好个空空儿，就在刀光剑影之中腾身而起，饶是段珪璋应付得宜，闪避得快，背脊也给他的掌缘擦了一下，辣辣作痛；空空儿这一掌本来是想打段珪璋一记耳光的，幸亏段珪璋没有给他打着，要不然这更是奇耻大辱，两人的冤仇，也将终生难解了！

段珪璋气极怒极，叫道：“ 线妹，你说得不错，对付这等恶贼，只有与他拼了！ ”空空儿头下脚上，似儿鹰般俯冲而下，一道蓝艳艳的光华从他手心吐出，他抽出了他那柄锋利无比的匕首，人未落地，早已是一招两式，分袭段珪璋夫妇。

段珪璋年轻时候游侠四方，久经阵仗，武功虽逊一筹，经验却比空空儿丰富得多，见他腾身飞起，早料他有此一着。宝剑扬空一划，剑光倏的合成一个弧形，窦线娘趁势一刀从剑底穿出，两夫妻配合得恰到好处。但听得 两声，段氏夫妻各自退后三步，窦线娘的缅刀损了一个缺口，空空儿的衣袖却给段珪璋的剑尖穿过，不是空空儿缩手得快，险些给他划破了脉门。

这一来，双方动了真怒，都把全副本领施展出来，这一战比在飞虎山上的那一场恶战还要激烈得多！段珪璋豁出了性命，展开一派进手招数，剑光挥霍，隐隐带着风雷之声，窦线娘以游身八卦刀法绕着空空儿疾走，也是刀刀不离空空儿的要害。他们那日败给空空儿之后，曾用心推究致败之由，反复解拆了当日的招数，如今再度交锋，已是今非昔比了。

战到分际，空空儿忽地叹口气道，“ 贤伉俪苦苦相迫，我是无可奈何，只好舍命相陪了！ ”他刚才火气冲天，这几句话却说得甚是苍凉，且带着几分惋惜。

段珪璋心中一动，正自想道：“ 难道空空儿果有苦衷，不足 为外人所道。” 陡然间，只见空空儿短剑盘旋，招数倏变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冷电精芒，缤纷飞舞，剑光缭绕中，四面八方都是空空儿的身影，当真是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段珪璋大吃一惊，迫得易攻为守，回剑防身，但听得叮叮 之声，有如繁弦急奏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段珪璋的宝剑已与空空儿那支匕首形的短剑接触了九下。

原来空空儿本意不想与段珪璋为敌，给他激怒之余，也只是想把他们夫妇打败，迫他们赔罪而已。可是段珪璋夫妇己认定他是个狡猾奸恶的魔头，下手毫不留情，到了此际，空空儿若还不使出杀手绝招，势将自身性命难保！

空空儿用的是独门刺穴招数，在一招之内可以连袭对方九处大穴，若然给他刺中，不死也将残废。空空儿对段珪璋本有惺惺相惜之意，故此在他使出这等极其厉害的杀手招数之时，禁不住低沉叹息。

段珪璋以前与精精儿恶斗之时，精精儿也曾使用匕首刺穴的毒招，可是精精儿只能在一招之内，刺对方七处穴道，段珪璋还勉强可以应付，如今空空儿虽然只是在一招之内，比他的师弟多袭两处穴道，但高手比斗，相差毫厘，多要照顾两处穴道，艰难已不止一倍，何况空空儿的轻功当世无双，比起精精儿更是高出何止十倍。他以闪电般的身法展开闪电般的刺穴神招，段珪璋虽是夫妻联手，也给他迫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反击之力。战到紧处，两夫妻都好似感到有数十支明晃晃的匕首，在他们的身前身后，身左身右，穿来插去。

夏凌霜奔上前来，高声叫道：“ 段婶婶，你退下去用弹弓打他！ ”青钢

剑扬空一闪，替窦综娘接了空空儿的一招，夏度霜的剑法以奇诡见长，论功力不及段珪璋，但却要比窦绿娘的八卦刀法厉害得多，空空儿噫了一声，叫道：“ 你的剑法是何人所授？ ”

夏凌霜一声不响，疾进三招，每一招又分为三式，虚虚实实，变化莫测，段珪璋趁势反攻，空空儿颇为惊诧。这时，已至双方性命相搏的时候，段、夏二人固然感到呼吸紧张，即空空儿亦已不能分心说话。双方只有哑斗！

窦线娘闪过一旁，一拽弹弓，嗖、嗖、嗖，三弹连发，一取空空儿上盘的“ 眉尖穴 ”，一取中盘的“ 风府穴 ”，一取下盘腿弯的“ 环跳穴 ”，窦家的神弹绝技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在这三条人影奔腾跳跃，宛若风驰电逐之中，她竟然能瞄准了空空儿，而且是三颗弹子，分打上中下三个方位，认穴不差毫厘。

空空儿托地一跳，一个鹞于翻身，衣袖挥起，已把窦线娘上中二路的弹子卷去；匕首一翻，身形不变，仍然凌空下刺，但听得“ 叮 ”的一声，第三枚弹子也给他的匕芦拨开。可是窦线娘的内功也已有了相当火候，空空儿的匕首给弹子碰了一下，刀尖颤动，亦自失了准头，他这一招本来是指向夏凌霜胁下的“ 魂门穴 ”的，准头一歪，匕首贴肋而过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段珪璋“ 唰 ”的一剑，又把空空儿的衣襟削去了一幅！

空空儿大怒，衣袖一挥，将接下的两枚弹子反打出去，段珪璋滑步闪开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但见空空儿那支匕首已化成了一道蓝光，向他前心刺到，段珪璋横剑一封，夏凌霜也急忙侧身进剑，三条人影，纠作一团。窦线娘凝神注视，也只是仅能分辨人影，只好暂时停弓不发。

蓦地只听得空空儿一声长啸，三条人影霍的分开，叮　声响，夏凌霜头上的一股玉钗已给他的匕首削断。

窦线娘急忙再发金弹，空空儿突然和身倒下，施展滚地堂的功夫，短剑贴地盘旋，化成了一团电光，削段、夏二人的双足，窦线娘的弹子全落了空，险险打伤了自己的丈夫。

段珪璋长剑下刺，夏凌霜跃起来避招还招，空空儿一击不中，已自长身而起，霎时间三条人影又纠作一团。空空儿的匕首盘旋飞舞，竟然以短敌长，将两柄长剑裹住，窦线娘只好又停下弹弓。

这三人倏分倏合，打得难解难分，窦线娘每每觑准了机会，但金弹一发，那边的情况又立即发生变化，她连发了十几颗弹子，仍然打不中空空儿。可是，无论如何，她的神弹绝技，仍是对空空儿的一个威胁，使得空空儿要加意提防，便不能全神对敌，如此一来，段、夏二人才堪堪和他打成平手。

这时已是西山日落，将近黄昏，双方已斗了半个时辰，正在杀得天昏地暗之时，忽听得有人大声叫道，“ 你们怎的打起来了？住手，住手！ ”

段珪璋在百忙中抽眼偷瞧，只见一个衣衫槛楼的叫化，背着一个大红葫芦，正向着他们跑来。段珪璋认得是酒丐车迟。

空空儿也认得酒丐车迟，他见段珪璋已回剑防身，便也停止了攻击，正想与车迟招呼，却不料窦线娘忽地又使出连珠弹的绝技，空空儿冷不及防，“ 卜 ”地一下，给弹子在额角上打个正着，血流如注！

段珪璋缓了剑招，夏凌霜却趁此时机，运剑如风，连连进击，空空儿大怒，匕首一划，“ 叮 ”的一声，又把夏凌霜头上的另一股玉钗削断，段珪璋挥剑来援，三个人又纠作一团。

车迟愠道：“ 夏女侠，给老叫化一个面子吧！ ”窦线娘一声不响，金弹

接续发出。车迟捧起葫芦，咕噜噜的喝了半葫芦酒，张口一喷，一股酒浪登时似瀑布般的从空中倒泻下来，空空儿、段珪璋、夏凌霜等人虽然不怕给酒浪所伤，但给他这酒浪一喷，阵形却也乱了。

车迟又把酒浪向窦线娘喷去，阻止她再发弹子，窦线娘脸上给溅了几点酒珠，怒声叫道：“ 车老前辈，非是我不给你面子，这恶贼与我有夺子之仇，你若给他解围，我的儿子向谁去讨，你赔我么？ ” 车迟怔了一怔，窦线娘又喝道：“ 你不帮我们这也罢了，若再搅局，恕我窦线娘的弹弓认不得前辈！ ” 声出弹到，车迟捧起葫芦一挡 “ 卜 ” 的一声，弹子打中了葫芦，车迟叫道：“ 有话好说，别打，别打，打坏了我这个宝贝，老叫化没酒喝啦！ ”

夏凌霜也叫道：“ 这老叫化是他们一党，段伯怕不要理他！ ” 段珪璋心下踌躇，但这时他们已占到了上风，若然住手，只怕取胜的机会稍纵即逝，何况自己住手，夏凌霜单独一人决然应付不了空空儿，因此只好仍然挥剑猛攻，说道：“ 车老前辈，事情原委，请你问我内人，你清楚之后，再来劝架不迟。 ”

窦线娘道：“ 他约我们到此，却在山口埋下伏兵，我夫妻二人几乎给乱石打死，到得此来，他又不肯交还我的儿子，也不知是不是已经害死了？老前辈，你评评理罢！我们该不该与他拼命？ ”

车迟经过山口，也曾见到几具尸体，当下不禁亦起了疑心，问道：“ 空空儿，你怎么说？ ”

空空儿喝道：“ 你要我说什么？ ” 车迟道：“ 你当真要害他们夫妻么？ ” 空空儿怒道：“ 岂有此理，我要害他们早就害了！ ” 车迟又道：“ 既然你并无坏意，却为何不肯交还他们的孩子？ ”

空空儿正为此事内愧于心，给车迟一问，期期艾艾，答不出来。

车迟与空空儿不过是彼此认识，并无深交的朋友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他当然是相信段珪璋，不相信空空儿。心中想道：“ 韩湛虽然敢为他作保，但韩湛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年纪还小。他们亦已分手多年，焉知空空儿不是变坏了？ ” 当下，疑心一起，不禁大声问道：“ 空空儿，你吞吞吐吐的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 ”

空空儿老羞成怒，也大声地说道：“ 车老二，你是想审问我么？我的事不用你管！ ”

车迟喝了口酒，冷冷说道：“ 老叫化生平专管闲事，韩湛韩老前辈叫我问你，你是否利欲薰心，和你的师弟精精儿走上一条路了？ ” 其实韩湛是要车迟告诉空空儿，说明王伯通、精精儿的阴谋，问空空儿知不知道，车迟为了加重语气，这么一问，却变成了对空空儿的谴责。

空空儿和他的师弟情如手足，闻言更怒，喝道：“ 老叫化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师弟有何不对，给你拿了把柄了？ ”

车迟冷笑道：“ 你师弟甘心为虎作怅，难道你尚不知情？ ” 空空儿喝道：“ 你说什么？ ” 车迟又冷冷笑道：“ 安禄山权势遮天，收买了王伯通不奇，想不到你们师兄弟也甘心情愿作他的鹰犬！如今王伯通与安禄山勾结的阴谋，已大白于天下英雄之前，你还想抵赖么？ ”

空空儿怔了一怔，忽地大骂道：“ 放屁！你含血喷人！ ” 车迟勃然大怒，登时发作道：“ 空空儿，你出道不过几年，居然眼睛长到额角上啦，敢骂起我老叫化来啦！ ”

空空儿听了车迟的话，亦已知道事有蹊跷，但他少年气盛，性子一起，

是天塌下来也不管的，车迟话未说完，他便狂笑道：“好呀，你们当我空空儿不是人，我还和你们讲什么交情，老叫化你也上吧！”

空空儿一面说话，一面与段、夏二人恶斗，本来已是险象环生，这时突然激怒，招数躁而不稳，段珪璋剑走轻灵，“唰”的一剑，在他肩膊上划开了一道伤口！

空空儿大怒，陡然间展出欺身刺穴的杀手，身形一晃，旋风般的扑到段珪璋跟前，匕首一扬，俨似毒蛇吐信，倏的就指到了段珪璋的心房要穴！

车迟飞身扑去，用葫芦一挡，只听得声如破竹，他那个视同宝贝的沉香木红漆葫芦已给空空儿一剑戳穿，葫芦中的美酒流了满地。就在窦线娘的骇叫声中，空空儿已自腾身飞起，俨如鹰隼穿林，掠波巨乌，窦线娘的金弹竟自追他不上！

只听得他远远扬声叫道：“段珪璋，你要恨我，也由得你，你的儿子，将来总会还你！老叫化，咱们后会有期，我查明之后，再来与你算帐！”说到最后一句，话声已似从山腰传来，空空儿的影子早已不见。

窦线娘走了过来，见段珪璋血流满面，大惊道：“你受伤啦，伤在哪里？”段珪璋苦笑道：“没事，空空儿的匕首并未刺中我。”却原来他是给窦线娘的金弹误伤的，与空空儿刚才给窦线娘所伤的部位恰巧相同，也是打穿了额头。

窦线娘仔细一看，发觉是自己的过错，又是心痛，又是羞愧，恨恨说道：“这千刀万剐的恶贼，可惜我刚才那记弹弓，没有打瞎他的眼睛！”

段珪璋却自心中想道：“空空儿刚才只要再来一下，我不死也得重伤！以他那样快捷的手法，虽有车老前辈给我一挡，但他戳破葫芦之后，还尽有机会可以伤我。莫非他使此杀手，只是仅求突围，而并非有意伤我的么？”当下说道：“线妹，反正我已侥幸逃了性命，所受的只是轻伤，你不必骂他，也不必难过了！”

车迟却未想到是空空儿手下留情，哈哈笑道：“段大侠当真是宽宏大量，非常人所能企及。”接着又笑道：“段大嫂，你现在该不会再骂我老叫化了吧？”

窦线娘急忙谢过，车迟笑道：“只可惜了我这个葫芦，哈，哈，这也是我好管闲事的报应！”

段珪璋夫妇都在向车迟赔礼，夏凌霜却站过一边，冷冷淡淡的毫不理睬他。车迟又笑道：“今天接连受了两个教训，爱管闲事，真是惹火烧身，不但空空儿恨我，唉，连夏姑娘现在也还生我的气！”

段珪璋不明就理，对夏凌霜的态度颇觉奇怪，说道：“贤侄女，这位老前辈不是别人，正是行侠江湖、人称‘酒丐’的车迟，车老前辈，你过来见个礼吧。”夏凌霜道：“我们早已见过了。哼、哼，他纵然不是空空儿一党，也是皇甫嵩一党，我才不把他当作者前辈看待呢！”

段珪璋变了面色，甚是尴尬，急忙说道：“夏贤侄，你说话不可无礼。你初出江湖，或者有所不知，车老前辈与那皇甫嵩，还有一个人称‘疯丐，的卫越，虽然并称‘江湖三异丐’，但是皇甫嵩与他们二人的行事却大不相同，皇甫嵩奸恶邪僻，做过许多坏事，车、卫两位老前辈，在江湖上却是有口皆碑、嫉恶如仇的侠丐，皇甫嵩焉能与他们相比？你定是有所误会了，赶快过来赔罪吧！”

夏凌霜柳眉倒竖，仍然站着不动，似乎想说什么却碍着段珪璋的面子未

曾说出，段珪璋更觉奇怪，正想再问，车迟已在笑道：“段大侠，你的为人我很佩服，你这话却说得不对了！”段珪璋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不对？”车迟缓缓说道：“老叫化没有你说得那么好，皇甫嵩嘛，也没有你说得那么坏！”

夏凌霜冷冷说道：“如何？你还说他不是皇甫嵩的一党？他处处都在偏袒皇甫嵩，还不许我报仇呢！”

段珪璋眉头一皱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对车老前辈到底有何芥蒂？”

夏凌霜亦已忍不下气，愤然地说道：“岂止芥蒂，不是看在你段伯伯的份上，我现在就要替母亲雪耻报仇！”

段珪璋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车老前辈也是你父亲生前的朋友，他怎会与你母亲有仇？”

夏凌霜杏脸通红，蓦地叫道：“他，他对我说了非常无礼的说话，辱及我的爹娘！”段珪璋睁大了眼睛望着车迟，车迟微笑道：“夏姑娘，你可以将我的话讲出来，请你段伯伯断判，究竟是否无礼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夏贤侄，我与你父母乃是手足之交，有话对我但说无妨。”

夏凌霜冷冷说道：“他，他说我不是姓夏，我的父亲也不是夏声涛，这，这，这难道还不算辱及我的爹娘！”说到此处，登时便要拔剑。

段珪璋疑心大起，要知当年夏声涛在洞房之夜便即遇害，夏凌霜此身何来，段珪璋亦已是早有疑窦，听了这话，急忙按着夏凌霜，再转过头来问车迟道：“车老前辈，这件二十年未破的疑案，你一定知道内情……”车迟拦住说道：“我和你到那边说去。”段珪璋说道：“夏贤侄你暂且忍耐，此事重大，我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。你总可以相信我吧！”夏凌霜默言无语，点了点头。段珪璋便跟着车迟走出了半里之遥，找到了一个僻静的说话所在。

车迟道：“这件惨案发生的时候，我不在场，但我知道你是在场的，听说就在你们闹了新员之后不久，惨案便发生了。”段珪璋道：“不错，前后相差大约还不到半炷香的时候，新郎就给人暗杀，新娘也给人掳走了。”车迟道：“那么，你可以相信我的说话，夏声涛决不会是这位‘夏姑娘’的生身之父了？”段珪璋道：“这个，——我相信。那么她生身之父究竟是谁？”车迟不答这话，却先问道：“你可有与凶手瞧过相？”段珪璋道：“当时月淡星稀，我只隐约见到他的背影。”车迟又道：“其他的人呢？”段珪璋道：“当然是谁也没有看清凶手的面貌，要不然也不会成为疑案了。”车迟道：“着啊，既然你们谁都没有见到凶手，却怎的咬定是皇甫嵩？”段珪璋道：“第一，是新郎临死前写的那个‘皇’字；第二，凶手的背影与皇甫嵩相似；第三，如果不是皇甫嵩，为什么冷雪梅一定要她女儿杀他？”当下，将当晚的经过情形，详细的告诉了车迟。

车迟叹口气道：“怪不得新郎新娘都疑心是皇甫嵩，唉，新郎死得冤枉，新娘更加不幸，直到现在，尚未弄清真相。”段珪璋急忙问道：“然则真相究竟如何？到底准是凶手？”车迟道：“凶手不是皇甫嵩，不过与皇甫嵩颇有关系，这凶手么，他，他——”段珪璋等待这答案已等了二十年，这时见他吞吞吐吐，大为焦急，忍不着催问道：“他，他是谁？”

车迟再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本来只是向冷雪梅说的，但冷雪梅不肯见我，你是他们夫妻的知交，我只好对你实说，他呀，他是——”

刚说到这个“是”字，忽然微风飒然，从背后袭来，段珪璋叫道：“有

人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得车迟大叫一声“是你！”张开双手似是要保护段珪璋，可是他叫声未绝，身子却忽地似木头一般倒下去了。

段珪璋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但他是武学大行家，虽惊不乱，在这一瞬之间，他已知道是有人偷发暗器，宝剑亦已出鞘，脚尖一点，舞起一道剑光，护着身躯，便向那人追去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夏凌霜也在高声叫骂，迫了过来，那人倏地回头，望着夏凌霜叫了一声，似笑非笑，听起来凄凉之极，段珪璋也就在那个时候看清楚了那人的面貌，不是皇甫嵩是谁？

段珪璋气怒交加，趁着皇甫嵩一怔之际，立即一剑向他刺去！

皇甫嵩横拐一迎，只听到“咔嚓”一声，皇甫嵩的拐杖给砍了一个缺口，但段硅漳也给震得虎口酸麻，禁不住连退几步，才稳了身形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皇甫嵩早已飞身斜掠，穿入林中。

车迟倒地之后，只发出一声惨叫，便再也没有声息。段珪璋放心不下，只好暂缓追敌，先回来救人。

但夏凌霜却不听呼唤，追了下去。窦线娘怕她有失，提起弹弓，随后追来，给她掠阵。

段珪璋接了一招，试出皇甫嵩功力虽高，却也不如所传说之甚，心想以妻子的神弹绝技，加上夏凌霜精妙的剑木，纵使皇甫嵩反啮，她们二人也不致落败，便任凭她们追去。

段珪璋弯下腰来，察看车迟的伤势，只见他面目瘀黑，嘴角沁出血丝，有一股难闻的腥臭的味道，段珪璋大吃一惊，情知是凶多吉少，伸手一探，果然气息毫无，早已死了！

段珪璋悲愤交集，呆了半晌，哭道：“车老前辈，你还说凶手不是他，如今你的性命也送在他的手下了。”事情非常明显，皇甫嵩早已埋伏在旁，怕车迟说出凶手的名字，所以用喂有剧毒的暗器，要把他们二人杀害，结果车迟舍命相护，牺牲了自己，却保全了段珪璋。

若然他不是凶手，无须用这样狠毒的手段；但令段珪璋不解的是：车迟又为什么说凶手不是他？再者，车迟在中了暗器之后，还能叫喊，以他的功力，最少可以支持片刻，在这样关键的时刻，他为什么不肯说出当年那件血案的凶手名字？若然那凶手就是皇甫嵩的话，难道车迟受了他的暗害，至死都要庇护他吗？

这种种疑团都令段珪璋百思不得其解，可惜已不能将车迟起于地下而问之了。

段珪璋伤痛稍过，定了一下心神，找到在皇甫嵩拐杖上削下的那片木头，木头有一股紫檀香味，段珪璋藏了起来，心中想道：“皇甫嵩的拐杖是海南紫檀香木所制，武林前辈无不知道，我要将这片木头作为他行凶的证物，请几位正直的老前辈来给车迟报仇！”

过了一会，窦线娘与夏凌霜空手而回，窦线娘道：“林深树密，给那老贼跑了。啊呀！车老前辈怎么了？”段珪璋道：“他已不幸去世了，咱们将他埋葬了吧。”窦线娘叫道：“怎的死得这么快？”她是使暗器的能手，上前一看，失声叫道：“这是见血封喉的毒针，皇甫嵩怎的会使这种歹毒的暗器？”

当时武林的风尚，讲究真才实学，第一流的高手，极少用喂毒的暗器，所以窦线娘发现了车迟中的是见血封喉的毒针，便觉得十分奇怪。

段珪璋道：“ 对了，我刚才还未想到这一层，皇甫嵩是从来不用暗器的，更不要说这样喂有剧毒的暗器了，难道，难道窦线娘已知道她丈夫想说的是什么，摇摇头道：“ 但是刚才那个人却分明是皇甫嵩，还会是假的么？ ”

夏凌霜道：“ 我母亲说，这皇甫嵩奸恶无比，依我看来，他平时不用暗器，乃是故意自高身份，现在到了事急之时，便不择手段，连最歹毒的暗器也使用出来了。 ”段珪璋虽然从她的语气中感到她对皇甫嵩的成见太深，但那个人是皇甫嵩却是不容置辩的事实，因此也只有接受她这个解释。

段珪璋道：“ 贤侄女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那日在骊山北面的那座土地庙中，听说你与皇甫嵩遭遇，要拔剑杀他，他端坐地上，任凭你杀，这可是真的？ ”

夏凌霜道：“ 不错，是有此事。所以当时南大侠也给他骗过，以为他是好人，因此将我拦住。现在看来，当时他的这番举动，十九是矫情做作，明知南大侠会拦阻我的。 ”

段珪璋颇觉怀疑，沉吟说道：“ 当时我昏迷未醒，是他给我退了追兵，又将我救活的，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呀。现在真是连我也给弄得糊涂了，当时何以对我这样好，现在却又要暗杀我呢？ ”

窦线娘道：“ 大哥，你总是往好的方面着想。这有什么奇怪？你不是也曾说过，他当时救你，是为了向你市恩，好与你化敌为友么？现在他已知道这冤仇无法可解，又怕车迟说出真相，你已知道内情，所以当然要向你下毒手了。 ”

夏凌霜早已忍耐不住，听窦线娘提到，便急忙问道：“ 那老叫化到底对你说些什么话？ ”

段珪璋讷讷说道：“ 他、他还是那一句话，说皇甫嵩不是你们的仇人。但到了最紧要的关头，他刚要说出你们仇人的真正名字时，便给皇甫嵩害死了！ ”

夏凌霜低声问道：“ 这且不必管它，我母亲本来就只是想为江湖除害，并非我们与皇甫嵩有过不去的冤仇。我要问的是、是：那老叫化可有说到与我身世相关的事。 ”

段珪璋颇觉尴尬，半晌说道：“ 也还未曾谈到。不过，不过，我相信他以前对你说的，大约，大约也非全是胡说。 ”

夏凌霜变了面色，蹙了双眉，她心头上本来就罩有一层阴影，现在是更扩大了。她可以不相信车迟的话，但却不能不相信段珪璋的说话，她低下头来，喃喃自语道：“ 难道妈妈有些事情还要瞒我不成？ ”想了半晌，忽地又抬起头来问段珪璋道：“ 段伯怕，你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，你可以告诉我吗？ ”

但是段珪璋心里的怀疑却不便说出口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 你父亲遇害的那晚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你的母亲。不过，据我所知，那皇甫嵩大约是你母亲的仇人，你母亲要你杀他，不单是为了给江湖除害，同时也是为自己报仇。 ”

夏凌霜是个聪明的女孩子，一听就知道段珪璋言犹未尽，不过，从他所透露的口风，已经可以猜想得到：自己的身世一定还有更复杂的内情。当下咬着嘴唇说道：“ 好，段伯伯你不肯说，我只有自个儿回家问妈妈去。 ”

段珪璋柔声说道：“ 不是我不肯说，是我有许多事情还未曾弄得明白。只怕也要见了你的母亲之后，才能弄得清楚。 ”

窦线娘道：“ 我与你的母亲未曾见过面，但亦是久已仰慕她了。不知可

以容我拜访她么？”

夏凌霜道：“段婶婶肯光临寒舍，我自是欢迎不暇，只是我不能作主，待我问过家母再来寻找如何？我妈的脾气有点古怪，她不愿意见外人。”有一点她还瞒着不肯说出来的是：她母亲曾郑重交代她，连住址也不要透露给段珪璋知道。

夏凌霜又道：“南大侠已经到睢阳去了，据我所知，他是要将王伯通父子与安禄山密谋作反之事告诉张巡与郭子仪的。他是准备到睢阳一转便回九原，他要我告诉你，问你愿不愿到九原会他？”

段珪璋趁此下台，说道：“我正是要到九原去。你见过母亲之后，若是有事找我，可以到九原来。”

当下三人以刀剑挖土，草草的埋葬了车迟，段珪璋目睹这一代丐侠埋骨荒山，心中无限伤感。

埋葬车迟之后，三人联袂下山，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，窦线娘叹气道：“这几个月来，一件件的不如意事接踵而来，弄到如今家破人亡，真似是做着恶梦一般！”段珪璋无言可慰，强笑说道：“也许是因为咱们已享了十年清福，所以天公有意要将咱们多所折磨！”

夏凌霜招回了她的小白马，一声“珍重！”跨上坐骑，挥泪而别。这一去也，正是：

狼烟遍地乱神州，重逢已是沧桑改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　强藩作乱囚朝使　侠士重来陷敌围

岁月如流，星移物换，自王家父子大破飞虎山之后，转眼间便过了七年。

这七年来的变化很大，就江湖上来说，王家兴起，已替代了昔日窦家的位置。虽因龙眠谷那一闹，引致了绿林的大分裂，王伯通终于没有达到做绿林盟主的目的，但依附他的党羽也很多，在绿林中仍以他的势力最大。当年威震绿林的“窦家五虎”，已渐渐给人忘记了。

就朝廷来说，朝廷的势力日益衰微，安禄山的势力却日益扩大，他掌领范阳、平卢，河东三镇，等于在北方自成一国，与李唐政权分庭抗礼，兵精粮足，甚至还盖过了朝廷。

大唐天宝十四年九月的一天，范阳平原上有一骑健马正在飞驰，马上的骑士是一个熊腰虎背的壮健军官，此人来历非比寻常，他是大唐开国功臣秦琼之后，现封龙骑都尉，名列大内三大高手之一的秦襄。

他是奉朝廷之命，随中使冯神威，前往范阳去安抚安禄山。现在却偷偷从范阳出走，要赶回京都，向皇帝报告安禄山造反的消息的。

本来早在七年之前，郭子仪已有密奏呈给玄宗皇帝，报告安禄山收买绿林，招兵买马，密谋造反之事。怎奈玄宗皇帝对安禄山宠信方殷，且有杨贵妃在旁替他说话，因此玄宗皇帝竟把郭子仪的奏章搁置不理，造成了安禄山的尾大不掉之势。

安禄山当时一来因为准备未曾充分，二来因为利用王伯通收买绿林的计划受了阻挠，三来因为郭子仪有密奏上朝的风声传出，安禄山也不能不有所戒惧，因此他仍然要作出赤胆忠心的模样，来哄骗玄宗皇帝，年复一年，迟迟未敢动手。

到了这一年，他自忖兵多将广，已是胜算可端，便生出一个事端，来撩拨朝廷。假借“献马”、为名，上疏奏道：“臣安禄山承乏边庭，所属地方，多产良马。臣今选得上等骏骑三千余匹，愿以贡献朝廷，臣虽不如昔日王毛仲之牧马蕃庶，然以此上充天厩，他年或大驾东封西讨，亦足以壮万乘观瞻。计每马一匹，用执鞍军二人，臣更遣番将二十四员部送，俟择吉日，即便起行。伏乞敕下经历地方，各该官吏预备军粮马草供应，庶不致临期缺误，谨先以表奏闻。”

此疏一上，玄宗虽然宠信安禄山，却也不免起了疑心，试想每匹马有两个“执鞍军”，三千匹便有六千人，另外有二十四员番将护送，每员番将又有跟随的军士，合计当有万人，若任它开入长安，岂能无虑？

玄宗与朝臣商议，朝臣都说安禄山居心叵测，不可轻信，若任其以精兵万人，开来京师，祸患不堪设想，请玄宗降严旨切责，破其狡谋。玄宗还不敢相信安禄山怀有异心，又怕降旨严责，反而迫反了他。后来有一个老成持重的大臣达奚珣献议玄宗以温言谕止禄山献马。玄宗如拟，遂遣中使冯神威，齐手诏往谕，谕云：“览卿表献马于朝廷，具见忠悃，朕甚喜悦。但马行须冬日为便，今方秋初，正田稻将成，农务未毕之时，且勿行动。俟至冬日，官自给夫部送来京，无烦本军跋涉之劳，特此谕知。”

冯神威赍了诏书，由秦襄带领亲军护送，来至范阳。安禄山早有在长安的密探报知，十分恼怒，及闻诏到，竟不出迎。冯 神威开诏宣读之时，安禄山也不跪拜接旨，却自高踞胡床，嘿嘿冷笑，听他读毕之后，便怒容满面地说道：“传闻贵妃近日于宫中，也学乘马，我意官家必爱马，我这里最有好

马，故欲进献几匹。今诏书既如此，不献也罢。”冯神威见阶下陈列甲兵，不敢与他争论，只有唯唯而已。

安禄山将他们留下，对他们十分冷淡。过了几日，冯神威欲还京复命，请见安禄山，问他可有回奏表文，安禄山道：“诏书云：马行须俟冬日，至十月间，我即不献马，亦将亲诣京师，以观朝廷近政，何必复文？连你也不必急于回去，待到十月，再与我一同走罢！”

冯神威见此情形，已知安禄山必反，当下不敢多言，回到客栈之后，便密令秦襄火速回京，奏知皇上，早作准备。秦襄本领非凡，安禄山派来监视的武士拦阻不住，被他星夜逃出范阳。

秦襄心急如焚，披星戴月，催马疾驰，第二日中午时分，已离范阳城一百余里，他胯下的黄骠马是匹骏马，但亦已疲乏不堪，口吐白沫了。

秦襄正要找一处水草丰饶之处，让马儿稍歇，忽听得一声呐喊，在山脚下出来了一彪人马，齐声喝道：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若然要经过，留下路钱来！”

秦襄大怒道：“你秦爷爷是强盗的祖宗，你等无知小丑，竟敢拦途截劫！”提起两柄金装锏，冲入贼兵阵中，挥锏便打。他这两柄金装锏乃是家传兵器，每柄重达六十四斤，当年他的祖父秦叔宝（琼）仗着这两柄金锏，曾佐李世民扫平十八路烟尘。秦襄武艺不逊乃祖当年，双锏使开，登时打得贼兵狼号鬼哭！

蓦地里从贼兵中冲出两骑健马，两个长得一般相貌的中年汉子，一个使左手刀，一个使右手刀，向秦襄夹击，马来如风，刀光若电，倏然间合成了一道银虹，双刀合壁的招数凌厉之极！

秦襄心中一凛：“这不是普通的强盗！”但他武艺高强，却也傲然不惧，当下大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双锏霍地一分，使出秦家的“杀手锏”绝招，马不停蹄，双锏两边横磕！

来者正是王伯通麾下的“阴阳刀”石家兄弟，这两人的双刀虽然配合得非常纯熟，却怎挡得秦襄的神力，且马上的功夫也不如他，但听得　　两声，石一龙的单刀脱手飞出，石一虎更是不济，给他一锏打落马下。

就在此时，只听得弓弦声响，一支响箭射来，绿林规矩，用响箭乃是要对方止步的讯号，但在正式交锋之际，用响箭就是含有蔑视之意了。秦襄大怒，举锏拨落，只觉这一箭的劲道大是不凡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骑马己到了他的面前，马上的骑士眉清目秀，却是个英俊的少年。此人正是王伯通的儿子王龙客。

王龙客长于点穴，他平时用的兵器是一把铁扇子，但因马上交锋，用短兵器不便，故此改用了一双特制的判官笔，一般的判官笔最长二尺八寸，他这对判官笔却长四尺有余。

王龙客飞马赶到，侧目斜睨，慢声说道：“官军中有阁下这等人物，也算是很难得了。阁下何苦为官家卖命。不如随我去做个山大王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岂不更乐得个逍遥快活！”

秦襄喝道：“小贼放屁！”金装锏以泰山压顶之势，劈头便打！王龙客在绿林中以“狠”著名，但见他如此威势，却也不敢硬接，当下施展精妙的骑术，一个“金鲤穿波”，双足勾着马鞍，钻到了马腹底下。

秦襄双锏扫了个空，他急于赶路，无暇再取敌人性命，双足一挟，便催马疾驰。

哪知他刚刚拨转马头，尚未驰出一箭之地，猛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只见那黄衣少年已在马背上跳起，竟然施展了“一鹤冲天”的上乘轻功，跳过他这匹马来。他凭着这俯冲的力道，抵消了秦襄的神力，双笔往下一按，秦襄挥出一锏，竟然未能将它磕飞，就在这一瞬之间，他已落到了秦襄的马上！

秦襄的金装锏每柄重达六十四斤，在马上与敌交锋，那是威力极大，近身肉搏，却不如轻兵器的灵活。王龙客落到他的马上挥笔便挑秦襄的穴道，秦襄侧身一避，“嚓”的一声，王龙客的判官笔已戳中了他的前胸，幸而他是披着软甲，又未曾点正穴道，但饶是如此，战袍亦已给笔尖戳破！

秦襄大怒，将金锏在马鞍上一搁，蓦地大喝一声：“滚开！”一伸手将王龙客的腰带抓着，将他提了起来。王龙客做梦也想不到秦襄竟敢搁下兵器，用此险招，他双笔本来要点秦襄左右“肩井穴”的，笔尖刚刚沾上，已给秦襄抓着。秦襄天生神力，有伏牛扛鼎之能，王龙客给他一把抓着，痛彻心肺，气力休想使得出来，双臂软绵绵的垂下，笔尖虽然已点到了秦襄的肩井穴，那已是一点功效也没有了。

石氏兄弟大惊，急忙催马过来救人，但见在王龙客尖叫声中，秦襄像捉着一只小鸡似的，将他提了起来，旋风一舞，喝道：“杀你这样的小贼，污我的手！”把王龙客直抛出去！

秦襄那匹黄骠马久经战阵，虽然走了长途，已经疲乏，但碰上了危险，却突然奋发起来，振足长嘶，将贼兵冲开，势如奔雷逐电！

后面嗖嗖连声，箭如雨下，秦襄喝道：“未而不往非礼也！”放下金锏，接过了两枝冷箭，甩手射回，他以手发箭，比用弓弦的力道还要强劲，两枝箭都射个正着，登时将追到后面的两个小头目毙于箭下！其他喽兵发一声喊，勒马不敢向前。

那王龙客也真了得，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，平平稳稳地落到地上，冷笑道：“姓秦的，看你走得多远？孩儿们，暂且不必理他！”

秦襄只当他是虚声恫吓，心道：“若不是赶着回京报讯，我倒要理理他们。”他快马疾驰，一口气跑了十多二十里，那匹黄骠马似乎知道已经脱险，慢了下来，累得直喘气。秦襄抚拍马颈，道：“马儿，今天亏得你了！”这时，他心中已在起疑：“我又不是押解差饷的军官，这班强盗劫我作甚？嚓，是了！久已风闻安禄山勾结绿林，莫非这些强盗竟是他的人？”

心念未已，忽地听得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叫道：“秦大人，你纵不累，马也累了，下来歇歇吧！”

只见一个容光艳丽的少女，突然从前面的林子里现出身来，长裙曳地；衣袂飘飘，步履轻盈，转眼间便来到了大路当中。她的后面，跟着一队女兵，大约有十来个人，打着一面旗号，锦旗上只有一只用金丝线绣成的燕子。这队女兵一字摆开，拦住了秦襄的去路。

秦襄愕了一愕，问道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难道你们这些姑娘们，也是干没本钱的黑道营生么？”为首这个少女实在长得大美了，秦襄虽然知道她的来意不善，却不敢相信她竟是强盗。

那少女笑盈盈他说道：“秦大人你也忒小觑我们了，难道没本钱的生意；只有你们男子才干得了么？不过，你也不用担忧害怕，我不要你的性命，只想请你到我的山寨里去住几天。你一路奔波，也应该歇歇了。”

秦襄道：“我没有工夫与你们胡闹，快快让路。”一个女兵笑道：“你好大的面子，我们的姑娘才请你作客，你却怎的不知好歹，反而骂我们胡闹。”

秦襄实在不愿与一班女孩儿家动手，忍住了气道：“ 素不相识，盛情心领了。我有要事，非得赶路不可！ ”

那少女忽地冷笑道：“ 秦大人，你这么说，那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了。你可知道我们绿林中的规矩么？ ”

秦襄双眼一睁，道：“ 怎么？ ”那少女道：“ 你不愿意做我们的客人。那我们只有把你当作羊牯看待了，拿过见面礼来！ ”

秦襄又怒又气，哈哈笑道：“ 你们也学人打劫？你可知道我刚才就从强盗堆中杀了过来？我这双锏一不打无名小卒，二不打女流之辈，我劝你们还是好生散去吧！ ”

那少女一声不响，从女兵手里接过一把弓箭，“ 嗖 ”的一箭就向秦襄的坐骑射来，秦襄挥锏一拨，禁不住心中一凛，这枝箭劲道之强，竟是出乎他意料之外！拔是拨落了，但这支箭余势未衰，贴着马足擦过，那匹黄骠马登时跳了起来。

秦襄怕他心爱的战马受伤，跳下马背，拍拍它道：“ 马儿，马儿，你在前面等着我吧。 ”

这匹马久经训练，振起四蹄，就向旁边的小路奔去，哪知那队女兵行动快极，陡然间伸出四柄长长的挠钩，一下子就将他的这匹黄骠马勾倒，接着就有人用绊马索将它套住，硬生生地拉了过去！

那少女笑道：“ 这是一匹宝马，好生给它治伤，不可坏了。 ”顿了一顿，又格格笑道：“ 秦大人，你这匹马虽然不错，但还不够。你这两枚锏金光灿烂，沉甸甸的，敢情真是用赤金打的，怕有百来斤吧？这倒值不少银子。这样吧，再搭上这双金锏，算是我已收足了你的见面礼，便放你过去！ ”

秦襄禁不住怒道：“ 你一再胡缠，我可要不客气啦！ ”

那少女笑道：“ 你现在可愿意跟我们女流之辈打了吧？好呀，只要你赢得了我手中的这把剑，我就不收你的见面礼放你过去，那匹马也还给你！ ”

秦襄双锏一挥，“ 蓬 ”的一声，将路旁一棵树齐腰打断，说道：“ 姑娘，你看清楚了，我这双锏可是不好惹的，你当真要跟我单打独斗么？ ”

那少女道：“ 看清楚了。树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我就不信你这双锏伤得了我。你可知道，我这把剑也是不好惹的么？ ”

秦襄无可奈何，说道：“ 好，你既口出大言，那就来吧！ ”

那少女慢条斯理地束紧腰身，忽地剑柄一翻，喝声：“ 接招 ”陡然间便是反手一剑，迳削秦襄手腕。

秦襄己看出了这少女武艺不凡，但却料想她不是自己的敌手，心里存在儿分爱惜之念，还真怕失手打伤了她。当下双锏封出，用了一招“ 横架金梁 ”，仅仅使出了三成气力。

哪知这少女的剑招虚虚实实，奇诡非常，剑尖在金锏上一点，忽地反弹起来，一剑就刺到他胸口的“ 璇玑穴 ”。

秦襄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幸他久经阵仗，身形一仰，使出“ 铁板桥 ”的功夫，腰向后弯，只听得“ 唰 ”的一声，少女的剑在他面门掠过！

好个秦襄，趁着那少女未及换招，腰身一托，双锏便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打下来，但他仍然不想打死这个女子，双锏是照首她的长剑压下，只想把她的兵器打出手去。

那少女叫声：“ 好厉害！ ”蓦地一个斜身滑步，使一个“ 卸 ”字决，剑脊贴着金锏，随着她这斜窜之势，将秦襄的一柄金锏引开。秦襄右手金锏磕

下，打了个空，双锏失了平衡，竟然身不由己的跟着她奔出几步。

那少女一摆脱开双锏，立即便回剑还攻，秦襄见她剑法精奇，而且还居然能使用上乘的内家功夫，这时，哪里还敢冉有半点轻视？

秦襄双臂一振，抡起双锏，登时金光大炽，呼呼轰轰，真有排山倒海之势，风雷夹击之威！那少女格格笑道：“秦大人，你这双锏不是专打英雄好汉的么？今日蒙你以家传绝技赐教，小女子真是感到荣宠无比啦！”

她一面出言挖苦，手底却是毫不放松，她的剑法走的是轻灵翔动的路子，移步变招，挥洒自如，端的是恍若行云流水，秦襄给她讥刺，面上一红，那少女指东打西，唰的一剑从他胁下穿过，险险刺中了他的愈气穴。

秦襄怒道：“好狡狯的女贼！”一招“横云断峰”，双锏平推出去，这时他已收起了怜香惜玉之心，使出了他秦家的“杀手锏”，锏影如山，每一锏都足以开碑裂石！那少女不敢硬接，一沾即退，仗着轻灵的剑法，和秦襄游斗。

秦襄双锏大开大阖，强攻猛打，一口气抢攻了数十招，可是那少女身轻如叶，她那柄剑柔如柳絮，随着锏风，飘飘晃晃，秦襄的力道虽有金刚猛扑之威，却竟然无法打脱她的兵刃。

但是秦襄用了全力，那少女却也无法再欺近他的身前。本来她这套剑法，若是到了上乘境界，足可以柔制刚，但她功力未到，秦襄神力惊人，以她现在的功力，最多只能卸开他的三成力道。因此打定了主意，想在游斗之中，等待秦襄气衰力竭。

秦襄昨夜逃出范阳，奔波百余里，先后经过了两场恶斗，纵是铁铸的身躯，也感到有些疲累了。斗到百招之后，渐渐便有点力不从心，但那少女仍然未能反守为攻。

双方正自斗到紧处，只听得后面马铃叮　，蹄声有如潮涌，秦襄回头一看，不由得叫声：“苦也！”原来刚才给他打败的那股强盗，现在又追到来了。

王龙客跳下马背，哈哈笑道：“姓秦的，我说你逃不了，这可没有说错吧！”双笔一挺，叫道：“燕妹，这又不是比武较技，你和他多耗时候做什么？咄，你们的挠钩作什么用的，还不上前助小姐将他擒了？”

这少女正是王龙客的妹妹王燕羽，她的这队女兵，因为未得小姐吩咐，不敢上前拿人，现在给少寨主一喝，当然一拥而前，十几柄长钩，都向秦襄的双足勾去。那王龙客提起双笔，也加入了战团。

这队女兵久经训练，场中人影翻腾，她们的长钩却跟定了秦襄，丝毫不乱。

秦襄大喝一声，一个“进步鸳鸯连环腿”双脚齐起，将两柄挠钩踢得飞上半空，可是第三柄挠钩却在他的脚肚上勾了一下，幸而那女兵力弱。又给秦襄的威风吓得慌了，只是勾去了一小片皮肉，随即便给秦襄一锏将她的挠钩打折。

秦襄虽勇，无奈气力不加，已是到了强弩之末，抵挡王燕羽兄妹的联手进攻，已经有点应付为难，何况还有那班挠钩手在旁窥伺，乘瑕抵隙。王龙客一笔点中，“嗤”的一声，戳破了他的衣裳，幸在他身披软甲，胸膛一挺，登时将王龙客的判官笔反弹出去，王龙客虎口受震，吃了一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秦襄一锏便劈下来，他早已看出了这对兄妹，妹妹的武功要比哥哥强得多，意欲一锏先把武功较弱的王龙客打翻，便即突围而哪知他的“杀手锏”

虽然厉害，但因用了全力去攻击王龙客，防御方面便露出了破绽，王燕羽一见有机可乘，青钢剑疾如电闪，倏的就刺中了他的左臂，她力透剑尖，这一剑竟把秦襄的软甲都刺穿了，登时血流如注！

秦襄大吼一声，那一锏打下，已经歪过一旁，王龙客霍地一个“凤点头”避过，双笔齐挥，戳中了秦襄的肩头，秦襄虽有软甲护肩，但戳中的地方正是肩井穴所在，登时一条臂膊酸麻，发不出力。

王龙客哈哈笑道：“姓秦的，你死在眼前，还逞什么强？扔下这双锏向我磕三个响头罢，或者我还可以饶你。”王龙客刚才在部属面前，给他摔了一个筋斗，恨之刺骨，因此如今占了上风，便要将他尽情凌辱。

秦襄大怒，“呸”的一声，有如舌上绽了一个焦雷，喝道：“我虎落平阳，还是猛虎！你这狗贼，敢来欺我！”呼、呼、呼，连打三锏，他气力虽不如前，但须眉怒张，神威凛凛，更为吓人！王龙客在绿林中本以凶狠著名，被他这么一喝，竟也禁不住心中打抖，不知不觉的向后连连退步。

王燕羽道：“这厮已是困兽之斗，哥哥，你何须与他拼命。”王龙客定下神来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待他筋疲力竭，然后慢慢宰他！”两兄妹展开了游身缠斗的方法，加上钩手之助，竟把秦襄困在核心。秦襄的轻功比不上他们兄妹，一手一足又已受伤，登时险象环生，血染袍甲！

激战中忽听得蹄声得得，来势甚急，秦襄只当是盗徒同党，此时此际，多一个少一个已不放在他的心上，但那班强盗却纷纷呼喝起来！

只见一个少年骑士疾驰而来，大声喝道：“王家贼子，还认得我么？”马未停蹄，已是把手一扬，一支匕首，破空飞来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将那面飞燕旗从旗杆当中削为两段。

号旗被倒，这是绿林中最犯忌的事情，王燕羽大怒骂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吃了狼心豹胆。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阴阳刀石家兄弟早已迎了上去，那少年飞身下马，傲然喝道，“滚开，唤正主儿上来！”石家兄弟欺他年轻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过得了我们这两柄刀，再吹大气，也还不迟！”他们两个，一个使左手刀，一个使右手刀，口中说话，双刀已然攻出，使的是同一招数，截腰斩肋，但方向不同，一个攻他左半边身子，一个攻他右半边身子；只要双刀一合，就能把敌人齐腰斩断！

这本来是“阴阳刀”的一招极厉害的杀手，败在他们两兄弟这一招之下的绿林好汉不知多少。哪知话声未了，那少年刚唰两剑，出手比他们兄弟更快，双刀未合，已给他的长剑当中挑开，石一龙吃了一惊，猛地叫道：“你，你是铁、铁少寨主回来了？”那少年道，“不错，你这两个自甘下流的强盗，还在做王家的鹰犬么？”他口中说话，手底也是毫不放松，以脚跟支地，打了一个圆圈，那口长剑竟似从四面八方攻到，饶是石家兄弟见多识广，也未曾见过这样古怪的剑法，顿然间两兄弟双双中剑，连忙退下。

王燕羽赶了到来，定睛一瞧，喝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是铁摩勒！你不念昔日不杀之恩，还来毁我的旗号，是何道理？”

一别七年，铁摩勒已长成了一个器宇轩昂的年少英雄，王燕羽心道：“这黑小子倒是越来越漂亮了。”

铁摩勒骂道：“我与你仇深如海，岂止要倒你的旗号，哼，哼，——”王燕羽笑道：“你还要怎样？可是还要取我项上的人头么？”铁摩勒双眼一瞪，喝道：“不错！”立即使出一招“李广射石”，迳取她的心胸！

王燕羽笑道：“冤仇宜解不宜结，你又何必这样发横？”横剑一封，

、两声，震得她双臂发麻，王燕羽心头一震，始知铁摩勒已是今非昔比，剑法如何，且自不说，这份功力，已经是胜过了自己了。当下不敢怠慢，与他认真斗起剑来。

秦襄去了一个强敌，虽有其他头目迅即补上，协助王龙客围攻，却怎敌得住秦襄的神力，不过几个照面，秦襄一声大吼，手起锏落，便把一个头目打得头颅粉碎！

王龙客心胆皆寒，想不到他在久战之后，居然还是这般凶猛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秦襄虎目圆睁，再一锏便朝着王龙客打去。王龙客不敢接招，侧身一闪，秦襄冲出重围，叫道：“ 壮士走罢！ ”

铁摩勒道：“ 你走你的，我要杀尽这班强盗再走！ ”

铁摩勒不肯走，秦襄本该与他合力作战，但无奈他己是伤得甚重，只有一条臂膊可以使用，久战下去，决无幸理，再想到军精紧急，不容他为了武林义气以致误了国家大事，当下只好舍了铁摩勒而去。

强盗们大呼小喝，作势堵截，王龙客撮唇一啸，唤自己那匹坐骑过来。他还待上马追赶。

秦襄笑道：“ 来得正好！ ”二纵身，拦住王龙客那匹坐骑，收了金锏，单臂一按，将那匹马按得四蹄伏地。秦襄跨上马背，那匹马却不肯走，秦襄道：“ 好呀，你敢不服我么？ ”反手一抓，登时在马臀上抓得鲜血淋洒，那匹马负痛狂嘶，不由得它不振蹄疾走。秦襄在马背上扬声问道：“ 请问英雄高姓大名？ ”铁摩勒应道：“ 飞虎山铁摩勒。 ”秦襄道：“ 我是龙骑都尉秦襄，铁少英雄救命之恩，日后自当图报！ ”策马直冲出去。

铁摩勒并不知道秦襄乃是秦叔宝的后人，心里暗笑：“ 想不到我在无意之中竟救了一个朝廷的军官。 ”毫不放在心上，一边答话，剑招却是越催越紧。

那班强盗仍在作势呼喝，王龙客道：“ 不必理这个狗官了，捉这个小贼更紧要。 ”其实他是怕了秦襄，不敢追他。只因当着部下面前，只好如此说法。不过，他说的也的确是心里的话。要知秦襄虽然关系重大，但铁摩勒与他王家有血海深仇，斩草未曾除根，更是心腹之患！

七年前铁摩勒随南霁云到了唯阳，便拜在磨镜老人门下，做了磨镜老人的第三个弟子。这七年来，他随着磨镜老人，学了一身本领，段珪璋送他那本剑谱，他也已学得滚瓜烂熟，并在磨镜老人指点之下，悟出了许多新奇的变化。现在因为烽烟将起，他准备到九原去会见师兄，助郭子仪一臂之力。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王家兄妹。

他只道凭着自己七年的苦学，足可以尽歼仇敌，哪知在这七年中，王燕羽的武功也是与日俱增，如今正式交手，他虽然稍占上风，可是斗了五六十招，王燕羽也还未有败象。

激战中铁摩勒使了一招“ 独劈华山 ”。竟把长剑当作大刀来使，高高举起，一剑劈下，这一招是他从段珪璋的飞龙剑法中变化出来的，具有剑法的轻灵，又有刀法的雄浑，看似平平常常，却是极难抵挡，长剑一起，登时把王燕羽全身都笼罩在剑光之下。王燕羽叫道：“ 好狠的剑法！ ”闪避不开，只好横剑招架，双剑相交，　的一声，纠作一团，竟似在半空中胶着了。

王燕羽究竟气力较弱，她的青钢剑给铁摩勒的长剑压着，震得虎口发麻，却又摆脱不开，剑身渐渐向后弯曲。

王龙客喝道：“ 小贼休得逞强，看扇！ ”折铁扇一挥，疾点铁摩勒背后

的“风府穴”。这一下，铁摩勒变成了背腹受敌，不得不先解敌招，当下将剑移开，反手一招“犀牛望月”，将王龙客的折铁扇荡开。王燕羽身手何等快捷，压力一松，立却挥剑向他攻去，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剑尖几乎贴着铁摩勒的额角刺过。铁摩勒一矮身躯，打了一个盘旋，用了个“夜战八方”的招式，将青钢剑和折铁鼠一齐迫住。

王燕羽娇声笑道：“七年不见，想不到你的剑法竟是如此高明了，当真是可喜可贺哪！对不起，我们只好兄妹二人合战你了。”铁摩勒喝道：“你们就是全部上来，我又何俱？今日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”

王燕羽笑道：“哥哥，这小子当真是要和咱们拼命了！”王龙客道：“那就教他早点去见阎王！”折铁扇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招招都是指向铁摩勒的三十六道大穴。

铁摩勒虽说不惧，但那形势已是立即扭转过来。要知王龙客的武功本来不弱，他刚才与秦襄相斗，似是不堪一击，那是因为秦襄天生神力，锏重力沉，他的判官笔根本不敢与秦襄的金锏相碰的缘故。如今和铁摩勒相比，武艺虽尚不如，功力却不相上下，而且他现在改用了熟手的折铁扇，利于近身搏斗，两兄妹联起手来，当然要胜过铁摩勒了。

铁摩勒觉出不妙，心道，“段大侠与南师兄屡次告诫我不可少年气盛，自恃本领，我只道学成之后，便可立即报仇，哪知又是犯了轻敌的毛病。我已忍了七年，不争在这一日，今日敌众我寡，还是且待他日吧。”

王龙客对敌的经验甚丰，见铁摩勒神情焦躁，挥剑强攻，实是走势，立即笑道：“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进来，你既自投罗网，只怕是来得去不得了！”一声吆喝，那队女兵又一齐挥动挠钩，来勾铁摩勒的双足。两兄妹一剑一扇，更是紧紧将他缠住。正是：

技成无奈沧桑改，欲报深仇岂易言。

欲知铁摩勒能否脱险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　难分爱恨情惆怅　说到恩仇意惘然

铁摩勒不比秦襄，他身上没有披甲，脚上穿的只是一对麻鞋，因此受到挠钩的威胁更大。王龙客挥扇急攻，蓦然间使出杀手，一招“毒蛇吐信”，疾点他的“志堂穴”，铁摩勒的长剑给王燕羽架注，这一招除了侧身闪避之外，别无他法。

那队女兵久经训练，铁摩勒的身形方动，她们的挠钩早已伸出，正是铁摩勒所闪避的方向，这一下等于送上去挨钩，铁摩勒的腿肚、足跟、脚背登时都受了伤，一片片的皮肉被挠钩撕去，血流如注！

王龙客一声狞笑，喝道：“看你还狠？”铁扇一合，猛的就向铁摩勒天灵盖打下，铁摩勒这时正是摇摇欲倒，哪里还能抵挡？这一扇若然打实，怕不脑浆迸流。

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之间，王燕羽忽地横剑一封，　的一声，将她哥哥的折铁扇格开，叫道：“杀不得！”

王龙客怔了一怔，问道：“怎么杀不得？”王燕羽出手点了铁摩勒的穴道，唤过侍女，将他缚了，笑道：“哥哥，你真是聪明一肚，懵懂一时，你试想想，这小贼学成了武艺归来，所图何事？”王龙客道：“那当然是要向咱们报仇，并且要抢回他的飞虎山了。”王燕羽道：“着呀！他一个人哪能干得这样大事？想那窦家，将近百年的基业，正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忠心于他家的旧部，不过是畏惧咱们的声势，又没人带头，所以不敢蠢动罢了。现在铁摩勒回来，定然早有布置，说不定他和他义父的旧部，都已联络好了，咱们怎可以不问问他的口供，就把他杀了？”

王龙客笑道：“对，到底是你的心思比我周密得多，我恼他这样凶横，一时气糊涂了。”顿了一顿，又沉吟道：“但这小贼倔强得很，只怕问不出他的口供。”王燕羽道：“带他回龙眠谷去慢慢折磨他，问不出也得试试。”王龙客道：“好，我依你便是。擒他去，让爹爹处置，也好叫他老人家欢喜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只见前面尘头大起，一队骑兵疾驰而来，为首的军官远远就叫道：“是王少寨主吗？”

王龙客应道：“正是。啊，张统领，你亲自来啦！”原来这个军官，正是安禄山帐下的高手，现居骑兵统领之职的张忠志。

张忠志勒住坐骑，问道：“你们没有碰见秦襄么？”王龙客满面通红，讷讷说道：“给他走了。”

原来监视朝廷使者的武士，一发现秦襄逃走，便立即用飞鸽传书，通知王伯通派人拦截，王龙客兄妹正是奉命来捉秦襄的。

张忠志道：“去了多久？”王龙客道：“己去了多时了。”王燕羽道：“本来我已快要将他拿下，不料碰到了另一伙敌人，混战中被他乘机逃去。现在我们已累得人仰马翻，要赶也赶不上了。”言下之意，若要追捕，乃可自便，恕难相助。

张忠志甚不高兴，但一来王家并非安禄山的下属，安禄山造反还要借重于他；二来他深知秦襄武艺高强，在大内三大高手之中，又以他为首，自己去追，只有送死。因此只好自打圆场，说道：“反正我们安大帅已准备就绪，指日就要进取京师，也不怕他去报告军情。安大帅连日正在召见各方将士、各路英雄，王少寨主就和卑职同回范阳如何？”

王龙客踌躇未答，王燕羽已抢着说道：“这样正好，爹爹他不方便在范

阳露面，哥哥，你就去吧。这个小贼，有我押解，你尽可放心。”

王龙客只好答允，叮嘱妹妹道，“如此，你一路小心了。这小贼，我恨他不过，要杀他等我回来再杀。”当下，两兄妹各率属下，分道扬镳，王龙客随张忠志往范阳，王燕羽押解铁摩勒回龙眠谷。

王燕羽吩咐女兵，将铁摩勒反缚马上，马背上加厚锦垫，又替他扎了伤口。铁摩勒已被点了穴道，不能动弹，也不能言语，只好任凭她们摆布。

这时已是日头过午，王燕羽怕铁摩勒受到颠簸，叫女兵策马缓缓而行，到了黄昏时分，才不过走了三四十里，离龙眠谷大约还有五十里左右，她手下的兵头目前来请问，要不要赶夜路，王燕羽笑道：“你不累我也累了。又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，不过押解一个小贼罢了，何须赶路？”女兵们正是求之不得，当下就在草原上搭起三座帐幕。王燕羽和她的贴身侍女一座，其他女兵一座，铁摩勒独自一座，这都是依照王燕羽的命令的。

铁摩勒遍体鳞伤，独自躺在帐幕里又饿又痛，正自愤火中烧，忽见帐篷开处，王燕羽笑盈盈地走了进来，剔亮了帐中的红烛，笑道：“铁少寨主，还倔强吗？”伸手解开铁摩勒的穴道。铁摩勒沉声喝道：“你要杀便杀，我铁摩勒决不受辱！”

王燕羽笑道：“谁要杀你？谁要辱你？你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是来给你治伤的！”正待替他解开绷带，铁摩勒突然横肱一撞，喝道：“去你的！我，我……”骂声忽地中断，原来这一撞正撞中她的酥胸，铁摩勒不好意思，连忙缩手，也就骂不下去了。

铁摩勒在重伤之后，且又饿得已经发软了，这一撞，当然不能造成什么伤害，王燕羽呆了一呆，满面通红，骂道：“你是一头牛么？这么蛮不讲理！是牛也知道人家对它好是不好，哼，哼，哼，你，你，你，你这冤家！”一指戳他的额角！

铁摩勒道：“我不要你这猫哭老鼠的假慈悲，你就是给我治了伤，我也不领你的情。”虽然仍是在骂，口气已经缓和了许多，也不再挣扎、打人了。

王燕羽解开绷带，叹口气道：“你这不讲理的小蛮子，我本待不管你，你却伤得这样厉害！啊呀，呀！我，我是不忍见你受苦！”

她取出金疮药轻轻替铁摩勒敷上去，凡是绿林人物，金疮药是必备之物，王家的金疮药更是灵效无比，一敷上，铁摩勒顿觉遍体沁凉，痛苦大减。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有生以来，从来未与一个女子这样靠近过，王燕羽给他敷药，肌肤相接，气息相闻，铁摩勒纵想忍着呼吸，那一缕缕幽香，仍是透入他的鼻管之中，铁摩勒迷迷糊糊的，竟似觉得十分舒服。他猛地牙根一咬，心道：“铁摩勒呀铁摩勒，你是铁铮铮的男子汉，你怎可忘了杀义父之仇！”这一发劲，他身下的木板，登时格格作响。

王燕羽皱了皱眉，道：“好端端的怎么又发脾气了？摩勒，你为何这样恨我？”铁摩勒怒道：“你这是明知故问。哼，哼，我劝你还是把我杀了的好，要不然，我有三寸气在，定要报仇！”王燕羽道：“就算是我杀了你的义父，那也不是你生身之父啊，绿林中斫斫杀杀，还不是平常得很么？”铁摩勒大怒道：“你看得平常，我却是铭心刻骨，深记此仇！”

王燕羽笑道：“好，就算你要报仇，你也总得保重自己的身子呀。你饿了一整天了，是不是？不吃点东西，哪来的气力报仇？”

铁摩勒给她弄得啼笑皆非，只见一个丫鬟走了进来，端着一碗茶水，说道：“铁少寨主，你趁热喝了吧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王燕羽笑道：“这是毒药，你敢不敢喝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我怕什么！”仰着脖子，一口气就喝下去，只觉入口甘凉，喝了之后，精神陡振，原来是一碗上好的参汤。

那丫鬟笑道：“小姐，你倒真会劝人吃药！”端了空碗退下。铁摩勒道：“你别得意，不管你施什么恩惠，我们之间的怨仇，总是无法消除！”

王燕羽道，“我本来不想辩解，但你这样仇恨我，我却也不得不说几句。大破飞虎山那年，我只是十四岁。我只知道你的义父是个恃强凌弱的绿林霸王，我父亲叫我杀他，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是一件错事。”其实她现在也不认为是做错了，不过，当着铁摩勒的面，这一句却没有说出来。

铁摩勒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不错，那时候她只是个还未很懂人事的小姑娘，罪魁祸首是她的父亲，是帮王伯通为恶的空空儿！”恨意稍稍减了两分，但一转念间，却又想道：“不管她当时懂事也好，不懂事也好，她总是亲手杀了我义父的仇人，我怎么可以原谅于她？”

王燕羽聪明之极，早已从他神色之中看出他心情的变化，一笑说道：“铁少寨主，你现在好了点么？”铁摩勒受伤虽重，只是皮肉之伤，这时只是气力还未使得出来，精神已恢复了四五分了。他心里也多少有点感激，口头仍是很强硬地说道：“好与不好，与你何干？我不要你献假殷勤！”

王燕羽噗嗤笑道：“谁向你献殷勤啊？你以为我想留你这臭小子当宝贝么？你知我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铁摩勒怔了一怔，重复她的话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王燕羽笑道：“你好了，我就要撵你走了！”铁摩勒大出意外，叫道：“什么，你让我走？”王燕羽道：“是呀，你不是要报仇么？我不让你走，你怎能报仇？我是怕你说我怕你报仇，所以才要放你走呀！好啦，你试活动活动筋骨看看，能不能骑马？秦襄那匹黄骠马我们已给它治好伤了，这是一匹好坐骑，我可以转送给你。你要走就快走！要不然，到了龙眠谷，可就由不得我做主啦。”

铁摩勒情知她是随口捏个理由，好放自己逃走，心下踌躇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只见王燕羽己把他的兵刃和背包送了过来，说道：“你的东西都在这里了，这一包肉脯，是给你在路上吃的。”

铁摩勒咬了咬牙，接了过来，说道：”你将来若是落在我的手中，我也饶你一次不死。”王燕羽笑道：“第二次就不饶了？好呀，那我可真的要小心，不可落在你的手中了。”

王燕羽牵着他的手，揭开帐幕，抬头一看，说道：“今晚月色很好，你自己知道路吗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不用你替我操心，哼，哼，我有言在先，你这次放我回去，可不要后悔！”

王燕羽笑道：“我本来就准备等你再来报仇，何悔之有？喂，你也不向我道别一声么？”

那丫鬟己把秦襄那匹黄骠马牵来，就在此时，忽听得呜呜呜三支响箭，掠过上空，紧接着巡夜的女兵吹起了响亮的号角。

王燕羽叫道：“不好，有敌人夜袭！”片刻之间，只见两队骑兵从东西两边冲来，采取包抄之势，杀声震天。黑夜之中，不知多寡，更不知是何方人马？

王燕羽笑道：“敌方有备而来，于我不利，叫她们各自撤退！”叫那丫鬟拿了她的令旗，下去传令。

王燕羽突然用了几分劲力，将铁摩勒的手紧紧一握，铁摩勒冷不及防，被她捏得“哎哟”一声叫将起来，大怒道：“你待怎么？”

王燕羽道：“你现在气力未曾恢复，难以抵挡敌人，在乱军交战之中，危险太大。我送佛送到西天，你随我走吧。冲了出去，我再让你一个人走。”不由分说，便把铁摩勒扶上马背，叫道：“你坐不稳，可以抱着我的腰，逃难要紧！”

说话之间，双方已是展开混战，工燕羽运剑如风，接连把几个敌人刺于马下，策马直冲出去！

那匹黄骠马是匹久经训练的战马，不必鞭策，它也知道自己突围，但王燕羽不是它的主人，它似乎有意让她吃点苦头，振蹄疾走，遇到障碍，往往一跳起来，便跃了过去。

王燕羽的骑术甚精，她倒没有吃到苦头，可是铁摩勒却受不住了，他的脚背、腿肚、足跟，都是曾给挠钩勾伤了的，那匹马如此狂跑疾跃，他险险给马掼了下来，无可奈何，只好抱着王燕羽的纤腰，心里暗呼“惭愧！”

只听得敌方有人叫道：“王家的小贼不知哪里去了？却碰着这队娘儿们，真是晦气！”口气粗豪，似是不屑和这班女兵交手。

铁摩勒听这声音颇熟，一时间却想不起是谁，心念未已，对方已有许多人七嘴八舌的抢着叫道：“喏，那不是王伯通的女儿吧？你瞧，她马背上还有一个男人！”“咦，看这模样，不像是她的哥哥，这是谁呢？”“哈，哈，你瞧，这个男人还搂着她的腰，那么亲热，九成是她的野男人！”铁摩勒面上阵阵发热，只听得又有人接着叫道：“不必管他是谁，只要那女的是王伯通的女儿就行了。这女强盗比她的哥哥还要凶狠厉害，将她除掉，就等如削掉了王伯通的一条臂膊！”

先前那声音大喝道：“好，且待我上前将她一斧劈了！她手下这些臭婆娘不值得一刀，都放她们走了吧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那个虬须大汉，手挥大斧，斜刺里一马冲来，铁摩勒猛地心头一震，原来这人正是金鸡山的寨主辛天雄。

辛天雄是北方绿林中响　　的角色，往日他雄踞金鸡山，既不依附窦家，也不依附王家，但是自从王家大破了飞虎山，铲除了窦家五虎之后，龙眠谷一会，韩湛、南霁云等人揭破了王家与安禄山勾结的阴谋，自此之后，辛天雄就一直与王家作对。这次他打听得王龙客率众出动，只道他是去做什么买卖，因此特地在他的归途设伏，进行夜袭，却不料王龙客已随张忠志去了范阳，只碰上他的妹妹王燕羽。

铁摩勒就是在龙眠谷之会的前夕，在韩湛家中与辛天雄见过一面的，时隔七年，黑夜之中，辛天雄己认不得铁摩勒了。

铁摩勒待要出声相认，心里却猛地想道：“我搂着仇人的女儿，辛叔叔是个直心眼之人，叫我如何向他解释？”

心念方动，辛天雄的快马已是冲来，一斧劈下，王燕羽冷笑道：“你这鲁莽匹夫，敢来欺我？”一个“蹬里藏身”，唰的一剑刺出，辛天雄一斧劈空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响，他的垫肩已给王燕羽一剑戳破！

王燕羽因为有铁摩勒抱着她的腰，这匹马又是她初次骑的，因此她的骑术剑术虽然精妙，这一剑本来可以要了辛天雄的命的，却仅仅给了他一点轻伤。

辛天雄大怒，拨转马头又是一斧劈来，这一次他领教过了王燕羽的剑法，

不敢冲得太猛，仗着斧长剑短，大斧横挥，先所马颈。

辛天雄的斧重力沉，这一下王燕羽也不敢硬接。可是他不该挥斧斫马，这匹马身经百战，机警异常，一见大斧斫来，不待主人驾御，猛地就斜冲出去，反而抄到了辛天雄的马后，举蹄便踢。辛天雄的坐骑也是匹短小精悍的蒙古种良驹，但却禁不起这匹黄骠马的猛力冲击，登时被它一脚踢翻，王燕羽冷笑道：“ 好呀，看你还敢发横！ ” 柳腰一弯，俯身一剑刺下。

铁摩勒搂着她的腰，当她和辛天雄恶战的时候，早已转了好几个念头。要知铁摩勒的气力虽然未曾恢复，但点穴的功夫还在，只要他在王燕羽的“ 愈气穴 ” 上一按，王燕羽使得浑身瘫痪，不必铁摩勒亲自杀她，她也会被辛天雄的斧头劈死。

可是这念头一起，铁摩勒立即便感到可耻，心中想道：“ 大丈夫纵是报仇，也得光明磊落！她如此信任我，我岂可暗算于她。 ”

心念未已，辛天雄的坐骑已被踢翻，这时，王燕羽正在一剑刺下。铁摩勒心头一震，他虽然不愿暗算王燕羽，但更不愿辛天雄死于非命，百忙中无暇思索，立即使尽浑身气力，将王燕羽的腰板一扳，王燕羽这一剑刺不下去，辛天雄早已被人救王燕羽怒道：“ 你干什么？你认识这厮？ ” 反手就要将他抛下马背。铁摩勒定着眼睛望她，王燕羽忽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 冤家！好，总算你还有良心，未曾乘机伤我。 ”

就在她说话之间，又是一骑健马如飞奔至，马上的骑士却是个刚健婀娜的女郎，铁摩勒又是心头一震，这少女不是别人，正是韩湛的女儿韩芷芬。

王燕羽叫道：“ 好呀，韩姐姐原来是你！咱们可得好好较量一番了。 ” 七年之前，韩芒芬曾冒充辛天雄的女儿，参加龙眠谷之会，与王燕羽暗中较量过几手功夫。王燕羽不久就知道了她的身份，早就想找她正式比试一番，以雪被戏弄之耻。

韩芷芬笑道：“ 我正是为了要领教姐姐的剑法来的！ ” 她一马冲来，马未停蹄，已在马背上挽了一个剑花，使出一招“ 七星伴月 ”，待得两匹坐骑相接，她的剑尖已绽出七点寒星，就在这一招之内，分刺王燕羽的七处大穴。

她的父亲韩湛是天下第一点穴名家，她的用剑刺穴的功夫，虽然未到炉火纯青之境，但在武林之中，也只有空空儿两师兄弟才能胜得过她。这一招使出，配合上健马冲刺的威势，王燕羽也不由得心头一凛！

但听得一片金铁交鸣之声，震得耳鼓嗡嗡作响，在这瞬息之间，双剑已接连碰击了七下。她们二人的本领本是半斤八两，各有擅长，难分轩轾，但王燕羽的马背上多一个人，她处处要照顾铁摩勒，无形中等于受了牵制，这一来便不免稍稍吃亏，剑光过处，只见一缕青丝，随风飞散，王燕羽的头发被削去了一绺！

铁摩勒垂下了头，贴着王燕羽的背脊，不敢让韩芷芬瞧见。韩芷芬却忽地停手喝道：“ 咄，你马背的那臭小子是受了伤的不是？将他抛下来，我不想误杀受伤之人，也好让你施展本领，与我一决胜负！ ” 原来她虽然没有瞧见铁摩勒的面容，但见他不声不响，又不帮助王燕羽抗击，自然猜到他是受伤。

王燕羽一提马缰，便冲出去，韩芷芬笑道：“ 他是你的什么人？你怕他落在我们的手中么？我们是真正替天行道的绿林豪杰，不比你们胡乱杀人，更不会乱杀俘虏，你放心好了。反正你们也逃不了，不如将他放下，咱们可以好好比划一场，要是你胜得过我，我还可以为你向辛寨主说情，照武林中

单打独斗的规矩，放你们过去。”
辛天雄的手下抛出绊马索阻道，那匹黄骠马见前路不通，登时止步，正待觅路奔逃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韩芷芬已追了到来，笑道：“怎么样？你舍不得抛下这小子与我单独比斗一场么？”
王燕羽大怒喝道：“你啰嗦甚么？我的事不要你管！”拨转马头，反手一剑就向韩芷芬胸前刺去，这一剑来得劲道十足，韩芷芬一伏身，在马背上一剑横削出去。这时两匹马正在擦身而过，韩芷芬使这一招险到极点，但也厉害非常，她是在马背上巧使“伏地回龙剑”，倘非骑术剑术两皆精妙，这一招实在难以使得出来。
两人的剑法都迅如闪电，王燕羽一剑刺了个空，陡然间只见韩芷芬的长剑已贴着她的马身削来，除了立即缩到马前之上，她的双脚就要给剑削断。
王燕羽的骑术也真了得，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，她身形一侧，倏的就窜过一边，双足钩着另一边的马鞍，就似斜挂在马上似的，而且她的一只手还搂着铁摩勒，把铁摩勒的身子也扳平卧倒马上，避开韩芷芬的那一剑。
可是她却没想到这匹黄骠马，这时却忽然大声嘶叫，猛的跳跃起来，王燕羽只有一只脚能够使出，制它不住，登时被抛了出去！
原来这匹马甚通人性，最能护主，秦襄南征北战，就曾倚仗它脱过不少次险难，它认得王燕羽是敌人，在它被擒的时候，又曾被玉燕羽女兵的挠钩所伤，因此它本来就不服气被王燕羽骑它，一有机会，便立即将她摔了下来。
韩芷芬大喜，飞身下马，挥剑来刺王燕羽的穴道，铁摩勒跌落地上，打了个滚，恰好滚到王燕羽的身边。他也不知哪里来的气力，忽地双臂一振，似是一时情急，忘了危险，要用手来格韩芷芬的长剑。韩芷芬怔了一怔，正觉得这人似曾相识，只听得铁摩勒已在叫道：“韩姐姐！”
韩芷芬大吃一惊，连忙缩手，失声叫道：“摩勒，怎么是你！”
王燕羽身手何等矫捷，韩芷芬的剑势一缓，她早已一个鲤鱼打挺，翻了起来，身形掠出数丈之外。
韩芷芬叫声：“不好！这女贼可要逃啦！”正要仗剑法追，铁摩勒忽地“哎哟”一声，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恰恰跌进她的怀中。韩芷芬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顾不得羞臊，更顾不得去追敌，连忙将他扶稳，叫道：“哎哟？摩勒，你果然是受伤了，伤得这么重呀！”
王燕羽回头一望，见他们二人已在相认，冷笑一声，挥剑便闯。她剑法精妙，武艺高强，在场诸人，除了韩芷芬外，谁也不是她的敌手，不消片刻便杀出了重围。
辛天雄用绊马索擒获了那匹黄骠马，得意扬扬的回来道：“走了王伯通的女儿，却得了这匹宝马，也算不虚此行。你也擒获了这小子么？咦，你，你，你，你不是铁，铁少寨主么？”
铁摩勒施礼道：“辛叔叔，久违了，小侄正是摩勒。”
辛天雄叫道：“哈，你长得这么高了，铁老寨主算是有后了，我们大家都在惦记你呢。”顿了一顿，忽地面色一沉，问道：“摩勒，这是怎么回事，你怎的和仇人的女儿这样亲热呢？”
铁摩勒面红耳赤，有口难开，韩芷芬笑道：“辛叔叔，你怎的这样粗心，摩勒受了伤，你也未看出吗？”辛天雄道，“啊，原来你是受了伤被她们捉去的吗？”韩芷芬插口道：“可不正是，我刚刚给他解了穴道的呢！”辛天雄道：“怪不得你泥塑未雕似地坐在她的马背上，见了我也不叫一声。怎么

样，伤得重么？”铁摩勒暗暗感激韩芷芬替他掩饰，说道：“还好，只是手脚受了点伤。”

辛天雄道：“韩姑娘，你家的金疮药比我的好，摩勒的伤，就麻烦你代我料理吧。咱们等会再叙。”他是首领，这时战斗已经结束，天也快将亮了。他要去点查人数，料理伤亡，安排警戒，整顿队伍，准备一待天亮，便即拔队回山。

韩芷芬拉了铁摩勒，选了一个地方，并排坐下。韩芷芬瞧了瞧他的伤势，笑道：“那位姑娘待你不错啊，她们王家的金疮药比我韩家的还好，可用不着我来操心了。”

铁摩勒好不尴尬，说道：“韩姐姐，取笑了。”韩芷芬笑道：“我说错了么？这药难道不是她给你敷的？”铁摩勒只好点头承认道：“是她敷的。”韩芷芬咳了一声，装模作样的正容说道：“现在该轮到我来问你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刚才我替你捏造谎言，现在你总应该对我说实话吧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我是受伤被俘，她要押解我回龙眠谷去。”韩芷芬笑道：“可没见过对犯人这样好法，既不缚你，又不点你的穴道，却和你同乘一匹马，还让你搂着她呢！”

铁摩勒面红耳热，低声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她是何用意，我和她家仇深如海，被她捉了，本以为是活不成的了。”

韩芷芬“噗嗤”一笑，伸出中指。轻轻戳了他一下，说道：“你这傻小子，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。这可辜负了人家的一番心意了。我看呀，早在七年之前，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，就已经欢喜你了。那次在龙眠谷，你和她交手，她不是对你手下留情么？你还记不记得？”

铁摩勒又羞又气，大声说道：“韩姐姐，你别调侃我啦！我与她仇深如海，不管她对我如何，我这仇总是要报的！你要不信，我给你发誓！”

韩芷芬掩着他的嘴，笑道：“报不报仇，这是你的事情，我要你向我发誓做什么？快别大叫大嚷了，叫旁人听了笑话。”这话有两层意思，似是说怕别人知道了他和王伯通女儿的事情会笑话他，又似是说他要发誓这件事情是个笑话。铁摩勒想到的是前一层，心中一凛，登时不敢再说。

辛天雄走回来道：“怎么样？伤好了些么？能不能骑马？”铁摩勒道：“多谢韩姑娘的金疮药，好得多了。骑马不成问题。”辛天雄道：“好，那么就请你到我山寨里暂歇几天，有几位你认识的人也在那里呢。”这时，天色已经天亮，辛天雄下了命令，立即拔队起行。

铁摩勒本来要赶到九原会他师兄，但一想自己伤还未愈，虽然可以骑马，但在路上碰到敌人，却是难以抵敌，而且他和辛、韩等人多年不见，盛意难推，便答应了辛天雄，到他山寨去住几天。

秦襄那匹黄骠马已被擒获，有一个头目试着骑它，被它摔了下来，辛天雄笑道：“这匹马真是匹好马，就是脾气太大，不服人骑，我本来可以制伏它的，只是怕以力服它，它的心里终须不服。”

韩芷芬道：“待我试试。”走到马前，这匹马日间曾受挠钩所伤，前蹄下撕去一片皮肉，当时王燕羽的手下曾给它敷了伤处，但经过夜间一场激战，包扎马脚的绷带已甩掉了。韩芷芬重新给它换药，再裹好伤，拍一拍它的颈项，笑道：“我和你交朋友，你愿意么？”那匹马昂首嘶鸣，竟似懂得她的意思似的，轻轻的挨擦她，服服帖帖的让她骑上去。辛天雄笑道：“还是你有办法，这匹马就给了你吧。”却原来这匹马认定王燕羽是它的敌人，而韩

芷芬则是把王燕羽打跑了的，所以它对韩芷芬甚有好感，倒并非完全因为她替自己治伤的缘故。

铁、韩二人并马同行，韩芷芬道：“摩勒，你饿不饿？我这里有干粮。你瞧，我多粗心，几乎忘记问你了。”摩勒暗暗感激她体贴入微，当下说道：“多谢。我还有肉脯，请你给点水我就行了。”

这肉脯正是王燕羽送给他的，铁摩勒嚼着肉脯，想起昨晚的事情，不由得一片惘然。韩芷芬道：“你想什么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没什么。你爹爹身体可好？当年我多蒙他照拂，正想去拜见他。”

韩芷芬道：“好。但你想见他，只怕不能如愿。他不在山寨。”铁摩勒笑道：“哦，你爹爹竟放心让你一人落草为女大王么？”韩芷芬道：“我想落草，辛叔叔也不肯要我呢。我爹爹因为要到远方访友，不便携我同行，故而将我留在山寨，托辛叔叔照顾我。”

辛天雄的马在前面，听了这话，回头笑道：“不是我照顾她，是她帮忙我呢。要不是有萨氏双英和她在山寨里，王伯通早就吞并了我的金鸡岭了。”

金鸡岭离龙眠谷约有一百五十多里，黄昏时分，大队回到山寨，山寨里的大小头目，早已出来迎接。萨氏双英与龙藏上人是以客卿的身份留在山寨的，他们和铁摩勒是旧相识，双方相见，谈起当年大闹龙眠谷之事，都是十分感慨。

众人见了那匹黄骠马都啧啧称赏，龙藏上人道：“咦，这匹马是怎么得来的？”韩芷芬道：“是王伯通女儿的坐骑，是给辛叔叔擒获的。”龙藏上人道：“不对！”韩芷芬一愕，正想问有什么不对，铁摩勒已经说道：“这本是一个军官的坐骑。那军官被他们围困，是我恰好路过，拔剑相助，他才得突围而去的。”当

下将经过说了一遍，龙藏上人道：“那军官叫什么名字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他冲出重围时，曾报姓名，姓秦，名字我一时忘记了。”

龙藏上人道：“这就对了。那军官叫做秦襄，他的祖父便是本朝的开国元勋秦叔宝。我认得他这匹坐骑。这人虽是军官，却爱结交风尘豪侠，当年我到京师化缘，就曾蒙他款待过的。”韩芷芬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匹马我只能暂时用它，日后还得设法将它交回原主了。”

辛天雄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马倒是小事，我听说这秦襄是随朝廷的使者到范阳去的，如今安禄山却要追捕他，大局定然有变。”当下派出两路探子，一路去探范阳的军情，一路去探龙眠谷的动静。

铁摩勒留在山寨养伤，辛天雄等人为了防备王家前来报复，每日只能抽出些少时间，来看铁摩勒一两次，韩芷芬却几乎整天都陪着他，两人谈论武功，各述见闻，倒是毫不寂寞。

过了四五天，铁摩勒的伤已痊愈，受损的肌肉已复生，辛天雄所派出的两路探子亦已先后回来。安禄山果然已经起兵造反，以诛杨国忠为名，率所部步骑十五万，号称二十万大军，南下进攻长安。龙眠谷亦在忙碌备战，王伯通已发出绿林箭，命令归顺他的各处山寨起兵。

铁摩勒怕大战一起，道路断绝，伤好之后，便即辞行。辛天雄不便再留，当下设宴饯行，席间殷殷嘱托，请铁摩勒在南霁云跟前代为致意，若有所需，金鸡岭愿从差遣。

韩芷芬也与他们同席，临行之时，铁摩勒颇有惜别之感，韩芷芬却言笑自如，好像并不把这场别离当作一回事。

辛天雄送了他一匹好马，铁摩勒走了一程，不知怎的，脑子里尽是盘旋着两个少女的影子，一个是王燕羽，一个是韩芷芬。心中想道：“王燕羽对我好像依依不舍，芷芬怎的却不肯送我下山？”心念未已，忽听得马铃声响，回头一看，可不正是韩芷芬策马赶来！正是：

谁道红妆情意薄，飞骑原是为郎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　客店中宵闻警报　边关千里起烽烟

铁摩勒又惊又喜，叫道：“芬妹，怎么你也来了？”这几天他们朝夕相处，两人之间，早已不用客套，铁摩勒比韩芷芬长三岁，所以改了称呼，不叫“韩姐姐”，而叫“芬妹”了。

韩芷芬笑道：“我不送你下山，我知道你在心里一定骂我。”铁摩勒道：“这里离山寨已远，你只一个人出来么？”要知辛天雄与王伯通作对，金鸡岭周围都在王家的势力之内，铁摩勒怕她给敌人认出是金鸡岭的人，虽然她武艺高强，但孤身遇敌，究属危险。心里想道：“你要送就该早些来送，我已经走了几十里路，你才追来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”

铁摩勒正想劝她不必远送，韩芷芬忽地笑道：“摩勒，我不是来送你的，我是来和你同行的。”

铁摩勒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，你要与我同行？”韩芷芬道：“是呀，我在山寨里住得厌了，正想到外面走走。怎么，你不欢喜我和你作伴么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你怎么可以擅离山寨？”韩芷芬道：“我又不是金鸡岭上的头目，说走就走，有何不可？”铁摩勒道：“啊呀呀，你，你，你虽是他们的客人，也不该——”韩芷芬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已经和辛寨主说好了的，并不是不辞而行。王家忙着和安禄山图谋大事，无暇对金鸡岭报复，我走开了并无影响。你下山之后，辛寨主也在担心你一个人在路上怕有危险呢，所以我一说他就答应了。”

铁摩勒吁了口气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怎么不早说？”韩芷芬笑道：“我是有意令你惊喜的，怎么，你不高兴与我作伴吗？”

铁摩勒笑道：‘哪有不高兴的道理？我还想向你请教点穴的功夫呢？”

两人并辔同行，一路谈谈笑笑，铁摩勒的马不及她的马快，韩芷芬经常要勒住坐骑等他，但虽然如此，在这一日之间，他们也走了二百多里，黄昏时分，到了一个名叫“扶风”的小镇。

这是一个汉胡杂处的地方，男女同行，司空见惯。他们到一间客店投宿，店主人望了他们一眼，问道：“你们是夫妻吗？

店里只剩下一间房子。”铁摩勒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我们是兄妹。”

店主人道：“既是兄妹，那也可以将就住住。这几天南来逃难的人很多，到处都住满了。恰好今天刚有一个客人搬出，算是你们的运气。”铁摩勒没法，只好要了那间房子。他郑重嘱托主人代为照料马匹，要了几个酒菜，便和韩芷芬进房。

铁摩勒是在刀枪堆里打滚长大的，但和一个女子在晚间同处一室，却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，进了晚餐之后，两人在烛光下相对，都不免有点异样心情，铁摩勒低声说道：“芬妹，你早些安歇吧，这张床给你，我在地上打坐。”韩芷芬道：“你病体初愈，还是你在床上睡吧，舒服一些。”铁摩勒红着脸道：“不，我是风餐露宿惯了的，在这地上打坐满舒服。”其实他是不好意思在韩芷芬面前睡觉。韩芷芬笑道：“我也不是什么千金小姐呀。好吧，你打坐我也陪你打坐吧。”

这间房子不过丁方八尺，是名副其实的斗室，除了一张双人床，一张桌子之外，剩下的地方极为有限，两人都在地上打坐，几乎是肌肤相接，气息相闻。铁摩勒但觉缕缕幽香，中人如酒，禁不住神思飘荡，忽地一个少女的影子泛上心头，那是王燕羽的影子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却会想起王

燕羽来。

忽然听得外面人声喧闹，店主人高声叫道：“ 客人们都请出来，长官来查夜啦。 ”韩芷芬骂道：“ 讨厌，一出门就碰上这些麻烦事儿。 ”铁摩勒笑道：“ 你就忍着点吧，要是和他们闹起来，麻烦就更大了。 ”

客人们陆续出房，韩、铁二人也混在人堆之中，未到大堂，便听得有个军官问道：“ 你们这里有几位女客？ ”店主人道：“ 有三个。 ”那军官道：“ 是有男人相伴的还是单身女客？ ”店主人道：“ 有一个是兄妹同来，其他两个是并无男子陪伴的，不过也非单身女客，她们是结伴同来的。 ”那军官“ 唔 ”了一声，又问道：“ 这三个女客，有没有骑着马来的？ ”店主人道：“ 只有一个是骑马来的，就是那个妹妹。 ”军官连忙道：“ 马是什么颜色？ ”店主人道：“ 好像是匹黄骠马。 ”那军官道：“ 好，你带他们到马厩去看一看。 ”

韩芷芬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 难道他们是来追查秦襄这匹宝马的下落么？ ”铁摩勒更是吃惊，这军官的声音尖锐刺耳，甚是特别，竟似在什么地方曾听过的。

这时他们已经出到大堂，铁摩勒抬头一看，不由得当场变了面色，原来这两个军官都是他认识的，一个是安禄山的亲兵副统领聂锋，这个人也还罢了，另一个却是曾在飞虎山上，和他的段叔叔交过手的那个精精儿。铁摩勒恨得牙齿格格作响，心中想道：“ 幸而他的师兄空空儿没有同来。 ”

当年在飞虎山上，精精儿与段珪璋比剑的时候，铁摩勒只是旁观人众之一，后来大闹龙眠谷，精精儿虽也在场，却未曾和铁摩勒交过手，何况铁摩勒现在已经长大，精精儿就算当初曾有印象，如今也不认识他了。

铁摩勒心里想道：“ 他们又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，怎知道芬妹今日会骑这匹黄骠马下山？不对，九成不是为匹马来的！ ”“ 可是，不为这匹马又为的什么？聂锋是安禄山帐下有数的将领，怎的会到远离范阳数百里外一个小镇来查夜？ ”铁摩勒心里阵阵疑云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另外两个女客是一对跑江湖的卖解女郎，都有一头长发，精精儿叫兵丁举起火把，走到她们面前，端详了一会，忽然伸出手来，拨开她们的头发，年纪长的那个媚态撩人，“ 噗嗤 ”笑道：“ 大人，你干什么？哎呀呀，哈，哈，哈，我最怕呵痒！ ”精精儿面色一沉，将她们推开，喝道：“ 胡说八道，谁和你们闹玩？走开，没有你们的事了！ ”

精精儿眼光一转，落到韩芷芬身上，怔了一怔，走过来道：“ 干什么的？ ”韩芷芬道：“ 和哥哥一同逃难的。 ”精精儿道：“ 好一位美貌姑娘，你是懂武艺的吗？ ”指一指她腰间的佩剑。韩芷芬道：“ 武艺虽然不懂，但兵纷马乱，带剑防身，总好一些。若有坏人，也不能教他容易欺负。 ”

精精儿“ 哼 ”了一声，跨上一步，忽地来捏韩芷芬的手臂，铁摩勒徒地一声大喝：“ 你欺侮人！ ”一掌就照精精儿的面门掴去！

精精儿焉能给他打中，反手一刁，立即扣着铁摩勒的脉门，冷笑道：“ 浑小子，你不想活啦！ ”双指正想扣实，铁摩勒铁腕一振，一股非常强劲的力道突然发出，精精儿双指之力禁受不起，登时松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这闪电之间，精精儿那一只手刚沾着韩芷芬的肌肤，韩芷芬已是挥袖一拂，引开他的眼神，右手五指一拢，使出家传拂穴功夫，跃将起来，反手朝着精精儿的脑门一拂。

精精儿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他本来已看出这对“ 兄妹 ”懂得武功，却做梦

也想不到他们的武功如此厉害，百忙中霍地一个“凤点头”向后跃开，饶是他闪避得快，“太阳穴”附近已给韩芷芬的手指拂中，登时脑痛如裂，眼前昏黑。

铁摩勒拔出剑来，一剑就向精精儿刺去，精精儿听得金刃劈风之声，双眼未曾睁开，已是身移步换，他的轻功还在铁摩勒之上，铁摩勒出手如风，唰、唰，唰连环三剑，都未刺中，待到第四剑攻到，精精儿亦已拔出剑来，但听得“啰”的一声，双剑相交，精精儿倒退两步，铁摩勒的长剑却已损了一个缺口。

他们两人乒乒乓乓的打将起来，登时吓得鬼哭狼号，鸡飞狗走。聂锋拔出长剑，堵住门口。扬声问道：“是这两个人吗？”精精儿叫道：“不管他们是否刺客，先拿下来再说！”言下之意，即是要聂锋帮他的忙。

聂锋未上，韩芷芬先已攻到，她将青钢剑当成判官笔使，剑尖一颤，瞬息之间，连袭精精儿七处大穴。精精儿“咦”了一声，叫道：“你这丫头也会刺穴！”使了一个“游龙绕步”的身法，避招还招，也是在一招之内，连袭韩芷芬七处大穴。精精儿轻功比她高明，功夫也较为老到，韩芷芬一剑搠空，但觉劲风飒然，精精儿的剑尖已指到了她胁下的“愈气穴”，幸而铁摩勒来得及时，一招“乘龙引凤”，将精精儿的宝剑引出外门，可是双剑相交，铁摩勒的剑身又损了一个缺口。原来精精儿这剑是由玄铁合金炼成的，名为“金精铁剑”，剑刃钝而无光，看来毫不起眼，但却沉重异常，给它碰着，就似给大铁棒砸击一般。

精精儿一招将韩芷芬杀退，哈哈笑道：“你的刺穴功夫也不错了，可惜尚未到家。”他话虽如此，心头却不禁为之一凛，要知精精儿的刺穴剑术，是从袁公古剑谱中学来的，这部剑谱早已失传，直到三十年前，始由他的师父从一古墓中掘得。精精儿与空空儿同门习技，空空儿能在一招之内连袭敌人九处穴道，精精儿不及师兄，只能在一招内连袭七处大穴。他们的师父已死，精精儿以为刺穴剑法，当世除了师兄，就要数他第一。哪知韩芷芬年纪轻轻，竟然也能像他一样，在一招之内，连袭对方七处穴道，而且使出的剑法又与他的所学不同，这怎不令他惊诧，心里想道：“难道刺穴之法不止一家，除了袁公剑谱，还有别的古谱不成？这丫头现在虽不及我，但亦已练到这般境界，再过儿年，还当了得？”他不知道韩芷芬乃是韩湛的女儿，韩湛是天下第一点穴名家，这刺穴之法是他自己悟出来的。

聂锋拔剑出鞘，上前助战，挽了一朵剑花，使出一招“玄鸟划砂”，斜刺铁摩勒的膝盖，铁摩勒喝道：“你也来了么？”运足气力，将长剑当最作大刀来使，一剑劈下，聂锋是安禄山帐下第一把剑术好手，却不曾见过这等看似平凡，实则威力奇大的剑法，双剑一碰，立知不妙，只听得“啰”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这一回却是聂锋的剑身损了一个缺口，他定睛一瞧，不由得失声叫道：“是你！”

精精儿道：“聂将军，你认得他？”聂锋道：“他就是铁崑仑的儿子铁摩勒。”原来经过了飞虎山之役，空空儿对铁摩勒甚为赏识，曾叮嘱过他的师弟，若是在江湖上碰上了铁摩勒，须得手下留情。聂锋曾听得精精儿谈过此事，故此把铁摩勒的名字说出来，希望精精儿放他过去。

哪知精精儿利欲黛心，他虽然敬畏师兄，但却想巴结王伯通。当下哈哈笑道：“原来你就是死鬼窦老大的干儿子铁摩勒，我师兄昔日曾饶你不死，如今我看在师兄的份上，也不要你的性命就是。快扔下兵器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

铁摩勒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 精精儿，你给我磕三个响头吧，你给我磕了响头，或者我也会饶你。 ”精精儿这一气非同小可，冷笑道：“ 好狂妄的小贼，你练了几天功夫？ ”登时展开狂风骤雨般的剑法，一剑紧似一剑，剑剑指向铁摩勒的大穴。聂锋暗暗叫苦。

铁摩勒毫不畏怯，展开了从段珪璋剑谱中学来的六十四手龙形剑法与精精儿对攻。他在磨镜老人门下七年，内功上已有深湛的造诣，再配上了这套上乘剑法，与精精儿已相差无几。只是他在兵器和轻功这两方面却要吃亏，作战的经验也还不及对方，但他却胜在有一股锐气，精精儿见他竟似全不顾性命般的强攻猛打，也不得不顾忌三分。

铁摩勒不知聂锋对他存有好意，见他向精精儿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只当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因而出手之时，对聂锋也毫不留情，聂锋一来怕精精儿起疑，二来铁摩勒的剑招既然如此狠辣，迫得他也不能不认真对付。

精精儿默运玄功，调匀气息，刚才所受的拂穴痛楚，已完全消失，剑法的威力越来越强，再加上聂锋之助，更占上风，铁摩勒的攻势不久就被阻歇，韩芷芬的刺穴剑法也渐渐施展不开。

忽听得马嘶人闹，店门外乱成一片。原来这些兵丁是精精儿到了扶风镇之后，才调来的当地兵丁，根本就谈不到有什么本领，他们奉命到马厩去将那匹黄骠马牵出来，反而给那匹马踢翻了四五个，冲了出来，现在正在大街上拦截。

韩芷芬听得黄骠马的嘶鸣，心中一动，叫道：“ 摩勒，走吧！ ”两人同样心思，忽地双剑合璧，一齐向聂锋冲过去，聂锋本就无意与他们拼命，侧身一闪，韩、铁二人登时冲出了店门。

那匹黄骠马最能护主，它本来可以自己逃走，但它却不肯逃走，在大街上东奔西窜，大声嘶叫，等待主人。兵丁们一靠近它便给它踢翻，又因奉命生擒，不敢放箭，只好作势追逐，待到马儿冲过来，他们反而要远远避开。

韩、铁二人冲出店门，那匹黄骠马立即飞跑过来，哪知精精儿的身法当真是快到了极点，“ 呼 ”的一声，竟似鹰隼飞天，倏的从韩、铁二人头顶飞过，将那匹黄骠马一按，黄骠马禁不住他的内家真力，登时倒退了十数步。这匹马久经阵仗，知道遇到了强敌，一时之间，不敢上前。

精精儿转过身来，将他们拦住，纵声笑道：“ 还想逃么？ ”韩、铁二人双剑齐出，一个刺他的肩井穴，一个用“ 斩马式 ”，将长剑当作大刀来使，横斫他的双腿，两人联剑而攻，各自使出看家本领。精精儿也不敢硬接，可是他溜滑非常，仗着轻灵矫捷的身法，左右一飘，右面一闪，竟然如影随形，韩、铁二人都感到精精儿就似在他们的身边，同时向他们攻击。两人不敢分开，只好背靠着背，合力抵御。

聂锋虽然有意将他们放走，可是这个时候，精精儿已将他们绊住，聂锋自是不得不上前助战。韩、铁二人联手要胜过精精儿，多了一个聂锋，他们就只有招架的份儿了。

精精儿撮唇长啸，一个军官飞马赶到，精精儿叫道：“ 武大人，你不必助我，请你先降伏这匹黄骠马吧，这是宝马，不可将它伤了。 ”

这军官名叫武令珣，乃是安禄山手下的一个得力的将领，他认得这是秦襄的坐骑，大喜叫道：“ 不劳吩咐，我认得这匹马儿。它的主人就是日前从范阳逃走的秦襄，这对小贼定是与秦襄有关，不管他们是否刺客，你将他们擒了，就是大功一件。 ”

精精儿笑道：“ 聂将军，如此说来，倒是给咱们误打误撞撞上了。 ” 聂锋知道关系重大，精精儿似乎已有点起疑，他心头一凛，只好横了心肠，全力进攻。激战中只见剑影纵横，剑光霍霍，圈子越缩越小，韩，铁二人都已在对方的剑势笼罩之下，剑招渐渐施展不开。

正在这危急万分之际，忽又听得蹄声得得，有一匹白马从街道的那一头跑过来，骑在马上的是个少女，只听得她格格笑道：“ 你们找错了人啦！ ” 倏然间如箭离弦，从马背上掠出，武令珣正在追那匹黄骠马，刚好碰上了她，一照面便即给她刺中了手腕！

铁摩勒一看，大喜叫道：“ 夏姑娘，你来了！ ” 这少女正是夏凌霜。

夏凌霜运剑如风，当者辟易，霎时之间，已攻到精精儿背后，精精儿反手一剑，腾身飞起，喝道：“ 昨晚的刺客是你！ ” 话声未了，已是在半空中一个转身，凌空刺下，这一招宛似兀鹰扑兔，来势凶猛之极！铁摩勒使了一招 “ 举火撩天 ”，恰好与夏凌霜的青钢剑同时挥出，架住了精精儿的宝剑，但听得 “　　” 的一声，精精儿一个筋斗倒翻出去，铁摩勒与夏凌霜也备自退过一边。他们两人合力，要胜过精精儿少许，可是精精儿身法矫捷，这一招虽是稍稍吃亏，但转眼间又已翻身扑到。

精精儿笑道：“ 好一位标致的大姑娘，幸亏昨晚没有划伤你的花容玉貌。” 他用 “ 盘龙绕步 ” 的身法，绕着夏凌霜打转，韩、铁二人双剑刺空，精精儿运剑防身，以闪电般的身法乘隙直进，左手一伸，骈指如戟，便来点夏凌霜穴道。

夏凌霜似乎早料到他有此一着，霍地一个 “ 凤点头 ”，挥袖倒拂过来，反手便是唰的一剑，精精儿叫道：“ 好狠的剑法！ ” 只听得 “ 嗤 ” 的一声，夏凌霜的衣袖给他撕去了一幅，但精精儿的衣襟也已给她一剑穿过，两人都未曾受伤。

夏凌霜骂道：“ 好贼子，我不雪此耻，誓不为人！看剑！ ” 原来精精儿已由王伯通保荐他给安禄山，担任守护节度府之责，夏凌霜昨晚到府中行刺，给精精儿飞出一柄匕首，削去了她的一绺头发，但却没有看清她的面貌。夏凌霜逃出府门，立即跨上白马，她那匹白马也是日行千里的宝马，精精儿赶她不及，只好跟着蹄印一路追踪。夏凌霜住在这条街另一头的一间客店，听得喧闹打斗之声，才赶过来的。

夏凌霜的剑法自成一家，奇诡无比，精精儿还是第一次和她交手，欺她女流力弱，见她剑到，用了一个 “ 压 ” 字诀，运足内力，拍将下去。哪知夏凌霜的剑锋忽地中途一转，变了方向，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。精精儿身形一晃，正要避招还招，铁摩勒亦已一剑劈下，铁摩勒的内力与他不相上下，双剑一碰，铁摩勒的长剑固然再损了一个缺口，但精精儿的宝剑亦已给他荡开。夏凌霜喝一声：“ 着。 ” 剑光如练，分心疾刺，饶是精精儿闪得快极，肩头已给剑尖划破了一条伤口。

聂锋慌忙出剑相援，铁摩勒喝道：“ 你这厮为虎作伥，也须饶你不得！ ” 声到人到，举剑便劈！

两人的势子都急，眼看就要碰上，哪知夏凌霜来得比他们更快，就在铁摩勒举剑劈下的那一刹那，只见寒光一闪，夏凌霜已抢在前头，一剑刺出，聂锋肩头中剑，血流如注，大叫一声，舍命飞奔。铁摩勒被夏凌霜一挤，身形歪斜，一剑劈空，连呼可惜。他哪知道夏凌霜是有意放走聂锋，将他挤开。不过她这剑剑招凌厉，而且又确是已把聂锋刺伤，所以谁也看不出来。

聂锋一走，变成了精精儿以一敌三的局面，纵使他武功再强一倍，也难以抵挡这三个人的合力围攻。不过片刻，精精儿已接连遇了好几次险招，有一次险险给韩芷芬刺中他的“璇玑穴”，又有一次，铁摩勒的剑锋几乎贴着他的额角擦过，要不是他轻功超卓，身手矫捷，随便中了一剑，便有穿心裂脑之灾。

处此情形，精精儿哪里还敢恋战？激战中，铁摩勒使出杀手，一招“独劈华山”，将长剑当成大刀来使，朝他的天灵盖劈下，精精儿喝声：“来得好！”藉他这一劈的力道，剑尖在铁摩勒的剑脊上一点，倏的便腾身飞起！

夏凌霜喝道：“留下头来！”精精儿刚刚跃起，猛觉劲风扑面，头顶上空白光如练。原来夏凌霜早已料到有此一着，在铁摩勒出剑之际，她已施展“一鹤冲天”的功夫，先一步跳起来。精精儿这一跃起，无异送上去受她剑劈！

精精儿也真了得，就在这性命俄顷、死生一发之际，他竟然在空中一个转身，俨如鹰隼回翔，倏的就避了开去。可是他身子悬空，究竟不及在地上那般矫捷，避是避开了，半边头发已给夏凌霜的剑光削去。

夏凌霜也知他轻功高明，难以取他性命，这一剑本来就是只想削他的头发，目的已达，哈哈笑道：“割发代首，饶你去吧！”

精精儿身法快极，转眼间便只见一个小小的黑点，远远听得号角长鸣，夏凌霜道：“这厮还不服气，想是要再调帮手前来。”铁摩勒道：“他不服气？我这口气也未出呢，只怕他不来！”夏凌霜笑道：“报仇不在一日，咱们今晚总算已把他杀得狼狈而逃了。”韩芷芬也道：“咱们还要赶往九原，不要再恋战了。”

夏凌霜跨上白马，韩芷芬道：“摩勒，你和我同乘这匹黄骠马吧。别的马儿赶不上夏姐姐的白马。”铁摩勒见她已在马上招手，只得依从，当下三人二马，离开小镇，向西疾驰。

这两匹坐骑都是日行千里的骏马，俨如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材，振蹄竞跑，似是有意比赛脚力一般。韩芷芬抱着铁摩勒的腰，低声笑道：“你那天是不是这个样子？”铁摩勒被她一逗，面红耳赤，但却不自禁的想起了王燕羽来。

不久，天色大明，夏凌霜勒着白马说道：“咱们可以歇歇啦，这一跑少说也跑了一百多里，精精儿轻功再好也追不上了。”

铁、夏二人多年不见，这一次意外相逢，大家都很高兴。铁摩勒首先向她打听段珪璋的消息，夏凌霜道：“他们两夫妻这几年来在江湖上到处奔跑，找寻他们失去的儿子，直到现在，还未找到。”铁摩勒道：“你可有见过他们？”夏凌霜道：“三年前见过一次。最近我听说他在范阳，但我到了范阳，却不见他。”铁摩勒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怪不得精精儿他们口口声声说要捉拿什么刺客，原来是你在范阳曾经去行刺安禄山。”夏凌霜笑道：“我也不全是为了行刺而去的。他起兵造反，我到了范阳，适逢其会，才动了念头，要把他除掉，却不料碰着精精儿。”

铁摩勒问道：“那西岳神龙皇甫嵩，你后来可有再碰见么？”夏凌霜面色倏变，恨声说道：“这无恶不作的大魔头，你问他干嘛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我已问过师父，我师父说，皇甫嵩此人虽然有时行事怪僻，但江湖上指责他做的那些恶事，我师父却不相信是他做的。”夏凌霜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我真不明白这老贼何以竟有这样好的人缘，好几位武林老前辈竟然都替他说好话？可是我却曾亲眼见到他杀了酒丐车迟，这件事情段大侠还未曾告诉你的

师父。”当下将那一年她与段珪璋夫妇同上玉树山的事情说了一遍，说到了他们合力打败了空空儿，也说到了皇甫嵩暗杀车迟的经过，听得铁摩勒诧异不已。

他们放马缓缓而行，谈了半天，到了一处三岔路口，夏凌霜再勒着马，说道：“我还未曾问你，你们是上哪儿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我们是要到九原去会见我的师兄，郭子仪现在正需要帮夏凌霜忽地低声说道：“你见到霁云，请告诉他我正在等他，请他这几天内来我这里一趟。若是再迟，恐怕军情紧急，他要跑不开了。”

铁摩勒观言察色，笑道：“哦，原来你们已经这样要好了，南师兄却还不肯向我透露半点风声。”

夏凌霜嗔道：“油嘴滑舌，想讨什么？我和你是说正经事情。”铁摩勒笑道：“我说的不是正经事么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……。”夏凌霜抬起手来，作势欲打，却忽地停止，反过来取笑他：“韩姑娘，你听摩勒说些什么？你可会意么？”韩芷芬笑道：“夏姐姐，你可别向我开玩笑，你不知道，他已经有了意中人呢！”

铁摩勒忙道：“好，都别开玩笑了，说正经的。你叫南师兄找你，你可尚未曾将地址告诉我呢。”夏凌霜道：“我已经和他说过了的，他大约也会料到这几天内，我会在那里等他的。”铁摩勒笑道：“原来你们早已约会好了，我这才是叫做瞎操心呢！”当下，他们就在岔路分手，铁摩勒与韩芷芬迳往九原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聂锋受伤之后，落荒而逃，跑到扶风镇郊外，忽见精精儿也赶到来，大声叫道：“聂将军，聂将军！”

聂锋只好停了脚步，问道：“可曾擒获了刺客么？”精精儿面孔铁青，道：“都逃了！”聂锋道：“这几个小辈的确是扎手得很，我中了一剑，险些穿过了琵琶骨！”

精精儿道：“让我瞧瞧。”望了他伤口一眼，忽地冷冷说道：“聂将军，这个女刺客对你可是很讲交情啊！”

聂锋变了面色，说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也未免太小觑我了！难道我让那刺客杀了，才是应当的么？”

精精儿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谁不知聂将军是剑术名家，我岂敢小觑将军？我那句话其实应该这么说，你对那女刺客也很够交情。”这几句话说得非常明白，却是说聂锋有意让她刺伤，而她这一剑却也是恰到好处。

聂锋本来有点心虚，一时之间，不知是发作好，还是不发作好。精精儿诡笑道：“聂将军，咱们在剑术上还算得说是个行家，不必相瞒了。这女贼是什么人？”

聂锋道：“我不认识……”聂锋还想为他所受的轻伤辩解，精精儿己打断他的话道：“你真的不认识？我倒知道她姓夏，就是不知道她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要这样护着她！”聂锋面色大变，愤然说道：“你含血喷人！”

精精儿笑道：“聂将军，我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，你别多心。你不肯对我说实话，那却是不把我当作朋友看待了。”忽地迈上一步，拍一拍聂锋的肩头，聂锋正自说道：“你要我说什么实话？……”突然被他一拍，吓了一跳，只见精精儿已从他身旁跃开，手里拿着一封信，哈哈笑道：“这是那位卢夫人写给她母亲的信是不是？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？那位卢夫人是夏姑娘的什么人？你和她们又是什么关系？”

聂锋被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窃去了怀中的信件，登时吓得呆了。原来这是卢夫人写给她的表姐，亦即是夏凌霜母亲的信。这信卢夫人前几天就写好了，她知道聂锋要随军出征，可能经过她表姐的家乡，托他便中带交。她却想不到就在交了信给聂锋之后的第二天晚上，夏凌霜就偷偷来看她，而且还到节度府去行刺安禄山。

精精儿目不转睛的盯着聂锋，又纵声笑道：“听说这位卢夫人以前是有名的美人，可惜她的容貌已经毁了，聂将军，你现在才充作护花使者，不是有点晚了么？哈哈，这封信，你本来应该交给那位夏姑娘，大约是因为刚才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你不方便交给她吧？这也不必为难，我给你送去好了！”

聂锋又惊又怒，呆了半晌，叫起来道：“你别胡说八道，我只是怜惜卢夫人的遭遇，有什么私情！你要出首，我拼着把这条命交给你便是。”

精精儿笑道：“我若要出首早就出首了，老实告诉你吧，前天晚上，卢夫人将这封信交给你，我己暗中看见了。聂将军，我也爱惜你是条好汉，你别怀疑我对你存有坏心。”

聂锋道：“好，那么你要什么？”精精儿道：“我也不问你和她们有什么私情，我只是问你要她们母女的地址！怎么样？你愿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，也好彼此互相扶持。”要知聂锋乃是薛嵩的表弟，也很得安禄山的信任。所以精精儿一来是投鼠忌器，二来也的确想结纳他。用这件事作为要胁，好令聂锋为他所用。

聂锋在安禄山的将领之中，是个比较正直的人，可是这封信已给精精儿搜去，就等如命根子捏在他的手上，在这生死利害关头，他究竟不是圣贤，踌躇了好一会，心中想道：“我若不说，他去出首，我固然送命，卢夫人也不能保。而且夏凌霜剑术高强，她的母亲又是当年著名的女侠冷雪梅，夏凌霜的剑术还是她母亲所传授的。精精儿对她们母女，也未必便讨得了好去。

聂锋踌躇了好一会，终于低下了头，轻声说出了冷雪梅隐居的所在，精精儿哈哈笑道：“对啦，这才够朋友！”笑声有如枭鸟夜啼，听得令人毛骨悚然，聂锋被迫做出违背良心之事，又是后悔，又是羞愧，待他抬起头时，精精儿已去得远了。

铁摩勒与韩芷芬兼程赶路，那匹黄骠马骏健非常，虽然驮着两人，仍然比寻常的马匹快了几倍。第二天中午时分，便赶到了九原，当即前往太守衙门求见，轮值的门官听说他是南霁云的师弟，殷勤接待，说道：“太守与南将军正在内校场督导诸将练习弓马，铁壮士不是外人，便请进去。”

这内校场设在太守衙门之内，是中下级军官接受检阅和练习弓马的地方，铁摩勒进去，见过郭子仪与南霁云。郭子仪见他躯体魁梧，端的是一表人材，甚为欢喜，无暇叙话，便叫他坐在身旁，看诸将操练。

其时正在练习弓箭，箭靶立在场心，射者在百步之外发箭，要射中红心，非但箭要射得准，臂力最少也要开得五石强弓。郭子仪麾下的将领果是不凡，铁摩勒看了十个人射箭，有七个人俱是三箭皆中红心，有两个人中两箭，成绩最差的那个人也中了一箭。

铁摩勒忽觉其中有一人似曾相识，只是想不起来。郭子仪已对他说道：“铁壮士，你也要试试么？”

铁摩勒有意卖弄功夫，当下要了一把五石铁胎弓，施展连珠穿云箭法，三箭连发，嗖的一声，第一枝箭穿过了红心，接着第二枝第三枝跟着穿过，首尾相衔，跌下地来，还排成一条直线。登时赢得了全场的彩声！要知那箭

靶里外三层牛皮，厚可五寸，诸将虽然有人三箭俱中红心，但却无一箭能穿过重革的，而且穿过红心之后，还能够首尾相衔，排成一行，那更是神乎其技了。

郭子仪大喜道：“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铁壮士前来，正是天助我也。”当下传令罢操，在内堂设宴接风。

席上免不了谈论军情，铁摩勒这才知道，安禄山已经攻陷太原，太原留守杨光翙是杨国忠的同族，当时尚未相信安禄山乃是造反，糊里糊涂竟自出城迎接，立即便给贼兵捆缚起来，解送安禄山军前杀了。他造反至今，不过半月，已经攻陷了七八处州县，所过之处，势如破竹。

铁摩勒道：“怎的就让贼势如此披猖？”郭子仪叹口气道：“都是承平日久，朝廷的兵制坏了，猛将精兵，多聚于边塞，内地几全无武备，因此一旦变起，便竟是望风披靡。”

原来唐初的兵制为“府兵制”，分天下为十道，置军府六百三十四，关内居其半，属诸卫管辖，各有名号，而总名为“折冲府”。府兵数分上中下三等，一千二百人为上等，一千人中等，八百人为下等。民自二十岁从军，至六十岁而免，休息有时，征调有法。折冲府都设立木契铜鱼，上下府照，朝廷若有征发，下勅书契鱼，都督郡府参验皆合，然后发遣。凡行兵则甲胄衣装皆自备，国家无养兵之费，罢兵则归散于野，将帅无握兵之权。此法近于“寓兵于农”的征兵制，本来甚好，惜乎日久弊生，有等从军之家，因杂谣之累，渐渐贫困，管理府兵的官将，又役之如奴隶，府兵便多逃亡。死亡者有司不复添补，反利其死而没其资财。于是府兵之制日坏。至李林甫为相，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，自是折冲府无兵，空设官吏而已。至天宝年间，府兵制名存实亡，各地驻军多改为募兵，其所召募之兵，十九系市井无赖子弟，不习兵事。安禄山的兵马，本来强盛，又因番人部落突厥阿布司为回纥攻破，安禄山诱降其众，所以他的部下，兵精马壮，天下莫及。

郭子仪道：“好在朝廷现在已命大将军哥舒翰屯军潼关，作为长安的屏障。哥舒翰是能征惯战之将，安禄山未必过得了这一关。另外，朝廷又已任命原来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、平卢节席使，要他驰赴东京募兵，或者可以抑阻贼兵的凶焰。”南霁云道：“那封常清是个志大才疏的人，只怕不能济事。哥舒翰虽有将才，但是胡人，只怕也未必靠得住。看来这拔乱反正的大事，还得倚靠令公。”郭子仪道：“国家大事，不能倚靠哪一个人，大家都有份儿。现在局势已然如此，我也只有尽我自己的本份便是。”

席散之后，南霁云邀铁摩勒进他的私室相叙。铁摩勒笑道：“南师兄，别的事都可以缓谈，有一件是要你立刻做的。”南霁云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有一个人在等着你呢！”南霁云道：“怎么？你见到了夏姑娘了吗？”铁摩勒笑道：“果然一提起你便知道是她了。”当下将途中所遇之事源源本本的告诉了南霁云，笑道：“师兄，你什么时候请我吃喜酒？”南霁云红着脸道：“别胡说。”其实，他心里正在暗暗欢喜，夏凌霜之约的确是与婚事有关的。

原来在这几年间，他们二人常相过往，早已情投意合，结下鸳盟。只因夏凌霜的母亲性情孤僻，她隐居在玉龙山下的沙岗村内，二十余年来足迹未曾踏出过村庄半步，也从来未接见过外人。所以在婚约未曾定实之时，夏凌霜也不敢带南霁云去见她的母亲，直到最近，夏凌霜禀明了她的母亲，得到母亲的同意，才敢邀他到家中相见。这事是他们上次见面时说好了的，夏凌

霜本来要到九原偕南霁云同往，恰巧在途中碰见铁摩勒，而她又急于回家见母，因此托铁摩勒传话。南霁云一听，便知夏凌霜的母亲已经同意，心中自是欢喜无限。

第二日一早，南霁云便向郭子仪告假，郭子仪曾经见过夏凌霜，知道她是个巾帼英雄，当下问明原委，哈哈笑道：“若得夏女侠前来，咱们还可以成立一队娘子军呢。这事于公于私，都有好处，趁现在尚未有命令要我出师，你快去快回。但愿你好事能谐，我替你在军中主持婚礼。”

铁摩勒与韩芷芬这时亦已知道了消息，向南霁云道贺，铁摩勒又怪他师兄昨晚还不肯告诉他，南霁云红着脸道：“这事要她母亲点了头才能算数。”郭子仪笑道，“南将军这等人材，夏太夫人哪有不点头之理。这不过是循例要未来的女婿见见岳母罢了。好了，南将军你有喜事在身，咱们不想耽搁你了，你去挑选一匹快马，立刻动身吧。”韩芷芬笑道：“有现成的快马，正好借给你用。就是我那匹黄骠马，不过这匹马不服生人，待我亲自牵给你骑。”

南霁云见了那匹马，啧啧称赞，韩芷芬笑道：“这匹马其实也不是我的，是龙骑都尉秦襄的。”南霁云昨晚已听得铁摩勒说知其事，笑道：“秦襄与我彼此闻名，可惜当年在京中未曾见面。待我回来之后，再备办礼物，将马送还给他，现在且先领他这个情吧。”

当下南霁云带足干粮，跨上了黄骠马，立即赶去与夏凌霜相会。玉龙山离九原八百余里，平常坐骑须得四五日，这匹黄骠马放尽脚力，第二日中午时分，便已赶到。

南霁云进了村庄，他早已问明夏凌霜，知道她家门口有三棵柳树为记，不须问人，便找到了。他牵着坐骑，到了夏家门口，心里又是欢喜，又有点腼腆，担心未来的岳母不知道会不会欢喜他。

夏家的大门紧闭，南霁云拉着门环，扣了两下，里面全无声息。南霁云踌躇片刻，只好通名叫道，“魏州南霁云求见。”叫了两声，里面仍是毫无声息。正是：

千里迢迢来践约，一场欢喜一场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　践约远来人不见　传言难信事堪疑

南霁云惊疑不定，心道：“纵是她母亲不肯许婚，也断无闭门不纳之理。难道有这么巧，她母女二人都外出去了？”鼓起勇气，放大了声音再叫道：“凌霜，是我，快开门！”他运用内家真气将声音送出，里面若是有人，定然听见，可是仍然无人回答。

南霁云情知不妙，这时再也顾忌不了那许多，拔出宝刀护身，施展“一鹤冲天”的轻功，立即跃上墙头，只见里面深院静，小庭空，冷冷清清，竟似无人光景。

南霁云提着宝刀，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进去搜查，刚踏上台阶，陡然间听得有个声音喝道：“好大的胆，白日青天，擅闯民家，干什么的？”

只见客厅里面坐着一个猴子脸的军官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精精儿。

南霁云虽然料到有意外之事，却怎也想不到精精儿会在这儿。他怔了一怔，又惊又怒，正待喝问，精精儿已自发出了一声狞笑，站起来道：“我道是哪个胆大妄为的强盗，原来是你！好呀，南霁云，你也是朝廷军官，未得主人允许，白日青天，持刀进屋，你还知道有朝廷王法吗？”

南霁云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？你简直是恶人先告状，这儿是夏姑娘的房子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夏姑娘呢？”

精精儿冷笑道：“我当然知道这儿是夏姑娘的房子。你是她的什么人，胆敢擅自闯进？”

南霁云气怒交加，但却不好意思说是夏凌霜的未婚夫。当下，强抑怒火反问他道：“你又是她的什么人？”

精精儿淡淡说道：“她是我王家兄弟的妻子，也就是我的义嫂，王家兄弟接了她们母女完婚去了。我是替她们看守房子的。哼哼，你偷偷摸摸的进来找人家的妻子，存的什么心肠？”

南霁云气得七窍生烟，骂道，“你胡说八道！看刀！”一招“跨虎登山”，进步横刀，立即劈下。

精精儿冷笑道：“你白日青天，持刀进屋，非奸即盗，我正要揪你去见官府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的宝剑也早已出鞘，扬空一闪，反削南霁云的手腕。

南霁云的武功本来与精精儿在伯仲之间，但因他先动了怒火，心浮气躁，不过数招，被精精儿觑了一个破绽，唰的一剑，穿过了他的衣襟，幸而他披有软甲，退闪得快，要不然这一剑便是穿心剖腹之灾。

南霁云到底是身经百战的大侠，吃了个亏，瞿然自省，便即沉下气来，使出了一套五门八卦刀法。

这套刀法寓攻于守，沉稳非常，施展开来，泼水难进，他踏着五门八卦方位，进退之间，法度谨严，饶是精精儿身手矫捷，出剑如风，但每一招攻到，都给他随手化解，激战了三五十招，竟是无法攻破他的门户。

南霁云与精精儿的武功本来是各有擅长，难分轩轾，但在这屋子内拼斗，精精儿的轻功受到限制，未能尽展所长，而南霁云学的是正宗内功，造诣却要比精精儿稍胜一筹，加以南霁云一腔愤气，拼了性命与精精儿厮杀，当真是神威凛凛，叱咤风生，在战意上先慑伏了精精儿。

激战中南霁云运足内家功力，刀掌兼施，猛地大喝一声，横刀一摆，用了一招“铁锁拦江”，将精精儿的宝剑封出外门，立即一掌劈去。精精儿也

真了得，身形微动，宝剑蓦地反弹而起，一招“金针度线”，反挑上来。南雳云早料他有此一招，抢前一步，精精儿的剑尖在他肋旁倏然穿过，南雳云倒转刀锋，双时一撞，突然间化为“阴阳双撞掌”的招式。这一变招古怪之极，精精儿纵是见多识广，也料不到他突然会舍刀不用，出此险招。

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精精儿胸口已中了他一记时锤，精精儿的轻功确是高明，南雳云一得手，立即便反转刀锋劈他，精精儿中了他的肘锤，竟然能在这瞬息之间，提气拔身，嗖的飞起一丈多高，攀上了屋顶的大梁。

南雳云喝道：“精精儿，你下来！”精精儿“哼”道：“你当我怕你不成？”他蹲在梁上，把手一场，一道蓝艳艳的光华，骤然射下。南雳云知道他的毒匕首厉害，急忙把宝刀抡圆，护着全身，精精儿连发了三支匕首，都给他打落。可是南雳云在他毒匕首威胁之下，却也不敢攀上屋梁，与他决斗。

精精儿冷笑道：“你敢上来！”忽地一声长啸，双手连扬，六支匕首齐发，南雳云将宝刀舞了一个圆圈，但听得叮叮　之声，不绝于耳，六支匕首，都给荡开，可是南雳云也被迫得连退几步。

这间客厅的两边都有个厢房，房门紧闭，南雳云这时正退到东边的厢房门口，精精儿的啸声未绝，那房门突然倒塌，向南雳云压下，跟着“嗖”的一支冷箭射出，南雳云一脚踢飞门板，霍的一个“凤点头”，刚避开了那支冷箭，猛然间，西边也是轰隆一声巨响，从那边厢房里飞出一个大花瓶，南雳云脑后不长眼睛，不知是什么暗器，百忙中无暇思索，立即反手一刀。

“　嘟”一声，花瓶震裂，瓷片纷飞，南雳云给割伤了两处皮肉，虽说这不是什么厉害的暗器，但在激战之中，突遭意外，却也不禁乱了心神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边厢房都已有人窜了出来。东边厢房的是薛嵩，西边厢房的是田承嗣。原来这两个人早已埋伏在厢房里面，只因精精儿素来自负，他起初以为可以独力制伏南雳云，所以没有叫这两个人出来。后来发现最多只是可以打成平手，精精儿无可奈何，这才发出暗号。

薛嵩的长剑先行攻到，南雳云大吼一声，横刀立劈，薛嵩正自使出一招“卞庄刺虎”，弯腰沉剑，刺他的膝盖，被他的宝刀一压，长剑登时弯曲，抽不起来。田承嗣用护手钩刺他的背心，南雳云头也不回，一个虎尾脚撑出，正中田承嗣的手腕，两柄护手钩都己脱手飞出。田承嗣曾是他手下败将，兵器脱手，心胆俱寒，慌忙退下。

就在此时，精精儿一声长啸，突然从屋梁上跃下，南雳云来不及结果薛嵩，手腕一抬，宝刀翻起，“　”的一声，把精精儿的“金精铁剑”格开。可是精精儿居高临下，这股冲劲大得异常，南雳云刚刚摆脱了薛嵩的攻击，步法凌乱，身形迟滞，虽然格开了他的宝剑，但精精儿同时使出的那一招擒拿手，他却没法避开，给精精儿在他的肩胛一拿，半身麻软，向前冲出两步，终于倒下地来。

精精儿连忙点了他的麻穴，哈哈笑道：“好小子，看你还凶不凶？你要见夏姑娘吗？好，我就送你去见她。”

薛嵩刚才被南雳云的猛力一震，撞到了墙壁才收得住脚步，头破血流，甚为狼狈。这时见南雳云被擒，旧仇新恨，一时间都上心头，瞪眼骂道：“好呀，姓南的，你也有今日。”提剑过来，向南雳云胸口便刺。

精精儿道：“薛将军，不可！”一伸手便扣住了薛嵩的手腕，薛嵩道：“留他作甚？”精精儿笑道：“这人大有用处，你要杀他，但怕主公却要留他呢。你杀了他，叫我如何交代？你难道不知道他是郭子仪的心腹将领么？”

薛嵩瞿然自省，心中虽然气愤难平，也只好罢了。

精精儿挟着南霁云走出门外，那匹黄骠马还在门前，它不知道主人已是被擒，迎上前来，精精儿大喜道：“哈，原来秦襄的这匹宝马还在这儿。”他挟着南霁云，脚步一点，立即飞身上马。

这匹马甚有灵性，它见南霁云一声不响，而且是被精精儿挟在胁下，知道主人遇难，登时一声长嘶，双蹄人立，跳将起来。精精儿怒道：“畜牲，你敢不服我吗？”用力一按，那匹马负痛嘶鸣，跪在地上，索性动也不动。精精儿哼了一声，取出绳索，将南霁云缚在马背上，拔出宝剑，捉着那匹马，将宝剑在它面前晃了一晃，作势向南霁云刺去，骂道：“畜牲，你胆敢不听我的使唤，我先把你的主人一剑杀了，然后再把你抽筋剥皮！”这匹马被他一吓，竟似乎听得懂他的话似的，终于拱起背脊，站立起来。精精儿冷笑道：“这姓南的其实也不是你本来的主人，为什么你这畜牲愿顺从他却不顺从我？哼，哼，我非把你整治的俯首贴耳不可！今后我就是你的主人了，你知道吗？”那匹马四蹄擦地，大声嘶叫，似乎表示抗议。但是，精精儿跨上马背，它却也不敢乱跳乱跃，意图将精精儿掀下来了。

精精儿在马背上扬声说道：“这匹马的脚程比我快得多，我赶着先回去了。你们二位随后来吧。”田、薛二人都不忿他独得宝马，且又先赶回去独自邀功，可是他们的本事远不及精精儿，只有敢怒而不敢言。

南霁云被精精儿用重手法点了麻穴，动弹不得，但是神智却尚未昏迷。他学的是正宗内功，造诣已经到了第一流的境界，暗暗运气冲关，却不料精精儿的点穴手法自成一家，用的又是重手法，南霁云试了好几次，都未能解开穴道。

那玉龙山绵亘数百里，翻过此山，便是安禄山管辖的幽州境界。精精儿仗着人强马壮，贪图快捷，不走官道而走山路。快马奔驰了两个时辰，日头渐渐偏西，山路越来越险，不久来到了一处所在，那是双峰夹峙之下的一个隘口，羊肠小道陡峭险窄，像一条长蛇蜿蜒在丛山峻岭之中。这匹黄骠马端的神异非凡，非但履险如夷，而且脚程也丝毫不缓。

精精儿将要驰出隘口，目光所及，忽见在隘口当道，躺着一个乞丐，那乞丐发如乱草，枕在路旁石上，半边脸孔埋在茅草丛中，身躯却横过道路，鼾声如雷，远远可闻。

精精儿喝道：“马来啦，臭叫化，快滚开去！”那叫化呼呼的睡得正沉，对他的叫声竟似未曾听见。精精儿大喝道：“你是聋子吗？要不要命？”那叫化子翻一个身，“哼”了一声，摊开了八字脚，索性睡到了山路的当中。

精精儿大怒，纵马便奔过去，心中想道：“这是你自己找死，可怪不得我！”心念未已，眼看马蹄就要踏到那叫化身上，猛听得那叫化一声喝道：“小猢狲，滚下来吧！”

就在这刹那间，黄骠马的狂奔之势突然煞住，精精儿做梦也想不到这老叫化有如此能为，冷不及防，在马背上抛了起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老叫化已是长身而起，一手向他的脚踝抓来。

精精儿也真了得，身子悬空，猛地一个扭腰，在间不容发之间，避开了那老叫化的一抓，迅即俯冲而下，反手一掌，击中了那老叫化的肩头。

那老叫化骂道：“小猢狲，没人管就想造反啦。”精精儿的掌锋刚刚触着他的身体，猛觉一股大力反震过来，精精儿大吃一惊，慌忙一个筋斗倒翻出去。这老叫化用的是“沾衣十八跌”的上乘内功，幸而精精儿这一掌之力

未曾用实，要不然更要大大吃亏。

精精儿一个鲤鱼打挺，从地上翻了起来，他的身法已经快极，哪知脚步刚刚站稳，抬头一看，只见那老叫化又已拦在他的面前，冷冷说道，“我睡得好好的，你为何吵醒我？这也还罢了，你还居然要谋害我！哼，哼，要不是老叫化有点儿能耐，这几根老骨头早就给你踏碎啦！”

精精儿猛地想起一个人来，心头大震，想道：“莫非这老叫化就是此人。”连忙抱拳施礼，低声下气他说道：“晚辈为了赶路，一时收不住坐骑，触犯了老前辈。晚辈在这厢赔礼了。还望老前辈大度宽容，放我过去。”

那老叫化仰天打了一个哈哈，说道：“你倒说得容易，要我放你，你可得先赔我一件东西。”精精儿道：“老前辈要我赔些什么？”那老叫化道：“我正做到一个好梦，被你惊醒，梦做不成了，你可得赔我一个好梦。”精精儿忍着气道：“梦如何赔法？我马上就走，老前辈你再睡过吧。”那老叫化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我睡意已过，怎能再睡？再睡也未必有梦。有梦也未必就是好梦！”精精儿道：“这我可没法了。老前辈，我再给你贴罪吧。”那老叫化道：“好，好梦你既不能赔我，那就给我磕三个响头，算作赔罪也罢。”

精精儿自大惯了，虽是对老叫化心存怯惧、却怎肯向他磕头？那老叫化又仰天打了一个哈哈，说道：“你不肯磕头么？那就将这匹马赔给我吧！”这匹黄骠马似乎也知道老叫化的厉害，受了惊吓，这时已远远的躲过一旁。

精精儿踌躇不语，那老叫化道：“怎么？舍不得马？反正你这匹马也是偷来的，送给我也不过做个顺水人情。”精精儿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原来他也知道这匹马的来历。”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这匹马送给老前辈不打紧，不过晚辈身居军职，现在正要押送一名犯官回去，三日之后，请老前辈到范阳的节度府来取如何？”

那老叫化双眼一睁，说道：“哈哈，瞧你不出，原来你还是安禄山手下的军官。你押的是什么人？老叫化生来爱管闲事，你说给我听听。”

精精儿暗自盘算脱身之计，讷讷说道：“这个人么？说给老前辈听也不打紧，他，他……”他看那老叫化正在聚精会神的听他说话，忽地一柄匕首向那老叫化胸前飞去。

就在此时，南霁云忽地大声叫道：“卫老前辈，是我！我是魏州南八！”原来他暗自运气冲关，虽然尚未能够解开穴道，却已可以开声说话。

精精儿匕首掷出，立即疾如鹰隼般的向那匹黄骠马扑去，他知道这老叫化本领高强，并不指望这一柄匕首能伤得了他，但盼能暂时阻他一阻，只要自己能飞身上马，向回头路跑，那老叫化本领再高，也无可奈何他了。

精精儿轻功卓绝，那匹黄骠马正要走步奔跑，未曾发力，精精儿鼓劲一冲，疾似离弦之箭，一手抓着了马尾，正要腾身上马，猛听得那老叫化喝道：“小猢狲，想跑么？你也接接我的暗器！”

陡然间，只觉四面风生，漫天树叶，向他刮来。原来这老叫化不是别人，正是名震江湖的“疯丐”卫越。“疯丐”卫越、“酒丐”车迟与“西岳神龙”皇甫嵩并称江湖三异丐。三丐之中，卫越居长，出手也最狠辣。这一手正是他的“飞花摘叶，伤人立死”的功夫。

精精儿识得厉害，来不及跨上马背，立即腾身飞起，饶是他跃起得快，且又已闭了全身穴道，仍然给几片树叶打中，痛得他尖叫一声，在半空中打了一个筋斗，便即流星陨石般的坠下深谷。卫越“哼”道：“不是看在你死去了的师父的份上，我就要了你这小猢狲的性命。”

那匹黄骠马见卫越打跑了精精儿，对他的敌意大减，它本来已在发力奔跑，这时却转过身来，向卫越摇头摆尾。卫越哈哈大笑道：“好一匹马儿！”将南霁云在马背上拉下，并替他解开了穴道。

南霁云重新施礼，谢过了卫越。卫越道：“南贤侄，你怎的落在这厮手中？”南霁云道：“这都是小侄学艺不精之故，有损师门颜面，甚是羞惭。”其实，论武功南霁云并不输于精精儿，他也并非是单打独斗而为精精儿所擒的，只因他生性爽直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不愿意为自己的如何致败多加辩解。

卫越望他一眼，颇有诧异之意，他知道南霁云之失手被擒，定有内情，当下微笑说道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何足挂齿？好，这事不谈。我早就想到九原找你了，今番幸遇，我先要向你打听一个人。”

南霁云道：“不知老前辈要打听的是什么人？”卫越道：“听说你和冷雪梅的女儿很要好，是吗？”南霁云想不到他要打听的竟是自己的未婚妻子，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不瞒前辈，小侄是和她已有了婚姻之约。”卫越哈哈笑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老叫化也算打听得对了。你可以让老叫化见见你这位未过门的妻子么？老叫化想问她一件事情。”

南霁云本来不愿多说，但卫越已然问及，他一想卫越乃是师傅的好友，说也无妨。便道：“小侄正是刚从夏家出来，我就是在夏姑娘家里碰到了这个精精儿的，”当下将经过情形说了一遍，问道：“老前辈在这里可曾见有王家的人经过吗？”

卫越道：“吓，竟然有这样的事情？你怀疑她们两母女的失踪，是被王家小贼擒去的么？冷雪梅夫妇的武功，当年与段珪璋齐名，凭着她们母女，精精儿即算邀了王家的帮手，至多也不过在打斗中占得上风，绝不至被他们擒了。”南霁云道：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事情实是难以预料。精精儿怎会知道她们的地址，我就想不到其中缘故。”卫越道：“我在这里睡半天，未曾见有任何人经过。不过，若然她们两母女真的落在王家之手，老叫化拼了性命不要，和你到龙眠谷去大闹一场便是。”歇了一歇，又似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原来冷雪梅就是住此山脚下。难道传言是实，她约我在这里相会，是有点道理了？”

南霁云好生纳罕，问道：“卫老前辈，你说想见夏姑娘，问她一件事情，究竟是什么事情？”卫越道：“我是想问她酒丐车迟被害的事情，听说她当年与段珪璋夫妇同上玉树山，车迟的被害，是她曾经目击的！那个凶手的确是西岳神龙皇甫嵩么？”

南霁云道：“这件事她也曾对我说过，她亲自目击，凶手的的确确是皇甫嵩。据说当时车老前辈要向段大侠吐露一件秘密，话未出口，就给皇甫嵩用毒针暗害了。我的师弟摩勒昨天到了九原，据他说段大侠亦已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的师父，段大侠的话和夏姑娘的话完全一样，料想是不会假了。”

卫越忽道：“南贤侄，你不忙着走吧？”南霁云道：“卫老前辈有何吩咐？”卫越道：“我与皇甫嵩订下了约会，就在今晚午夜时分，在这个山头相见。我要向他问问这件事情。你若不走，可以听听。”

南霁云本想赶回九原，再图良策。但这件事关系重大，且与夏凌霜有关，他也希望得个水落石出。心里想道，“我的假期未满，这个机会不可错过。”当下说道：“卫老前辈容许我参与这个约会，那是求之不得！”

其时已是夜幕降临，新月初上。卫越笑道：“我被精精儿扰醒清梦，还想补睡一觉。你也歇歇吧。”他靠着山石，不消一会便“呼呼噜噜”的熟睡

了。南霁云心道：“ 订下了这样严重的约会，亏他还有心情睡觉。 ”

南霁云在日间那场恶斗，身上受破瓷片割伤了几处，趁这空闲的时间，便给自己裹上了金疮药，然后盘膝练功，运气疗伤。他的内功造诣甚深，不消一个时辰，已是疲劳尽去，精神恢复。

月亮将近天心，南霁云的心情也渐渐紧张，轻声叫道，“ 卫老前辈，卫老前辈！ ” 卫越翻了个身，坐起来道：“ 你急什么，皇甫嵩说好了是午夜时分，那就一定依时准来。 ” 南霁云道：“ 你瞧头上的月亮。 ” 卫越抬头一望，道：“ 还差一点点时刻。 ” 南霁云道：“ 山下还未发现人影呢！ ”

卫越眉头一皱，登上一块岩石，向下方眺望，过了一会，月亮已到天心，交正午夜，卫越 “ 咦 ” 了一声，说道，“ 奇怪，皇甫嵩从来不是这样的人，怎的会临时失约了？ ”

月亮渐渐西移，约莫又过了半个时辰，仍然不见皇甫嵩的影子，卫越也有点儿烦躁了，南霁云狐疑满腹，道：“ 莫非他是不敢见你？ ”

话犹未了，忽见一条人影，如箭射来，卫越 “ 哼 ” 了一声，道：“ 这个时候才来，我先要骂他一顿！ ” 心里好生奇怪：“ 皇甫嵩的轻功怎的如此高明了？ ” 那个人的来势快得难以形容，根本就瞧不清楚他的面目。转眼之间，那个人已到了他们的面前，卫越忽地失声叫道：“ 怎么，是你！ ” 南霁云定睛一瞧！这才看清楚了来的并非皇甫嵩，而是空空儿！

空空儿侧目斜眼，傲然说道：“ 你以为是谁？ ”

论起辈份，空空儿是卫越的晚辈，卫越见他用这样傲岸的态度向自己说话，不禁心中有气，冷冷说道：“ 老叫化等的是另一个人，无须让你知道。你到此有什么事情？ ”

空空儿冷笑道：“ 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等候的人是不是皇甫嵩？ ” 卫越怔了一怔，道：“ 是又怎样？ ” 空空儿淡淡说道：“ 皇甫嵩说你无信无义，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，他不屑来见你了！ ”

卫越大怒道：“ 岂有此理，我怎么无信无义了？ ” 空空儿道：“ 你听信流言，认定他是杀酒丐车迟的凶手，你和他定的这个约会，实在就是想晴算他的，是也不是？但你托人传话给他，却只是说要与他叙旧，这不是骗他吗？你不顾交情，骗老朋友来上当，他骂你无信无义，难道是骂错你了？ ”

卫越双眼一睁，道：“ 这话当真是皇甫嵩说的？ ” 空空儿举起手来，他中指上套着一枚铁指环，冷笑说道：“ 岂有此理，你当是我捏造的么？你认不认得这枚指环？ ” 卫越认得这是皇甫嵩的东西，气得发抖，骂道：“ 若然他不是凶手，他为何不敢前来见我？却要你这小猴儿前来传话？哼，哼，在此之前，我还不大相信，如今却是不能不信了。 ” 要知他与车迟、皇甫嵩三人并称江湖三异丐，有儿十年的交情，如今皇甫嵩却叫一个晚辈来向他说出绝交的话语，怎不令他生气？

空空儿又冷笑道：“ 你和皇甫嵩之事与我无关，你是否无信无义，我也不管。但你倚老卖老，狂妄自大，我空空儿却不眼气，你打伤了我的师弟，这事你总不能赖掉吧？ ”

卫越须眉怒张，骂道：“ 空空儿，你才是真正的狂妄，你知道你师弟做了些什么事情？不是看在你们死鬼师父的份上，我还要把他打死呢！ ”

卫越正要数说精精儿的罪状，空空儿已先发话道：“ 我的师弟纵然是做了十罪不赦的事，也轮不到你管，你懂不懂得江湖规矩？ ”

卫越仰天打了一个哈哈，朗声说道：“ 空空儿，你的眼睛长到额角去啦！

休说你的师弟，连你我也要管上一管！不然，我就是对不起你死去的师父！”

空空儿道：“好，你就管吧！你伤了我的师弟，我不给你一点教训，我也是对不起我死去的师父！”他声到人到，身形一晃，倏然间就向卫越扑来！

卫越怒喝道：“狂妄小辈，我倒要看你有多大能为？”反手一掌，隐隐挟着风雷之声，空空儿给他掌力一震，身形一歪，卫越双臂箕张，倏地便向他拦腰一抱，空空儿身法快极，身形一沉一纵，猛的施展“燕子钻云”的绝顶轻功，凭空窜起三丈多高。但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空空儿的腰带给卫越扯断，卫越左臂一麻，肘端的“曲池穴”亦已给空空儿的手指戳中。

卫越心头一凛，想道：“怪不得他如此骄狂，这副身手果然是比精精儿高明十倍，不逊他师父当年！”连忙默运玄功，舒散气血，手臂的酸麻立时止了。只见空空儿一声冷笑，又再扑上前来，说道：“卫老大，你还敢倚老卖老吗？念在你与我师父有点交情，你赔罪吧！”卫越怒极气极，喝道：“小辈如此胆大妄为，今日之事，你给我磕三个响头，我也不能将你放过！”空空儿笑道：“既是彼此都不愿放过对方，那么，咱们只有依照江湖规矩，在掌底再决雌雄了！喂，你邀来的这个帮手，怎么不一齐上来？”

空空儿指的是南霁云。南霁云忍不着发话道：“卫老前辈，请让我领教领教他的高招吧，你老在旁指点指点！”要知南霁云和空空儿是平辈，卫越则是长辈，长辈与小辈动手，胜之不武，不胜为笑。所以南霁云明知不是空空儿的对手，也要挺身而出，甘冒性命之危。

卫越面色沉暗，道：“南贤侄，这事你不用管！我宁愿拼了几根枯骨来整顿武林风气，一身荣辱，倒未放在心上！”

空空儿正是要他这句说话，他深知卫越厉害，但自信还能应付，可是若然加上南霁云，他就没有把握了。当下一声冷笑道：“卫老大，你越俎代庖，欺凌我的师弟，居然还敢口出大言，说什么整顿武林风气？”

他们两人都说得各有理由，按规矩说，卫越发现精精儿不对，该将他交给他的掌门师兄处理，卫越因为自己是长辈身份，根本就未想到这个规矩，不料空空儿竟不卖他这个帐！

当下，两人再度交锋，空空儿丝毫也不客气，拔出一柄短剑，仗着绝顶轻功，竟然欺身进迫，每出一招，都是连袭卫越的九处大穴。

卫越功力深湛，身法却没有空空儿那么矫捷，接连遇了几次险招，勃然大怒，猛然间一掌劈出，以劈空掌力，将一堆乱石打得纷纷飞起，登时便似有无数暗器，向空空儿四面八方袭来，空空儿大叫一声，脚尖一点，立即凌空飞起，短剑挥了一个圆圈，但听得一片叮　之声，乱石纷落如雨！

猛听得空空儿一声长啸，竟自在半空中一个筋斗翻转过来，头下脚上，连人带剑，化成了一道白光，向卫越疾冲而下，卫越舌绽春雷，喝了一个“去”字，在这间不容发之间，一掌拍出！

这一掌是卫越毕生功力之所聚，但听得呼的一声，空空儿已自卫越的头顶疾掠而过，再一个筋斗翻转过来，发出郁雷也似的哼声，也像刚才的精精儿那样，流星殒石般的向山谷坠下，但去势比精精儿快速得多，转瞬之间，影子已没。只听得一个声音从山谷底下传来：“好狠的老匹夫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这一掌我记下了，下次还要向你领教！”那声音有些嘶哑，但仍然听得清清楚楚。

这儿招兔起鹘落，端的是性命相扑，惊险绝伦，看得南霁云也不禁心惊目眩，这时方始松了口气，但当他抬头一看，却又不禁大惊起来。

只见卫越的衣裳上斑斑血渍，点点殷红，面色如灰，长须颤抖，神情竟是十分颓丧！南霁云急忙奔跑过去，将卫越扶着，问道：“ 卫老前辈，你，你怎么啦？ ” 卫越叹了口气道：“ 老叫化第一次栽了筋斗啦。伤倒不碍事，只是我心里难过。 ”

原来卫越因为空空儿的剑法太狠，迫得以十成功力发出了劈空掌，但他本来无意要空空儿的性命，这一掌虽然劲力十足，但却故意打歪少许，他以为这样亦已可以将空空儿震开，哪知空空儿的功力之高，犹在他意料之上，终于两败俱伤，空空儿受掌力所震，固然受伤不浅，而卫越的肩头，也给空空儿的短剑划开了一道三寸来长的伤口。

这点伤比起空空儿所受的内伤，实在已是轻得多了。可是 一来这是卫越生平第一次的受到挫折；二来他已是手下留情，空空儿却未察觉，尚在骂他狠辣。要知他与空空儿的师父虽然不是深交，到底也算得是个彼此钦佩的朋友，如今他迫不得已伤了故人的徒弟，故人的徒弟又不谅解他，这怎不教他心痛。

南霁云看出了他受伤不重，见他如此说法，也体会到了他的心情，当下安慰他道：“ 空空儿目无长辈，狂妄自尊，老前辈对他己算是宽容的了。对这等无理可喻的狂妄之徒，不值得为他伤心、气恼。 ”

卫越叹道：“ 空空儿也还罢了，想不到皇甫嵩与我有数十年的交情，而今也毁于一旦。更难过的是他这次不敢前来赴约，便证实了他是杀车老二的凶手。我们这三个老叫化本是形同手足，如今为了车老二，只怕我也要横起心去杀他了！ ”

南霁云心中一动，忽地说道：“ 刚才空空儿给前辈看的那个铁指环，那个铁指环，……嗯，有点古怪！ ” 卫越怔了一怔，道：“ 有何古怪？ ” 南霁云道：“ 那个铁指环我曾经见过，是皇甫嵩的东西。 ” 卫越道：“ 不错，正是因为我认得这个指环，认得是皇甫嵩之物，所以我才相信空空儿的说话。 ” 南霁云道 :“ 可是皇哺嵩早已将这枚铁指环送给一个人了。”卫越连忙问道：” 送给了谁？ ” 南霁云道：“ 送给了段珪璋。 ” 正是：

信物难凭人事改，疑真疑幻费思量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　胡骑肆虐名城坠　壮士挥刀胆气豪

卫越甚是诧异，南霁云正想讲这件事的经过，卫越却先说道：“南贤侄，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那铁指环本来是一对的，而且是我送给皇甫嵩的。三十年前我在回疆得到这对铁指环，据说是个土王的宫中之物，功能辟邪，后来流落在一个酋长手中，我对那酋长有恩，他送了给我，我再转送给皇甫嵩的。所以，你不能据此而说空空儿弄鬼。不过，皇甫嵩何以肯将这对铁指环拆开，送一枚给段珪璋，这却是古怪的事情。你和段珪璋相交甚厚，想必知道内里情由？”

南霁云道：“我也知道另有一枚一式一样的铁指环，但那一枚指环，似乎也不该在皇甫嵩手上。”卫越道：“这怎么讲？”

南霁云将他和段珪璋当年被安禄山的武士追捕，段珪璋受了重伤，昏迷不醒，后来在古庙中碰到皇甫嵩，皇哺嵩仗义相助，不但送药给段珪璋，而且助他们打退追兵的事说了。然后始讲到那枚指环的故事，“当时皇甫嵩知道段珪璋不轻易受人恩惠，便除了一枚铁指环，套在段珪璋的指上，那时段珪璋尚在昏迷之中，皇甫嵩就对我说：拜托你向段大侠求情，日后要是他遇见一个人，那个人带有一式一样的铁指环的话，请他看在我的份上，给那人留点情面，”

南霁云讲完了这个故事，接续说道：“这对指环，一枚在段珪璋手上；另一枚的主人，我虽然不知道，但可以断定，皇甫嵩也早已送给另一个人了，所以我才觉得奇怪。”

卫越这时方始大感惊奇，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但我却分明认得这是我当初送给皇甫嵩的指环，决不会假！空空儿从何处窃得这枚指环呢？”

南霁云道：“空空儿的神偷本领，天下无双，嗯，只怕，只怕是……”卫越道：“你担心是段珪璋那枚铁指环给他偷了？若论空空儿的本事。这枚铁指环在谁的手中，他要偷去，也非难事。但是，我和皇甫嵩今晚的约会，只有三个人知道，除了我们两个当事人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我差遣去送信的人。”南霁云连忙问道：“那是什么人？”卫越道：“是我最信任的弟子，他决计不会向外人泄漏。除了是皇甫嵩说的，空空儿如何知道？”

两人都觉得此事疑点甚多，当真是百思莫得其解。卫越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我先回去问一问我的徒弟，要是问不出所以然来，我再到九原见你，帮你寻访冷雪梅母女的下落。”

南霁云碰到这种无头公案，亦自无计可施，心想：“军情紧急，也只有先回转九原再说了。”他谢过了卫越，待到天明，两人便即分手。

南霁云马快，第二日黄昏时分，便回到了九原太守府衙。因为天色已晚，他不想去惊动郭子仪，先回到自己的住所。

铁摩勒听说师兄回来，赶忙出来迎接，远远的就嚷道：“怎么，我的师嫂呢？你怎么不与她一同回来？”一抬头，这才发觉南霁云神色不对。他去时兴高采烈，如今回来，却是垂头丧气，形容枯槁，好像病了一场似的。

铁摩勒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师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南霁云道：“此事话长，到房间里我慢慢和你说。”

铁摩勒听了事情的经过，说道：“这事定然与王家小贼有关，师兄，咱们到龙眠谷去闹他一个天翻地覆！”

南霁云苦笑道：“此地与龙眠谷相距千余里，怎能说去就去？是现在军

情紧急，咱们都应该听郭太守的将令，不可妄自行动。”

这一晚南霁云思潮起伏，彻夜无眠，心想以冷雪梅母女的武功，应不至于被王家的人轻易擒去；再想到夏凌霜对自己情深义重，即算落在王龙客的手中，也决不会向他屈服，这才梢稍安心。

郭子仪知道南霁云已经回来，天一亮便招他们两师兄弟进入内衙相见，郭子仪老于世故，昨晚听说他一个人没精打采的回来，已猜想到他的婚事定然有了变化，便不再问他到夏家的经过，温言笑道：“国家多难，正是男儿报国之时，家室之事，暂时搁下也罢。南将军，你回来得正是时候！”南霁云连忙问道：“可是军情又已发生了什么变化了？”

郭子仪道：“军情十分吃紧，安禄山因为他的长子被朝廷所杀，发兵猛攻，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全军覆没，讨贼使封常清的大军未战即溃，望风披靡，现在已退入潼关去了。”

原来安禄山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庆宗，次子庆绪，庆绪在范阳协助他的父亲；庆宗是皇帝侄女荣义郡主的郡马，一向住在京师。安禄山造反之后，杨国忠上奏，说他们父子常常暗通消息，若还留在朝廷，恐有心腹之患，玄宗准其所奏，传旨将安庆宗处死，妻子荣义郡主，亦赐自尽。

安禄山得知消息，大怒道：“你杀了我一个儿子，我就要踏破长安，杀尽你满朝文武！”盛怒之下，纵兵大肆屠杀，所过之处，鸡犬不留。

当时朝廷派出三路大军讨贼，一是新任范阳、平卢节度使封常清，他以所募的六万壮丁，编成新军，在河北正面拒敌；一是大将军哥舒翰，统率胡汉杂编的边军，镇守潼关，作为长安屏障；还有一路，则是河南节度使张介然，统陈留等十三郡，与封常清互为声援。安禄山先攻张介然，陈留太守郭讷开城出降，张介然全军覆没，被安禄山所擒，即行处死。那封常清是个志大才疏的人，所募的壮丁，都是市井之徒，从无训练，安禄山以铁骑冲来，官军不能抵挡，大败而走。封常清带领残余的几千溃军，退入潼关，依附哥舒翰以求自保。玄宗闻报震怒，即下手勅，命哥舒翰将封常清斩于军中。

南霁云听得军情如此紧急，登时热血沸腾，将儿女之情，抛之脑后，问郭子仪道：“贼势披猖，生灵涂炭，我辈岂能坐视？不知朝廷可曾有令许令公出兵？”

郭子仪道：“我正是要和你们商议，朝廷昨日已派有中使前来宣诏。命我为朔方节度使，诏书要我‘守御本上，相机出击’。依我之见，贼势正盛，若然只求自保，必为敌人所破，但若贸然出击，敌众我寡，又恐胜算难操。攻守两难，不知南将军有何良策？”

南霁云道：“张太守在睢阳早有准备，令公可以与他联兵。”郭子仪道：“睢阳太守张巡，平原太守颜真卿，这两处地方，我都早已与他们约好了，只是兵力还嫌不够。”

铁摩勒忽道：“我有一策，不知使不使得？”郭子仪道：“一人计短，二人计长。铁兄弟有何良策，但说无妨。”铁摩勒道：“若是有一支奇兵，突然插入敌后，可以事半功倍。”郭子仪道：“此计好是好，可是奇兵从何而来？若是从此地派出，又焉能通得过贼兵数千里的防区？”

铁摩勒道：“郭大人有所不知，在幽州境内有一座金鸡岭，寨主辛天雄与我交情甚厚，此人忠肝义胆，是一条响　　的汉子。安禄山与王伯通勾结，网罗绿林豪杰，全靠辛天雄出来揭露他们的奸谋，拉住了一班绿林同道，这才不至于全为安贼所用，他知道我来投奔大人，曾对我言道，若有所需，他

愿意听从大人的差遣。只不知大人愿意收编黑道上的人物么？”

郭子仪笑道：“只要他有报国之心，论什么黑道白道？老百姓谁不愿意安居乐业、许多人流为盗寇，其实也是迫不得已的。所以我为官以来，对于盗寇，从来都是网开一面，主张用‘抚’，而不主张用‘袭’的。绿林中既有这样的义士，他又愿意为我所用，那自是求之不得！”

铁摩勒大喜道：“如此敢请大人赐予一角文书，给他一个名义，将金鸡岭所部，编成一支义军，纵不能决胜疆场，最少也可以在敌后牵制安禄山的兵力。”

郭子仪沉吟半晌，筹思已熟，说道：“这支义军，初建之时，还得有人策划才行。南贤弟，你是个将才，就请你和铁兄弟代我去走一趟，权委那辛寨主力敌后招讨使，除了金鸡岭之外，凡有愿意改编成义军的绿林豪杰，都一律收容。但望在你的策划下能够打几场漂漂亮亮的胜仗。”

南霁云正合心愿，站起来道：“小将接令！”郭子仪立即写好文书，又将一支令箭交给了南霁云，吩咐他道：“敌后还有许多朝廷的溃军，你也可以将他们收容。我给你这支令箭，让你代传号令，便宜行事。”

南霁云郑重接过令箭，说道：“禀告令公，我此去若能编成一支义军，准备先打龙眠谷，直捣王伯通的巢穴。这样做有两个好处，既可以消灭安禄山的羽翼，又可以趁此号召绿林人物，改邪归正，弃暗投明，王伯通现在号称绿林盟主，若能一举将他打垮，归附他的人，十九可以收编过来。”

郭子仪道：“作战之事，由你全权策划，不必请示。好啦，事不宜迟，你们两师兄弟今天就去吧。我等待你们的捷音！”他携了南霁云的手，亲自将他们送出客厅，并吩咐侍从，给他们备马。

南、铁二人回到住处，整顿行装，铁摩勒笑道：“南师兄，你真该多谢我才成。你怕去不成龙眠谷，现在我已给你请得将令了。夏姑娘要是在龙眠谷的话，你这次就可以演一出勇救佳人的好戏了。”

南霁云笑道：“你别说我，你不是也可以趁此机会与韩姑娘更亲近了么？你放心，你若是要在路上和她说些情话，我决不会偷听你的。”原来韩芷芬到了九原之后，郭子仪的夫人很喜欢她，请她入府作伴，与官眷同住，官宦之家，内外隔绝，因此铁摩勒反而不能时常和她见面了。这次郭子仪派他们师兄弟二人前往金鸡岭，说好了让韩芷芬也和他们一同回去。

铁摩勒给师兄取笑回来，不觉面红过耳，连忙说道：“师兄，这个玩笑你可不能乱开，你和夏姑娘已订了婚，我和韩姑娘只是兄妹相称。”南霁云笑道：“这个我是过来人，我当初也是和夏姑娘兄妹相称的。”

两师兄弟正在谈笑，韩芷芬已经来到，一进来便笑道：“摩勒，你出的好主意，我在府衙里和那些夫人们作伴，正闷得发慌呢！喂，听说你们准备先打龙眠谷，是么？”南霁云道：“正是。韩姑娘，你有何高见？”韩芷芬笑道：“休说高见，浅见也没有。我只是有得厮杀便欢喜。王伯通那女儿尚欠我一掌，我正想去讨还呢。”南霁云道，“好呀，这次你有机会可以和她再较量了。王家那两兄妹都不是好人。我巴望你一剑将她刺个透明窟窿。”韩芷芬望了铁摩勒一眼，似笑非笑他说道：“这我可不敢，杀了那位王姑娘，拿什么赔给摩勒？南大哥，你不知道，那位王姑娘对摩勒可是真好呢！”铁摩勒又羞又急，叫道：“芷芬，我不是对你说过了么？不管她如何待我，她总是杀我义父的仇人！”

韩芷芬见他认起真来，笑道：“你要是没有心病，何用如此着急。好啦，

不说你了。马已备好，咱们可以动身了。”

他们三骑马同出府衙，轮值守卫的军官有些奇怪，问道：“南将军，你昨天才回来，今天又要走了？什么公事，这样来去匆匆？韩姑娘，你也走啦？”南霁云因为事关秘密，不愿与他多说，敷衍两句，立即策马登程。

秦襄那匹黄骠马仍由韩芷芬乘坐，南、铁二人的坐骑则是郭子仪给他们挑选的骏马，虽然比不上那匹黄骠马，亦是雄健非凡，不过一个上午，便走出了百余里路。

一路上他们不免以龙眠谷作话题，说起了七年前他们大闹王家“庆功宴”之事。铁摩勒忽地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突然勒住了马。

南霁云问道：“怎么？你的马跑不动了吗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不是。我是在想，我们要不要再赶回九原去？”南霁云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我想起了一件事情。”韩芷芬笑道：“甚么事情，大惊小怪的？已经走了这许多路了，还要回去？你边走边说吧，让南大哥替你参商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南师兄，刚才在府衙门口，向你问话的那个人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南霁云道：“名叫贺崑，怎么，他有甚么不对？”铁摩勒又道：“我初到九原那天，你们正在内校场操练、这个贺崑也在其中，我记得他还是三箭都中红心的，是么？”南霁云道：“不错，在校尉中他的箭法算是好的。你认得他？”

铁摩勒道：“那天我在校场中见到他，就觉得有点面熟，刚才你们提到了当年咱们大闹龙眠谷的事情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这个人我是在龙眠谷里见过的。只因当时人太多了，我一时想不起来。”

南霁云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真的？你记得清楚，没有认错？”铁摩勒道：“绝不会错。你记得吗？那天我是冒充辛寨主的小厮，你们在园中饮宴，我却在马房里和下人们一起吃饭。他就是和我同桌吃过饭的。其他人有说有笑，只有他一声不响，所以我反而特别记得他了。你想，若然他是王伯通的人，让他留在军中，岂不可虑？”

南霁云问道：“当时和你同桌吃饭的人，都是王伯通的仆役吗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也有各寨主的随从，和我一样身份的人。”

南霁云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自从郭令公知道安禄山有造反的迹象之后，便出榜招募勇士，广纳人材。据我所知，这个贺崑，便是第一批应募来的，他为人谨慎，也颇忠于职守。现在，我们既不能断定他是王伯通的人，又未曾拿着他甚么把柄，要是贸贸然回去告发他，那岂非小题大作了？”铁摩勒道：“咱们只是告诉郭令公一人。”南霁云道，“但是咱们这一去而复回，别人就不会起疑吗？若然他真是坏人，反而打草惊蛇了。不如这样吧，这里还是九原郡的地界，我到了前面的卫所，再写一封密信，请他们快马送回去。”禀告郭令公，请他加意提防，也就是了。这些卫所和府衙经常有公文来往，别人不会起疑。”

铁摩勒觉得师兄的话有理，不再坚持回去。他们马快，不过一个时辰，便到了前面的卫所，南霁云写了封信，用火漆封了口，交给卫所的军官，那人是认得南霁云的，答应当天给他送到。

离开了卫所，一行人再向前行，三天之后，就进入了安禄山管辖的地区。

路上不时碰见扶老携幼的走难的人群，当真是哀鸿遍野，触目凄凉；也不时碰见溃败的官兵和安禄山追袭的部队。幸而他们的坐骑，都是久经训练的战马，登山涉险，如履平地，一碰见军队，就绕道避开，从未生事，一路

平安，到达了金鸡岭。

寨中闻报，寨主辛天雄以下，都出来迎接，韩芷芬忽见人丛有她的父亲，这一喜非同小可，急忙连蹦带跳地跑过去，叫道：“爹，你回来了？”

韩湛拉着了女儿笑道：“我早知道你这不安份的性儿，总喜欢找些事情，叫别人操心。我前天回来，听辛叔叔说你偷偷跑了，几乎把我吓了一跳。”韩芷芬噘着嘴儿道：“辛叔叔，你为什么这样说我？我上次离山，不是禀告过你的吗？”辛天雄笑道：“我和你爹开开玩笑，你这样着急做甚么？哈，你那一天呀，跨上了黄骠马，这才告诉我，那副急着要走的神情呀，我现在想起了还觉得好笑，你想，我敢不答应你吗？”

韩湛哈哈笑道：“幸亏你是和铁贤侄同走，要不然我可真不放心呢！”转过头来，和南霁云招呼之后，又拉着铁摩勒道：“铁贤侄，你长得这么高了，真是个年少英雄，令人高兴。”他一手拉着女儿，一手拉着铁摩勒，弄得铁摩勒甚感难以为情，南霁云瞧在眼里，心中想道：“他们的好事料想能谐了。但愿他们不致像我这样，多受折磨。”

南霁云和众人见过，发觉山寨中除了韩湛之外，又多了几个人。“金剑青囊”杜百英和陕南著名的游侠符凌霄也都在内。南霁云与他们相交甚厚，阔别多年，当下重新施礼见过，问将起来，始知韩湛前次下山，一来是到各地访友，二来也是为了金鸡岭招揽英豪的。金鸡岭和龙眠谷距离不远，韩湛早已料到有安禄山之变，所以为山寨未雨绸缪，准备应付龙眠谷的挑衅。

辛天雄道：“目下军情紧急，怎的你们却在这个时候离开九原，郭令公也肯放你们走呢？”南霁云道：“正是要与你们共商大计，咱们进去慢慢再谈。”

群豪当日就在聚义厅里商谈，南霁云将郭子仪的委任状交给了辛天雄，提出要将金鸡岭的部属编成义军，又将自己准备先打龙眠谷的计划说了，辛天雄欣然同意，说道：“韩老前辈对龙眠谷的地形最熟，要攻取龙眠谷，他是最好的军师。”当下，经过了反复研讨，定下了一条夜袭龙眠谷之计，准备布置妥当之后，便是三天之后动手。

金鸡岭为了怕龙眠谷偷袭，本来就在龙眠谷附近设有“坐探”。龙眠谷是个葫芦形的地盘，四面高山环绕，谷中有百里方圆之地，原住有一些采药的山民与猎户，谷外边也有几个村落，王家父子占据了龙眠谷后，大兴土木，修筑武备，已把龙眠谷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碉堡，但江湖大盗有一条规矩是不吃“窝边草”，王家以绿林盟主自居，当然更不会向这些村民动手。谷中原有的药农和猎户，虽然被强迫入伙，要替他们做事，但还是各守本业，不过要将采种所得的草药和打猎所获的野兽缴给山寨，每月领回一份钱粮，等如为山寨所雇一般。至于谷外边的村民，则只是要服从他们的管辖，其他并无改变。

金鸡岭的“坐探”，便是当年铁摩勒在那里吃过酒的那个茶亭主人。那个茶亭距离龙眠谷不到三十里，他在谷中有几个亲戚，故此对龙眠谷的消息颇为灵通，金鸡岭也不时派出“行探”，以走亲戚为名，打听龙眠谷的虚实，每过一个时候，便到金鸡岭回报。

第二日恰巧便有探子回来，报说王伯通父子都在谷中，而且谷中张灯结彩，四处粉饰一新，各地山寨，连日有人前来，好像要办什么喜事似的。

这消息在辛天雄听来，并不觉得什么特别，但在南霁云听来，却不免疑虑丛生，心想莫非是夏凌霜母女真的已给王家掳去，而王龙客要迫夏凌霜成

婚？他既盼望她们两母子是落在龙眠谷，自己可以救她们出来，又担心她们会遭意外，听了这个消息，两个晚上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。

南霁云的猜疑有一半对了，夏凌霜的确是已落在王龙客之手，但她的母亲却并非和她一道，下落如何，连夏凌霜也不知道。

就在金鸡岭准备向龙眠谷动手的那个晚上，王家一间布置得很雅致的房间里，有一个少女，躺在床上，她想挣扎起来，但身子却是软绵绵的，一点气力也使不出来。这个少女便是夏凌霜，她被安置在这房子里已有好几天了。

她咬了咬牙，气得眼睛发黑，那一场恐怖的遭遇，又一次在她脑海中重现出来。那一天，她正在陪母亲闲话，心中老是在惦着南霁云，她计算日子，南霁云在这一两天内应该来了。心念未已，忽听得外间声响，她欢喜得几乎要跳起来，刚刚要去开门，那一伙人已闯了进来，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。

闯进她屋子里的共是四个人，第一个是精精儿，第二个是王龙客，第三个是个身形瘦长、相貌古怪的道士，只有这个人她不认识；第四个人，最出乎她的意外，那是西岳神龙皇甫嵩！

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刹那的情景，当皇甫嵩一出现的时候，她母亲突然尖叫一声，面色全都变了，那神情就似碰着了恶鬼、碰着了野兽一般！那叫声充满了愤怒、充满了恐惧，又似孤立无援的人，遇到危险时绝望的呼喊！她与母亲相依为命，过了二十多年，从未曾见过母亲这样愤怒的神色，听过这样恐怖的叫声！

她记得她本能的立即便跳起来，拔剑便向皇甫嵩刺去。突然，她闻到一股古怪的香味，剑招发出，一点劲道也没有，就像饮了过量的酒一般，头晕、目眩，身子软绵绵的，只想倒下床去睡觉。神智模糊中，她发觉王龙客到了她的身边，在这时候，她还隐约听得母亲叫了一声，似乎是冲着皇甫嵩喊道：“我不许你对霜儿说半句话！”接着，似乎还听到几声刀剑碰击的声音，之后，她就失去了知觉。

待她恢复了知觉之后，已经是在这间房子里了。她发现身体并无异状，这才稍稍安心，可是气力仍然未曾恢复，只能躺在床上，一点办法也使不出来。她被安置在这房子里，已经有好几天了，王龙客也来过好几次，每次都给她骂了回去。

夏凌霜正在苦恼，忽见门帘揭处，王龙客又走了进来。

夏凌霜气得咬紧银牙，转过身去，不理睬他。却听得王龙客柔声笑道：“过了这许多天了，你的气还未消么。都是我的不好，未曾先得到你的允许，就把你带到这里来。可是，这也是由于我太喜欢你了，你应该原谅我呀。嗯，你的胸口还在感到发闷么？我一时不能给你解药，不过，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些龙涎香，可以提神醒脑，你闻一闻这香味，是不是舒服了一些？”

氤氲的香气散入帐中，夏凌霜果然觉得精神一爽，只听得王龙客又道：“夏姑娘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呀！”

夏凌霜恼怒之极，叫道：“你别假献殷勤，装模作样啦，我宁愿你一刀把我杀掉！”王龙客笑道：“你怎的这样恼我？我请你到这里来是为了杀你吗，你放心，我宁愿自己死了也不忍伤害于你。我对你说的，句句都是出自真心。”夏凌霜转过面来，怒声说道：“好，你说得这么好，为何不让我见我的母亲？”

王龙客摇了一下折扇，柔声说道：“你母亲不在这里，可是，只要咱俩成婚之后，你自然会见着她。”夏凌霜怒道：“你好无耻，要拿这个来胁迫

我么？”王龙客道：“夏姑娘，我是诚心诚意向你求婚，你可别生误会。你妈妈另有去处，她暂时不想到龙眠谷来。可是，只要咱俩一成了婚，她老人家自然要赶着来见女儿女婿的。”

夏凌霜气得粉脸通红，柳眉倒竖，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你要迫我成婚，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夏凌霜纵使粉身碎骨也决不能嫁你！”

王龙客在她面前，本来一直是装作多情公子的模样，温柔体贴，服侍殷勤，如今听了这话，不由得面色大变，折扇狂挥，过了半晌，冷冷说道：“夏姑娘，你也不想一想，若然我真是你所说的癞蛤蟆，这块天鹅肉我早已吃到口了。你已然落在我的手中，我要怎样摆布你都可以。就因为我敬你爱你，想和你做一双你情我愿的恩爱夫妻，所以才不用强横的手段对你。夏姑娘，咱们总算也有过一段交情，你为何这样恨我？”

夏凌霜道：“我早有了未婚夫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明知我与南霁云订有婚约，还把我掳到这里来，这不是存心欺侮我么？你若要讲交情，快快把我放走，也许我可以少恨你一些。”

王龙客为了赢得她的芳心，本来打定主意，用水磨功夫，任凭她如何辱骂，也不发作。但如今听她提起了南霁云，王龙客这可忍不住了，只见他面色铁青，折扇“卜”的掉下地来，张开口便嚷道：“我有哪点不如这姓南的地方？他不过是郭子仪部下一个小军官，有什么出息，他只知刀来剑往，在江湖上浪得虚名，不解温柔，不懂情趣，有何值得你如此倾心？再说，我认识你也在他认识你之前，咱们也曾有过一段交情不错的日子，你移情别恋，我王龙客岂肯甘心？”

王龙客咆哮如雷，夏凌霜反而沉默下来，一面听他说，一面想起了往事。七年之前，她初出江湖，有一次她在路上碰见一队军官，那军官见她美貌，想调戏她，她正要动手，却有一个过路的少年，将那军官喝住，给她解了围，这少年便是王龙客。当时夏凌霜不知他的身份，还以为他是个仗义扶危的贵家公子，见他一表斯文，谈吐风雅，文才武艺，两皆不错，对他的确也曾暗暗倾心。

那次事情过后，两人就此缔交，结伴同行，经过一些日子。夏凌霜初出江湖，毫无经验，王龙客随时给她指点，又曾助她诛除了一个贪官，两个恶霸，夏凌霜更以为他是个少年游侠，好感日增，不过，时日无多，尚未至谈婚论嫁。不久，王龙客因为他家与窦家争霸之事，迫得离开了夏凌霜，匆匆赶回龙眠谷去。夏凌霜一直未知他的身份。

直到王龙客在乱石岗截劫段珪璋，被南霁云打败，而这件事情，又恰巧被夏凌霜碰上，从此之后，王龙客的真面目渐渐揭开。待到群雄大闹龙眠谷，王家与安禄山勾结的奸谋全被揭穿之后，夏凌霜对王龙客也就完全绝望了。

往事一幕幕的从夏凌霜脑海中翻过，这时王龙客还在她的床前指手划脚，愤愤不平，喋喋不休；夏凌霜突然仰起头来，冷冷说道：“不错，你根本不能与南霁云相比！”

王龙客怔了一怔，大声问道：“我怎么不能与他相比，我是绿林的少盟主，叱咤风云，正图霸业，他是什么东西？”

夏凌霜道：“他是行侠仗仪，解困扶危，为国为民的好汉子！你勾结胡儿，残害百姓，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，又怎能与他相比？”

王龙客怒极气极，但他双眼一瞪，反而哈哈笑道：“你这真是妇人之见。你可曾读过史书么？”夏凌霜道：“我是比较你们两人的行事，这与史书何

关？”

王龙客拾起扇子，摇了一摇，极力压下心头的怒火，放缓声音说道：“你不是认为我勾结胡儿乃一桩大罪么？你可知道历朝创业之君，借助外援，取得天下之事，史不绝书？你即算未读过史书，谅也当知道本朝之事，当年李渊父子与各路反王逐鹿中原，李渊就曾向突厥称臣，他派刘文静做使者，上表突厥可汗，约定‘征代所得，子女玉帛，皆可汗有之。’因而得到突厥之助，后来李渊也就成了本朝的高祖皇帝。我如今与安禄山连结，也不过是效法李渊所为，暂时借助于他而已。事成之后，我也可以将他诛灭，独占唐朝天下。哈哈，那时我就等如太宗皇帝李世民一样，是开创一代的君王了。你怎知我的抱负？你因此骂我，这岂非妇人之见么？”

王龙客能言善辩，引古证今，满以为可以将夏凌霜压服，哪知夏凌霜冷冷一笑，状更鄙夷，说道：“哎哟，真是失敬，原来你还有这样的抱负！小女子未曾熟读史书，但只知道一条道理：残害老百姓的便是十恶不赦的坏人，认贼作父的便是国人皆曰可杀的国贼！”

王龙客用尽诸般手段，软硬兼施，不料非但赢不到夏凌霜的芳心，反而招来一顿臭骂！虽然他以前也曾挨过几次骂，但却从无一次被骂得这样厉害，这样决绝，简直毫无可以转圜的余地！

王龙客面色铁青，双眼火赤，老羞成怒，蓦地跨上一步，狞笑说道：“好呀，原来我在你的眼中，竟是十恶不赦的坏人，那我还能和你说些什么，我只能用坏人的手段对付你了！哈，哈，夏姑娘呀，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！”

他站在床前，俯下腰来，双臂一伸，就要向夏凌霜搂去！

夏凌霜动弹不得，冷冷说道：“好，好威风！呸，你简直是不要脸的下流胚！”王龙客自视甚高，被她这么一骂，又是恼怒，又是羞渐，眼光相接，但觉夏凌霜的眼光中充满了鄙视、憎恨、而又冷傲的神情，王龙客禁不住心头一凛。本来夏凌霜已是毫无反抗的力量，但不知怎的，王龙客面对着她那股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，却忽地心虚胆寒，双臂悬空，竟然不敢搂下！

王龙客咬了咬牙，无法下台，又舍不得离开，正在人天交战，心意踌躇的时候，忽听得一声冷笑；声音极轻，但却清清楚楚，就似有人在耳边耻笑他似的。他望了望夏凌霜，夏凌霜躺在床上，双目圆睁，向他怒视，但嘴唇却是闭得紧紧的，显然这不是夏凌霜所发出的笑声。

王龙客喝道：“谁在外处？”没人回答，但却又传来了一声冷笑，王龙客本已有些怯意，再听了这声冷笑，不由得他不放开了夏凌霜，立即便揭帘奔出。

夏凌霜松了口气，心里暗暗道声：“好险！”那两声冷笑她也听到了，她既庆幸那冷笑来得及时，同时又感到奇怪之极。

过了片刻，忽又听得有脚步声从外面走来，夏凌霜惊魂方定，不由得又吓了一跳，只道是王龙客去而复回。

一个苗条的影子一闪而进，夏凌霜定睛一看，却是王龙客的妹妹王燕羽。

虽然来的不是王龙客，但夏凌霜恨透了王家的人，对王燕羽当然亦是全无好感。她冷冷地望着王燕羽，一言不发，但见王燕羽面上却是堆着笑容，对她似是并无恶意。

王燕羽见着夏凌霜这副神情，怔了一怔，但脸上仍然挂着笑容，走上前来，对夏凌霜说道：“夏姐姐，我哥哥对你无礼，怪不得你心中气恼。小妹特来向你赔罪！”

夏凌霜冷笑道：“你哥哥刚刚被我骂得夹着尾巴逃了，你又来耍什么花招？哼。哼，你们两兄妹一个做好，一个做坏，骗得过我么？”

王燕羽道：“姐姐，请勿多疑，我是诚心诚意来给姐姐赔罪，非但如此，我还想为我的哥哥赎罪！”

夏凌霜道：“吓，你要为他赎罪，如何赎法？对啦，我早已听说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小魔女，你就拿出你当年刺杀窦家五虎的本事，将我一剑杀了吧，省得我活着受你们的折磨，也省得我睁开眼睛就要对着你们这班讨厌的东西。”

王燕羽变了面色，忽地两颗泪珠滴了下来，低声说道：“当年我杀了窦家五位伯伯，乃是奉父命而为，现在想来，已是后悔不及。但是窦家五位伯伯也有可死之处，不过，不应由我来杀他们就是了。姐姐，这件事情你也不能原谅我么？”

夏凌霜对窦家五虎本来亦无好感，不过是信手拈来举例罢了，听她这么郑重的辩解，倒觉得有点奇怪，当下忍不住说道：“你不必猫哭老鼠假慈悲啦，你杀了他们，后悔也好，得意也好，与我毫无关系。你干脆说吧，你哥哥差遣你来，意欲如何？不过，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你，软的硬的，我全都不受！不论你用的是刀剑毒药，或者甜言蜜语，想我依从，那只有白费心机！”

王燕羽道：“我是他的妹妹，你不相信我，那也难怪。但是，我可并非我哥哥差遣来的，你问我意欲如何？我到此间，为的就是想助你逃走，这样，你可以相信我了吧？”

夏凌霜愕了一愕，道：“你要放我逃走？咦，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与你也够不上这个交情！”

王燕羽道：“你一定要知道对我有什么好处，才能相信我的诚意吗？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。我知道你是南大侠的未婚妻子，我但求你们破镜重圆之后，你在南大侠跟前，能为我美言两句。”

夏凌霜道：“咦？这更奇怪了。你要我向他说些什么？”王燕羽脸上忽然泛起一片娇红，羞涩涩地说道：“只要你说出这件事情的经过，让南大侠明白我也并非坏得难以救药之人，那就行了。”

饶是夏凌霜心窍玲珑，一时之间，却也难明其中缘故，心里只是想道：“为什么她要求得我南大哥的好感？为什么她又是这等神情？”要不是她对南霁云素来信任，又知道他们二人向无关联，几乎会疑心其中另有隐情。

夏凌霜正在猜疑，只见王燕羽已掏出一个银瓶，盛着半瓶淡红色的液体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是中了千日醉迷香散的毒，这是解药，我从哥哥那儿偷来的。”

夏凌霜半信半疑，说道：“你偷了解药给我，不怕你父兄责怪么？”王燕羽道：“你不必管我，你快些吃了解药，早早逃跑吧。要是哥哥发觉我偷他的解药，你就逃不成了！”

夏凌霜见她神情焦急，似乎恨不得自己马上就把那解药服下，反而又多了两分猜疑，冷冷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竟然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外人，和你哥哥作对了。嘿嘿，想不到你心地竟是如此善良，老虎也会念大悲咒了！”

王燕羽急道：“你要怎样才相信我，唉，你不知道，我，我是——”夏凌霜睁圆双眼问道：“你，你是为了什么？”

就在此时，忽听得有个声音叫道：“小姐，小姐！”这是王燕羽贴身丫鬟在呼唤她，声音急促，似乎出了什么事情。

王燕羽吃了一惊，将那银瓶扔到夏凌霜身边，气道：“好，你不相信我，我也没法。服不服药由你！你不是要寻死觅活么？好，你就当它是一瓶毒药吧！”

王燕羽匆匆走了，夏凌霜目送她的背影，又瞧瞧那个银瓶，王燕羽临走时那股神气，那股又是焦急、又是愤激、又是受了无限委屈的神气，一个少女似乎不可能矫揉造作得来。夏凌霜蓦地里心中想道：“她说得对，就算这是一瓶毒药，我最多也是一死而已，服了它决不会比现在半死不活的情形更坏。”她不能爬起身来，但双手还能缓缓移动，她挣扎着拿起银瓶，打开瓶塞，闻得一股芳香，登时精神一爽，终于把那半瓶药酒倒入口中。

王燕羽出来见着了那个丫鬟，急忙问道：“你可有碰见我的哥哥？”那丫鬟道：“少寨主已经走出前厅去了。听说是来了客人。”连日间都有绿林人物来到，王燕羽也不放在心上，便问道：“你大呼小叫的找我，有什么事情？”那丫鬟道：“杨总管传下老寨主的命令，叫小姐也去会客。杨总管已经找过你一趟了。”王燕羽有点诧异，心中想道：“什么重要的客人？我爹爹亲自招待，又有我的哥哥，为什么还要我也出去？”当下说道：“好，我就出去。我到过此间，你不可说给别人知道。”

王燕羽走出前厅，先在屏风后面一瞧，这一瞧不由得心头一震！

来的这两个人，可并非什么绿林人物，而是王燕羽所认识的人——名震江湖的段珪璋夫妇。

段珪璋是窦家的女婿，王家大破飞虎山，灭了窦家五虎之后，本来就准备他们夫妇要来寻仇。但是，经过了七年，他们夫妇的足迹始终未曾踏进过龙眠谷，王伯通父子，也以为他们不会来了，哪知他们却突然在今晚出现！

王燕羽恍然大悟，心道：“怪不得爹爹催我出来会客，原来是这样的客人，糟糕，要是他们动起手来，我可怎么办呢？”段珪璋与铁摩勒的关系，王燕羽是知道的，要是段珪璋果然是为了报仇而来，王燕羽就难以避免要和他们对敌了。她心头大乱，躲在屏风背后，不知如何是好？

这里，王伯通正在与段珪璋说话，他也以为段珪璋是为窦家报仇来的。工燕羽从屏风背后，偷瞧出去，只见她父亲面挟寒霜，冷冷说道：“请问段大侠，贤伉俪今晚大驾光临，是路过还是特到？”段珪璋道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当然是有事才来！”

王伯通冷笑道：“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请问段大侠当年在飞虎山上说过的话还记得么？”段珪璋道：“我说过些什么话了？”

王伯通道：“当日我在飞虎山与窦老大评理，段大侠不是绿林中人，曾说过不管王、窦二家之事，后来贤伉俪与空空儿按武林规矩较技，段夫人也曾应允，或胜或败，只是与空空儿理论，不向王家寻仇，这后你们可是说过的么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一点不错，这些话都是有的。”王伯通松了口气，道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想来段大侠当是个重言诺、守信义的人，我也似乎不必再多说了！”

段珪璋沉声说道：“王寨主怎的未曾动问，便一口咬定我是为了给窦家报仇而来呢？难道除了这件事情，我段珪璋就不能来么？”

王伯通愕了一愕，随即打了一个哈哈说道：“对不住，这是老夫误会了。多承段大侠把老夫当作朋友，肯到寒舍，真是何幸如之！龙儿，端上茶来。”

段珪璋冷冷说道：“且慢，这碗茶吃不吃也罢。王寨主，你还是误会了。”王伯通道：“怎么？”段珪璋道：“愚夫妇今晚前来，一非寻仇，二非访友。

我怎敢高攀作王寨主的朋友呢？”

王伯通连忙问道：“那么段大侠前来，端的是为了什么？”正是：

旧仇今又添新恨，虎穴龙潭亦等闲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